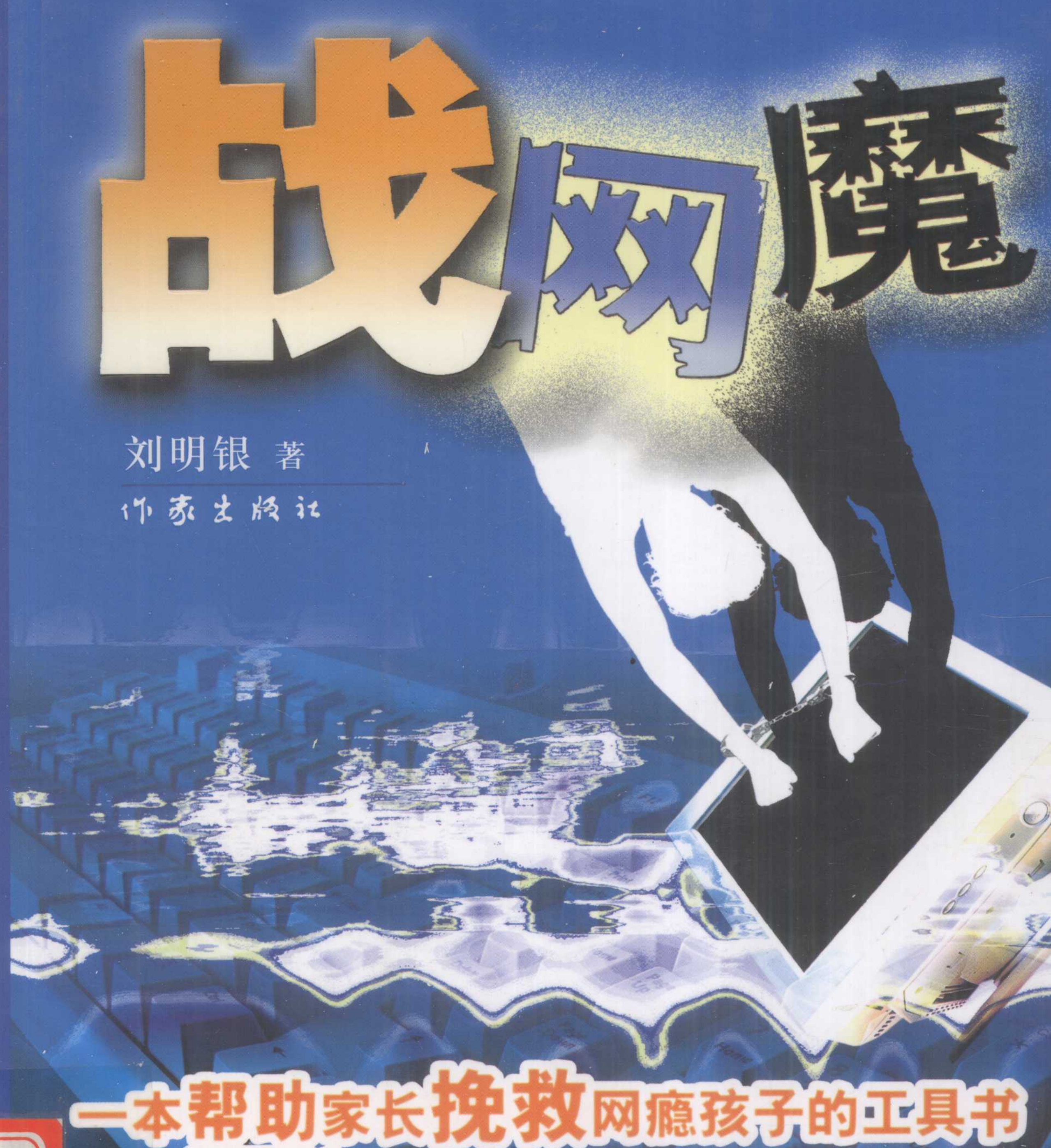
同名纪录片由中央电视台
《第一线》栏目隆重推出

战网魔

刘明银 著

作家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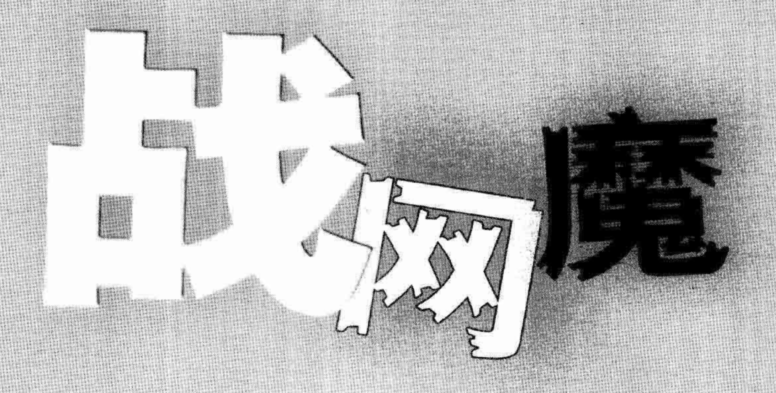


一本帮助家长挽救网瘾孩子的工具书
一本预防青少年沉迷网络的教科书

同名纪录片由中央电视台《第一线》栏目隆重推出

205844586

刘明银 著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战网魔/刘明银著. - 北京：作家出版社，2008. 7
ISBN 978 - 7 - 5063 - 4349 - 7

Ⅰ.战… Ⅱ. 刘… Ⅲ.报告文学 - 中国 - 当代 Ⅳ. 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82232 号

战 网 魔

作者：刘明银
责任编辑：心 安
装帧设计：张晓光
出版发行：作家出版社
社址：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100125
电话传真：86 - 10 - 65930756（出版发行部）
86 - 10 - 65004079（总编室）
86 - 10 - 65015116（邮购部）
E - mail：**zuojia@ zuojia. net. cn**
http://www. zuojia. net. cn
印刷：北京京北印刷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170 × 230
字数：250 千
印张：15.5 插页：2
版次：2008 年 9 月第 1 版
印次：2008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5063 - 4349 - 7
定价：23.00 元



序章　第三次鸦片战争

……妈妈跪在地上求儿子，儿子全神贯注地盯着屏幕，看都不看妈妈一眼。妈妈急了，把光盘从电脑中退出来，掰成几瓣，对儿子说，你要再玩，我就吃了它！妈妈以为儿子会劝自己，儿子却眼直直地看着妈妈，等着妈妈吃。妈妈果真把光盘咬碎，咽到肚子里。儿子为妈妈鼓掌，说妈妈，你了不起，你可以变成食人族与亡灵作战了……

6年前，刚刚跨入二十一世纪不久，一位房地产老板哭丧着脸对我说："我要断子绝孙了，就这么个独生子，得了一种怪病，不吃饭，不睡觉，不上学，光上网，在网上与妖魔鬼怪一起作战，打得血肉横飞，尸骨遍地，他却开怀大笑……这种病会传染，在他们同学中间传得很快，一传十，十传百，一个学校就有上千人得这种病。老祖宗在我这一代显灵，刚创了点家业，眼看着就要没人继承了！"

这位家长说的是网瘾，当时还没有这个词，但危害已经显现出来。我从那时起开始做一些调查，网瘾孩子的表现，比这位家长说的还可怕。

一位陕西的妈妈，为了劝阻儿子去网吧，给儿子买了游戏光盘，让儿子在家里上网。儿子从早晨玩到晚上，连续几天几夜不吃不喝不洗澡不睡觉，妈妈担心儿子身体受不了，以死相劝，儿子不为所动；妈妈跪在地上求儿子，儿子全神贯注地盯着屏幕，看都不看妈妈一眼。妈妈急了，把光盘从电脑中退出来，掰成几

瓣，对儿子说，你要再玩，我就吃了它！妈妈以为儿子会劝自己，儿子却眼直直地看着妈妈，等着妈妈吃。妈妈果真把光盘咬碎，咽到肚子里。儿子为妈妈鼓掌，说妈妈，你了不起，你可以变成食人族与亡灵作战了……

我采访过许多家长，有些家长说他们的儿子是天才，但是一天中有那么几个小时可以变成野兽或恶魔。手持刀子，逼着父母拿钱，父母不给，他们就要杀死父母，眼神和手脚的动作与网络游戏中的牛头人、暗夜精灵完全一样，这是网瘾发作的时候；一旦这一阵过去，又变成了好好的一个人，但已没有人的情感，不会叫爸爸妈妈，不会哭，不会笑，也忘记了人与人之间正常的交往方式，这不就是野兽了吗？

一位家长生动地描述了网络游戏如何摄走孩子的灵魂的："几个小时、几十个小时坐在电脑前，网络游戏里面的一种神秘物质慢慢地进入孩子的脑子里，把孩子的脑髓一点点地吃掉，让孩子的灵魂跟着它进入电脑，附着在野兽或者腐烂



盟友的军训课



的尸体上，这样，野兽就能说话，尸体就能复活，孩子的肉体则只剩下一具空壳，灵魂在电脑里游荡。如果孩子活着离开电脑，灵魂还能回到身体里，但已经沾染了兽性，孩子变成了野兽；有些孩子的灵魂回不来，肉体就会在电脑面前死亡。那些在网吧中猝死的，多半属于后一种情况。人性变成兽性，父母、老师、爷爷、奶奶全都敢杀，连禽兽都不如!”

我调查过无数家网吧，采访过数千位家长，众口一词，无不对网络游戏恨之入骨。我曾经拍过许多家网吧，我还把网吧和清末的烟馆进行比较，发现它们有许多惊人的相似之处，只是烟馆的常客中，成年人居多，而网吧更黑，吸的是未成年人的血。

近两年来，网瘾的发病率越来越高，网络引起的恶性事件越来越多。医学界已经鲜明地提出，网络游戏如同电子鸦片、电子海洛因、电子冰毒，披着高科技的外衣，其实是一种吞噬青少年灵魂的恶魔。一些不法开发商，美其名曰给人类提供一种自娱自乐的方式，其实是引诱未成年人上瘾，进而掏空家长的腰包，获取高额利润，满足他们对财富的欲望。

我在调查的过程中，发现许许多多的家庭被网络游戏害得家破人亡。一位母亲无数次到网吧寻找儿子，儿子与她反目成仇，她在绝望中写下了这样的诗句：

如果你走了，
我是一具僵尸，不!是行尸走肉。
如果你走了，
妈妈是祥林嫂第二。
如果你走了，
妈妈会穷尽一生找寻你，思念你。
如果你走了，
有关你的一切都是匕首、利剑、绞碎机。
如果你走了，
你就把妈妈的一切都带走了。
果真那样，悔恨自责将吞噬我，
伤心失望将伴随我，



妈妈会离开欢乐的人群，
因为不愿看到同情的目光。
妈妈不愿做可怜虫，
妈妈不愿做这样的新闻人物和反面教材。
妈妈会一生思你，念你，寻你，觅你。
妈妈会恨你，骂你，
骂你是魔鬼、要账鬼、侵略者、土匪，
把我们的家里心里掠夺一空扬长而去。
妈妈不会原谅你，至死不会！

中国信息化推进联盟的专家委员刘延宁女士曾经大力推动中国网络的发展，当她发现网络游戏的危害之后，她曾装扮成一个妈妈，到网吧里面去调查未成年



杨叔，我们一定会改好！



人上网的情况。事实比她想象的还要糟。于是她连续多次与人大、政协代表探讨该如何控制网络游戏的发展，她痛切地提出，如果不能很好地控制网瘾的蔓延，会造成“亡党亡国”的后果，会让整个中华民族“断子绝孙”，会让美国人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叫嚣的“不战而胜”变成现实，会让中国文化在网络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中消失！一些代表和委员认为，像《魔兽世界》、《传奇》这样的游戏，就是外国人输送给中国孩子的电子鸦片，中国政府应该像当年林则徐在虎门火烧鸦片一样，打一场新的鸦片战争！

其实战争的烽火早已弥漫，最早是父母们发起的自卫战争，接着医生、教师、政府工作人员都投身战斗中。

中国光鸦片战争就打了两次，但那都是被迫的。如今，中国的国力强大了，自我保护的意识增强了，决不允许任何一种病毒危害我们民族的肌体！“非典”我们能战胜，疯牛病我们能抗拒，网瘾我们也一定能够戒掉！我们要主动发起第三次鸦片战争，让战火从我们自家的电脑房开始燃烧，直到把网络游戏中的病毒烧死！

政府开始行动了，中央文明办、共青团中央、文化部、信息产业部等十几个部委，连续多次联手推出“文明上网、拒绝网瘾”的行动，卫生部已经成立了专门的网瘾诊断标准制定组织，要把网瘾当成一种专门的疾病来对付。

民间人士早就开战，北京大学、浙江大学、苏州大学都成立了网瘾戒治机构，研究出多种治疗网瘾的办法。

我不再猎奇寻找被网络游戏害死的未成年人，不再去揭他们父母心口上的伤疤，我开始把目光投放在救治的方法上。

让我惊奇的是，在所有的网瘾戒治机构中，地处革命老区沂蒙山的临沂网络成瘾戒治中心别出心裁，用一个不足200平米的心理课堂，用一座7层楼高的住院大楼，用药物、针剂和中国文化的独特疗法，创造了一个个戒治网瘾的奇迹！

目录

……妈妈跪在地上求儿子，儿子全神贯注地盯着屏幕，看都不看妈妈一眼。妈妈急了，把光盘从电脑中退出来，掰成几瓣，对儿子说，你要再玩，我就吃了它！妈妈以为儿子会劝自己，儿子却眼直直地看着妈妈，等着妈妈吃。妈妈果真把光盘咬碎，咽到肚子里。儿子为妈妈鼓掌，说妈妈，你了不起，你可以变成食人族与亡灵作战了……

这一记耳光，足以打掉父母的“面子”，打出网络瘾君子的“威风”，打得天下父母五内俱裂，寒彻骨髓！可我哪里想到，接下来，还有一串更加激烈的耳光连环炮！

一个天津男孩因沉迷游戏，从十几层的高楼上飞落下来，当场摔死；一个顺义的初中学生，因为向奶奶要钱上网，奶奶不给，把奶奶活活砍死；一个山西的女孩，因为晚上要出去上网受到妈妈劝阻，用一根鞋带上吊自杀；一个福建男生，写下日记要杀死5个他喜欢的女同学，把第一个骗到宾馆，杀死后陪着女同学的尸体过了一夜，第二天一早，告诉宾馆的服务员说，房间里都是重要的复习资料，别让人进，他去超市买来菜刀和塑料袋，肢解了女同学的尸体，大摇大摆地转移出去，幸亏没来得及向其他4个女同学动手就被警方抓获……

“……说起来，我这个当爸爸的都没脸活。现在不是流行用点卡上网吗？一个点卡100块，50块，还有更便宜的。人家给她一个50块钱的点卡，她就能跟人家去干那事，给她一个100块钱的点卡，她就能叫上一个女网友一块……我原来也不知道，只知道她去上网，没钱的时候偷过、抢过，到了这里，杨叔点评的时候，她才说了实话。我恨不能找条地缝钻进去。她妈第一次听到这种事，差点晕过去，女儿才12岁呀……”

“我理解不了我爸和我妈。有时我觉得我妈贱，活该挨打受气。有时我又觉得我爸苦，在外面累死累活地挣钱，回家就得听我妈的唠叨，还有审查。有一段时间，我妈天天像女间谍一样跟踪我爸，说我爸有外遇……我就是在这样一种家庭环境下长到22岁，念完中学，考上大学，我都觉得是个奇迹。我从小就想离开家，只想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安静的地方，可我找不到，直到有一天，我发现了网络，网络实在是个好东西，它让我找到了归宿，结束了心灵的漂泊……”

半个月后，我和郭帅回北京做后期，双胞胎故事曲折，情感真实，一切都在好转，就缺治愈出院的镜头。我打电话给杨永信，问什么时候可以拍，杨永信却告诉

我一个惊人的消息：

“双胞胎出逃了！”

第五章　双胞胎的爱与痛（上）／69

“顾大军，恭喜你，这么年轻就要当爸爸了。给孩子起名字没有？”杨永信试着按正常的思维与顾大军沟通。

顾大军却瞪大眼睛，说道：“别跟我提孩子，孩子是他们想要的，是我老婆为了阻止我上网才要生的。我跟我老婆说过几百遍了，叫她去打掉，她就是不听。生呗，生下来我也要掐死他（她）！”

第六章　新鲜出炉的80后丈夫和爸爸／86

杨永信惊讶地发现：20%左右的男盟友找过小姐，90%以上的男盟友看过黄色碟片，10%左右的男女盟友有过裸聊的经历，35%以上的男女盟友在15岁前，也就是念初中的时候尝试了第一次性行为。但是认为男女之事肮脏不堪的不多，认为自己的父母是男盗女娼的，只有米永津一人。

第七章　12岁男孩误入“艳照门”／103

“呵，杨永信……杨叔，你是杨叔，杨叔呵，你见到乾、坤了吗？你不说乾、坤好了吗，你不说乾、坤不上网了吗？……噢，是我说的，是我向你保证的……可他们怎么又跑了？抢了我的钱，4000块救命钱，杨叔，救救我，救救我的儿子，他们跑了，又跑了！”

“我亲眼看见一个网友，他在一家网吧里与另一家网吧的玩家比拼，玩的就是《魔兽世界》。玩到一定程度，混淆了虚拟世界和现实世界，就说，你在哪里，我过来咱们面对面地比拼！对方告诉他网吧的地址，他直接来到那家网吧，背后拿着一把大砍刀，找到那个对手，一刀把脑袋砍掉，对方的眼睛还眨着，鼻孔还出气，嘴巴还吧唧着，脑袋和身体就分开了，只有一块皮挂在肩膀上。这跟游戏中的杀人方法一模一样。”



"……张正代表着90后的一个共同问题，智力高度发达，可是情商、理性和责任心却低得可怜，甚至不知道简单的生活常识。连续七天七夜不吃不喝不睡，就是张正干的，没有任何人逼他，没有任何外在的压力，仅仅是因为着迷。这样的孩子，怎么可以走进婚姻的殿堂？我对张正的治疗，与别的盟友没有什么本质的不同，主要是提高他的情商、理性和责任心，恢复正常人的生活和感情。"

两三年了，孙女得了一种怪病，一种王爷爷一辈子都没听说过的病，叫什么网瘾，跟神经病差不多，一发作，又打又闹，又哭又叫，还想死。

王爷爷没有文化，搞不明白网络是个什么东西，听村里的时髦青年说，就是……上面可以看到很多很多的新鲜玩艺儿，说书的，唱戏的，跳舞的，都有；有好人，也有坏人，有那种光屁股、不要脸的女人，还有耍流氓、说瞎话的男人。

还听说，这种网也会传染病毒，一种看不见摸不着的病毒，时间长了，就会直接进入人的大脑，要么把人的脑髓给吸走，要么把脑子给搅个稀巴烂，搅成一团糨糊状，脑子就不会像正常人那样想事了，人就会疯。

杨永信说："苏云云的确网瘾不重，但却是严重的自闭症。这印证了我的一个观点：网瘾只是一个表象，真正的病根是孩子的性格缺陷。所以我从一开始治疗网瘾就提出，治疗网瘾只是一方面，最重要的是塑造孩子健康的性格……"

"像苏云云这么严重的自闭性格，什么时候能有所改变？"

"解铃还得系铃人。她的父母太强势，只有她的父母改变，她才能改变。"

不知什么时候，大雾封锁了高速公路，能见度只有几米。我们的车开得很慢很慢。

"你觉得黄元伟还有希望吗？"我问杨永信。

"希望很小了。他的父亲似乎想放弃！"杨永信看着前方的浓雾，语气中带着许多无奈。

雾更大了。

我很怕走这样的路，我怕令人辨别不清方向的雾。

我突然觉得有点伤感，怎么也没想到戒网瘾的战场会拉得这么开，这么大。我默默地祈祷，但愿我们不会在浓雾中迷失方向。

"黄河这小子脑袋是好用，玩游戏也一样，他在网吧里是个头儿，好多孩子都跟着他玩，他要不玩了，那些孩子也走，网吧老板就没有钱赚了。为了哄住黄河，网吧老板冒充黄河的爸爸替黄河请假，说黄河生病了，不能上学了，其实是把黄河按在网吧里，不让走，带着别的孩子玩，老板可以多收钱。有一次黄河的爸爸找着

黄河了，要把黄河带走，网吧老板不让黄河走，找了几个人把黄河的爸爸摁在地上打了一顿，打得头破血流。我也遇上过这样的事，明明黄河在里面，老板不让我进去，也不让黄河出来，我气得跟老板拼命，我说你要是不让黄河走，我就撞死在网吧门前！老板看见我真要拿头撞网吧的门，害怕了，这才让黄河跟我走了。”

关大彪打得性起，连续不断地砸了几次，保安的后脑勺被砸开了花，血流如注，滴在地上，已经没有任何反抗的能力。

关大彪从保安身上搜出钱包，里面只有五十多块钱。

“穷鬼！我告诉你，今天我是来找杨永信的，你是个替死鬼。你是不是想去叫人？没门！走，跟我走！”

第一章　少女的耳光和拥抱（上）

这一记耳光，足以打掉父母的“面子”，打出网络瘾君子的“威风”，打得天下父母五内俱裂，寒彻骨髓！可我哪里想到，接下来，还有一串更加激烈的耳光连环炮！

威风八面的耳光

“啪！”

一记清脆的耳光，像儿童手中的爆竹，像车夫甩动的鞭梢，像天边滚动的惊雷，让夜空震颤，让星辰胆寒，让凌晨两点的时光凝固……

耳光特异的声音从少女的手上传出，从中年男子的脸上传出。少女的手，父亲的脸，两个本来带着浓重的血缘的肢体，在一个意想不到的时间和地点，冲撞出如此响亮刺耳的声音，让每一位目击者心颤、滴血。

我心速加快，手在颤抖，不敢确信手中的摄像机是否完整地拍到了这一瞬间。为了不让画面抖动，我用左手牢牢地托着右肘，努力使摄像机稳定。扫一眼心理医生杨永信，想学着他的样子镇静一点，可我很难做到。

为了迎接这位少女，杨永信已经等待了十多个小时。他上午就接到电话，说一对黑龙江的父母，从河北的一个山沟里抢出自己的女儿，正日夜兼程赶来山东临沂第四人民医院网络成瘾戒治中心。电话里就听到女孩的叫骂声，父亲慌里慌张地说女儿是大学三年级的学生，好好的学不上了，被骗到山沟里，要跟网友结婚……正说着，电话断了，再没打回来。杨永信打回去，手机一直响，却没有人接。杨永信根据经验判断，这又是一个患了网瘾的孩子，正在车里与父母“搏斗”，父母或者腾不出手来接电话，或者不敢再当着女儿的面打电话。具体情况，

一概不知。

我在两天前就来到网戒中心，目的是践行一年前的承诺——拍一部杨永信和他的网戒中心的纪录片。杨永信多次告诉我说，一些患上网瘾的孩子，会对父母大打出手。我虽然从媒体上多次看到网络少年自杀、杀人、抢劫、群殴等等的报道，但对于打父母这等事，我还是将信将疑。

电视记者的职业习惯让我只相信亲眼看到的事情，甚至只相信摄像机拍到的事情。

杨永信得到消息后，对医务人员做了一些安排，我一直跟随他左右，拿着摄像机，一旦少女到来，随时开拍。我很矛盾，我不愿看到任何一个孩子打自己的父母，可是出于职业的需要，我希望能拍到这样的真实画面。

整整一个下午过去，没有任何消息。

杨永信多次打对方手机，发短信，没有任何回复。路上出事了？或者压根就是一个恶作剧的骗局？

凌晨一点，仍然没有消息。我回到宾馆，准备睡觉。杨永信的电话来了：车离临沂还有40公里，估计再有一个小时就能到达网戒中心。

我穿上刚刚脱下的衣服，直奔医院。

两辆出租车开进网戒中心的时候，杨永信迎上去，旁边还有几位医务人员和家长。我跟在他们身后，按下摄像机的录像键。

一位中年男子从副座上下来，与杨永信握手，接着打开车后门。我从镜头里看见一个少女的侧影。杨永信面带微笑，对里面说："来吧，丫头，下来，让我看看。"

少女探出头来，头发蓬乱，围着一条长长的围巾，极不情愿地跨出车门。第一眼看见了我的摄像机，她指着我问杨永信："什么意思？"

杨永信说："没什么意思，给你留下一点录像资料，治疗的时候会用到。"

少女恶狠狠地瞪我一眼，我不作任何反应。在这样的场合，我的职责只是客观记录。

看得出来，少女很反感摄像机，但顾不上与我计较，把愤怒的视线投向杨永信，厉声质问道："你是医生？是你让他们把我绑来的？"

不等杨永信回答，少女接着质问中年男子："这是哪儿？是精神病院吗？为

什么带我来这儿?”

杨永信依然面带微笑，说道：“你爸妈带你来，是为你好。来吧。丫头，跟我上楼检查检查……”

“我没病，为什么要给我检查?”少女更加愤怒，转向站在一旁的中年男子。他身边出现了一位中年女子和几个家属，那是少女的妈妈和亲戚。

“你们看看，他给我绑的!”少女伸出两只手腕，向杨永信展示，杨永信只远远地瞄了一眼。他很有经验，决不会被病人牵着鼻子走。倒是少女的父亲，向少女靠近了一点，想看一看女儿的手腕是不是真的绑出了印痕。

就在这一瞬间，没有任何前兆，少女突然抬手给了父亲的脸一记耳光!

寂静的午夜，耳光声显得格外清脆。我分不清是先听到了声音，还是先在摄像机的取景框里看见了少女挥动的手掌。这一耳光打得太短促，太突然，虽然我做了准备，可仍不敢保证一定拍到了，或者说我不敢相信，刚才我看到的和听到的是真的。

我的心颤抖了一下。全场沉寂。

父亲捂着脸往后退了退，怯怯地看着暴怒的少女。少女透过凌乱的头发，射出像刀子一样犀利的目光，让人感到恐惧。

“你敢把我绑来，你这叫绑票，知道吗？我早晚有一天要告你的!”少女在高声喊叫。杨永信一只手揽住了少女的肩膀，控制住她的行动，医务人员一起围住她，连哄带劝，簇拥着走进网戒中心的住院楼。

少女踏上楼梯，甩开众人的手，把围巾在脖子上缠了几圈，回身指着父亲，气势汹汹地说：“你要是敢把我当成神经病，你要敢叫我在这里住院，你等着!”

杨永信再次揽住少女的肩膀，把她带进二楼的护士站。在这里，少女将接受网瘾治疗的第一个环节——入院抚慰。

我虽然一路跟着拍摄，但我的感觉世界似乎全被刚才的那一记耳光占领了。这是让我感到心惊肉跳、不可思议的一记耳光。这一记耳光，足以打掉父母的“面子”，打出网络瘾君子的“威风”，打得天下父母五内俱裂，寒彻骨髓！可我哪里想到，接下来，还有一串更加激烈的耳光连环炮!

无法逾越的人墙

凌晨两点多钟，一夜中睡眠质量最高的时段。临沂四院周围一片寂静，只有网戒中心传出一阵嘈杂之声。

住院处二楼的墙上贴满了有关戒治网瘾的图片和誓言，“告别网瘾，重塑自我，打造完美”几句话格外引人注目。住院的患者本已熟睡，却被走廊上少女的喧闹声惊醒了。

来这里住院的网瘾患者被称作盟友，盟友组成了同盟班会，组建了班委，负责日常对盟友的管理、军训等，还协助杨永信到网吧中搜救网络瘾君子，自觉组成了一支网吧搜救小分队，成了杨永信的左右手。

家长全程陪同，组成了家长委员会，既要接受杨永信的领导，负责管理全体家长，又要对杨永信负责，替杨永信把好入院这一关。对于新来的盟友，其父母先要接受家长委员会制定的“入院须知”，其中包括“要主动配合媒体的采访”这一项，与家长委员会签署协议，盟友才可入院。这听起来有些不可思议，可是家长委员会的确是这么做的，而且他们心甘情愿，对杨永信心悦诚服。

方磊、杨奎等四个男盟友和许萌萌、张少芬两个女盟友被叫起来，他们用很快的速度穿上迷彩服——这是他们在这里唯一被允许穿的服装，显示了搜救小分队的良好素质。他们各自的家长也随着起来，与盟友一起排列在走廊两侧，目视少女及其家属走进。看见杨永信，他们克制着兴奋的嗓音，叫道：“杨叔好！”

杨永信以他惯有的表情，微笑着向盟友点头，说道：“你们好，做好准备！”

盟友们都明白这句话意味着什么，表情严肃起来，兴奋中包含着一种恶作剧的快感，初来乍到的盟友是无法理解这其中的奥秘的。方磊幸灾乐祸地对杨奎嘀咕说：“哟，还是个姐姐！看样子也得先去‘吃饺子’。杨奎，你说她能吃几个？”

“目露凶光，不是个善茬儿，不过嘛，我看她吃不了5个就得缴械……”

“嘘！”许萌萌和张少芬制止了杨奎，方磊也跟着噤声。他们看见我跟在杨永信的身后，惊喜地小声叫道：“刘叔好！”

我给这一批正在住院的盟友讲过一堂青少年性问题的课，与他们混得很熟。他们在杨永信的引导下，都叫我刘叔，不拿我当外人。我和摄影师拍摄的时候，

他们争着上镜头，丝毫没有对摄像机的恐惧和排斥。那天晚上，摄影师郭帅因故还在从北京赶往临沂的路上，我只好操机上阵。我对方磊和许萌萌递个眼色，点点头，示意他们我在拍摄，不许说话。

我听见了方磊和杨奎的耳语，在与他们的接触中，也听他们说过“吃饺子”是杨永信的一种特殊治疗手段。我几次提出要观摩，杨永信都婉言谢绝，这让我更觉得神秘。不知道今天夜里有没有运气亲眼见到。

少女被拥进护士站，坐在椅子上，杨永信站在她身边，一只手抚着她的肩膀。这是杨永信惯常的动作，刚刚入院的网络瘾君子，难免有些暴力行为，一旦发现苗头，杨永信可以首先按住他的肩膀。如果这一招不奏效，就顺势用双臂控制住他的头部，既阻止攻击，又避免他有自杀行为。

少女像所有刚刚进来的网络瘾君子一样，四处打量着护士站：三间紧挨着的护士办公室，一个地柜一样的平台，围成了一个长方形的空间，只有一个小小的出口，想冲出去，很有些难度。此外，还有一个称体重的磅秤，那是患者入院检查用的。磅秤上方的墙上挂着一个钟表，时针刚好指向两点半。外围站着家长和穿迷彩服的盟友，入口处站着少女的父母，他们还背着大包小包，满身疲惫。

在这个空间里，杨永信已经接待过近千名网络瘾君子，但像这位少女这样当着众人对父亲大打出手的还是第一例。杨永信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可以从网络瘾君子的一举一动中判断出他们的心理活动，从而对症下药。从少女的眼神中已经看出，她想逃跑，想冲出这个空间，想冲出人群，但由于对环境不熟悉，还没有下决心，心里正在斗争，正在设计方案。同时，少女把假想的敌人扩大化，父母是敌人，杨永信和所有在场的人都是敌人。

杨永信进入角色，微微把身体俯向少女，面带微笑，开始询问：“丫头，告诉我，你叫什么名字?”

少女完全抗拒：“我为什么要告诉你?”

说话，还算不错。有些网络瘾君子，徐庶进曹营，一言不发，正眼不看杨永信一眼，他们一样难不住杨永信。说话，就说明心门没有完全关闭。

“不想告诉我？没关系，你刚才那一巴掌打在谁身上了?”杨永信知道如何引出对方想说的话。

“武洁。”

“武洁是谁呀?”

“生理性父亲!”

盟友笑了，父母们直摇头。武洁和妻子面色木然，好像女儿说的不是他们。

杨永信开心地看了看大家，面露惊讶之色：“生理性父亲?武洁是生理性父亲?好家伙，我第一次听到这个概念!你给我讲一讲，为什么叫生理性父亲呢?”

少女仰头看着杨永信，开始发难：“你算个心理医生吗?我不认为一个心理医生可以在这种场合来问我一些问题!我私人的事情不需要在这么多人面前公开吧?”

杨永信快乐地接受挑战：“你认为我是心理医生吗?你从哪一点来判断我是心理医生?你父母为什么要带你来看心理医生?”

少女愤怒了，指着父母，大声吼叫：“这要问他们!我是被挟持来的，是他们绑来的，是被骗过来的!他们在鸡西伪造了一张精神病的证明，跟警方说我是有毛病的人，武洁跟他的兄弟姐妹一大群，加上警察，冲到我未婚夫家里，把我抢出来，连手带脚，全给我绑上，抬上车，说是去北京；到了北京，说去天津；到了天津，说去济南。你们睁开狗眼看看，这是济南吗?你们哑巴了?你们说，为什么要挟持我?为什么要送我到这里来，谁能给我一个解释?”

武洁夫妇背靠着墙站着，面对女儿的吼叫，像两个被审讯的犯人。

武洁怯生生地看着女儿，小声说道：“你不是好上网嘛，还交了个网友嘛，我跟你妈想让你来这里治疗治疗，你不是精神不太好嘛……”

少女声音更大了，几乎是嚎叫起来：“你才有病呢!你们两口子都是精神病，6年前我就叫你们治疗，到现在你们也没治好!”

妈妈终于说话了：“我们有病，咱们一块来治，一块来学习，好吧?”

武洁跟着说：“对，我跟你妈一块来治病，一块学习。”

杨永信看了看武洁，这才发现武洁的脸上血痕道道，把他叫到跟前，当着少女的面，问道：“来，你说说，刚才女儿那一巴掌打在你脸上，什么感觉?”

武洁委屈地往前伸了伸脑袋，把脸朝向灯光的方向，说道：“哪是这一巴掌，你看，我这脸上，你看这一道道的，手抓的，你看这一块没皮的，牙咬的。”

我一直端着摄像机，这时，我把镜头推到武洁的脸上，我很惊讶，父亲的脸上留着女儿的牙印，在镜头中格外醒目。

家长们早就看见，唏嘘再三。

杨永信故意强调，为的是看女儿有没有一点悔意："咬的？抓的？来来，你过来，走近一点，让我仔细看看，这可不得了，还肿着呢！都是你女儿干的？"

武洁点头："可不，还能有谁？"

杨永信看看少女，说道："丫头，我觉得你挺有个性的，你怎么能对你爸爸下口呢？"

少女颇不以为然地说："怎么着，他们绑我，挟持我，把我像绵羊一样搬上车，连捆带绑的，我连咬他都不能咬？"

杨永信问武洁："你说说，这么漂亮的一个女儿，你究竟为什么要绑她？"

武洁叹口气，说道："她不是去承德了吗？去网友那儿，在网上认识的，我和她妈根本就不知道，不同意……"

武洁诉说的时候，少女的眼睛瞪大了，两眼放出凶狠的光，两只手在撸袖子，威胁说："你再说一遍！"

武洁看着杨永信，总算找到一个可以倾诉的人，说个不停："她跟网友认识不到一年就跟人家同居……"

少女突然跳起来，杨永信一把没有拉住，她冲到武洁面前，左右两个巴掌轮番打在武洁的脸上，"啪啪"的声音在走廊里传得很远。

武洁一个一米七左右的中年男子，身强力壮，在女儿的面前，却不敢还手，一再往后退，脑袋都要缩到脖子里去了，女儿还在追着打，一边打一边叫骂："你今天怎么还撒谎，你给我撒谎，你再给我撒谎，再给我撒谎，你已经撒谎到了什么程度了你，还撒谎，到现在为止你说一句实话了吗？"

家长们纷纷上前劝阻，少女不知道哪儿来的蛮劲，三四个家长劝不住，还在追着武洁打。武洁的妻子看着父女俩追打，一动不敢动，躲在墙根，眼泪吧嗒吧嗒掉下来。这样的场面她经历得太多，看得太多，除了落泪，她无能为力。

杨永信上前拉住少女的胳膊，方磊和杨奎从两边拽住少女的手，杨永信劝道："丫头，他是你父亲吧？你怎么能这样打你亲生父亲？"

连续的挥打让少女气喘吁吁，她愤怒地瞪着捂着脸躲藏在家长们身后的武洁，说道："父亲？我才没有这样的父亲，我早就不承认他是我父亲！自私到极点，恶毒到极点，他们两口子天天大吵大闹，家不像家，回头又说我的不是，说我有

网瘾，说我是精神病。他们两人都是精神病，他们才需要治疗!”

来这儿的网络瘾君子没有一个承认自己有网瘾，没有一个承认自己有病，可是就凭打父母这一点，就可以断定，这个少女不仅有病，而且病得不轻。

杨永信知道不能再让少女折腾下去，要动真格的了：“你给我讲一讲，他们怎么得精神病的？你要是能说服我，我就让你走，把他们留下!”

少女不屑地看了看杨永信，反问道：“你是谁？我为什么要听你的？我为什么要说服你？你爱留不留他们，跟我有什么关系？我没有病，我没有网瘾，我没有精神病，只要我想走，我马上就可以离开这里!”

真正的挑战开始了。杨永信愉快地接受挑战。只有这样的挑战，才能暴露出网络瘾君子沉迷的程度，也只有这样的挑战，才能让他们知道杨永信的厉害。

“真的吗？你真的这样认为吗？”

“当然，我马上就可以从这里走出去!”

“那你可以试一试!”

杨永信放开少女，少女看了看周围的家长和护士站，大胆地走出护士站，顺着走廊，往出口方向走，杨永信和两个护士就跟在后面。方磊、杨奎等6人一字排开，组成一道人墙，完全挡住走廊。

少女果然有胆，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朝着人墙就撞过去。方磊等人都是将近一米八的大个子，身强体壮。少女虽然有一股气力，想突破他们，太难了。

少女欺软怕硬，对付不了方磊等男盟友，想从许萌萌和张少芬两个女盟友身上寻找突破口。不想，许萌萌和张少芬手挽着手，对她说：“听杨叔的吧，我们刚来的时候也和你一样，有人比你还凶，一进治疗室就完了，投降吧，这里没有俘虏，都是盟友!”

“呸!”少女朝她们俩吐了口吐沫，骂道：“孬种！他算什么玩意儿，连个兽医都不如，还要治我，看我怎么把他治了!”

少女看了看，没有缝隙可钻，转身回头找路。这时杨永信给许萌萌和张少芬等人递个了眼色，他们一拥而上，拉住少女，拖着她往治疗室走。少女挣扎着，反抗着，不断叫喊着：“你们放开我！我要告你们，你们这是侵犯人权!”

杨永信仍然面带微笑，说道：“你看你，一个女孩子家，能不能优雅一点，文静一点，你这样挣来挣去，不好看，不雅观。”

治疗室的门开了，护士和盟友把少女抬进去。我一直跟拍，站在门口，看了看杨永信。杨永信明白我的意思，笑着点了点头，同意了。

神秘的“吃饺子”疗法

这是我第一次进治疗室，一个不足10平米的房间，里面一张床，一个氧气瓶，还有一个我不熟悉的小仪器。看不出这个治疗室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可是盟友们为什么把它描述得那么神秘?

少女被抬起来，放到床上，她不住地喊叫：“你们放开我，我要出去！你们是刽子手，杀人犯，我要告你们，你们一个个地来，我跟你们一对一地比拼!”

父母们被挡在门外，做治疗的时候，父母一律不许旁观。我进治疗室时回头看了一眼，武洁和妻子正在与家长们谈得热烈，脸上的表情似乎轻松了一点。

治疗室的门关上了，6个盟友把少女按在床上，一边三个，男盟友按住腰和腿，女盟友按住胳膊和手，护士准备好卫生纸，接通了那个小仪器的电源。少女仰面躺着，似乎有点害怕了，暂时停止叫喊。

杨永信坐在少女的脑袋后面，用手捋了捋少女的头发。少女有一种完全被控制的感觉，她往后翻着眼睛，可以看见杨永信的脸，却无法看清杨永信的表情，更不知道杨永信要对她干什么。

护士给少女解开领口和腰带，让她放松。少女有点害怕了，声音小下来，问道：“你们告诉我，你们要怎么样?”

护士拿出一个橡皮牙垫，对少女说：“来，张嘴，垫在嘴里，它能保护你的牙齿和……舌头。”

我看了看橡皮牙垫，形状有点像包子或饺子。莫非现在要做的就是盟友们说的“吃饺子”治疗?

少女看了看有点像饺子样的橡皮牙垫，摇摇头，不张嘴，从牙缝里挤出几个字：“我不垫，你们要干什么，要对我怎么样?”

杨永信温和却不失严厉地说：“不怎么样，只是给你做一个检查。你说你没有网瘾，我用一个仪器给你测一下，如果你没有任何反应，就说明你真的没有网瘾；如果你有点难受，那就说明你有网瘾，需要留下来，配合医生治疗。放松一

点，比你父母捆绑你的感觉轻松多了，你越放松越不难受。”

“不，我没有网瘾，我不要做检查，你们让我走！”了解了目的，不过是一次检查，没有什么可怕，少女硬起来，自信又回来了，她确信自己没有网瘾。

“现在没有你选择的自由了，你想证明自己，就得付出一点代价。”杨永信说着，从小仪器上取出两个端子，一手一个，调试了电量，对着少女的太阳穴轻轻地点了一下，少女的头部马上有一点轻微的抖动，身体倒是不僵硬了，呼吸也正常了，牙却咬得很紧。

“难受吗？”杨永信盯着少女的脸问道。

“不难受！我没有网瘾！”少女够种，明明脑袋有点疼，为了证明她没有网瘾，她却硬说不难受。

“那好，再来一下。”杨永信又点了一下，少女的脑袋有点受不了，颤抖了一下，可她咬紧牙关，不说难受。杨永信在两个太阳穴上同时点了一下，少女受不了了，叫起来：“我难受，我难受，医生，你这是用的什么东西，我的脑袋为什么这么难受？”

“不是仪器的问题，是你有网瘾，有网瘾就难受。”杨永信进入角色，开始心理引导，“告诉我，你叫什么名字？”

“我不想告诉你，我想离开这个地方，我想去找我未婚夫……”短暂的不舒服消失了，少女伤疤未好就忘了疼，又想叫板。

“看来你有点健忘，好吧，我们接着做检查。盟友们替我记着时间，按照一般的程序是要做6个小时，每次按一秒算，每分钟60次，每小时3600次，你们算一算，6小时要做多少次？”

“21600次。”方磊抢着说。他知道，这是威慑治疗，他也经历过的。这世界上肯定没有人能经受这么多次，能挺过十几次的就算是英雄了。

“好吧，你们数着，接着来。”杨永信在少女的太阳穴上又点了一下，比前几次的时间略微长一点，少女的反应更强烈了一些。护士又把橡皮牙垫送到她的嘴边，她还是咬紧牙关，不张嘴。

“你想想，你打父母对不对？”杨永信又点了一下，换了一个问题。

“不对……我打他，是因为他打我，他打我妈妈……医生，我难受，你还要再做吗？你真要给我做两万多次吗？”少女的防线开始松动了。

“不止两万多次，如果你认识不到自己的错误，我就一直做下去。”杨永信又把端子贴在少女的太阳穴上，少女的嘴微微张开一点，护士趁机把橡皮牙垫塞了进去。

杨永信又做了两次，少女终于挺不住了，泪水顺着眼角流下来，流到耳朵边上，许萌萌用卫生纸给她轻轻擦着。

“丫头，这回告诉我，你叫什么？”杨永信开始发问。

“武旭影，武术的武，旭日东升的旭，影子的影。”少女终于冷静下来，轻轻地啜泣着，几天来的争斗，耗尽了她的体力。

“武旭影，很美的名字嘛，谁给你起的？”

“我爸爸。”

“你爸爸给你这么美的名字，给你这么漂亮的身体，把你养成一个美丽的姑娘，还供你念大学，你怎么会打你爸呢？你对吗？”

“不对，可是……”

“没有可是，不管什么原因，打父母都是不对的。父母可能有他们的过错，但天大的错，做子女的不该对他们大打出手，明白吗？”

“明白，可是……”

“我再说一遍，在这件事上，没有可是。如果你再强调可是，你就得再接受治疗，直到把21600次做完，想做完吗？”

“不不，医生，我不想做完，太难受了，可是……”

“行啊你，武旭影，来吧！”

杨永信又亮剑了，只轻轻一点，武旭影就条件反射地紧张起来。心理上的敬畏感形成了，这才会走出心理阴影，与人沟通。

“好吧，医生，我错了。”

武旭影终于放弃了“可是”，缴械了，眼泪止不住地流淌着，顺着杨永信的思路，打开了心扉，与杨永信交谈了45分钟，向杨永信保证，留下来治疗，并且会向父母道歉。

服输本是丢人的事，可武旭影感觉心里有一种从未有过的舒畅。最后，她提出一个问题：“医生，你能告诉我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吗？”

提出这样的问题，说明心理治疗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几乎所有的患者在经过

治疗之后，都会问这样的问题。杨永信已经为这个问题准备好了答案，他不用自己回答，而是让老盟友告诉新盟友：“他是网戒中心的主任，是个普通的心理医生，可我们都叫他杨叔，不光盟友这么叫，家长也这么叫。家长们自愿的。杨叔是专门帮我们戒网瘾的，不光戒网瘾，还帮助我们重塑性格。”

杨永信接着说：“武旭影，你可以公开地恨我，但在网戒中心不要耍小聪明，盟友们都知道杨叔最讨厌哪种人。”

许萌萌抢着说：“杨叔最不喜欢的人是：口是心非，表里不一，言而无信，承而不诺，耍小聪明，出尔反尔，执迷不悟。”

“武旭影，我相信你不会做这样的人。”杨永信变得和蔼起来，让护士收缴了武旭影的手机、钱包、钥匙等一切会造成危险的东西，告诉她，这里不允许私自跟外界联系。这些东西，都会交给她的父母保管，父母至少会有一个人全程陪同她治疗。最后，杨永信主动让武旭影看了看他使用的那个小仪器：“你看，武旭影，这叫心理治疗仪，我给你用的电量很小，接近零。这个仪器对大脑起镇静作用，不会造成任何伤害，这在精神科里，是一种常用的治疗设备。所以你不用担心，但要知道它的厉害，如果不认真改变，我可能还会用它给你做治疗，盟友把这叫做‘吃饺子’，就是咬住那个橡皮牙垫，像不像吃饺子？”

“像，的确像。我可不想再吃了。”武旭影露出了难得的笑容。

“好吧，整理好衣服，去见父母，按照我告诉你的那样去做。”

盟友和护士帮助武旭影整理衣服，杨永信如释重负地给我讲解道：“这叫行为矫正治疗，就是通过治疗仪器的微电流给她建立一种条件反射，改变患者的不良行为习惯。”

顾不上多说，杨永信跟在武旭影的身后，来到护士站。她的父母在家长委员会的陪同下，一直等候着，他们没想到，一个小时以前暴烈得如同一头小狮子的女儿，这会儿却完全变了一个人。

女儿先走到武洁面前，低着头，小声说了一句：“爸爸，对不起！”接着，拥抱了武洁。武洁惊呆了，完全没有想到，以至于不知道该怎么做。

武旭影又走到妈妈面前，拥抱了妈妈。妈妈做梦也没想到，一个小时的时间能让女儿发生如此巨大的变化，她惊叫着：“妈呀，我这不是在做梦吧？宝贝儿，我的宝贝儿！”她甚至不相信这是真的，亲了亲女儿的脸，感受到原先熟悉的皮肤

和气味，才觉得是真实的。

在武旭影接受治疗的过程中，她的父母已经与家长委员会签订了协议，办完了住院手续。许萌萌带着武旭影母女住进了女病房，女儿睡大床上，妈妈紧挨着女儿，在许萌萌的帮助下，拉开一个沙发床。在经历了三天三夜、奔波了三千多公里的路程之后，终于可以睡一个安心觉了。

这时，时针指向了4点。

我拍完母女俩躺倒在床上的最后一个镜头，来到杨永信的办公室，他脱下白大褂，满脸疲惫，与刚刚走出手术室的外科大夫完全一样。

“女儿向父母认错了，与父母拥抱了，这是不是意味着武旭影的网瘾已经戒掉了？”我带着观众可能会提出的问题，向杨永信发问。

“什么呀！好比一艘船，刚才只是强行把船头扭了过来，整个船体的调整，需要一个系统而复杂的巨大工程。真正的治疗刚刚开始，要想完全治愈，至少要完成第一个疗程，4个月。”

第二章　网瘾大搜救　战火冲天而起

一个天津男孩因沉迷游戏，从十几层的高楼上飞落下来，当场摔死；一个顺义的初中学生，因为向奶奶要钱上网，奶奶不给，把奶奶活活砍死；一个山西的女孩，因为晚上要出去上网受到妈妈劝阻，用一根鞋带上吊自杀；一个福建男生，写下日记要杀死5个他喜欢的女同学，把第一个骗到宾馆，杀死后陪着女同学的尸体过了一夜，第二天一早，告诉宾馆的服务员说，房间里都是重要的复习资料，别让人进，他去超市买来菜刀和塑料袋，肢解了女同学的尸体，大摇大摆地转移出去，幸亏没来得及向其他4个女同学动手就被警方抓获……

无法忘记，25条人命的悲剧

第一次听到"网瘾"这个词，是2002年在我采写《涩果——中国青少年性教育问题纪实》一书的过程中。那一年，在北京发生了一起震惊全国的纵火案，4个网络少年因为上网不成，一把火烧掉了蓝极速网吧，烧死了25条人命，多数为在读的大学生。该案件被列为当年全国10大恶性案件之首。

主犯当年是一个不满16岁的少女，我在北京未成年人管教所采访她时，她向我描述了纵火的全过程："只想上网，满脑子都是网络游戏中的情景，熊熊大火，灵魂在火海中窜行，头发在燃烧……上网成瘾，比毒瘾厉害得多，网瘾一发作，全身难受，嗓子发干，手脚哆嗦，情绪烦躁，血管要爆炸。去蓝极速上网的时候，身上钱不够，老板不让进，就产生了报复心理。我让我的三个小弟弟去买了一桶汽油，泼在通往网吧的楼梯上。网吧在二楼，楼梯是木头的，有一个铁门。防止有人往外冲，我们把铁门锁上了。我和二弟躲在对面的一栋楼里观看，老大和老三去放火，很简单，泼了汽油，打火机一扔，大火就起来了。火真旺，把我的脸





多么专业的秧歌队，是网瘾孩子吗

都烤红了，烤热了。我觉得就像游戏里的一样，比游戏更真实的是可以闻到焦糊的气味，哭喊声比游戏里更立体。那就好像我们自己开发的一款游戏，完全没想到会烧死人，会触犯法律，自己会进管教所……”

我头脑中长时间留存着两个场景：一是在一个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里，4个单纯幼稚的少年被一个黑网吧的老板赶出网吧；一是一桶汽油溅湿了破旧不堪的楼梯，大火随之冲天而起，绝望的呼救声响彻在北京的上空……

“网瘾”一词，像一根钢针，扎在我的脑神经上。我不知道它是一种什么东西：是一种恶习，还是一种病？

此后，我看到了无数个网络悲剧的报道：一个天津男孩因沉迷游戏，从十几层的高楼上飞落下来，当场摔死；一个顺义的初中学生，因为向奶奶要钱上网，奶奶不给，把奶奶活活砍死；一个山西的女孩，因为晚上要出去上网受到妈妈劝阻，用一根鞋带上吊自杀；一个福建男生，写下日记要杀死5个他喜欢的女同学，把第一个骗到宾馆，杀死后陪着女同学的尸体过了一夜，第二天一早，告诉宾馆的服务员说，房间里都是重要的复习资料，别让人进，他去超市买来菜刀和塑料

袋，肢解了女同学的尸体，大摇大摆地转移出去，幸亏没来得及向其他4个女同学动手就被警方抓获……

我也多次到网吧调查。那些躲在街道暗角里的网吧，虽然在门口贴着“未成年人不得入内”的告示，但坐在里面的绝大多数都是不足16岁的未成年人。烟雾、脚臭、汗臭、毒品、刀械，群殴……充斥在网吧里，比上个世纪80年代的录像厅科技含量增加了许多，可是混乱程度、危害程度，也上升了许多。

我以一个中央电视台记者的身份，多次向文化部门、公安部门、信息产业部提出建议，要对网吧进行严格的监管；我也多次写文章向政府部门呼吁要对网络游戏的内容进行过滤；我还多次暗访网吧，悄悄拍摄了一些玩家在网吧中的种种行为，反映给有关部门，政府也多次针对黑网吧进行整治，但是收效甚微。我十分理解，为什么会出现陕西一个县强行关闭所有网吧的事情。不是被逼急了，不会发生这种极端的行为。可是据几家境外通讯社的报道，正规的网吧被关闭后，黑网吧的生意反而更好，玩家接踵而来，大有万人空巷之势。

我查阅了一些资料，发现在网络极度发达的国家，也都出现过网瘾失控的问题，美国的心理学家们早在二十一世纪初就开始研究网瘾的问题。著名的美国精神病学家伊万·戈登伯格更是明确地提出了“网络成瘾障碍”，把网瘾界定为一种精神疾病，网络心理学家金伯利·扬也肯定地认为：“网络成瘾，或者网络病态使用，已经越来越成为一个世界性的社会问题。”在美国、德国和韩国，已经出现了由政府投资的网络成瘾康复中心，网瘾作为一种新型的心理疾病和精神疾病，摆在了许多心理医生面前。

既然网瘾是一种病，一种严重影响社会生活的心理疾病，那么中国的医学界有没有人在研究适合中国网迷的治疗方法呢？我甚至想，如果我有心理医生的执照，我一定要开一家戒治网瘾的医院。

我进行了大量的社会调查，发现在社会上有多种机构打着戒治网瘾的旗号创办各种学校或研究所，但治疗的方法让我非常怀疑。

从2005年到2007年，中国的网瘾戒治机构主要分为两种：一是以军训为主的“魔鬼训练营”，二是以素质教育为主导的“嘴皮子说教”。前者靠消耗患者的体力和意志戒网瘾，后者靠心理学教授的嘴皮子说服患者戒网瘾。两者都不是放在医院里，要么挂靠在一个学校，要么成立一个什么研究所，收费高得离谱，5天收



5800元。患者走出魔鬼训练营，离开心理学教授，马上钻进网吧。

中国政府早就注意到网络成瘾的问题，由中央文明办和共青团中央牵头，联合新闻出版署、信息产业部、文化部、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等十几家单位，分别于2005年和2006年两次开展“健康上网，拒绝沉迷”的全国性大行动，采取多种措施帮助未成年人戒除网瘾。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长春同志在“大行动”的通知上做出两条批示：1、得民心、顺民意的举措，要加强宣传；2、抓落实，见成效。

党中央的重视极大地推进了网戒事业，全国上下掀起文明上网的运动，网站、网吧纷纷推出防止未成年人过度沉迷网络的措施。共青团中央、中国青少年网络协会多次呼吁网络游戏开发公司在推出新款游戏的同时，一定设置防沉迷系统，避免未成年人因缺乏自控力而无节制地上网，造成对身体、学业等多方面的危害。2008年，为了敦促网络游戏公司在预防网络成瘾方面做出努力，团中央又在酝酿对中国所有的网络游戏公司社会责任感进行排名，让网络游戏公司在研发游戏之初，就要树立起预防网络成瘾的责任意识。这是他们应该承担的社会责任，也是保护未成年人的一种商业道德。

卫生部疾病控制中心开始从医学的角度关注网络成瘾的问题，并且组建了一支以精神病学专家为主体的研究队伍，开始着手制定网络成瘾的诊断标准和治疗规范。一些感觉敏锐的心理医生，开始接治网瘾病人。

网瘾，一种新型的心理疾病；戒治网瘾，一个超出医学范围的疗救行为。看到那些被网瘾折磨着的孩子，看见那些绝望的家长，我从未感到这样急切地想成为一名治病救人的医生。可我只是一个记者，我有观察社会的眼睛，能够发现病症，却没有疗救众生的能力，可以让病人清醒，却无力让他们恢复健康，只能增加他们清醒后的痛苦。惭愧！

2006年秋天，我在网上偶然发现了一个叫“中国杨永信网络成瘾戒治中心”的网站，是由山东省临沂市第四人民医院主办的，这家医院原来就是一家精神病医院。通过临沂市委宣传部的引荐，我与杨永信取得联系，经过近半年的电话、电邮往来之后，我开始以谨慎、警惕的态度观察这家网戒中心的治疗方法。

作为“稽查队员”的心理医生

第一次见杨永信，是在2007年初，临沂网戒中心一周年庆典的时候。他向我发出邀请，让我去他的中心看一看。我早有此心，但我当时被借调到中纪委，执行一项特殊任务，只能在节假日参加一些采访活动。当时这个身份不能对外，我一直告诉杨永信，我是中央电视台的记者。我以惯常的思维认为，杨永信热衷于邀请我来，自然是想让中央电视台报道他的网戒中心。果然，当我从机场出来时，他看见只有我一个人，没带摄像师，脸上掩饰不住失望，但只是淡淡地问了句："怎么，你一个人来的?”显示出心理医生的良好心理素质。

“对，我先来看看……”当时所有的网戒机构都想让媒体报道，可是真正能经得起时间检验的少之又少，我也多次受骗上当，必须谨慎。

此前我对杨永信已经有所了解：1962年出生，临沂人，1982年毕业于当地的一家医学专科学校，毕业后就当心理医生，20多年从业经历。老实讲，对于他这样的专业经验和临沂这样一个以革命老区著名的城市，突然出现了一个高度现代化的网瘾治疗机构，不光我，所有的人都很怀疑。

杨永信不否认这一点，但他似乎很不在意。当我问到他一年来的治疗情况时，他避而不谈，却说：“我哪像个心理医生，简直就是个稽查队员。要想给孩子治网瘾，前提是得把孩子弄到医院。可是孩子在网吧里，一个县城就有300多家网吧，究竟在哪一家网吧，父母不知道，我得陪着去找。当稽查员对我是个挑战，没干过嘛。这还不算，对付家长最难。有些家长明知道孩子有网瘾，却不能接受在精神病医院治疗。我用心理治疗仪给孩子纠偏，他们说我电击他们的孩子，要告我。”杨永信接着给我讲了一个不成功的案例。

2006年1月的一天，也就是在临沂网络成瘾戒治中心挂牌后不久，杨永信接到一个妈妈的电话：“杨医生，我想让您救救我的儿子！我是苍山县的，下岗了，在临沂靠烙煎饼维持生活。我离婚了，孩子判给了他爸，他爸是个酒鬼，天天喝醉，在外面还沾花惹草。孩子16岁了，原来是一个品学兼优的学生，可是家庭变故让他失去了学习的兴趣，高一就不上学了，天天泡在网吧里。您一定要救救我的孩子！”

“你把孩子送来吧!”

“我还是七天前见过儿子一面，他来问我要钱的。从那以后再也没见过。我找了好多网吧，没见他的影子。我只知道儿子上网去了，去了哪家网吧也不知道。求求您了，您想想办法，把我的孩子从网吧里拉出来!”

电话那端只剩下那位妈妈绝望的哭声。杨永信对着话筒沉默了半分钟，说道：“大嫂，你带路，我跟你去找儿子。”

杨永信没有想到，中心成立后的第一次治疗是从寻找这个叫小军的孩子开始的。苍山县离临沂一个小时的车程，杨永信带着一个助手和苍山大嫂，找遍了苍山县城的每一家网吧，没有小军的影子。找到小军的奶奶家，奶奶抹着眼泪说，十几天没见过小军了，上次来抢了爷爷要去买面的钱就走了。苍山大嫂突然想起小军常去一个电脑超市，说不定他在那里。找过去一看，电脑超市已经关门了。给超市的老板打电话，老板说小军在县城外的一个小镇上租了一间房子，房子旁边就有个黑网吧，去那里找找吧。杨永信跟随苍山大嫂找到那个黑网吧，如果不是亲眼所见，很难相信在那样的地方竟然会有一个网吧！一个破旧的院子，几间砖瓦房，院子里还有个小卖部。杨永信在外面等着，苍山大嫂悄悄钻进网吧，几分钟后，大嫂捂着胸口，满脸泪水走出来，上气不接下气地说：“在里面，在里面，头发长长的，又黑又瘦，我差点没认出来。我的儿，他没看见我，看见我就会骂我的……呜呜……我心里难受，我一看见孩子变成那样就想哭，我心慌得不行……我这是造的什么孽，老天爷为什么这样惩罚我……”

杨永信制止大嫂，怕惊动了小军，马上拨通医院的电话：“快派一辆救护车来!”

一个小时后，救护车到了，杨永信随着大嫂走进灯光昏暗的网吧，出现在小军面前。大嫂说：“儿呀，歇会儿，妈妈给你买了一台电脑，我领你去拿。”小军对妈妈的出现还是有点惊讶，白了她一眼，又把目光集中在电脑屏幕上，说道：“走开，我的梦幻游戏就要打到顶级了，150级，一级也不能少！哈哈，快了，还差10级，快了，快了，太过瘾了!”

大嫂又说：“儿子，你不是要电脑吗？妈妈已经给你买来了，就在门外的车上，不信你去看一看。”

想拥有一台自己的电脑，这是小军盼望了多年的事情。妈妈的话打动了他，

他跟着妈妈出来，没有注意身后还跟着杨永信。往救护车里伸了伸头，没有看见电脑，却看见了车里一个穿白大褂的医生，突然想起妈妈说过要带他去医院看病的话，转身想跑，却被杨永信堵住了，直接推上车，再想挣扎，已经被杨永信抱住，虽然一米八的大个子，但面黄肌瘦，没有力气，只好服软，但嘴里却叫骂着他的妈妈："好你个坏女人，你骗我，又不给我钱，怪不得我爸爸不要你了，你活该被抛弃，活该守寡！"

杨永信的助手看不下去，对小军吼了一句："你这孩子，怎么能对你妈妈这样说话！"

小军一瞪眼，叫道："你是什么东西，有什么资格教训我？放我下车，我要上网玩游戏！再不放我，我要砸你们的玻璃了！"

助手急了，想教训小军一下，被杨永信制止了。杨永信看得出来，小军已经完全被网瘾控制了，满脑子都是网络世界里的东西，神志不清，思维混乱。杨永信很慈祥地抚摸着小军的乱蓬蓬的头发，耐心地说："小军，你是不是好几天没有好好吃饭了？你妈妈担心你的身体，叫我们给你检查一下，同时你妈妈也想让我们帮助你把网瘾戒掉……"

"网瘾？呵，我真有网瘾，我就是上网成瘾了，关你们屁事！我看你们是吃饱了撑的！"不等杨永信把话说完，小军打断他。杨永信并不气恼，搂着小军的肩膀，让司机开车。小军起初想反抗，车一开，竟然不知不觉靠着杨永信的肩膀睡着了。小军的妈妈坐在旁边，替小军整理着脏兮兮的衣服和乱乱的头发，眼泪像断线的珠子一样落下来……

在网戒中心成立的前几个月，多数孩子都是家长委托杨永信去网吧里拖出来的。可是这样的行动等于是断网吧的财路，网吧自然不乐意。有时为了与黑网吧斗争，杨永信不得不请求公安部门协助。

小军被拉到医院，大喊大叫，拿自己的脑袋往铁门上撞。这已经是精神病的症状。杨永信用那种微电量的心理治疗仪强迫小军安静下来。

那时杨永信刚刚尝试着使用这种小仪器。虽然从理论上来说没有任何风险，可是家长们总认为是电击孩子，因而反对、抗议。杨永信苦口婆心地解释说，既然孩子有一些精神病的症状，就得用对付精神病的方法。家长们更不干了："你敢说我的孩子有精神病，你还电击我的孩子，你算什么医生，完全是个江湖骗子，

我要告你!”

苍山大嫂并没有这样。她看到小军在做过治疗之后安静下来，按时吃饭、睡觉，身体在恢复，她相信杨永信的治疗方法。可是小军的爸爸却不这样，他怕给小军治病花钱，一进医院就嚷嚷着他儿子没病，不需要治疗，他不会交住院费。小军本来就不愿意住院，便对爸爸说杨永信电击他，虐待他。小军的爸爸没有多少文化，又喜欢喝酒，耍酒疯，打架斗殴，听不得儿子说自己吃亏。他红着眼睛骂杨永信：“什么浑蛋医生，你电击我儿子，把我儿子当精神病，这属于过度治疗，虐待儿童，我要告你!”

趁着杨永信不在医院的时候，小军的爸爸要把小军领走。欠着几百块钱的住院费，住院处不让走，他就动粗，扬言谁拦他打谁，还要把网戒中心给炸平。苍山大嫂觉得理亏，上前劝阻前夫和小军，被前夫打骂一顿，眼睁睁地看着小军走出网戒中心。

杨永信不怕小军的爸爸告，事实上小军的爸爸也没有告。后来这样的情况又发生过几例，都是家长不愿意自己的孩子被当成精神病人来治，把孩子领走的时候，都吆喝着要去告杨永信，可是没有一个人去告。相反，几个月后，这些被领走的孩子在网吧里沉迷得更深，父母只好再把孩子送回来。

杨永信得知小军被爸爸带走的消息后，马上打小军爸爸的手机，不是为了追讨那几百块钱的住院费，而是想劝说把小军送回来，如果小军这样离开医院，不仅前功尽弃，网瘾反而会发作得更厉害。可是小军爸爸的手机关了，又过了几天，手机号换了，杨永信再没能联系上。小军的妈妈看着儿子空空的床位，绝望欲死。

几个月后，当一个个症状比小军严重得多的孩子成功戒掉网瘾重返校园的时候，杨永信常常给助手说起小军，认真反思在小军的治疗上是否有不适当的地方。在所有来治疗网瘾的孩子中，小军是杨永信至今最为放心不下的一个。

别用禽兽美化你自己

“重塑灵魂的恩师，再造生命的益友。”

“永信模式，治病救人戒网瘾；杨叔精神，不辞辛苦为社会。”

这是杨永信最早收到的两面锦旗上的话。他本不喜欢家长的溢美之词，可是

当一位盟友的爷爷坐车赶了200多里的山路专门送来这样的锦旗时，他还是被感动了。那位老人的话让杨永信坚定了信心：“这些牛犊子，你不用点狠招，能治得了他们?”

老人的话是针对心理治疗仪的。小军的出走，一些家长的反对，一度让杨永信对这个小仪器的使用产生了犹豫。但大多数的家长都支持杨永信的做法。家长们说，网瘾发作的时候，平时看着温驯的孩子像突然变成了野兽，随时都会攻击人类，只要能控制住他们，没有什么方法不可以使用。

一个盟友回忆起来网戒中心前的行为，懊恼地说：“我就是一个禽兽!”

他妈妈却说：“你别侮辱禽兽，美化你自己，你还有脸拿自己跟禽兽比，那是侮辱了禽兽！你连禽兽的一根毫毛都比不上！禽兽知道吃完了母兽的奶晃晃脑袋，羊羔吃奶的时候知道给羊妈妈跪下，你对我都干了些什么？禽兽不如的东西！要不是杨叔手中有能治得住你的仪器，你还不吃人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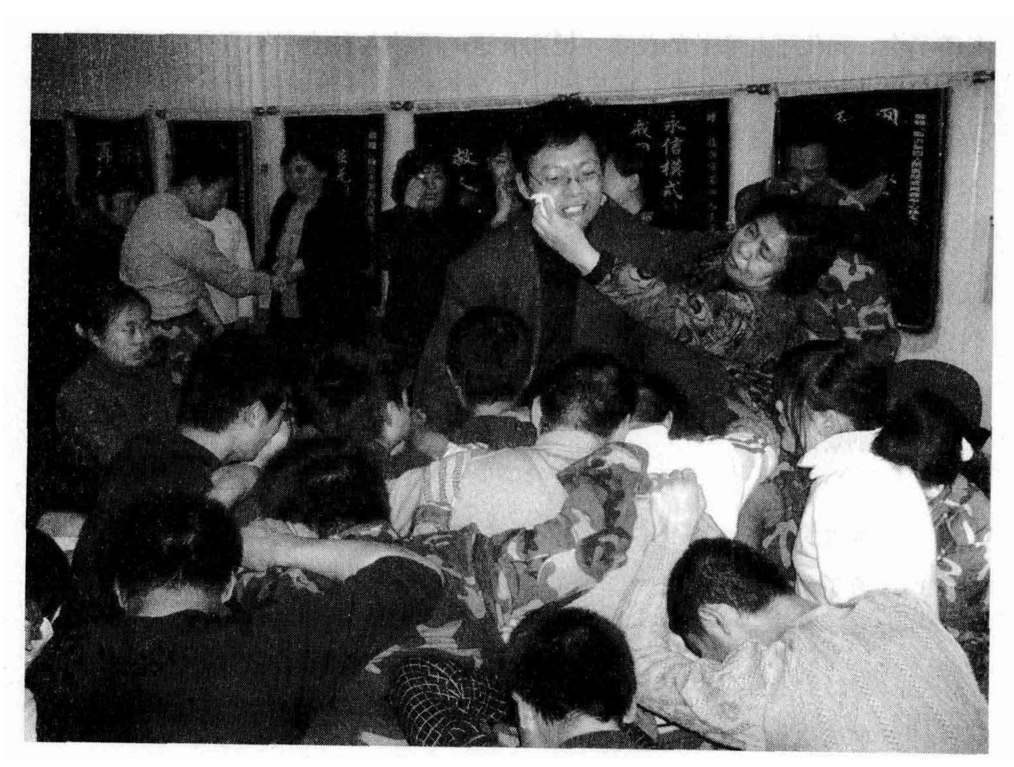
微电量的心理治疗仪成为杨永信的杀手锏，但治标不治本，它只能一时扭转暴烈的行为，可是要想真正根除网瘾，还得靠药物、心理治疗等手段。

杨永信总结了近百个案例，形成了一套包括40个环节的治疗方案，创造了一种“心理+药物+物理+工娱”的特殊治疗方法。杨永信没有妄自尊大，像一些江湖郎中那样故作高深。倒是一些被治愈的孩子的家长非常赞同他的治疗方法，慷慨地替他冠以“永信模式”：

1.入院抚慰
2.西药治疗
3.行为矫正治疗
4.中药治疗 （戒网饮）
5.内务整理
6.早操
7.军训
8.郊游
9.宣誓 （戒网瘾宣言+八荣八耻）
10.戒网瘾之歌 （网梦醒来）
11.上网作业
12.戒网瘾日记
13.父母心声
14.我的过去
15.早点评
16.晚点评
17.个别沟通
18.点评互动
19.奖赏鼓励机制
20.周总结、月总结



21.爱国教育戒网瘾
22.亲情重建戒网瘾
23.性格重塑戒网瘾
24.心态培养戒网瘾
25.快乐寻源戒网瘾
26.品德教育戒网瘾
27.认知纠偏戒网瘾
28.培训家长戒网瘾
29.剖析自我戒网瘾
30.氛围影响戒网瘾
31.真情打动戒网瘾
32.透视家庭戒网瘾
33.家境优化戒网瘾
34.角色体验戒网瘾
35.环境体验戒网瘾
36.虚拟情景戒网瘾
37.情景再现戒网瘾
38.成因追踪戒网瘾
39.专业网站戒网瘾
40.长效机制戒网瘾



感恩、感动、感谢



40个环节，环环相扣，其中最重要的是父母与孩子的沟通和信任，最后达到重塑自我的目的。每个孩子沾染上网瘾的原因不同，针对不同的孩子，使用的方法就要有所侧重，这就要求这40种方法的涵盖力要大，操作性要强，从每天早晨的军训，一直到每一个生活细节，都要体现摆脱网瘾、重塑自我的目标。

模式完善之后，杨永信着重打造一些关键环节。比如在父母全程陪同治疗的问题上，许多父母一开始不能接受。杨永信认真分析了一些魔鬼训练营的做法：父母把孩子送来后就被打发走了，说3个月后就可以领回一个性格完美的孩子，可事实上，3个月后，孩子不但没有治好，反而加重了。孩子在父母完全不知情的状态下接受治疗，只能加重孩子与父母之间的隔阂，而仇恨父母，自我封闭，漠视亲情，原本就是网瘾患者的重要病症。要想让父母与孩子重建亲情，只有让他们生活在同一个空间里，打开心门，创建沟通的渠道。所以，魔鬼训练营隔绝父母与孩子的做法是不可取的，父母至少有一方陪同，成为杨永信始终坚持的特色。事实证明，这一做法效果良好，得到绝大多数父母的认可和支持，杨永信通过家长委员会，强化了与家长的关系，把家长这一环纳入到治疗环节中。再遇到像小军那样的父亲，治你没商量，要么你别进入网戒中心，进来就要听家长委员会的，由不得你胡来。杨永信通过家长委员会形成了对家长的三条基本要求：相信、配合、坚持。而这，成为杨永信区别于国内所有网戒中心的最大特色之一。

我在网戒中心一周年的庆典上，初步感受了杨永信的治疗模式，觉得新奇，但对疗效还不敢妄断，需要认真观察。当时住院的盟友有30多人，杨永信让盟友们为嘉宾当场宣誓，令人殊为震惊。

在两百多平米的心理课堂内，30多名身着迷彩服的少男少女齐刷刷地举起右手，高声呼喊：

> 我以自己新生命的名义宣誓：
> 为了父母不再流泪，
> 为了青春不再荒废，
> 为了社会不再叹息，
> 我将斩断网瘾的魔爪，
> 发誓不再做网络的奴隶；

我要找回自己，

我要重拾信心，

不负双亲的期盼，

不负医生的厚望，

不负自己的青春，

不做怯懦的退缩，

带着自信的微笑，

彻底摆脱网瘾的诱惑，

去赢得戒瘾战争的胜利。

稚嫩的脸庞，高亢的激情，迷茫的眼神，悔恨的泪水，让在场的每一个人动容。整整一年了，这样的场面每天都发生在这里。

誓词是杨永信写的，每一句都打动人心，每一句都说在家长和盟友的心坎上。不少来考察的家长，听了誓词，就决定把孩子送来。

宣誓完毕，一位年轻的妈妈走到中心主任杨永信面前，说道："谢谢你，杨叔，你救了我的孩子，救了我们全家！"

年轻的妈妈不知道用什么方式才能表达心中的谢意，当着少男少女的面，"扑通"跪倒在地，向杨永信频频叩头，杨永信连忙把她拉起。

泪水飞扬在心理课堂的空中，已经多年不会哭泣的孩子，泪水打湿了迷彩服的衣襟。

年轻妈妈跪谢杨永信的时候，一个盟友走上前来，随着妈妈跪下。这个盟友就是李波，那时他刚来两个多月，已大有改变。

我正是在那次周年庆典上认识了李波母子，了解了一个14岁的"黑老大"的故事。

14岁男孩的杀人誓言

李波14岁，上网4年，家在费县县城，离临沂不到一个小时的路程。李波是费县县城的名人，他家所在的那个街区的"老大"。他手下有几十个弟兄，遍布县城

的各个网吧。他最喜欢的网络游戏是《魔兽世界》，他玩到了最高级，周围的玩家都不是他的对手。他把魔兽的很多游戏动作带到现实中来，他喜欢把虚拟世界现实化。他也喜欢香港的暴力电影，他想走古惑仔的生活道路，而且要演绎一个二十一世纪的古惑仔网络版：开发网络游戏，在14岁以前挣到第一个100万，然后发展一个跨国网络集团，吞并盛大、巨人这样的网络公司。设计了一通，离目标很远，觉得没劲，就在网上与一个网友PK，发现对方是个高手，比拼了几次，输多胜少，女朋友因此瞧不起他，倒向对方。李波异常气愤，约了对方见面。没想到对方带了十几个兄弟，自己独身一人，来不及叫自己的兄弟，被结结实实地教训了一顿。从此生仇，人生的远大目标全部放弃，只为复仇。

李波对我讲他自己的故事时，我一直盯着他的眼睛，看他有没有撒谎、吹牛的成分。撒谎者的眼睛总会流露出蛛丝马迹。李波没有，他讲得很冷静，很平常，与蓝极速网吧的主犯一样，完全像是在讲别人的故事，那些惊心动魄、骇人听闻的细节，在他们看来是家常便饭。

面对这样的网瘾孩子，我常常觉得自己的想象力十分匮乏，他们用平常口气描述的景象让我觉得十分遥远，不可思议。我是不是真的老了，与90后的一代相差三辈五辈了？可我只有40岁呀，我怎么就理解不了这些孩子呢？仅仅是因为我不玩网络游戏、不懂得网络人生的游戏规则吗？

李波接着给我讲，他通过自己手下的弟兄，纠集了两千多人，向对方下了战书；对方也不示弱，同样纠集了两千多人，双方约定在一个晚上展开厮杀。如果不是亲耳听到，我决然不敢相信，一个14岁的孩子，竟然能有这么大的能量，折腾这么可怕的事情，他们真的以为他们之间的战争是一个伟大的行动吗？

就在双方剑拔弩张的时候，一群警察赶到，遣散了他们。李波被当场揪住。揪他的不是别人，是他的叔叔。他叔叔是当地公安局副局长，得到李波爸爸报告的消息，火速赶到现场，才避免了一场血战，否则，不知道有多少孩子要死于非命。

李波与爸爸之间矛盾很深。由于李波上网、离家、逃学，爸爸多次打过他，可他根本不怕打，从不求饶，从不改正。12岁的时候，李波已经长到一米七多，个子赶上了爸爸，爸爸再打他，他开始还手，与爸爸对打。爸爸一度绝望，不再管他。每当他在外面抢劫、偷盗，被派出所抓住，还得爸爸去领，爸爸就气不打一处来，还想打他。他把爸爸推到一边，你不给我钱上网，我不偷不抢哪来钱？

爸爸气得说不出话来，把自己的钱看得更紧。李波觉得爸爸实在可恶，曾经三次给爸爸下毒，想毒死爸爸，幸好三次爸爸都躲了过去。有一次，下了毒药的米饭毒死了一只猫，爸爸吓傻了，报了警。可是李波不足16岁，又没有造成伤亡，教育了一通，放回家里。爸爸从此生活得小心翼翼，看见李波在家都害怕，吃饭喝水要先验一验是否有毒。

集体厮杀未遂，李波认为失去了复仇的好机会，郁郁寡欢，对女孩都失去了兴趣。他自己说与20多个女子发生过性关系，有的连名字都不知道。他最喜欢的女孩投奔仇敌的怀抱，这让他很丢面子，对所有的女人都失去了兴趣。不久，李波对兄弟们放出话来：他已经活够了，只是有几件事情还没有做——他要强奸他最心爱的女人，杀死所有的仇人，然后自杀！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他需要全力准备，买了刀具，并在网上认真研究强奸的方法和杀人的手段。

李波的妈妈是一家银行的职员，业务曾经全行第一。儿子走偏后，她不光业务下来了，整个人都变得神经质了。有一次正数着钱，突然觉得心绪不对，急忙跑回家，发现家门从里面插着，门缝里漏着一股煤气味。李波当着妈妈的面说过要自杀的话，妈妈吓坏了，使劲敲门，李波答应着就是不开。妈妈叫了110，警察冲进去一看，天哪，煤气灶开着，李波叼着一支烟，手腕上在滴血，已经割腕了。妈妈当场晕过去，警察扭着李波送医院，李波的脸扭曲着，笑嘻嘻地说："没事，我体验自杀呢！我是精灵，死了还能复活，手腕有一点麻，很舒服。你们看见我抽的烟了吗？你们以为真的是烟吗？幼稚！是带白面的烟，昨晚上一个哥们儿在网吧里送我的，刺激！你们想不想尝尝……"

母子之间常常有感应。如果不是这种感应，李波有8条命也完了。

为了复仇，李波再次离家出走。李波的爸爸不管，完全放弃。妈妈找了4天，筋疲力尽，让爸爸接着找，爸爸说死了清静。求李波的叔叔派人找，叔叔说，别给我添事了，我快成你们宝贝儿子的保安了，我还要值勤呢，他精得跟猴似的，都死过多少回了，再死一回怕什么，放心吧，花完钱就会回来的。

李波妈妈不敢放弃，她知道，李波说到做到，真会自杀的。第七天晚上，她哭着拨通了杨永信的手机，说儿子李波已经失踪一个星期了，只知道他在网吧里，可是那么多的网吧，究竟在哪一家不知道，请杨永信想想办法，帮她找到儿子，带到网戒中心来治疗。

只要有一线希望，杨永信就会帮助家长。他认识费县的一位派出所所长，就请他帮忙。所长为难，晚上九点多了，还下着雨，到哪里去找呀？正无计可施的时候，李波妈妈的手机响了，手机显示是一个固定电话，一个陌生男子的声音：你是李波的家长吗？李波在我这里上网，欠了几百块钱，你把钱打到银行卡上，我告诉你一个卡号……不打钱你儿子就别想出来！李波的妈妈问网吧在哪里，要把钱直接送过去，对方不告诉。派出所所长与杨永信一同指示李波的妈妈再打手机上显示的电话，利用卫星定位系统确定了电话的位置，连夜冒着大雨，摸进了这家网吧。

李波看见突然出现的妈妈，用对待天敌一样的口气说："总有一天，你会彻底找不到我的！"

派出所当场查封了这家黑网吧，杨永信与公安人员把李波推上警车时，李波满不在乎地说："我是未成年人，我也没犯罪，你们就是拘留了我，我叔叔马上就会把我放出来，他是公安局副局长，我的一个哥们儿的爸爸是公安局长，你们这样做是白费力气，还是早点歇着吧，警察大叔！"

李波五毒俱全，态度强硬，连杨永信当时也没有想到，4个月后，李波会成为他的搜救小分队的主力干将。

泪水是最好的钥匙

初到网戒中心，李波对杨永信满脸蔑视，心想一个脸上一点杀气都没有的医生，还想改变我，我倒要看看你有什么招儿。前一个月，李波拒绝杨永信的任何治疗措施，不穿迷彩服，不写戒网瘾日记，不与盟友交流，心理课堂上不说一句话，别的盟友痛哭流涕地讲述自己的历史，他却睡着了，醒来还骂盟友幼稚。杨永信非常耐心地观察他，从不逼迫他干什么。一天，杨永信听见李波嘲笑一个盟友说：你那点本事太可笑了，我12岁的时候就敢跟我爸抡拳头，我爸可是练过功的，我一拳就把他的鼻子打出血来……杨永信又从李波的妈妈那里了解到，李波与他爸爸的仇恨由来已久，李波最初上网，就是被他爸爸打了以后，没地方可去，才去网吧的，一去就出不来了。

这件事让杨永信记在心里，成为攻克李波的第一个突破口。

一天晚上，心理课堂上出现了李波的爸爸，他被杨永信请到台前，与李波的妈妈并排站着。李波的爸爸是接到杨永信的电话专门赶来的。杨永信说李波的改变需要爸爸的配合。爸爸起初不愿来，但毕竟是父亲，俗话说得好，有狠心的子女，没有狠心的爹娘，经不住杨永信左劝右劝，李波的爸爸还是来了，而且在杨永信的引导下，认识到自己过去在教育李波方面的错误，愿意配合杨永信改变儿子。

当着所有盟友的面，李波的爸爸向李波道歉说："儿子，我很后悔打过你，以后我保证不再打你，请你再也不要去网吧了。"

李波不看爸爸，低着头，谁也不理。

李波的爸爸讲完后，杨永信点评说："李波，你知道你去了网吧后，你的爸爸、妈妈有多担心吗？"

李波顶了一句："担心是他们的事，与我无关。"

终于说话了，这就是进步。

杨永信立即抓住时机，请李波的妈妈上台讲述了她寻找李波的经历："儿子，我知道爸爸打你不对，可是你沉迷网吧，一连几天几夜不回来，你知道我和你爸爸的日子是怎么熬的吗？你知道因为你，我骂过你爸多少次吗？儿子，说出来不怕你笑话，我知道你讨厌我和爸爸，不让我们管你，可我毕竟是你的妈妈，晚上你一出门，我就跟踪你，怕被你发现，就把头披散开，像个女特务一样跟着你，你一回头，我就赶紧躲起来，躲不及，就蹲下系鞋带……去年冬天下着大雪，你跑了，我冒着大雪找遍了县城的所有网吧，好不容易找到你了，你却骂我是个臭女人，让我滚开！那时我死的心都有。我在网吧门口守了一夜，脚都冻麻了，可你就是不回家……儿子，我和你爸爸知道对不起你，你小时候我们照顾你太少，是你奶奶把你带大的，可那也是为了工作，多挣点钱为你选一个好学校，现在你提什么条件我们都答应你，只要你别再进网吧，好好学习……"

李波的妈妈一直哭着，几次哽咽着，说不下去。盟友们的父母都有同样的经历和感受，跟着抹眼泪。盟友们也控制不住，开始抽泣。

李波似乎有些感触了，但还是不正眼看妈妈。杨永信启发了李波几次，想让李波表达出一点忏悔之意，可是李波倔强地低着头，没有反应。

看来不能操之过急，还要再等待机会。

当天晚上，李波在戒瘾网吧里写了他的第一篇日记："……妈妈是骗我的吧？

她傻呀，下着大雪挨冻！我来中心一个多月了，不知道奶奶怎么样了……”

这则日记让杨永信获取了李波的感情世界的一点信息。他马上叫来李波的妈妈，通过她了解到，李波与奶奶感情最深。

一个星期后，又一次心理点评课上，杨永信当着所有人的面，讲了一个故事：“去年夏天，一个13岁的男孩，因为挨了爸爸的一顿打，没吃晚饭就跑了出去，一头扎进了一个网吧里。最疼爱他的奶奶拄着拐棍到处找他，给他带着包子。找了好多家网吧，都没有找到，天早就黑了，一场雷阵雨落下来，奶奶的全身都淋湿了，可是奶奶想孙子，雨水搅着泪水，不停地流下来，奶奶还在找，路滑，奶奶腿脚不灵便，摔倒在地上，满身泥水。幸亏爸爸找过来，把奶奶硬拉上车，奶奶上了车还在骂爸爸，都是你个王八羔子，把我的孙子打跑了，你去给我找回来……奶奶大病一场，孙子却在网吧里泡了一个星期才出来。”

杨永信一边讲，一边看着李波的反应。李波起初高昂着头，慢慢地，头低下去，又过了一会儿，开始用手抹眼睛。

这是一个多月来李波第一次流泪。

杨永信抓住机会，接着说：“这位奶奶无时无刻不在惦记着自己的孙子，大家回头看一看……”

李波随着众人一起回头，奶奶正坐在最后排抹眼泪。

李波控制不住，大叫一声“奶奶”，扑过去，跪倒在奶奶膝下，呜呜地哭起来……

这一切都是杨永信安排好的，他根据李波的细微变化，准确捕捉到了什么才能打动李波。奶奶的出现，彻底改变了李波。

从第二天开始，李波像变了一个孩子，穿上迷彩服，与盟友一起军训，自己打理卫生，每天写戒网瘾日记，交代了他沉迷网吧后的各种行为，发誓坚决戒除网瘾，而且每当有家长请求杨永信帮助到网吧里去寻找孩子，李波都主动请缨。找到孩子以后，拉上车，回来的路上，李波就现身说法，告诉对方网瘾有多可怕，网络是一种工具，但不是玩具，用好网络能让自己增长知识，获取有用的信息，沉迷网络，网络就变成了电子海洛因，一旦中毒，想戒掉就得费一番工夫。

对李波的治疗方法叫做“真情打动戒网瘾”，用杨永信自己的话说就是：抓住孩子心理的波动，乘胜追击，攻破心理防线。这些过程大多是在心理课堂里完成的。

心理课堂是杨永信打开网瘾患者心灵世界的一个重要手段，他每天要拿出6个小时的时间进行心理点评，上午3小时，晚上3小时。有时，点评课上的气氛形成了，不能中断，杨永信就连续点评，最长的一次，从上午9点一直点评到下午5点，连续8个小时，盟友和家长们可以喝水，上厕所，杨永信只是偶尔喝口水，一次厕所都没上。

点评课上，家长可以尽情地发泄，孩子也可以尽情地倾诉，多年来在家里不能说的话，在这里可以一吐为快。许多盟友的心结就是在心理课堂上打开的，许多家庭矛盾，也是在心理课堂上找到原因的。家长与孩子同时接受杨永信的点评，往往是在仇恨、敌视、排斥中开始，在泪水、拥抱和微笑中结束。每一次心理点评课结束，杨永信都感到一丝快慰。看到爸爸、妈妈与孩子相拥而泣的时候，杨永信也常常流下欣慰的泪水。

李波的转变，让我初步感受到心理治疗在戒治网瘾中的作用，但对于疗效的持久性，我仍然无法验证。杨永信的治疗模式中有长效机制这一环，对已经出院的盟友继续关注。这种负责任的精神让人尊敬，但究竟能不能起到作用，还要拭目以待。

在周年庆典的仪式上，杨永信讲了一段话，中心意思是说，戒网瘾是一场战争，光靠医生是打不赢的，他希望全社会都行动起来，一同投入戒治网瘾的这场战争中，一起净化社会环境，共同保护孩子，他甚至还说了一句非常时髦的话：共创和谐社会！

杨永信还给众人演示了一堂点评课，每一堂课的仪式感很强，开头盟友和家长一起宣誓，结尾盟友们要向他喊："杨叔辛苦了，杨叔再见！"喊完后全体向后转，面对父母，齐声高喊："爸妈辛苦了！"

"让盟友们这样做，是为了培养他们的感恩之心。感恩之心要从点滴做起。"杨永信向我解释道。

我得承认，在细节的处理上，杨永信用尽心机。为了强化盟友们戒除网瘾的意识，杨永信把各种手段都调动起来。他专门为盟友写了一首歌，取名《戒网瘾之歌》，又叫《网梦醒来》，让盟友们每天习唱几次，每一句歌词都体现了反省、拯救、新生的精神：

当我有一天走进了虚拟的世界，
我就再也找不到自己的方向。
当别人给我带来关爱的时候，
我却把他当作了一世的仇人。
在魔幻的虚拟世界里，
封闭了真实的自我，
我没有了生命的色彩。
亲爱的朋友啊，
从网梦中醒来吧，
让我们用新的生命，
乘着爱的翅膀起飞。
追求新的希望，
追求爱的梦想。

当你正沉溺在虚拟的世界里，
你是否想过，
为了你，泪流满面的父母双亲。
当你把亲人的关爱拒之门外，
你是否想过，
为了你，亲人在伤心。
在网游的茫茫雾海中，
迷失了前进的方向，
你没有了生命的航标。
亲爱的朋友啊，
从网梦中醒来吧，
让我们用新的生命，
乘着爱的翅膀起飞。
追求新的希望，
追求爱的梦想。

第三章　网络公主的杏花春雨

“……说起来，我这个当爸爸的都没脸活。现在不是流行用点卡上网吗？一个点卡100块、50块，还有更便宜的。人家给她一个50块钱的点卡，她就能跟人家去干那事，给她一个100块钱的点卡，她就能叫上一个女网友一块……我原来也不知道，只知道她去上网，没钱的时候偷过、抢过，到了这里，杨叔点评的时候，她才说了实话。我恨不能找条地缝钻进去。她妈第一次听到这种事，差点晕过去，女儿才12岁呀……”

挑战心理医生的性心理

杨永信第一年接治的网瘾孩子中，女孩占到20%左右，年龄在12岁到28岁之间，中学生居多，在读大学生和已经参加工作的也不乏其人。上网成瘾的女孩，往往也会沾染上一些不良习惯，比如逃学、偷盗、抢劫、离家出走等，这些都好治，难的是有过长期性体验、甚至养成了性依赖的女孩。

有的女孩来网戒中心的时候已经怀孕，她本人不知道，陪同来的父母也没有发现。这样的孩子，杨永信首先安排流产，再戒网瘾。有的女孩子已经有过流产的历史，羞耻感没有了，什么都不在乎，看破红尘，淡漠人生，这样的患者就得用一些非常特殊的办法。

诺诺是一个南京女孩，16岁，聪明，漂亮，网络让她明白了什么是爱情，什么是性，也让她过早地体验了一个成年女人才应该经历的事情。诺诺早熟，13岁念初一的时候爱上一个在南京借读的大连帅哥明明。双方父母都反对，明明的父母干脆带着明明回到大连，断了他们的联系。可是网络又把他们连接起来。远隔千里，不能相见，他们就安装了摄像头，在网上裸聊。裸聊仍不满足，诺诺坐上

火车跑到大连与明明见面，同居，竟至怀孕、流产。流产造成的身体的伤痛让诺诺体会到爱情的痛苦，明明对她关怀不够，更让她伤心欲死。在父母的强制下，她与明明断绝了关系，然而，父母的辱骂又把诺诺送进了网吧。

诺诺迷上了《劲舞团》，重新起了个“网络公主”的网名，玩起了“网上结婚”的游戏。《劲舞团》的音乐让她觉得精神放松，舞台上那些身材曼妙的网络女孩好像是自己的化身，她仿佛进入了网络中，甩掉外衣，穿上只盖住胸部和臀部的网络服装，与自己喜欢的网络男孩疯狂地舞蹈，跳到五颗心时，就可以拉着男孩的手进入一个虚拟的房间，度过一次甜蜜的洞房花烛夜。

这样的游戏让诺诺忘记了怀孕、流产造成的痛苦，躲避了父母的追剿，自由自在，我行我素，天下是我的，我是这里的公主，所有的男人都要为我服务，所有的帅哥都要做我的情人，为我献上漂亮的鲜花，给我送来美丽的衣服，为我煮饭，为我洗衣，还要给我捶背、洗脚，做我的奴隶，做我的老公，让我享受到一个女人最该享受的“杏花春雨”，让我滋润，让我疯狂，让我摆脱人间的一切苦恼，让我飘飘欲仙……

《劲舞团》里的男男女女都以老公老婆相称，可以一夫一妻，也可以一夫多妻或一妻多夫，当然也可以群居，多夫多妻。诺诺喜欢一妻多夫，喜欢同时牵着多个老公，让一大群男人伺候她，那种感觉才叫“公主”，才能享受到真正的“杏花春雨”。最多的时候，诺诺有60多个老公，一天结20多次婚，进20多次洞房。这比现实中遭遇父母围追堵截的早恋来得实惠，可以享受神话世界里的幸福。诺诺乐此不疲，沉醉于接连不断的新婚生活，沉醉于公主的荣华富贵和美好爱情，忘记了时间，忘记了吃饭，忘记了自己是个有血有肉的人，需要汲取食物和水才能维持生命。

连续3天3夜，数不清进了多少次洞房，与多少个老公度过了新婚之夜，终于觉得头晕眼花，又冷又饿，脑袋重重地砸在键盘上，世界消失了，成群的老公一个个远去……

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突然闻到一股浓浓的香味。诺诺的鼻子动了动，一碗香喷喷的方便面送到她的前面，接着，一件温暖的棉衣披在她的身上。那是网吧的老板干的。诺诺本来只想寻找网络的安慰，可她没想到，这个长她10岁的男人对她的关怀超过了网吧，她又投入了这个男人的怀抱。双重诱惑让诺诺更加沉迷



在网吧里，完全不顾这个男人是个有妇之夫，还有个4岁的女儿……

诺诺是被父母强行送来的，神志似乎有点不清，第一天就给杨永信出了一个难题：“杨叔叔，你可不可以做我的情人？”

以杨永信45岁的年纪，他还从未受到过这样赤裸裸的挑战。他脸红了，一下子愣住了，半天没有回答上来。

诺诺嘲笑说：“杨叔，你心理承受能力太差，不配做一个心理医生……而且，我估计你那方面的能力也不会太强，你看你，眼圈发黑，嘴唇发紫，明显阳亏肾虚，既不懂情感，也不懂性爱，怎么可能解开我一个红尘女子的心结？又怎么能拯救我于感情的水火之中？收起你那一套吧，你这个道貌岸然的伪君子！”

陪着诺诺来的妈妈又羞又气，捂着诺诺的嘴骂道：“死丫头，你再敢说，我就撕烂你的嘴！”

杨永信毕竟是个心理医生，有妻子，有孩子，经历过正常的爱情和家庭生活，



凯米（Cami）发的乒乓球代表着心理世界的平衡点

他很快冷静下来。虽然他对少女的性心理有些陌生，但他用一个心理医生特有的温和对诺诺说："诺诺，你既然管我叫杨叔，我就不能做你的情人。你才16岁，用情人这个词太早了，但我们可以做朋友。"

"朋友？俗，没劲！叔叔情人，多刺激！乱伦的刺激！报纸刊物上都这么介绍，难得的体验。来吧，杨叔，抱抱我，我好爱你，我可以做你的奴隶……"

诺诺似乎还沉浸在网络游戏之中，伸开胳膊就要拥抱杨永信。

杨永信连忙给女护士递了个眼色。女护士抱住诺诺，把她带到治疗室，注射了镇静剂，诺诺平静下来，睡着了。

此后的几天时间里，杨永信更多的是与诺诺的妈妈交谈，掌握了诺诺的经历和诺诺的特长。诺诺很有艺术天赋，喜欢表演。杨永信的治疗模式中有一个环节叫做"情景再现戒网瘾"，就是为了诺诺这样的孩子准备的。

盟友们常常在杨永信的指导下编排节目，李波也喜欢表演。诺诺来的时候，他已经改变了很多，正在编排一个批判网恋的小型舞台剧。杨永信授意李波邀请诺诺加入，李波完全理解杨永信的用意，装作很有哥们儿义气的样子，赞美诺诺的表演才能，问她愿不愿出演一个芭蕾舞演员的角色。

诺诺正烦得要命，既然有这么个营生，不妨玩玩。几次排练之后，演出开始。

诺诺扮演一个纯洁可爱的芭蕾舞演员，因为失恋，夜里去网吧上网，认识了一网友，相谈甚欢，网友说要来看她，与她玩一夜情，还说要娶她。她苦苦地等待，等了很久也不见网友出现，就在网吧里睡着了。这时李波出现了，他就是那个网友，现实中的身份就是那个网吧的老板。西装革履，油头粉面，端着一碗方便面，面都吃完了，剩了点汤，老板往里吐了两口痰，看了看正在睡觉的芭蕾舞演员，把方便面放在她面前。芭蕾舞演员闻到方便面的香味，醒了，端起方便面就要吃，这时一个女盟友扮演的网友冲进来，大叫道："别吃，脏！"芭蕾舞演员却说："不脏，我老公刚刚给我送来的，香着呢，怎么会脏呢？"又要吃。女网友拿出一段录像给芭蕾舞演员看，里面有网吧老板往方便面碗里吐痰的镜头。老板不干了，要把女网友轰出去，这时女网友亮出警察证，原来，她是公安局的卧底，专门调查黑网吧的。老板的录像，就是她悄悄拍下来的。她又叫来几个警察，查封了黑网吧，网友们都被劝走了，芭蕾舞演员仍坐着不动，她在痴痴地等待要来看她的网友。警察不得不揭穿网吧老板了："他就是那个网友，他不过是想掏空

你的钱包，用感情逗你玩呢！”芭蕾舞演员不信，老板在警察的威逼下，只好承认了：“我只想挣你们的钱，我有老婆，有女儿，我要养家糊口，跟你们玩点感情游戏，要不怎么拴住你们？”芭蕾舞演员恍然大悟，狠狠地抽了网吧老板一个耳光，哭着跑了。

诺诺和李波演得很是那么回事，诺诺的耳光打得很结实，李波捂着脸，疼了好长时间。演出比较成功，赢得了许多掌声。

戏演完了，退出角色以后，诺诺却若有所思，沉默了许久。盟友们都散去后，她依然一个人低头坐在心理课堂里。

这时杨永信走到诺诺跟前，说道：“诺诺，生活如戏，有时会非常残酷，可这是事实。你必须面对它！”

诺诺哭了，大叫道：“不可能，他说过他爱我的，他会娶我的！”捂着脸跑开了。

诺诺一直忘不了那个网吧老板，认为她与网吧老板之间是真正的爱情，她可以不顾一切，与那个老板结婚。为了引导诺诺走出误区，杨永信从诺诺妈妈那里受到了启发。

据诺诺妈妈自己承认，在诺诺5岁多的时候，诺诺的爸爸曾经“红杏出墙”，爱上过别的女人，他们的家庭一度陷入危机，幼小的诺诺受到很大的伤害。

基于此，杨永信导演了一出闹剧。他让一个女盟友学着小女孩的声音给诺诺打电话：“姐姐，你是不是爱上了我的开网吧的爸爸？姐姐，求求你，放过我爸爸吧，别拆散我们的家，别让我失去爸爸，别让我妈妈伤心，求求你了，只要你放过我的爸爸，我可以把我的芭比娃娃送给你……”

诺诺握着手机，愣了好长时间，然后把头埋进被子里，扯自己的头发，打自己的脸，最后掏出那个网吧老板的照片，撕得粉碎……

就这样，杨永信用角色体验和虚拟情景的方法，让诺诺忘掉了那个网吧老板，融入了盟友之中，4个月后，成功地戒掉网瘾。

诺诺在出院半年后又回到网戒中心，她是来告别的，她要去澳大利亚留学了。出院后，她参加了一个英语培训班，考取了澳大利亚的一个高中学校，父母为她出钱，到异国他乡去念高中。

杨永信这才告诉诺诺那个电话是他导演的。诺诺却说：“我知道，杨叔，我

终于明白了你的苦心。我觉得打电话的那个小女孩就是我自己！谢谢你，杨叔，你用我自己的声音拯救了我，让我找回了我自己。”

这次，杨永信接受了诺诺的拥抱，他也以一个朋友和医生的身份，以一个叔叔的情感，热情地拥抱了诺诺，并在诺诺感动的泪水中，祝她在异国他乡学习进步。

12岁的“老鸨”

“女孩沉迷网吧的比例虽然没有男孩高，但危害却不比男孩小。往往一个女孩背后，会牵出一串男男女女，都不干净。”杨永信在给我讲完诺诺的改变过程之后，很有感慨地说，“在性的问题上，女孩比男孩谨慎，可一旦越过那道防线，女孩却比男孩疯狂，会带坏一群男孩。我这里住着一个12岁的女孩，什么都干过了，自己说是老鸨，手里掌握着一群女网友的资源，她可以随时打电话调度她们……”

“不可能吧?”我睁大眼睛，吃惊地看着杨永信。

“你可以去采访。”

我在网戒中心二楼6病房见到了12岁的晨晨，一个胖乎乎的女孩，一米六多一点，长长的头发，双眼皮，两只眼睛忽闪忽闪地眨着，看我进来，大大方方叫我一声：“刘叔好!”同室的其他女盟友也跟着叫。

“你们好。”我笑着回答她们，向她们的父母打招呼。

正是吃午饭的时间，晨晨的妈妈从外面买回煎饼、咸菜和粥，晨晨在床上铺开一张塑料布，兴高采烈地拍着手，叫道：“开饭了，可饿死我了，这沂蒙山的大煎饼又得让我练牙口！不过很好吃，在我们那里吃不到这样的好东西。刘叔，你来一块吧!”

从晨晨的表现看，她完全是一个孩子，很难相信她在性的方面已经体验了那么多，而且做过许多超出她这个年龄的事情。我还是有点怀疑杨永信的话。

那是一个周末，晨晨的爸爸专程从江苏赶来。他在徐州铁路局工作，是铁路乘警。我见到他的时候，他没穿警服，怕太惹人注意。

“女儿来了多久了?”我问晨晨的爸爸。

“一个多月了。”他说，“没多少改变，愁死我了。”

“爸爸，你别愁，杨叔都说我改变了很多了。”晨晨吃着饭，小嘴“吧吧”地说个不停，“今天你来了正好，得让杨叔给你做治疗，用心理治疗仪给你醒醒脑。杨叔说了，孩子的问题多半都是大人造成的，要想让孩子改变，首先得大人改变。你来得这么少，怎么改变？你看我妈，已经受到杨叔的表扬了，可你要是不改，还老打我的话，我也不给你改！”

“给我改？你还总说是给我改的！”爸爸对于女儿的撒娇似乎没有办法，“你看看，现在的孩子就是这样，你一句话没说完，她有八句等着你。”

我把晨晨爸爸叫到别的地方，避开晨晨。他倒是对我信任，对我什么都讲：“……我经常跟车出差，铁路乘警嘛，活在铁路上，平时很少管她，她原来也是很听话的孩子，从幼儿园到小学，学习成绩都很好，总是班里前几名。她妈经常对人夸口，说她学习自觉，不用大人催。四年级没上，从三年级直接上的五年级，成绩一点没受影响。考初中的时候在我们那个小区她考得最好。初一的那个暑假，她去大姨家过了一个月，在那里跟她表姐学会了上网，回来后就嚷着要在家里装宽带，说是要查资料，学习要用。她妈跟我一说，那真要是学习用，装就装呗。装上以后，她查过资料，可我发现更多的时候是在玩一种叫泡泡堂的游戏。玩得很入迷，饭也不吃，觉也不睡，一玩玩半夜，第二天上学起不来，很快，功课跟不上了，成绩下来了。我一看不对，把宽带撤了，电脑锁起来，不让她玩了。有一次我出差回来，她妈值夜班，我回到家刚好是早晨5点多钟。我怕开门惊醒了她，轻手轻脚地打开家门，一看她又在玩游戏。我很生气，质问她谁给她开的电脑、接的宽带。她很不在乎地说自己接的。我控制不住，打了她两巴掌。那是我第一次打她，打得我很心疼。可是她却拒不认错，跑了出去。我以为她一会儿就回来，谁知道一等不来，二等不来。她妈妈下了班，给她买回来早点，她还是不见人影。我有点害怕了，告诉她妈妈我打了她。她妈妈没有抱怨我，说她早就该打，我不在家的时候她跟妈妈争吵过多次，就是要上网。我和她妈妈都很累，睡了一会儿，可是睡不着，两眼盯着门，竖着耳朵听门外的动静，一有脚步声就以为是女儿回来了。整整等了一个上午，女儿没回来。我想坏了。我从报纸上看到过一些孩子因为上网离家出走的报道，我女儿该不会也这样吧？下午，我去了她的学校，老师和同学都说没见。我打电话给爷爷奶奶，告诉他们如果晨晨来，一

定要留住，别让她走。她妈妈给外公外婆也打了电话，我甚至给所有她可能去的亲戚朋友家都打了电话，可是她谁家都没去，没有她的任何消息。晚上9点，女儿仍然没有消息。她妈妈说，肯定去网吧了。我们发动了所有的人去网吧找，我这才发现，街面上原来有这么多的网吧。一家家地找，一家家地问，没有，全都没有。找了整整一夜，没有发现她的任何踪迹。妻子开始埋怨我，说我出差刚回家，应该先劝劝她，不该直接动手。我也很后悔，却不承认，反而抱怨起妻子来，说她平时太惯女儿，上网也不限制，现在晚了。本来心情不好，我们俩一吵，双方老人也都跟着抱怨。等了两天，还不见人影，我又该出车了，哪能走呀，请了假继续找。妻子催我去报警，我正要去，突然接到派出所的电话，说我女儿在那里，让我们去认领……妻子和我疯了一样赶到派出所，果然，女儿在那里，披头散发，面黄肌瘦。警察说，昨天夜里全市的黑网吧进行抽查，发现了许多网吧有未成年人，别的孩子看见警察就跑，唯独我女儿不走，还骂警察，说警察都是打手，是警察把她赶进网吧的，除了网吧，她没有地方可去。我明白，女儿是记恨我。我和妻子把女儿领回家，我反复向她道歉，她却不理我，不看我。自从离家，她就没吃过饭，身上带的钱花完之后，宁可给黑网吧打扫卫生换取上网的时间，也不回家。3天没吃东西了。我和妻子守了她两天，我们都向她保证，只要她不上网，好好上学，我们一切都听她的。她睡了两天，体力恢复了，告诉我们去上学了，我也去上班了，可我刚刚踏上列车，班主任的电话打来了，问我女儿为什么没去上学。我想完了，女儿肯定逃学了……从那以后，女儿常常逃课，网吧成了她的家，找女儿成了我和妻子最重要的工作。因为女儿的问题，我们俩吵了无数次，互相抱怨，差点离婚。”

这位爸爸口若悬河，说个不停。在网戒中心住院的所有孩子的家长都这样，只要一提起孩子上网的经历，没有一个不感到苦大仇深。倾诉，成为他们共同的欲望。

“孩子只是上网吗？”我想探一探杨永信的话究竟是不是可信，可对于女孩那样的问题，我不能直接问，得绕圈子，想法让家长自己说出来。

“主要是上网。”

“上网的钱从哪里来呢？”

“说到这儿，记者同志，我也不怕丢人了，只要你不把我孩子的真名写出去，

我就都告诉你，反正杨叔这儿对媒体无障碍，我们能找到这个地方，也是看了媒体的报道才找来的，得感谢你们媒体的关注……现在的这些孩子，完全变了，变得没有人性，没有羞耻感，12岁的女孩子，什么丢人的事都干，只要能上网，什么都能豁出去……说起来，我这个当爸爸的都没脸活。现在不是流行用点卡上网吗？一个点卡100块、50块，还有更便宜的。人家给她一个50块钱的点卡，她就能跟人家去干那事，给她一个100块钱的点卡，她就能叫上一个女网友一块……我原来也不知道，只知道她去上网，没钱的时候偷过、抢过，到了这里，杨叔点评的时候，她才说了实话。我恨不能找条地缝钻进去。她妈第一次听到这种事，差点晕过去，女儿才12岁呀……"

这位爸爸的眼睛红起来，说不下去了。我沉默着，不知道怎么安慰他。他抹了一下眼睛，接着说："都是网络游戏害的。记者同志，我搞不明白，网络游戏究竟是个什么东西，能把好好一个孩子迷成这样？既然这么害人，国家为什么不能把游戏全给灭掉？我跟我们市局的网络警察聊过，他们告诉我说网络游戏比毒品还厉害，只要孩子一上瘾，比毒瘾还难戒。不瞒你说，记者同志，我正在办调动，我申请调到网络警察科，我要认真研究一下网络这个东西，我还不信了，中国光鸦片战争就打过两次，什么样的毒品没查出来过，怎么就对付不了一个网络游戏！"

我敬佩这位爸爸，可我对他女儿自称"老鸨"的事仍然将信将疑。我采访过许多在性的问题上走偏的女孩，但这样不分好坏、往自己脑袋上扣屎盆子的还没见过。

晨晨吃完沂蒙煎饼，要去刷碗，被她爸爸叫住了："晨晨放下吧，让你妈去洗，给你刘叔好好聊聊，你刘叔是北京大学的博士，又是中央电视台的记者，好好学着点。"

晨晨好奇地翻看一下我胸前的采访证，说道："刘叔叔，当记者很好玩的吧？"

"不好玩，很累，压力很大。"对于这样好奇的女孩，你要是一直顺着她话说，她可以连续问你两个小时，直到她没有兴趣，我得抢占先机，"你想让杨叔怎么点评你爸爸？"

"批判，狠狠地批判，直到他发誓再不打我。而且，一定要让我爸爸尝尝心理

治疗仪的滋味，要不他不长记性。”晨晨脸上挂着笑，但说得很认真。

晨晨的爸爸也很认真地说：“做就做，有什么了不起，只要你保证不再上网，不再干那些偷鸡摸狗的勾当，我做什么都行。”

爷俩还要吵，我阻止住他们，把晨晨和她的妈妈叫到杨永信的办公室。我采访女孩子时，一般会邀请妈妈陪同。杨永信退出去，给我提供单独采访的机会。我单刀直入。

“晨晨，有人说你自称是老鸨，我不相信。你知道这个词的意思吗？”

“当然知道，不就是妓院的总经理吗？我在网上玩过这种游戏，一个很有风姿的女人，手下管着一大群妓女，花枝招展的，很体面，很威风，挣钱很容易，还总有人护着。”晨晨心直口快，似乎没有好坏褒贬之分。

“体面？威风？你没觉得她们很丢人？”我很惊讶晨晨的价值观。

“原来没觉得，来到这里之后才知道，老鸨都是道德堕落的女人，都是妓女出身，挣的是肮脏钱，妓女在中国是很丢人的职业，是国家法律禁止的。”

“不只在中国，在任何一个国家，只要有人类存在的地方，妓女都是一个遭人唾弃的职业，好人是不会去干的。”我不想做卫道士，可是当一个女孩子连这都分不清的时候，我忍不住想教训她，同时我也疑惑，网络究竟是一个什么东西，怎么会让女孩子在这样的事情上都分不清美丑善恶？

“晨晨，告诉刘叔，”我做出语重心长的样子，继续发问，“在现实生活中，明白嘛，我说是现实生活，不是网络中的虚拟世界，你真干过老鸨干的那种事吗？”

“那种事——”晨晨想了想，揉了揉眼睛，说道，“就是给男人找女孩吗……对呀，当然干过，要不我怎么会得到老鸨的名头！刘叔叔，像你和我爸爸这样的年龄，理解不了我们90后的生活。我们需要上网，需要寻找网络世界里的那种生活，需要钱。我有很多女网友，她们都需要钱，没有钱怎么办？有男人愿意提供，只是让我们的身体付出半个小时，有的连10分钟都不用，我们又没吃亏，他们给我们买点卡，供我们上网，是我们在玩他们，他们笨得像猪一样……”

我制止了晨晨，不让她再说下去。我发现晨晨的妈妈在流泪，再说下去太残酷。晨晨看见了妈妈的眼泪，马上改口：“不过这些都是过去的事，来到网戒中心后，知道那是错的，再也不会干了。妈妈，你别哭，我会改好的。”

晨晨拿出纸巾，给妈妈擦眼泪。

晨晨妈妈擦着眼泪问我："刘记者，像晨晨这样的孩子，还有救吗?"

"当然，只要你们别放弃，与杨叔配合好，没有不能改变的孩子。"我嘴上这样劝，心里也没底。

我问过杨永信，像这样的女孩真能改好吗?

"难。不过一定能。"杨永信似乎很有信心，"就像解放初改造妓女，皮肉生意做惯了，一点苦都吃不了，还满腹鬼胎，总用眼睛斜着勾人，但最后不都改造过来了吗？人嘛，价值观决定行为，知耻而后勇，谁不怕丢人呀!"

后来我几次去网戒中心，每次都看见晨晨，有时她妈陪着，有时她爸爸陪着。晨晨的表现一次比一次好，终于在6个月之后，变回一个活泼可爱的姑娘，回到徐州，转了一个中学，重上初一，成绩扶摇直上。

背负8座山的美国人

多个盟友与我建立了联系，给我发短信、发邮件，把他们蜕变的过程告诉我。他们的家长也乐于向我倾诉，不拿我当窥探他们隐私的记者，反而把我当成他们的"出气筒"——受了孩子的气向我出，挨了杨永信的训也向我报委屈。我也很"残酷"，从不正面劝他们，而是用批评的口气"逼"他们，"为了孩子，该受的气得受，该挨的训得挨，你们肯定有做得不好的地方，按杨叔说的做，一切配合杨叔，这是唯一的出路。"家长们买我的账，与我成为很好的朋友。

李波出院后给我发过多次邮件，向我报告他的动向，他很少再上网，对游戏已经没有兴趣，与原来的狐朋狗友都已决裂，报考了当地一家艺术学校，准备圆他的演员梦。

周年庆典过去了10个月，我看到发生在许多孩子身上的奇迹，他们真的变好了。我不再怀疑杨永信，我准备兑现我的诺言，给他拍纪录片，向全国推荐他的治疗方法。可是中纪委的工作一拖再拖，我无法分身，只好把选题提供给中央电视台新闻中心的同事冀成海和雷波。他们用一个星期的时间拍了两集《网梦醒来》，播出后反响极大。这是我预料之中的，因为杨永信在治疗过程中所创造出来的"眼泪"效果，是苦情戏的电视剧导演也无法企及的，而戒治网瘾的机构又





他们感到困惑的是，美国研发的游戏让中国孩子成瘾

是许多家长正在苦苦寻找的地方。艳羡之余，我只能利用周末到网戒中心与盟友和家长对话。我知道，对于网瘾，我早晚要做一点像样的工作。

2007年11月的一天，北京冬天的第一场雪。我陪同共青团中央青少年网络协会的秘书长郝向宏和两个美国人去临沂网戒中心考察。郝向宏在《网梦醒来》一片中接受过冀成海的采访，对杨永信的治疗方法将信将疑。两个美国人是一对在北京同居的情人，男的叫鲁班（Ruban），女的叫凯米（Cami）。他们在北京工作，鲁班是健身教练，凯米是英语教师。杨永信为了让盟友们了解美国青少年上网的情况，特意邀请他们现身说法。

雪越下越大，北京南苑机场上飞机无法起落，航班从推迟改为取消。我们转道北京站改坐火车，比原定时间晚到一天。盟友们已翘首企盼。

鲁班做了精心的准备，特意在北京的超市买了一塑料袋乒乓球，用手掌托着一个，给盟友们讲解平衡的重要性。他认为，盟友们走偏，是肉体和精神失去了

平衡。他介绍说，美国的网吧不多，每个家庭都有宽带，孩子在家里就可以上网，也玩游戏，但成瘾的孩子不像中国这么多。但一旦成瘾，也很难治疗。美国有政府组建的专门的网瘾戒治机构，患网瘾的孩子可以得到政府的资助去戒网瘾，每年慈善机构也会给网戒中心捐助一些善款。鲁班给每一位盟友发了一个乒乓球，让他们记住，永远让这颗球保持平衡，他们就不会走偏。

鲁班向盟友们解释了信念对一个人的重要性。他说他的信念是要成为一个“活力四射的人” （Powerful Human），他的活力体现在对世界名山的征服过程中。他脱掉上衣，当众祖露出背上和胳膊上的文身，后背的最上方刺的是Powerful Human，下面刺着世界上8座高山的英文名字，有珠穆朗玛峰、阿尔卑斯山、乞力马扎罗山等，胳膊上则刺着他自己写的诗。鲁班是个青年诗人，正在筹备他的第一本诗集。他向盟友们介绍说，他最大的爱好就是爬山，他最喜欢的职业就是塑造健美的身材。他向盟友们展示了他的肌肉，与参加健美比赛的运动员毫无二致。鲁班说他的信念就是要征服一座座高山，每登上一座高山，都要把写着他的名字的旗子插到山顶上。他还在世界各地采集了许多儿童的名字，写在他的旗子上。这些举动，都是他塑造Powerful Human的方式。

盟友们很开眼，似乎对信念一词有了新的认识。可是鲁班与凯米的私生活，又让盟友们的思想产生了极大的混乱。鲁班30岁，儿子已经12，两次离婚，为了不再生育，主动结扎。凯米25岁，与丈夫离婚。凯米是在鲁班来中国的前几天认识他的。当时凯米正在跟丈夫办离婚。鲁班问她愿不愿跟他来中国，凯米不假思索地说，想。一个星期后，他们在北京的一套公寓里同居，没有办结婚手续。

鲁班和凯米的生活方式正是许多盟友向往的。还有，文身是杨永信一直批判的。一些文身的盟友，来到网戒中心后，被强行洗掉。可是鲁班的行为却让盟友们觉得文身没有什么不对。他们拿鲁班向杨永信抗议。

据说鲁班和凯米走后，杨永信费了许多口舌向盟友解释，为什么鲁班做的事情他们不可以做——鲁班有信仰，不沉迷网络，鲁班文身是为了向世人展示他的信念，不是标新立异，鲁班与凯米私奔是为了爱情。盟友们却用同样的语言向杨永信叫板：我们也有信念，我们上网就像鲁班爬山，我们离家出走也是为了爱情。杨永信以不容置疑的口气说道，鲁班是美国人，你们是中国人，鲁班已经成年，你们多数是未成年人，这就是差别。你们要学习鲁班培养信念的精神，却不要专

做鲁班！

杨永信当初请鲁班来，只想让他介绍美国青少年上网的情况，没想到这位Powerful Human热情过头，以致惹了些麻烦。好在麻烦很快就平息下去，尤其家长们支持杨永信的观点，鲁班就变成了一个培养信念的符号。

鲁班一直讲英语，我当翻译。可我的听力不好，有些话要让鲁班说两三遍。郝向宏一直藏而不露，后来有几句我实在听不懂了，他才出山。他正在念武汉大学的传播学博士。博士入学考试英语得了81分，得以免修英语。他的口语和听力都很好，有他帮忙，我才勉强把鲁班的话翻译给盟友。

鲁班讲完，盟友们抢着提问，我要给盟友翻译。突然，从盟友的坐席上传来了一个女声，讲着一口流利的英语。我循声望去，在盟友的最后排，站起一个女盟友，直接用英语向鲁班发问。问的什么，我听不懂，郝向宏似乎也没听懂。鲁班与女盟友直接对起话来，我听了半天，大概才听出他们说的是美国的孩子与父母之间的关系。

这个女盟友以这样的方式出场，着实让郝向宏和我都吓了一跳：原来，盟友中有这样的高人！

谁解女儿心中事

那个盟友叫付春杏，来自山东青岛，24岁，大学本科毕业，学的是英语专业，分到一家职业学校当英语教师，因为迷恋网络，产生严重的性格自闭，工作干不下去，被父母强行拖来，戒治网瘾。

杨永信说当时付春杏在女盟友中是年龄最大的一个，也是最泼皮、最难缠的一个。被送来的当天晚上，付春杏逃跑不成，用脑袋猛撞墙，前额撞出一个4厘米长的口子。

付春杏的妈妈是个中学高级教师，年近50，教出了无数个优秀学生，北大、清华、哈佛的高材生也不稀罕，独独与女儿无法沟通。她对杨永信说过一句非常经典的话：她最爱的是女儿，女儿却说，她最恨的是妈妈！

究竟什么原因让母女之间的爱恨产生如此大的反差呢？据付春杏的妈妈说，可能是因为她曾经反对女儿与一个老师谈恋爱。女儿念大二的时候，爱上了她的

一个老师。那个老师比她大15岁，与妻子离异，带着一个18岁的儿子。老师的人品如何姑且不论，单就年龄这一点，妈妈坚决不同意。后来这个老师调离了那所学校，付春杏也与这个老师结束了关系，事情就此了结，而母女的关系产生了严重的错位。

对于付春杏妈妈的说法，杨永信不全相信。就女儿的表现看，她对妈妈的态度好于对爸爸，她从来没有在杨永信面前说过恨妈妈的话。女儿的自我封闭，怕是另有原因。

付春杏原来就喜欢上网，与老师的恋情结束后，对网络更加依赖，在学校宿舍里上，在网吧里上，放假回家，把自己关进屋里，绝大部分时间都用来上网。谈恋爱都没有兴趣。有男同学追到家里来，她冷冰冰地接待一下，就甩给父母，自己回屋上网。一来二去，追求者望而却步，她成了孤家寡人，父母却急得火烧火燎。

付春杏虽然上网，但学业并没有受到太大影响，用她自己的话说，现在大学的课程，连母猪花四年的时间都能拿到毕业证。这话既说明了她的狂妄，也反映她过人的智力。她从小就是个聪明过人的孩子，记忆力好得惊人。8岁的时候就能背诵《红楼梦》里的许多诗，最喜欢林黛玉的《葬花词》。初中时又喜欢上李清照和李煜的词，念到柳永的“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这样的句子，她就能感动得泪流满面。父亲是个军人，对女儿的这种爱好颇为不齿，嘲讽说“都是些颓废消极的东西”，她却还一句：“颓废在艺术上是一种极高的境界，不是你这样的老粗能理解的。”父女之间的冷暴力由此产生，竟至十几年相互之间很少沟通，形同路人。

杨永信认为，仅仅艺术情趣上的差异，不至于产生如此大的隔膜，父女之间必有别的隐情。杨永信曾经多次启发付春杏，想让她自己说出来，但每次提起父亲，付春杏就报以沉默。有一次，杨永信又拿妈妈的话刺激付春杏：“你妈妈说她最爱的是你，你却说你最恨的是她，真是这样吗？”

“不，”付春杏摇了摇头，“我从没说过这样的话，这是妈妈的错觉。我最爱的也是妈妈，妈妈是世界上对我最好的人。”

“为什么不是爸爸？”

“爸爸？哼，他也配！”

“为什么不配？他是你的亲生父亲，给了你生命，怎么不配？”

“他曾经说过，他最看不懂的是我，可我看得最透彻的就是他，一个丑恶的、肮脏的臭男人！”

杨永信心里一惊，莫非在这对父女之间，发生过那种最不入人伦的事情？杨永信想再问下去，付春杏紧闭双唇，关闭了心门，什么也不说了。

杨永信耐心等待着，寻找着机会，让付春杏自己敞开心扉。有时正面强攻不行，只好采取迂回战术，从侧面攻其不备，同样可以达到目的。

在一次心理课堂上，杨永信点评了一个红杏出墙的爸爸，那个爸爸羞愧难当，给盟友和妈妈下跪。杨永信无意扫了一眼盟友，发现付春杏泪流满面。他问付春杏是否有话要说，付春杏泪如雨下，一句话也说不出，只是哽咽。第二天一早，班长把付春杏的日记本拿给杨永信，付春杏前一天晚上的日记揭示了一个16年前的秘密：

……那年我8岁。我记得很清楚，我过生日的时候，妈妈给我插了8根蜡烛。蜡烛明明是妈妈买的，她却说是爸爸买的。爸爸总不在家，都是妈妈照顾我。我老生病，爸爸偶尔回来看我，还常跟妈妈吵架，一吵一夜，吓得我缩在被窝里，像只可怜的小猫。妈妈说爸爸外面有人。我不明白什么意思。爸爸要做工作，外面怎么能没有人呢？有一天我发烧了，妈妈出差，爸爸把我送进医院。护士给我打吊针，我想让爸爸陪着我，爸爸却坐不住，来来回回地晃，晃得我眼晕。我迷迷糊糊地睡着了，听见女人说话的声音，我以为是妈妈，睁眼一看，一个陌生的女人，比我妈妈年轻，声音尖尖的，她在催爸爸走。爸爸说女儿病着呢，我怎么能离开？那女人却说，这么大的女儿了，有护士陪着，你在这里有什么用？我们的事最重要，这是考验你的时候。我以为爸爸不会走，可是爸爸走了，说是安排了一个叔叔晚上来陪我。我哭着睡着了，晚上醒来，病房里只有我一个人，不见妈妈，也不见爸爸。过了一会儿，来了一个陌生的男子，说是我爸爸的同事，让我叫他叔叔，他说我爸爸就要给我找一个新妈妈了，我生气了，转过脸去不理他。他不说话了，也没有动静，过了一会儿，我觉得大腿上好像有个虫子在爬，我伸手去打，原来是那个所谓的叔叔的可怕的手……

杨永信克制住心跳，还好，只要那个人不是她爸爸就好。

两天后，杨永信叫来付春杏的爸爸和妈妈，把付春杏的日记给他们看了。妈

妈哭得像个泪人，爸爸捶胸顿足，大骂道："畜生！"妈妈哭了很久，抱住爸爸说："老付，你是冤枉的，可我不能原谅你，更不能原谅那个流氓！"

付春杏的爸爸也哭了："让女儿骂我吧，一切的罪孽都是我造成的。那个流氓的确不能原谅，可是两年前他就出车祸死了，我总不能去鞭打他的尸体吧！"

"你要向女儿忏悔，你要给女儿解释清楚！"妈妈揪住爸爸不放。

杨永信了解到，付春杏的爸爸与妈妈要离婚的事纯属子虚乌有，是妈妈错怪了爸爸。付春杏的爸爸是搞军工的，高级工程师，常常承担军队的一些秘密工作。那几年，部队给他配了一个女助手，那是一个工作狂，急性子，常常逼着付春杏的爸爸加班加点工作，而且常年受部队作风的影响，说起话来都带火药味。像"我们的事最重要，这是考验你的时候"这样的话，在部队里算不了什么，可是听起来却像是第三者插足时的要挟之语，一个8岁的女孩，听到这样的话，难免会伤心、怨恨。可是16年的心结了，怎么才能解开，仅凭爸爸的忏悔，就能让女儿尽释前嫌吗？

又过了两天，杨永信的办公室里来了一家三口，一对夫妻带着一个18岁的儿子。他们不是来住院的，而是来充当证人的。那个妻子就是付春杏爸爸当年的女同事，为了证明付春杏爸爸的清白，她接受杨永信的建议，把自己的老公和儿子全部带来，他们一家三口向付春杏道歉，请求付春杏结束与她爸爸的冷战。

付春杏的妈妈搂着女儿，说道："女儿，这么多年，我们错怪了爸爸，爸爸是个好人，是个有事业心的人。"

付春杏的爸爸以从未有过的慈祥目光看着付春杏，说道："女儿，爸爸对不起你，请你原谅爸爸，爸爸发誓，决不再做对不起你的事！"

"哇！"付春杏一声痛哭，扑进爸爸怀里，16年的怨恨化作一腔热泪，滴在爸爸脸上，温暖着爸爸的心。

妈妈伸开双臂，搂住丈夫和女儿，一家三口，抱作一团。

3个月后，付春杏出院，回单位上班，正式走上讲台。

2008年3月，付春杏返回网戒中心，与盟友们分享她戒网瘾的感受。她把刚刚领到的第一个月的工资捐给了网戒中心。

付春杏的父母陪她一同来的，他们说，他们一家三口是杨永信的三件作品。

第四章　少女的耳光和拥抱（下）

“我理解不了我爸和我妈。有时我觉得我妈贱，活该挨打受气。有时我又觉得我爸苦，在外面累死累活地挣钱，回家就得听我妈的唠叨，还有审查。有一段时间，我妈天天像女间谍一样跟踪我爸，说我爸有外遇……我就是在这样一种家庭环境下长到22岁，念完中学，考上大学，我都觉得是个奇迹。我从小就想离开家，只想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安静的地方，可我找不到，直到有一天，我发现了网络，网络实在是个好东西，它让我找到了归宿，结束了心灵的漂泊……”

第一天拍摄：心理医生三次发怒

当我完成中纪委的任务回到中央电视台时，已经是2007年底。这时，国内的网瘾戒治机构发展到数百家，但疗效不一，争议很大。孩子上网的问题依然是一个社会热点和难点，网络游戏引发的死亡事故频频发生，许多有识之士呼吁政府加强对网络的管理。戒治网瘾真的如同一场战争，在全国各地烽烟四起。

我和我的同事郭帅终于扛起摄像机，把镜头对准了那些网魔缠身的孩子和为救他们而殚精竭虑的医生。

我一度认为李波是我遇到的最有代表性的孩子，特别想拍他。可他的治疗过程都变成了历史，无法再现。

“何必只盯着一个李波呢？我这里有无数个李波，比李波更典型的有的是。”杨永信的语气中似乎对我迟迟不开机有些不满。

“我一直想完整地拍一个盟友的治疗的过程，从住院的第一步开始，完整地记录下治疗的主要环节。”我对杨永信提出了拍摄要求。

“这容易，就看你愿不愿下工夫了！”



于是，在2007年12月14日的那个凌晨，武旭影成为我镜头下的第一个盟友。

当我和摄影师郭帅反复回放她追打父亲的画面时，郭帅既惊讶又担心地说："我干摄影记者8年了，从没拍到这样的画面。刘哥，我很后悔晚来了两天，错过了现场。这样暴烈的孩子，得用什么办法才能治好？"

郭帅28岁，人与名字一样，长得帅气，来到网戒中心的第一天，就被盟友们亲切地称为"帅哥"。他喜欢这个称呼，但又有点担心："怎么觉得我也像个盟友？"

杨永信给武旭影设计了一套治疗方案，第一天挂吊针、服用中药，恢复身体，第二天上午对他们一家三口进行第一次点评，尤其要针对武旭影追打父亲的行为进行点评。我和郭帅也据此制订了相应的拍摄计划。然而，没等杨永信实施他的治疗方案，一个意外发生了：武旭影的爸爸不辞而别！

与初到网戒中心的家长一样，武旭影的爸爸觉得把孩子交给医院，几个月后就能领回一个通情达理、活泼乖巧的女儿，至于医生怎么治，他一概不管。杨永信一再强调，至少要保证一个家长陪同。但武旭影的爸爸认为，陪同是妈妈的事，只要把妈妈留下，就达到了杨永信的要求。他忽视了另外一条要求，那就是，与孩子产生过重要矛盾的一方，一定要留下来，接受心理课堂上的点评。

武旭影的爸爸是个私营企业主，生意上的事很多。武旭影的妈妈替他解释说，家里的确有事，他的企业出了人命，一死一伤，近期就要开庭。她留下，全职陪同，不管什么事，她都可以替爸爸配合。

"吃女儿耳光的事你也能配合吗？女儿与爸爸之间的心理变化你能说清吗？"杨永信生气了，最气的是武旭影的爸爸走的时候没跟他打招呼，"武旭影的妈妈，你现在所要做的只有一件事，马上打电话让武旭影的爸爸回来！"

"他已经走到半道了！"

"不管到哪儿了，必须回来，你告诉他，如果他还想要女儿，马上回来。"杨永信很强硬，没有什么商讨的余地。

武旭影的妈妈已经听过一堂杨永信的点评课，也从许多家长口中知道了杨永信在治疗中的权威，她很相信杨永信，当场给武旭影的爸爸打电话，说了几句，就把电话交给杨永信。杨永信不听武旭影的爸爸解释，愤怒地斥责道："太过分了你！我需要你的参与，为你女儿配制一剂猛药，你怎么可以不辞而别？"对方还

想解释什么，杨永信把皮球踢给了对方："你是女儿的一味药，想不想把女儿治好，你自己选择！"

以我对医生的了解，他们在面对病人和家属时，很少生气，心理医生更是如此。我与杨永信交往一年半，很少见他生气。家长们告诉我说，遇到不配合的家长，杨叔会暴跳如雷。看来今天让我赶上了。让我始料不及的是，在我们正式开机拍摄的第一天，杨永信频频发怒。"愤怒是一种武器，用好了，比机枪大炮都管用！"

我拭目以待。

因为武旭影的爸爸这味药的缺席，治疗方案和拍摄计划都无法进行，只好临时调整。

杨永信带我们去实拍网吧的画面。为了拍摄安全，我们请当地派出所的两个警察提前给一家网吧打过招呼，并且保证不会在画面上露出这家网吧的名字。

自从创办网戒中心，杨永信常常出入于各种网吧，有时是暗访，有时是受家长的委托去找孩子，多数情况下一个人行动，偶尔也会请求警察的保护。那天，为了配合拍摄，杨永信请一个盟友的家长出面协调才把警察请出来。那个家长当过交警队的队长，人们都叫他赵队长，他与管片儿的警察比较熟悉。他的女儿上网成瘾，正在网戒中心治疗，他常常到网戒中心陪女儿，听杨永信的点评课。

警察带我们进入网吧的时候，网吧老板不在，只有一个值班的小伙计。郭帅拍摄的时候，我和杨永信观察了一下上网的人群，多数是十几岁的孩子，绝对不是成年人。我自己也多次暗访过网吧，每次看到那么多未成年人玩打打杀杀的游戏，都有一种难言的伤痛感。

刚拍了几个镜头，一个警察就催我们走："行了行了，你这一拍，人家网吧还怎么干！"

如果网吧做的是光明正大的事，怎么会怕拍？

镜头还不够用，我与警察周旋，示意郭帅继续拍。警察又催。我看了看小伙计，似乎没有太关注拍摄的事，就对警察说："你们要是忙就先走吧，我们再拍几个镜头！"

警察一走，网吧里马上出现了一群凶神恶煞的男子，领头的一个走近郭帅，喝问道："谁叫你们拍的？我是这儿的老板，你们来拍怎么不告诉我一声！"

我冲过去，挡住摄像机，说道："警察不是告诉你了吗？是警察让我们来拍的，我们只拍孩子上网的镜头，不会带出你的门面。"

"那也不行，我们这是经营单位，哪能随便拍。"老板要较真。

我不想节外生枝，但老板的嚣张让我生气："我们是配合警察执法检查，他们刚走。我们打电话让他们回来，他们会向你解释。"

我本可以马上亮出记者证，可如果对方不认，给我撕掉或者没收，更麻烦。中央电视台的记者被扣证、遭殴打的事情时有发生，只有与执法部门联合行动，才能保证安全。

杨永信给警察打电话，网吧老板看了看杨永信，挖苦道："我认识你！你不就是整天在电视上吆喝要戒网瘾的那个医生吗？"

杨永信冷静地看着对方，等待警察的出现。

"戒个狗屁的网瘾！"领头的人盯着杨永信不放，"你这是砸我们的饭碗，要



走过"坎坷人生路"后杨叔现场点评

是那些鸡巴孩子都不上网了，我们还不得关门呀！”

正说着，那两个警察回来了。一个安抚我们，另一个却对我很不客气地说：“不是让你们拍几个镜头就走的吗？怎么拍起来没完了？”

郭帅以为警察来了就可以再拍了，把摄像机扛在肩上，刚要拍，一个警察从后面大叫一声：“还拍！摄像机不想要了！”

网吧老板更猖狂了，叫道：“把摄像机扣下，把带子取出来！”

我看了看警察，本以为他们会制止老板，谁知道两个警察冷眼旁观，一个还在说：“叫你们少拍点，还没完了呢！”

坏了！我心说不妙，怕是要落入虎口。几个小伙子上前要抢郭帅手中的摄像机，我正不知道该怎么办，突然听见一声怒吼：“住手！”

声音来自杨永信，他满脸愤怒，眼睛冒火，冲到郭帅面前，护住摄像机，像一个冲锋陷阵的战士：“谁敢动！他们是中央派来的，是李长春同志让他们来调查网吧的，你们要是敢碰一碰摄像机，就要负法律责任！”

我没想到，平时温文尔雅的杨永信，在这种时候能有这样的胆略。这是一天中他第二次发怒了，我见识了愤怒的威力。

网吧老板和他手下的人都被震住了，警察也怕事情闹大，劝道：“算了算了，带子和摄像机拿走，你们别拍了！”

“不拍就算完了？”杨永信来劲了，与网吧老板较起真来，“我打电话叫赵队长过来，他会向你们解释为什么要拍你们的网吧，还会检查你们的经营证件是否齐全，央视的记者也会拍摄在你们这儿上网的究竟有多少未成年人，你们要讲清楚，他们是怎么进来的，国家明令未成年人不得进入网吧，你们为什么还让他们进来，你们知道不知道这是违法行为？”

双方僵持住了。

半个小时之后，赵队长驾车风风火火地赶到，一番安抚之后，网吧老板向杨永信和我们道歉。两个警察被赵队长批评了一通，灰头土脸地离开。我们又拍了一些镜头，事情才平息下去。

本来一个小时就该完成的工作，却花了整整一个下午。回到医院时，天已黑了，家长和盟友们在吃晚饭，我也饿得肚子有点咕咕叫。

一进网戒中心的住院楼，就听见楼上传来吵嚷声。上去一看，原来是武旭影

的爸爸回来了，他在走廊里大声质问："你们杨主任叫我回来，我回来了又找不到他的人影，你们这是什么医院？"

杨永信并不理会他，带我们回到办公室。我和郭帅惊魂未定，杨永信洗了洗脸，武旭影的爸爸冲进来。

"杨主任，你逼我回来又不见我，啥意思？"

杨永信已经从刚才的风波中走出来，认真看了看风尘仆仆的武旭影的爸爸，心平气和地说："让你受累了，你要住下来，明天上午我专门为你们一家三口点评。"

"你说啥？要我住？我可不能住！家里那一摊子事谁给我办？女儿交给你们就行了，再说了，她妈也在这儿，我得回去给她们挣生活费、医疗费，没钱能行吗……"

"只住一个晚上，明天上午点评完了你就可以走！"

"那可不行，我马上就得走。你不说我是一味药吗？你要我身上的什么东西，你就割下来，放我走！"

"你要走就把女儿一块带走！"平静中的杨永信爆发了，声音很大，像晴天中的一声惊雷，朝外面喊道，"来，告诉家长委员会和护士长，给武旭影办出院手续！"

这是杨永信一天中第三次发怒了，这就是他的武器吗？

武旭影的爸爸没想到杨永信会来这手，有点不知所措，张狂劲没有了。武旭影的妈妈走进来，批评道："你跟杨叔说些什么呢，让杨叔生这么大气！"

杨永信整理着桌上的文件，不理他们。

"杨叔，你消消气，给我们几分钟。"武旭影的妈妈把爸爸拉了出去，对他小声说："你可别犯倔，女儿来了一天，已经好多了。"

家长们围上来，纷纷批评武旭影的爸爸："杨叔是大家的，你要是把他气出病来，家长委员会第一个不会放过你！"

"听杨叔的没错，错过这个地方，哪都治不好你女儿。"

几分钟后，武旭影的爸爸、妈妈又出现在杨永信的办公室里，爸爸说："杨主任，我听你的，你叫我住下我就住下。"

杨永信揶揄地看他一眼，说道："女儿走偏，万贯家产也是一筐粪！"

“对，杨叔你说得对。”夫妻齐声说。

杨永信叫来家长委员主任和护士长，发出命令：“通知所有家长和盟友到心理课堂集合，现在！立刻！”

为了将就武旭影的爸爸，杨永信决定把点评提前到当天晚上。

第一次点评：我要做父母的心理医生

点评从晚上8点开始。

杨永信把武旭影一家三口请到台前，我以为他会当场批评武旭影的爸爸，他却出人意料地说：“站在大家面前的是武旭影的一家，她的爸爸经营着一个企业，事务繁忙。本来他已经在回家的路上，可当他知道对女儿的治疗需要他做一个配合的时候，他义无反顾回到医院。大家说，这样的父亲值不值得我们敬重呢？”

盟友们异口同声地喊道：“值得。”

我和郭帅就在心理课堂上拍摄，我很佩服杨永信这样的点评方式，看起来是赞扬武旭影的爸爸，其实是在给他施加压力。

杨永信继续往上架他：“我们为这样负责任的父亲鼓掌好不好？”

掌声起处，武旭影的爸爸羞愧地低下头，把棒球帽拉得很低，帽檐挡住了眼睛，不敢正视那些生龙活虎的盟友，也不敢让他们看见他的眼睛。先在心理上战胜他，这大概是杨永信想要的效果。

“昨天夜里，盟友们沉睡在梦乡的时候，我们网戒中心迎来了一个新的盟友。她入院的过程非同一般，刘叔完整地拍摄下来了，大家想不想先睹为快？”

“想！”

杨永信已经派人把武旭影追打父亲的镜头刻成光盘，当众播放。盟友和家长们看到武旭影的耳光一个个抽打在她父亲的脸上时，惊叹、感慨之声不断。可是武旭影却一直面带微笑，像是在看别人演出的一部武打片，与自己毫无关系。

在杨永信的引导下，武旭影开始描述他们一家三口的生活。

“我们家是一个战场，枪炮声从没停过。从我记事起，我每天看到的就是战火硝烟，白天摔打锅碗瓢盆，晚上枕头被子满天飞。我不知道他们俩哪来的仇恨，他们总是打打停停，合合分分，吵吵骂骂，然后再在一起，不断地恶性循环。我



们东北人说，男人的嘴是手枪，子弹只有一粒粒地打，女人的嘴是自动步枪，一打一梭子。比吵架，我爸不是我妈的对手，吵不过，他就动粗，武力解决。9岁那年，他把我妈妈打昏过去了，我跑出去叫了救护车把我妈送到医院，才把我妈救过来。最近一次是去年，我妈的颧骨被打破了，下腮这个地方都是青的紫的，严重的内出血。我搞不明白他们为什么打，他们把对方当成最大的敌人，又为什么不离婚。我从小就想当个心理医生，我想给他们治病，我认为他们两人都是神经病。我也劝过他们去看医生，可他们不去。我看了很多心理学的书，我认为他们两人都是变态狂。在一起的时候就打，不在一起的时候就想，这就是人们常说的怨偶吧？我妈恨我爸的时候恨得咬牙切齿，可我爸不在家的时候，她又担心这，担心那。有一次我妈就要下决心离开我爸了，我也坚决支持她，可最后要办手续的时候，我妈又说，要不就再给你爸一次机会？我瞧不起我妈如此软弱，优柔寡断。我仔细分析过我爸和我妈，他们根本就不是一路人。我爸心里只有他的企业，只知道挣钱，整天算计的就是成本和收入，连养我这么个女儿也得算一算成本，可别养亏了本儿。我妈本该是个艺术家，属于知青一代，没赶上机会，天天抱怨，说社会对不起她，我爸对不起她，于是她就成了‘专业’的业余歌手。要说我妈是一个弱者，应该同情，可是她自私到让我无法理解。她生活中只有五样东西，狗、京剧、麻将、花盆和漂亮衣服，就是没有我。我说了你们不一定相信，我从11岁那年开始，就没吃过我妈做的早饭。有一次我放学回家，外面下了大雨，人家的孩子都是父母去接，父母亲自送雨伞，我却是自己找了塑料布顶在头上回的家。回家一看，我妈正在浇花，我故意抖塑料布上的水，故意跺脚，想引起我妈的注意，可是她连看都不看我一眼。我说外面下雨了，我身上都淋湿了。她懒洋洋地回了回头，说，你动作小点，别弄湿了我的裙子。所以有时候我觉得，我妈该打。那天晚上我发烧，我妈却去对门打麻将，我嗓子干得冒烟，连口水都喝不到，我妈却打到半夜才回来。那时我爸还没回来，他经常住在办公室，我妈急了，给我爸打电话，听说我爸喝醉了，我妈急得像个三孙子，拿着解酒的药去找我爸，拍我爸的马屁去了……”

武旭影的爸爸和妈妈笑了，盟友和家长们也笑了。杨永信跟着笑，只有武旭影还在委屈的情绪中，又气又急，泪水不断。

“我理解不了我爸和我妈。有时我觉得我妈贱，活该挨打受气。有时我又觉得

我爸苦，在外面累死累活地挣钱，回家就得听我妈的唠叨，还有审查。有一段时间，我妈天天像女间谍一样跟踪我爸，说我爸有外遇……我就是在这样一种家庭环境下长到22岁，念完中学，考上大学，我都觉得是个奇迹。我从小就想离开家，只想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安静的地方，可我找不到，直到有一天，我发现了网络，网络实在是个好东西，它让我找到了归宿，结束了心灵的漂泊……"

"从感情上来讲，你更倾向于你爸爸还是更倾向于你妈妈？"杨永信拦住武旭影。

武旭影毫不犹豫地说："都不倾向。一个是简单粗暴到了极点，另外一个嘛，我只能抱以同情，在她遭受武力的时候，我只能尽我所能保护她，尽量让她少受伤害。其他的事情，我无法介入，因为那是他们夫妻间的事情。"

"你一个女孩子，怎么保护你妈妈？"

"我有手，有拳头，有力量。我为什么不能以恶制恶，以毒攻毒？"

"你是说，你打人是跟你父母学的？"

"准确地说，是跟我爸学的。他怎么打我妈，我就怎么打他！"

杨永信转而问武旭影的爸爸："是这样吗？"

"女儿说是就是，反正我没教过她。要说干仗嘛，俺们东北那疙瘩，谁家两口子不干仗？干归干，干完了照好！"

"哈哈！"盟友和家长都被逗笑了。

"你们整天这么打打闹闹的，就不怕影响孩子吗？"杨永信对父母的责备从不绕弯子。

武旭影的爸爸摸了摸脸上的伤疤，说道："当初想不到这么多，光顾嘴上痛快，手上痛快，这几年才发现，孩子跟着大人学坏了。我们两口子有时说说她，她有一百个理由等着我们，有时还跟我们动手。说实在的，我们两口子打架可以往死里打，可就这么个独生女，对她还真下不去手。不管她怎么打我们，我们都没还过手。不说别的，就说她跟她男朋友的事，她没经过我们同意，跑到承德去就跟人家同居了，我们两口子去找，跑了一千多里，在个山沟沟里找到，整整一天，连口水都没喝上，她还不让我们进家门，拿笤帚把我们轰出来。我肺都气炸了。本想与那个男孩好好谈谈，他们要是真相爱我们也不反对，但得等她把大学念完。没想到女儿对我们态度这么恶劣。我总觉得我把女儿养这么大，我对女儿

的爱还比不上一个网友吗？不管怎么样，我得把女儿的爱夺回来。劝了多少次，女儿就是不回来。我们两口子，主要是我，想了个办法，叫上警察，强行把她抢出来。这个办法女儿不能接受，一路上抓我，咬我，我都忍着，一点也不记恨。我只是想让女儿明白，爸爸永远是爱你的！"

我一时没听明白，武旭影的爸爸从哪里拐的弯，怎么就绕到对女儿的爱上了。这么粗手大脚的东北男人，说到动情处，还哭得唏里哗啦的，弄得我也跟着鼻子酸酸的。

武旭影仍不买账，拉开一定距离，冷眼看着她爸爸，对杨永信说道："杨叔，事情不是他说的那样，我男朋友的家不在山沟里……"

"武旭影，你刚才只说了你父母的缺点，难道他们就一点优点都没有吗？"杨永信不让武旭影说她男朋友的事，又把话题绕回父母身上。

"那也不是。我妈妈是一个很有艺术修养的人，口才很好，善于演讲，在单位人缘不错。我爸爸嘛，很有敬业精神，把他的企业治理得井井有条。我爸爸还是个大孝子，他兄弟姐妹6个，可是我奶奶养老的事全由他承担，他一句怨言也没有。每年春节前他都要回老家给我爷上坟，有时雪埋过大腿，那也去。我爸爸也曾经对我非常关心，我记得我上初二的时候，爸爸出差回家，给我买了一双红色的皮鞋。我的脚比较胖，鞋子有点小，可我还是穿着去上学，还穿着参加运动会。脚被磨破了，回家被妈妈发现了，我不让妈妈告诉爸爸，我不想让爸爸觉得他给我买的东西不合适。这几年我在外地上大学，每次回家，我都发现爸爸的白头发增多了。有一次他躺在沙发上，我给他揪白头发，把他揪疼了，他还嫌我多事。我知道我爸爸这么多年不容易，而我，总是让我爸爸伤心……"

说着说着，武旭影哽咽了。武旭影的爸爸和妈妈多年不见女儿这样动情了，不知道怎么办才好。

杨永信示意他们拉女儿的手，拥抱女儿。可他们面面相觑，傻站着不动。

武旭影抹着眼泪，突然扑向爸爸怀里，使劲搂着爸爸的脖子，喃喃地说道："爸爸，对不起，我让你伤心了！"

一些盟友和家长也流泪了，掌声响起来。

武旭影的妈妈泪流满面，伸开双臂，拥抱了女儿和丈夫。

掌声更热烈了。

我以为这场点评课到这里就结束了，可掌声一停，盟友们争相发言。

一个叫吴伟东的盟友哭着说："我是从广东来的，跑了2500公里的路才找到网戒中心。我的爸爸妈妈全在这里。为什么他们放下那么多的事业来陪我？这就是他们对我的爱！而我走偏的时候，对他们只是拳打脚踢，别的什么都没有。有一次我妈去网吧找我，跟我说，孩子你回家吃饭吧，吃完饭我给你钱去玩游戏，我都没有回家，还说要杀死我妈！前天晚上，妈妈哭着对我说，儿子，我现在还经常做梦，梦见你从网吧里跑回来把我杀了。我现在想起来很后悔，为什么当时就不能理智一点，还对妈妈说过那么恶毒的话？为什么父母生了我们，还要受这份苦？妈妈，我对不起你！我一定要改变！"

吴伟东站起来讲话的时候，他的妈妈在家长群中也站起来，这是心理课堂的规矩。儿子的忏悔让妈妈高兴，她哭着说："妈妈相信你！"

一个叫滕义和的盟友站起来的时候表情很刚强，可是说不到几句，眼泪就下来了："我沉迷网络的时候，我爸爸常常到网吧找我，我当时只顾着玩，看见他就气，就骂，骂的话很狠，说了很多脏话。我爸也打过我，我也与爸爸对打过，还拿出刀子威胁过他……爸！"

滕义和说不下去了，突然高喊了一声"爸"，奔向家长席，跑到他爸爸跟前，长跪不起。他爸爸哭得跟泪人一样，抱住滕义和的肩膀，使劲往上拉，可滕义和怎么也不起来。

盟友都在哭泣，家长们都站了起来，陪着滕义和父子抹眼泪。

我天生感情脆弱，受不了这样的场面，早已涕泗滂沱，纸巾扔了一大堆。郭帅也不时地把眼睛从取景框处移开，擦眼泪。

杨永信也哭了，这是我第一次见一个心理医生哭。他边哭边说："盟友们，想一想你们的父母，为了拯救你们，吃了多少苦，你们现在能无动于衷吗？"

我没领会杨永信这几句话的意思，等盟友们纷纷站起来，到后排寻找自己的父母，并向他们下跪时，我才明白。我想，这也许就是杨永信的治疗模式中所说的"氛围影响"的作用吧！

杨永信这时给管投影仪的盟友递了个眼色，课堂上马上响起了《网梦醒来》的歌声。熟悉的旋律中，80多个盟友分别拥抱着自己的父母，哭成一片，他们要用这种久违了的动作来安慰父母滴血的心灵，并用最沉痛的泪水，表达自己的悔

恨。

盟友的表现感染了武旭影，她拥抱着爸爸妈妈，泪水打湿了衣襟。

我从未见过这样的场面，催郭帅赶紧抢拍，恨不能把每一家庭都拍摄下来。郭帅一边抹着眼泪一边踩到椅子上，利用高点拍摄全景。

全场哭了近10分钟，我以为这回该结束了，可更让我惊讶的一幕出现了：一对双胞胎突然从母亲的怀里挣脱出来，奔到杨永信面前，双膝跪地，脑袋对着地板，磕得“咚咚”直响，边磕边说：“杨叔，谢谢你，你救了我们全家！”

这对双胞胎叫谢乾和谢坤，他们很快成为我的下一组拍摄对象。

在他们身后，马上拥上来几十个盟友，一齐给杨永信跪下，同声高喊：“谢谢你，杨叔，我们一定认真改变，永不走偏！”

杨永信把盟友们拉起来，他们又拥抱住杨永信，后面的够不到，就抱住了盟友的腰，也算是抱到了杨永信。杨永信被围在中间，眼镜都被挤掉了。

我没有经历过个人崇拜的年代，我不知道人们崇拜一个人会用什么样的方式表达。看到杨永信受到如此爱戴，我想，一个人不管能力大小，只要他真诚地为别人着想，上苍一定不会亏待他。

我怕局面失控，冒昧让家长委员会重新组织好秩序。趁杨永信擦眼镜的时候，我向大家讲了下午在网吧发生的事情，我特别强调网吧老板对杨永信说的那句话：“我认识你！”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这是对杨叔的威胁，是对网戒事业的恐吓！”

家长中马上有人高喊：“保卫杨叔，决不让杨叔流血！”

全体家长和盟友一起高呼：“保卫杨叔，决不让杨叔流血！”

杨永信流着眼泪向家长和盟友鞠躬，然后说：“谢谢大家，谢谢家长，谢谢盟友们。不瞒你们说，我常常收到一些恐吓的短信，有个没治好从这里逃出去的盟友曾扬言要我的脑袋，还有人说要杀了我们全家。我不怕，我自从筹建这个网戒中心起就做好了准备，我要把戒治网瘾的事情做到底！盟友们，我何能何德享受这样的待遇？都是你们的父母，是他们为了救你们，为了让你们摆脱网瘾，才这样鼓励我的。有他们的鼓励，我不管受到怎样的威胁都不会在意，可你们要怎样才能不辜负父母的期望呢？”

盟友们齐声高喊：“好好改变，永不走偏！”

那天晚上的点评进行了4个多小时，最后武旭影在杨永信的点拨下，带领大家宣誓："今天就是我新生命的开始!"

点评课之后，武旭影的爸爸握着杨永信的手说："杨叔，谢谢你，我回来得值，这是花10万块钱也买不到的一服好药，治了我们一家三口的病。女儿交给你治疗，我完全放心。我回家处理一下公司的事，很快就回来。"

当天晚上，武旭影很开心地服药，与盟友交流，让妈妈睡到了自己的大床上，她睡在窄窄的沙发床上，母女俩手拉手进入梦乡。

拍完她们母女俩的最后一个镜头，已经是夜里12点半。我们找了个饭馆吃晚饭的时候，我问杨永信："你为什么截住武旭影，不让她谈她男朋友的事?"

杨永信喝一口热热的豆浆，烫得嘴一歪一歪的，说道："今天晚上的目的是解决她与父母之间的感情问题，扯上男朋友，主题就分散了，问不着病。心理问题有些是独立的，有些是搅在一起的，治疗的时候要分层次，分段落，各个击破。武旭影与网友的爱情既简单又复杂，需要专门进行点评。"

第二次点评：爱情是一种诱惑?

许萌萌要出院，杨永信照例送她"最后的嘱托"，并且让每一位盟友与她拥抱。武旭影抱着许萌萌的时候显得恋恋不舍。

入院三天，许萌萌给予武旭影很多照顾和劝慰，武旭影安心很多。其实许萌萌只有15岁，为了弄到上网的钱，她曾经把一个山西女孩卖到河南的歌舞厅。为了与网友约会，父亲把她锁在家里，她翻过3米多高的院墙，掉进河里，全身冻成冰坨也没挡住她。这些经历使她显得比实际年龄成熟得多，她比武旭影小7岁，反而像个姐姐。

许萌萌拥抱着武旭影，小声对她说："高兴点，影子，我把你写的纸条交给杨叔了，在那方面，他可不是个暴君，他会为你做主的。"

那是武旭影在第一次点评课后的夜里写的。妈妈打着呼噜，盟友们好像也都睡着了，武旭影辗转反侧，坐起来，借着门外射进来的一线灯光，写出了她心底的声音。她以为没人看见她，其实许萌萌早就发现了。按照对待新盟友的规定，许萌萌是家长委员会指定一对一帮助武旭影的，她有义务监督武旭影的一举一动。

许萌萌没有惊动武旭影，直到她写完，才小声说："影子，这里没有秘密，杨叔说过，任何小动作都是貌似聪明的愚蠢。"武旭影打了许萌萌一下，说道："鬼丫头，吓我一跳！你要替我保密！"武旭影把纸条给许萌萌看了，许萌萌说："这有什么好保密的，我们连初吻、初夜的事都告诉杨叔。杨叔可不是我们那些死脑筋的父母，放心吧，我替你处理！"

武旭影入院第4天，杨永信给她做第二次点评，点评就是从那张纸条开始的。

果然像许萌萌说的那样，杨永信没有以获取了一个秘密那样来强调那张纸条，更没有批评武旭影的做法，反而鼓励盟友们说："有心事最好说出来，不愿说出来就写出来。敞开心扉是走向阳光的开始。"

杨永信把纸条还给武旭影，让她自己念给大家听。

"我想你，哥哥，好想你。不知道你是否在为我担心，我被掳上车以后，我看见你追着车跑，我看见你摔倒在地上，我想冲下车去救你，可是我被他们控制住了，我哭，我叫，他们不放我下去……我在一个离你很远的地方，我希望你能找到这里来救我。我真的想知道你是不是跑到这里来四处找我了呢……"

武旭影念得声情并茂，女盟友都替她叹息。杨永信顺水推舟，把武旭影母女请上前台，让武旭影自己讲述她与"哥哥"的经历。

"我在到了大学之后，突然感觉到，希望有人能帮自己一把，至少在生活最难最难的时候可以帮自己一把，让自己至少可以有一个坚强的后盾，至少可以弥补我爸爸妈妈对于我在感情方面的缺失。我是在念大一的时候认识他的，他比我高两级。当时没觉得他有什么特别的，高高的个子，很健壮，很诚实的样子，有点幽默感。真正的交往是在网上，父母的吵闹让我心烦，我慢慢地迷上网络，我对游戏没有兴趣，喜欢聊天。我跟他长时间地挂在网上，先是海阔天空地瞎扯，不知不觉就扯到家事，说到我的烦恼。他很耐心地听我的倾诉，还帮我出主意怎么劝我父母。时间长了，我们多多少少建立了某种信任关系，由信任关系我才慢慢地感觉到被人关怀是一件很不错的事情。我非常非常喜欢这种感觉，我突然觉得原来有人倾诉心里是这样的舒服。我叫他哥哥，但我明白，这就是爱情，一种纯洁的爱情。去年暑假的时候，我回家，每天只想着在网上见到他，什么心里话都想对他说。他毕业回到承德，我在鸡西，相隔千里，可是我觉得他好像就在我们家隔壁，天天在楼下等我，我把自己关在屋里，就好像与他四目相对。他要上班，

白天上网不方便，我就给他发邮件，一天能发上百封。他一下班就到网上找我。他占据我的整个身心，我无法离开他。妈妈偶尔会到我屋里，她不会上网，但知道有网恋这一说。我不想瞒妈妈，把我们的事告诉了她，并且在征得了妈妈的同意后，我与承德哥哥约定在北京见面。那是去年10月，北京的秋天非常漂亮，我一个人坐火车来到北京站，心里既兴奋又不安。在北京站见面的时候，我们并没有说对方穿什么衣服或是约定什么样的信号，但是看到对方的时候，就知道就是要找的人。我见到他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我这个人平时还是比较冷静的，但是看到他的时候，我的眼泪静静地就从眼眶边上掉了下来。他看到我的时候就轻轻地抱住了我。他说终于见到了，我说是。他说有什么感觉吗，我说总感觉到好像突然变得更真实了。他说是，这样的话有个伴，生活下去能更有信心。我说是的。我们就在一起，我跟他回了承德。”

浪漫中带着传奇，纯洁中包含叛逆，这都是感人的爱情故事必备的要素。这在盟友们的爱情经历中，算是非常“干净”的了。

方磊的网恋充满了嫉妒和复仇，他不满女朋友水性杨花，就随便找个女孩到宾馆开房间；女朋友也不示弱，专门找一个方磊的把兄弟，就在方磊的隔壁，彼此都能听见那种声音。完事后双方劳燕分飞，方磊又拉着女朋友去洗鸳鸯浴。

张少芬做得更绝。网恋三年，影响了学习，21岁才考上大学，念大一时却提出要结婚，父母坚决反对。她偷出户口本，与男友悄悄地领了结婚证，性生活方面很不节制，连连怀孕流产。丈夫不成熟，没有固定的经济收入，承担不起家庭负担，突然有一天消失得无影无踪，扔下张少芬不管了。

与他们相比，武旭影的爱情似乎算不了什么。如果不是父母的反对，他们再能控制一下，本该是一桩美满的爱情，也许能结成幸福的婚姻。

武旭影停顿了一下，接着说：“杨叔，我得特别声明一下，上次我爸说在山沟沟里找到我，情况不真实，还说我是被拐卖的，更是造谣。以他的说法，好像我是一个傻瓜，是被一个农民拐卖了。实际情况完全不是这样。我哥哥的家在承德一家钢铁厂里，的确是在大山中，但他父母都是很厚道的工人，对我很好，拿我当女儿待。我爸爸这样侮辱人家，就是想拆散我和哥哥，这是我最不能原谅爸爸的地方。我与哥哥住在承德以后，我爸多次打电话让我回家。他多年不关注家庭，不考虑我的情感，现在年龄大了，需要家庭生活了，需要我的感情抚慰了，

就这样来约束我。我认为这是他的自私。他总给我说他是要面子的人，女儿不能就这样嫁出去，真要嫁也得明媒正娶。我却认为这是他想拿女儿当生意做，他在算他自己经营家庭的成本和利润，我和我妈不过是他生意场上的两笔买卖。有一次我在电话里对他这么说，我说哪一天你知道，怎么样珍惜妈妈的时候，你再来找我，否则的话一切免谈。我回到了住处的时候，哥哥问我怎么哭了，我说没事。哥哥说你是不是去给你爸妈打电话去了，我说那毕竟是我的家人。哥哥说是，总要面对的，没事，我会和你一起面对的。可我没想到，我的爱情给家庭带来这样严重的后果，爸爸妈妈会这样在意我。来到网戒中心这几天，我一方面担心哥哥会因为失去我而伤心，又觉得我这样做对不起父母。杨叔，我从来没有这样矛盾过，我需要你帮助我打开心结，走出困境。"

杨永信频频点头。武旭影的妈妈吃惊地看着女儿，五味杂陈。她还是第一次真正听到女儿的心声，多少理解了一点女儿的行为，从心底感到对女儿的歉疚。

"女儿的话让我感到愧疚，我这个当妈的为什么来这里以前就没认真听一听我女儿的心里话。我和她爸爸要从思想上彻底地醒悟。我姑娘天生丽质又聪明，可是走到今天，让我痛心疾首。这是我的责任，是我和她爸爸共同的责任。我们俩太对不起孩子了。我为我们给我姑娘造成的损失，造成的伤害，深深地道歉。"

说着，武旭影的妈妈真的要鞠躬，被武旭影拦住。武旭影止不住泪水，抱住了妈妈，母女俩拥抱在一起。

母女之间的这种沟通和认识，让杨永信感到欣慰，但对于爱情，他没有点评，只提了一个问题："武旭影，你认为在那样的一种家庭环境中，你又在那样的一种渴望爱抚的心态下，你所得来的爱情，是不是真正的爱情?"

武旭影回答不出来，杨永信也没有给出答案，但他已经给武旭影准备好了下一步的治疗方案，他要让武旭影自己去体悟。

当天下午，杨永信把全体盟友带到沂河边上，找了一块坎坷不平的河滩，确定了一个目标，让家长把盟友的眼睛全部蒙上，在黑暗中向目标前进。杨永信给这项活动命名为"感悟人生路"。

我很疑惑，武旭影的难题是在爱情上与父母的分歧，这种活动能让她感悟到什么呢？能给她爱情的答案吗？

武旭影蒙上眼睛后，几次要走进河里，每次都被杨永信拉回来。"你已经死



过十几次了，知道吗，武旭影？现在我告诉你，你根据太阳的温度判别方向。”

武旭影手脚并用，试探着前进，在接近目标的地方，摸到了一条平坦的小路，她义无反顾地走上去。那是一条通往沼泽的路，就在武旭影要踏进去的时候，杨永信叫住她，给她解开眼睛上的红布。

“天哪，沼泽，太可怕了！”武旭影惊叹道。

“知道你为什么会走向沼泽吗？因为你摸到了一条平坦的小道，在你正感到痛苦和困惑的时候，它对你是一种诱惑，你像抓住了一根救命的稻草一样依赖它，不管别人对你说什么，你都听不进去。可它是不是你的真正的救星，需要时间的考验。在这个过程中，你没有必要放弃一切，更没有必要伤害真正关心你的人。”

“对，杨叔，你说得太对了。有时候，爱情也是一种诱惑，致命的诱惑。”武旭影从未这样附和过别人，她的脸上绽开了笑容。

武旭影的妈妈一直跟在女儿身边，看见女儿笑，她也开心地笑了。

杨永信又给武旭影蒙上眼睛，让她继续走，用了两个小时才走到目的地。接着，杨永信让她和盟友们一起在父母的引导下走同一段路，结果，只用了三分钟就走到了终点。杨永信现场点评：“武旭影，知道别人引导的必要性了吗？”

武旭影口服心服地说：“知道了，杨叔。”

武旭影的妈妈得意地教训武旭影说：“你要是早听我的，别那么任性，也不会绕这么大弯路。”

杨永信不喜欢父母这样教训孩子，他立刻打压武旭影妈妈的“气焰”：“武旭影的妈妈你要注意，如果引导得正确的话，武旭影走得还会更快，用的时间还会少。我发现一个问题，你对女儿的引导往往缺乏准确性。”

武旭影的妈妈吐吐舌头，老实了。

活动结束时，武旭影在全体盟友面前表达了自己的感受：“我们要相信自己身边的心疼自己、信任自己而且能帮助自己的人。如果我们一意孤行，就可能要付出生命的代价。在这里，我们要谢谢杨叔。”

盟友们一同高喊：“谢谢杨叔！”

声音高亢悠远，随着沂河水，流淌到很远的地方。

盟友们解散休息的时候，我向杨永信发难：“老杨，你没有给武旭影的爱情提供最终的答案。”

杨永信很认真地反驳道："也不是，事实上我已经给了她答案，就是在人生的道路上有着许许多多的十字路口，需要她做出正确的判断和选择，爱情的发生，婚姻的决定，就是众多十字路口的一部分，我只能给她一个思路，但我不能替她作出一个决定，爱情是一个巨大的变数，只有走到尽头才会有最终的答案。说老实话，盟友们面临的所有问题中，爱情是让我最头疼的。国家法律规定，在校大学生可以结婚，我不同意这种做法，可我阻止不了。大学生们认为自己长大了，婚姻是他们的自由和权利。可是现在中学生也要这样的权利，18岁的男孩带女朋友回家，告诉父母他们想结婚。父母不知道怎么办，送到网戒中心来，我只能帮助他们分析在不适当的年龄谈情说爱、谈婚论嫁可能给自身带来的危害，就像摘食了一个未熟的柿子，尝到的只能是苦涩，我能做到的就是让孩子们在引导和自悟中培养正确的婚恋观。"

第三次点评：女儿，勇敢地站起来！

杨永信把一个完整的疗程分为三个时期：

抗争期：外部抗争期——内部抗争期
改变期：被动改变期——主动改变期
固化期：院内固化期——院外固化期

经过两次点评之后，杨永信说武旭影已经度过了"内部抗争期"，正要进入"改变期"。从抗争到改变，是一个化蛹为蝶的过程，需要一些特殊的手段促使她破茧新生。

武旭影入院第7天，杨永信对她进行了第三次点评。这次手段虽然简单，但却是一颗近距离的榴弹炮，目标是彻底炸开武旭影对父母封闭了十几年的情感世界。

杨永信再次播放了武旭影追打她父亲的镜头，这次，武旭影脸上再也没有了笑容，从头至尾，泪水不断。

看完片子，武旭影沉默了好久，终于对站在后排的妈妈说："妈妈，对不起，辛苦你和爸爸了！"

武旭影的妈妈抹着眼泪说："看见我闺女终于流下悔恨的泪水，我心中燃起了孩子新生的希望。她爸爸虽然没在这里，但每天都有一个短信，我念一下今天的短信吧：孩子咳嗽好了没有，你给她戴个口罩。影啊，爸这次虽然采取了过激的行动，给你造成伤害，但是爸爸是真心地想你啊！爸爸在生命中不能没有你！"

武旭影听不下去了，跑到妈妈跟前，学着几天前滕义和的样子，双膝落地，长跪不起："妈妈，都是我的错，对不起！"

武旭影的妈妈无以表达感情，对着女儿跪下，痛心疾首地说："女儿，原谅爸爸妈妈吧。爸爸妈妈也有错，在你面前也是有罪的，让我闺女承受了这么多的痛苦。我们怎么这么愚钝呢，我们怎么那么笨呢！"

母女抱头痛哭，武旭影不忍心妈妈陪她下跪，把妈妈扶起来，自己朝着北方，对着爸爸所在的方向，再次跪下去，说道："爸爸，我希望你能听到我对你的忏悔。对不起，爸爸，都是我的错！"

盟友们和家长们陪着流泪，送给武旭影热烈的掌声。

武旭影的妈妈拉起武旭影，悲壮地说道："女儿，好女儿，站起来，勇敢地站起来，给爸妈争气，做个好孩子！"

这是我们拍到的武旭影的第三次点评课，也是最后一次。此后，武旭影按照杨永信的治疗方案进入了为期4个月的疗程。

第五章　双胞胎的爱与痛（上）

半个月后，我和郭帅回北京做后期，双胞胎故事曲折，情感真实，一切都在好转，就缺治愈出院的镜头。我打电话给杨永信，问什么时候可以拍，杨永信却告诉我一个惊人的消息：

"双胞胎出逃了！"

把镜头对准双胞胎

2007年9月中旬的一个上午，安徽省阜阳市大雨滂沱。一辆面包车冒雨急速行驶，一刻不敢停留。

车上坐着一家人，40多岁的父母和一对14岁的双胞胎。哥哥叫谢乾，弟弟叫谢坤，取谢天谢地之意。几个小时前，谢乾被爸爸悄悄灌进了8片安眠药，这会儿还在呼呼大睡；谢坤被父母委托警察从网吧里找到，强行拖进车里，他几次想从车窗逃出去，没有机会，想割腕自杀，双手被强行按住，只能用仇恨的目光瞪着父母。

双胞胎的父母刚刚在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收看了冀成海和雷波拍摄的《网梦醒来》，里面那些上网成瘾的孩子活脱脱就是双胞胎的化身。他们从电视上看到了杨永信和他的网戒中心，仿佛看到了希望。看到有那么多孩子从网戒中心健康地走出去，他们羡慕死了，高兴死了。双胞胎有救了！

他们没想到，4个月后，他们的双胞胎儿子也成了《社会与法》频道的主人公，只是换了一个栏目，进了《第一线》。

杨永信点评武旭影一家的那天晚上，是双胞胎第一次闯进我们的镜头中。视觉上的新奇感让我产生拍摄的冲动。随后杨永信告诉我说，你不是想拍李波吗？

他们是两个李波，如果说李波五毒俱全，这哥俩十毒包揽！

我认为杨永信的说法未免有些夸张。我想认真了解一下双胞胎的故事再做决定，可这时，一个极富震撼力的画面映入我的眼帘：双胞胎左右一边一个，扶着一个中年男子走来，男子拄着双拐。杨永信说，男子就是双胞胎的爸爸，为了寻找双胞胎，双腿被汽车撞断！

我当即对郭帅说："把镜头对准双胞胎！"

网祸如虎，吞噬幸福之家

双胞胎家住安徽阜阳，爸爸曾经是一个镇的党委书记，妈妈做过公务员，开过公司，很有生意头脑。这样的家庭，经济条件在中产阶级以上，政治条件根正苗红，双胞胎的教育是全家的头等大事，父母虽然忙碌，但在孩子的教育上舍得投资，要什么给什么。双胞胎智力过人，表演天赋极高，赵本山的小品，周杰伦的歌曲，学什么像什么。老师表扬，亲戚朋友夸奖，父母引为骄傲，双胞胎的生活一片阳光明媚。

可是，10岁那年，也就是他们上4年级的时候，第一次接触了网络游戏，渐渐上瘾，不到半年时间，完全被网瘾的魔爪控制。在学校，双胞胎再不是品学兼优的学生，在家里，双胞胎再不是爸爸妈妈的希望之星。随着双胞胎网瘾的加深，一场场灾难，不断降临到这个原本幸福和睦的家庭中。

为了阻止双胞胎上网，父母曾经给他们换过9所学校。可是他们上午转到一个新学校，下午就会逃学去上网，晚上就能跟同学打起来。双胞胎成为有名的"恶少"，好一点的学校避之唯恐不及。

阜阳找不到能容纳下他们的学校，就到省城合肥。合肥有家全封闭式的网戒学校，学生不允许上网，老师的办公室里只有一台电脑可以上网。双胞胎被送来以后，像两条能闻到鱼腥味的猫一样，很快发现了网络的机关。趁中午老师休息的时候，他们拧开办公室窗子上的铁丝，不惜肩膀被划出血来，背上掀起皮来，偷偷地钻进去上网。有时老师下午不来，他们就能整整一个下午不出来，玩得昏天黑地。有一次玩了整整一夜，第二天早晨老师来办公室发现了他们，把他们当成小偷从桌子底下揪出来，送到校长办公室。虽然父母跟校长关系不一般，可校





战网魔，一家三代齐上阵

长还是无可奈何地把他们劝退了。

第8家学校，父母下了狠心，送到长沙的一家“魔鬼训练营”。全封闭的校舍，高强度的训练，3个月不允许探视。严不怕，只要能阻止他们上网，就认。父母交了钱，把双胞胎扔给了教官，心里总有点七上八下。后来才知道，所谓的魔鬼训练，全是骗人的把戏，他们一走，十几个穿着军装的所谓军事教官，先把双胞胎分别打了一顿，拳打脚踢，说这是入学教育，然后每天就是枯燥乏味的军训，看不到尽头的长途行走，还要在太阳底下暴晒。12岁的孩子，哪受得了这样残酷的体罚？

到江西萍乡拉练的时候，谢坤得了肾炎，教官通知父母带孩子看病，却不让回阜阳，只能在萍乡就地治疗。看见孩子又黑又瘦，父母心疼，好说歹说，才征得教官的同意，把双胞胎接到宾馆吃顿饭。美美地吃了一顿后，已经到了晚上，父母要送他们回学校，双胞胎哭了，磨磨叽叽地不想走。就在离开宾馆的一刹那，

双胞胎不见了。父母马上敏锐地意识到，坏了，两个小子又跑了。紧追慢赶，早没了人影。夫妻俩满大街奔跑着，呼喊着，可是异地他乡，到处是陌生的面孔，哪里还有双胞胎的身影？告诉学校，学校不但没有帮助寻找，反而说，孩子找不回来，责任可不在我们，学费也不退的。夫妻俩找到夜里12点，想起来他们说不定会回长沙，于是爸爸去长沙，妈妈留在萍乡继续找。找了整整一夜，大街小巷的网吧全找了，没有。第二天一早，妈妈来到萍乡火车站，觉得他们也许会坐火车回阜阳。的确，他们在火车站附近的一个网吧里，过了一夜的网瘾，准备一早坐火车直接回阜阳，再也不回那个魔鬼训练营。他们看见了四处张望的妈妈，怕妈妈发现，他们来了个调虎离山，跑到一个公话亭，谢乾拨通了妈妈的手机。妈妈喜出望外地叫起来："孩子，你在哪儿？"谢乾说："我们在长途汽车站。"等妈妈赶到汽车站的时候，双胞胎早已坐上火车，当天晚上就回到阜阳。而当父母绝望地回到阜阳时，他们已经在网吧里玩了三天，正在家里睡觉。父母打也不是，骂也不是，让他们回魔鬼训练营，死活不去。父母也看出那不是个好地方，只好作罢。一个孩子两万多块钱的学费，只上了不到一个月，剩下的一分也没要回来。

孩子辍学在家，总不是个办法，父母又打听到太原有一家心理学校，专治网瘾。这时双胞胎已经长时间不回家，几乎住在网吧里。父母请警察帮忙，从网吧里把他们扭出来，押上警车。警察问过父母，要不要戴手铐。妈妈考虑到孩子太小，别吓着他们，就说算了。没想到，这一点仁慈，差一点酿成大祸。双胞胎对父母的这一手早有准备。到达太原，校长在校门口迎接，爸爸和警察先下了车，回头叫双胞胎时，却看到令人吃惊的一幕：谢乾掐住妈妈的脖子，谢坤手里握着一把刀，对着妈妈，谢乾对谢坤说，捅呀，捅呀！谢坤没有捅，却对着自己的手腕划了一刀，顿时血流不止，妈妈被吓傻了，叫喊道："救救我们呀，救救我们呀！"……校长一看，被吓了回去，坚决拒收。

就这样，第9所学校，根本就没进去。

没有学校收留，双胞胎更自由了，网吧成为他们的天堂，却成了父母的地狱。为了管教双胞胎，他们的爸爸把工作调到市里，可这时想见到双胞胎都很难了。他们天天泡在网吧里，只有要钱的时候才回家。全城数百家网吧，说不定去哪一家，想找他们，如大海捞针。可是为了挽救他们，他们的爸爸曾经从晚上8点找到第二天早晨6点，全城的网吧几乎找遍了，可就是不见双胞胎的影子。双胞胎鬼得

很，他们知道爸爸在找他们，有时会躲在同学家里上网，有时会跑到城外的小镇上去上网。父母常常徘徊在午夜的街头，看着夜色阑珊，伤心而又绝望。茫茫人世间，哪里去寻找鬼机灵的双胞胎？

爸爸是一个很敬业的国家干部，工作非常出色，可是自从双胞胎沉迷网吧，他感到心灰意冷，心情十分沮丧，觉得自己不是一个合格的爸爸。长时间情绪压抑，肠胃觉得不舒服，一次查体，竟然怀疑发现了直肠癌。后经专家会诊，虽然排除了癌的可能，但身体却从此一天不如一天。

妈妈曾经在福利院工作，喜欢孩子，自己的双胞胎走偏，看见别人的孩子却爱不释手。一个被父母抛弃的女婴让她又动了做妈妈的心，抱回家里。双胞胎由此认为她不爱他们了，几次扬言要掐死小妹妹。小妹妹身体不好，眼睛几乎失明，妈妈多次带她到合肥、北京治眼睛，忽视了对双胞胎的管教，双胞胎更加丧心病狂地攻击妈妈说，连个后妈都不如。

妈妈想多挣点钱，给三个孩子提供更好的学习环境，下海经商，起初生意红火，可自从双胞胎上网成瘾，她无心经营，生意一天天衰落，欠了200多万外债，只好关门。妈妈由此得了严重的抑郁症、脑萎缩。

俗话说，福无双至，祸不单行。这话在这对倒霉的父母身上应验了。

为了寻找孩子，爸爸每天走街串巷，遇到网吧就钻。一天，远远地看见谢乾与一群孩子跑进一个网吧，他骑着摩托车追过去。摩托车又旧又破，刹车不灵，他只好用腿擦着马路牙子降低速度，裤子被磨破了，腿上的皮肉被拖掉了一层，血滴在马路上。等他拖着一条血淋淋的腿走到网吧时，却被网吧老板挡住了，不许进，他就在门口大喊："谢乾，谢坤，你们给我出来！"

双胞胎根本不理他们的爸爸，对老板说："我不认识他，你找两个保安把他赶走！"

不等老板行动，爸爸拖着伤腿，冲进网吧，要与老板拼命。看着他血肉模糊的样子，老板有点害怕了，这才把双胞胎劝走。

双胞胎让爸爸伤透了心，爸爸常常心绪不宁，神情恍惚。2006年7月的一天，他骑车去上班，被一辆卡车撞倒，双腿骨折……住院期间，双胞胎很少去看望他。偶尔去一次，不是睡觉，就是要钱。做手术的时候，医院要求家属多找几个人，从手术室里出来要抬一下。双胞胎等了一会儿，觉得无聊，跑开去上网了。等他

们的爸爸从手术室被推出来，只有亲戚朋友帮忙，两个儿子一个也不见人影。爸爸的伤口虽然疼，但被双胞胎刺伤的心更疼。

妻子有生意要打理，双胞胎指望不上，只好请侄子来照顾爸爸。可是没想到，侄子又出了更大的车祸，险些出人命。双胞胎的爸爸忍住悲伤，早早地拄着双拐下地，自己打理生活起居，还牵挂着双胞胎。一天，打电话回家，谢坤接的，说他们还没吃饭。这位很有爱心的爸爸拄着双拐，坐公共汽车赶到家里，给他们做好饭，想跟他们一块吃顿饭，交交心，可哪知刚把饭菜端上桌，谢坤却说："爸爸，我一个朋友要来，你能不能不在家?"那时已是中午，正值夏天，非常炎热，可是为了孩子的自由，这位可怜的爸爸冒着酷暑，把家留给孩子们，一个人拄着双拐回到医院，七尺男子，被孩子折磨得涕泪交流。

网瘾致祸，网祸如虎，甚至比猛虎更可怕。猛虎再凶也是有形的，人们可以躲一躲，网瘾却是无形的，它吞噬的是孩子的灵魂，让家长们防不胜防。

第10次选择，双胞胎想要杨永信的一条胳膊

迎接双胞胎入院的，是十几个穿着迷彩服的盟友。有在魔鬼训练营的经历，双胞胎被吓住了。好汉不吃眼前亏，看看形势再说。他们老老实实地配合入院，还参加了当天的心理点评课。可是下午上军训课的时候，谢乾就对妈妈说：今天晚上如果你不把我送走，我就会掐死你，或掐死一个盟友!

妈妈马上把这个信息告诉杨永信，杨永信当即派6个盟友，把谢乾抬进了治疗室，让他尝了尝心理治疗仪的滋味。

谢乾觉得难受，很快放弃抵抗，开始跟着盟友叫杨叔，并表示愿意配合治疗。

可是第二天，他就对同屋的盟友邓超说："什么狗屁杨叔，不就靠电击来制服我们嘛！他关得了我一时，关不了我一世，总有一天我会出去。只要我出去，我一定找人把他的一条胳膊砍下来!"

邓超把谢乾的话告诉了杨叔，杨叔笑笑，没当回事。许多孩子刚进来的时候都有这种心理，但很快就会忘记自己说的话。

邓超比双胞胎早来两个月，刚来时不愿住院，曾经用脑袋撞过心理课堂的玻璃窗，做治疗时，也曾发誓要砍掉杨永信的手。两个月下来，他当上副班长，不



但不恨杨永信，反而成为杨永信的铁杆“粉丝”。他负责一对一地帮助谢乾，对谢乾的风吹草动都要向杨永信报告——不是打小报告，而是一种正常的监督，怕谢乾真闹出人命来。

谢坤表现得比谢乾老实，他认为，只要顺从杨叔，用不了几天就可以出去，接着上网，在这里装几天孙子，不算什么。双胞胎各怀心事，但都装得挺像，天天跟着盟友们军训、宣誓，脑子里想的却是网络游戏。

他们天天跟着上点评课，但觉得点评课上盟友的表现像演戏一样，盟友和家长又是哭，又是笑，还拥抱、下跪，没意思透了。

有一天，杨永信把大家带到野外，坐在草地上点评邓超，邓超的妈妈哭着说：“……邓超老想杀死我，嫌我去网吧找他，碍手碍脚，看见我就对我大喊大叫，叫我去死，要不是我的老爸躺在病床上需要人照料，我真的想死。”

邓超抱住妈妈，请求妈妈原谅，并发誓，再也不上网了。在场的80多个网瘾孩子都哭了，都跪在父母面前，向父母认错，向父母保证不再上网。

双胞胎觉得奇怪。邓超说的话，双胞胎也说过，游戏里的孩子不都是这样的吗？这有什么好哭的？

双胞胎正纳闷的时候，他们的妈妈站了起来，像邓超妈妈一样，哭着诉说他们俩是怎样要杀死她的。别的家长都跟着哭，盟友也跟着哭，可双胞胎眼睛里连一滴泪都没有。

杨永信点拨他们说：“你们觉得妈妈是可以随便杀死的吗？”

谢坤愣愣地不知道怎么回答，谢乾抢着说：“不能，都是游戏教坏了我们。”

杨永信看得明白，谢乾的话并不是发自内心，而是迫于气氛的压力，他并没有真正认识到错误，却要装出改变的样子。这样的孩子最难改变。

杨永信没再逼迫双胞胎，他知道欲速则不达，不让他们感受足够的气氛，他们是不会有正确的感悟的。这也正是为什么他迟迟不给双胞胎上点评课的原因。

双胞胎入院半个月的时候，杨永信点评一个患了白血病的父亲。那个盟友只知道上网，自己的父亲面临死亡，也不能把他从网络游戏中拉回来，为了给父亲治病，家里债台高筑，父亲放弃了自己的治疗，把钱花在给儿子治疗网瘾上，儿子却想从网戒中心逃跑，已经制订了周密的出逃计划，被家长委员会发现了。其实那时候双胞胎也在计划出逃，邓超早已把他们的计划告诉了杨永信。



杨永信故意不点破双胞胎，而是让他们谈一谈他们的父亲。

谢乾诡计多端，知道想过这一关就得赞扬自己的父亲，于是他说："我父亲也像这位父亲一样，为了孩子，腿撞断了也在所不辞。为此，我们要好好改变，争取早日离开这里，回到学校。"

谢坤心理上比较脆弱，经不住杨永信的心理攻势，直接招了："杨叔，对不起，其实这几天我们正计划着逃跑，路线图都画好了，只等着偷一笔钱，一笔路费，可是我爸我妈看得紧，没机会下手，要不，说不定我们早就不在这儿了。"

杨永信笑了，问道："你以为你们的计划很周密呀？盟友们告诉谢乾谢坤，他们的行为叫什么？"

盟友们笑着，参差不齐地说："貌似聪明的愚蠢！"

双胞胎的爸爸拄着双拐站起来，说道："对不起，杨叔，我作为父亲，一点没有发现谢乾谢坤有逃跑的迹象，多亏您今天点到他们……"



拥抱是一剂良药

杨永信打断他："你要能看出来，他们就不是谢乾谢坤了，以他们俩的智商，做父母的很难斗过他们。你作为一个父亲，已经做得相当不错了。你现在想不想对你的双胞胎儿子说几句话?"

双胞胎的爸爸是一个很有涵养的人，不到万不得已，不会打骂孩子，即使双胞胎出现了这样的情况，他也没有责备他们，反而先检讨自己："我多年在外地工作，在孩子最需要心理上的沟通和感情上的慰藉的时候，我没有给他们，没有尽到一个父亲的责任，我感到内疚。这都是对孩子们欠下的债。既然欠了债，就要还，而且得付出几倍的代价去还。今天，我当着所有家长和盟友的面，我要向我的两个儿子道歉，孩子们，爸爸对不起你们，以后，爸爸会永远陪伴着你们，会成为你们的知心朋友。"

双胞胎觉得有些感动了，流下了眼泪，双双抱住了爸爸。

爸爸搂着两个儿子，心情沉痛地说："孩子，为了给你们戒网瘾，家里的积蓄花得差不多了。可是不管怎么样，只要你们能戒掉网瘾，重新回到学校，好好学习，健康成长，我们贷款、借债都不要紧。我对不起你们，车祸就是对我的惩罚。我恨那辆车怎么不把我撞得重一点，狠一点，那样我就可以多得一点治疗费、赔偿费，好用来给你们治病！我宁可用我的双腿换回两个健康的孩子，也不愿双腿直直地站着看你们去上网！"

谢父的话感动了所有的盟友和家长，双胞胎像是突然明白了什么，一边一个扶住爸爸，给爸爸擦眼泪。

杨永信这时点拨双胞胎说："谢乾，谢坤，你们该怎样向你们的爸爸表示忏悔呢?"

双胞胎都是聪明孩子，想起了别的盟友经常喊的一句话，大声喊道："今天就是我新生命的开始!"

别说上电视，就是上刀山也愿意

我们开始跟拍双胞胎的时候，他们已经到网戒中心3个多月，据杨永信说，他们很顽固，很狡黠，好做表面文章，不动真情，还处在"内部抗争期"，表面上在改变，其实心里非常抵触。

他们的爸爸向单位请了长假，说是养腿，其实在这里陪儿子戒网瘾。当我们请他出镜的时候，他有很多担心，怕单位的领导看见，也怕同事和朋友看见。

杨永信并不强迫他，只是说：“乾、坤爸爸，你想一想，你们是怎么找到这个地方的?”

乾、坤爸爸笑了，拄着双拐原地转了一圈，说：“好吧，为了我的孩子，也为了别人的孩子，我这张脸还有什么好顾忌的？再说，上中央电视台，不是人人都有机会的，这都是儿子上网给我创造的条件。”

乾、坤的妈妈也说：“唉，只要能把他们治好，别说上电视，就是上刀山也愿意！孩子上网这几年，我们家遭的那些罪，10部电视剧也演不完。”

为了还原他们寻找乾、坤的真实情绪，我们安排一个再现场面，让双胞胎先到一个网吧里上网，他们夫妻俩在警察的陪同下前往寻找。怕他们演不好，我反复交代了他们几遍，谁知道一开机，他们比专业演员演得还好。

谢乾谢坤自从来这里就没再玩过游戏，最多只是在网戒中心的戒瘾网吧里用电脑写过日记，看过新闻。重进网吧，他们有些兴奋，这也正是我们需要的。哥俩很快进入了状态，手势和表情与网吧的其他孩子一样，十个指头在键盘上飞来飞去，目光如炬，盯着屏幕，嘴中念念叨叨，还不时叫骂一声。我们选的那家网吧条件很好，全是沙发座，网友们可以把身体窝在沙发里，很舒服地挥动着手指，十分惬意。

乾、坤的爸爸妈妈出现了，身边走着两个请来的警察，边走边观望，走走停停，进了网吧，四处打量，发现了乾、坤，指给警察。警察直奔过去，对他们说：“别玩了，你们父母来了，快回家吧。”

双胞胎赖着不走，妈妈走过去，脸上一副哀求的表情，一边伸手去拉他们，一边用哭腔劝道：“孩子，别上网了，跟妈妈回家吧！”

乾、坤完全进入了演戏的状态，摇头摆尾，就是不走，警察强行把他们从沙发里拖出来，他们不走，脚不离地，警察只好使劲拉，才勉强把他们拉出网吧的门。爸爸妈妈追出来，妈妈还在劝：“孩子，只要你们不上网，妈妈什么条件都答应你。”

妈妈伸手去拉谢乾，谢乾表现得十分不耐烦，抬手甩掉妈妈的胳膊，妈妈站立不稳，摔倒在地上，仍不放弃，在地上爬着还在劝他们：“孩子，妈妈求你们

了，快回家吧，千万别再上网了！"

接着我们又拍了一组乾、坤爸爸妈妈过马路的镜头。那时正是傍晚，路灯亮起来，下班的人流行色匆匆，都急着赶回家。乾、坤爸爸拄着双拐，徘徊在马路边上，看着人流，满面愁容。乾、坤的妈妈慌里慌张地从一个网吧中走出来，逢人便问，一个店铺一个店铺地找，可是没有一点儿子的消息。夫妻俩会合了，面面相觑。妻子悲伤过度，身体承受不了，拉着丈夫的胳膊，蹲了下去，丈夫的伤腿支撑不住妻子，妻子便抓住拐杖，一屁股坐在马路边上，号啕大哭……

这一段拍得我和郭帅都感到辛酸。拍完后，我赶紧去拉乾、坤的妈妈，赞扬她："演得太好了，你们一家都可以当演员。"

乾、坤的妈妈拍着身上的尘土，抹去眼泪，叹口气，说道："刘记者，我这哪是演呀，这些都是发生在我们家的实事，为了找这两个儿子，我们在雪地里摔倒过，在泥水中打过滚，全身湿透，心里都结冰了……"

这段内容播出时，就连台里最老辣的老编导都没看出我们是再现的，反而问我们怎么拍到那种场面的，那对夫妻的表情太让人难忘了，太震撼人心了！

我并不感到意外，更不觉得自豪，反而有些悲哀。这只能说明网瘾的危害已经深入乾、坤一家的骨髓，随便一个情景再现，都能让他们完全回到过去的情绪中。网瘾对正常家庭生活的破坏到了何等程度！

公开晾晒：抢劫、群殴、早恋、吸毒

双胞胎的改变很慢，杨永信不敢对他们用药太猛，毕竟只是14岁的孩子，药用猛了反而会伤到他们。心理治疗的分寸感非常强，掌握不好，会适得其反，杨永信只能用一些比较温和的方法感化双胞胎。

一次亲情抚摸的游戏，让谢乾非常震动。孩子先蒙上眼睛去摸父母，父母不能发出声音。谢乾在一群家长中摸来摸去，把别人的爸爸当成自己的。谢父蒙上眼睛，用很短的时间就摸到谢乾，而且很确定地说，他就是谢乾。

杨叔又抓住机会，当场点评说："谢乾，你已经14岁了，你对爸爸了解多少？爸爸受伤住院，最需要你和弟弟的时候，你们在哪里？父母生养了你们，你们应该懂得感恩。"

感恩是杨永信心理治疗的一个重要理念。在心理大课堂的墙上挂着8个字："感恩、感动、感激、感谢"，杨永信还常常把那首《感恩的心》放给盟友们听，以此培养盟友们对父母的感恩之心，对社会的感激和感谢，还告诉盟友们要善于感动别人，也让自己感动。

在谢乾和谢坤的人生中，他们第一次真正懂得了感恩的含义，学会了与父母沟通，并开始在心理课堂上公开晾晒他们的种种恶行。

与所有的网瘾患者一样，双胞胎沉迷网络的时候，常常为钱犯愁。父母给的零花钱不够，爷爷姥姥的钱骗过多次了，亲戚朋友的钱也难再骗出来，似乎只剩下一条路：抢！

第一次抢劫，双胞胎终生难忘。7个网友聚在一起，把身上所有的钱凑起来，在一个小饭馆里吃了顿饭，晚上要继续去上网，没钱了，一个老大说，简单，跟我走，找点钱去。他们躲在一条黑暗的路上，一男一女走过，他们从后面一起冲上去，谢乾抢了女子的挎包就跑，其他人把男子按在地上搜身。男女呼救，他们撒腿就跑。几百米开外，追上谢乾，扯开女子的挎包，里面只有70多块钱。不够，还得再想办法。他们选择了已经关门的商店。刚刚撬开门，突然听见警车响，慌了，扭头就跑。警察大叫着："站住！"他们不听，拼命跑，跑到一个巷子里，又是泥又是水，一脚高一脚低，7个网友被抓走了5个，双胞胎躲在柴草底下，竟然没被发现。满身泥水，揣着抢来的70块钱，一头扎进网吧。

网络中的打斗游戏教会了双胞胎打架、哥们儿义气、凶杀等等可怕的行为，在网吧里他们加入了网友之间的黑社会组织。一次，他们的一个好朋友被另一个黑帮欺负了，谢坤一马当先，抄起砍刀，冲进网吧。对方也不示弱，拿起椅子抵挡。谢坤只觉得自己像网游中的勇士，闭着眼睛乱砍，刀落在对方的脸上、胳膊上，一只胳膊被生生地砍折了，血染网吧。对方人少，害怕了，仓皇而逃。这一仗让谢坤名声大振，江湖上有"坤大刀"之称。可是几天后对方纠集了一帮人复仇，谢坤被打得遍体鳞伤，还被逼着当众喝尿。

网络中充满了色情内容，青春期的孩子难以抗拒诱惑，常常把网络世界的东西，拿到现实中模拟演练。13岁的时候，谢坤在网吧里认识了一个女孩，是他们同一个学校的。女孩比他大，网龄比他长，男欢女爱的那一套全懂。他们先是在网络上聊天，很快就在学校里以"老公老婆"相称。晚自习时间，谢坤坐不住，



与那个女孩悄悄溜到操场边上，在一棵大树下搂抱着亲吻。这时班主任找来，非常恼火，抽了他们每人一个耳光。谢坤觉得自己被打没有面子，女朋友被打他没有尽到责任，于是奋起反击，狠狠地踢了班主任一脚，与班主任对打起来。当天晚上班主任就通知谢父到学校领孩子。

网络的发展给人类带来一次信息革命，可是网络的发展也泥沙俱下，污垢与垃圾常常让一些没有免疫力的未成年人走上歧路。网吧本是供人们获取信息、查阅资料的场所，却常常被人利用，成为一些非法交易的场所。近年，毒品也开始在一些网吧出现。

网迷们连续几个昼夜上网，常常会出现精神恍惚的情况，毒品因而有了市场，在网友中悄悄传播。谢乾第一次见到海洛因时不认识，一个比他大4岁的“前辈”怂恿他：“敢不敢尝尝？它会让你成仙！”在好奇心的驱使下，谢乾尝了尝，并没觉得有什么好，可是这个举动却把他卷入了毒品交易之中。“前辈”让他给某某人送货，他害怕，被同伴嘲笑，为了面子，只好去做。后来听说这是杀头的罪，再不敢了，趁着自己是未成年人，还不至于被判死刑，立马收手。

双胞胎的这些经历让杨永信也感到害怕，幸亏他们还是未成年人，受《未成年人保护法》的保护，否则，麻烦就大了。

双胞胎所做的这些事情，父母并不了解。他们以为孩子在网吧里只是玩玩游戏，最多是干点小偷小摸的勾当，弄点上网的钱，哪知道他们已经走得这么远，恐惧、担心、焦虑一齐袭来。好在是进了医院，否则，真不知道该怎么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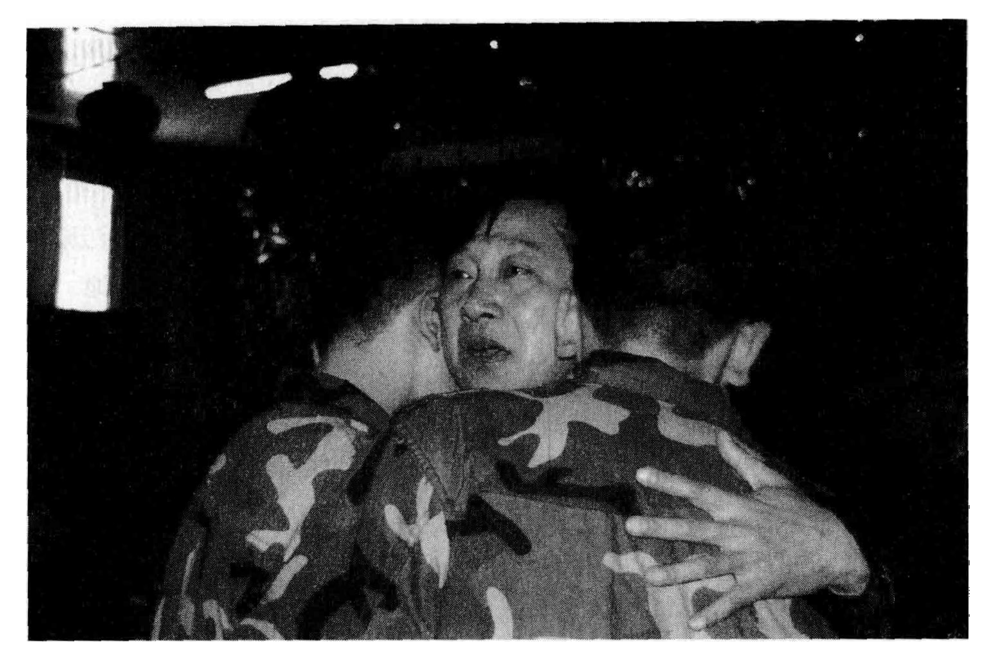
杨永信明确地告诉双胞胎：“不来这里，你们就得进监狱。在这里治不好，出去仍有可能进监狱。网瘾比毒品还要可恶，就看你们俩的决心了。”

小哥俩大声高呼：“告别网瘾，重塑自我，打造完美！”

小妹讨好的微笑和姥姥咸涩的眼泪

网瘾孩子多数是智商很高，情商很低，双胞胎尤其如此。没有人不说他们聪明，可是网络让他们漠视亲情，仇恨父母，尤其仇恨那个猫一样瘦小的妹妹。

乾、坤的妈妈本想通过这个可怜的女孩来激发双胞胎的爱心，可没想到抱养了这个女儿，险些让她失去两个儿子。



爸爸的泪水洗涤盟友的灵魂

双胞胎用仇恨的目光看着小妹，恶狠狠地说："你是哪来的野孩子？我们上网的钱都让妈妈给你买奶粉了，快滚出我们家！"

妈妈劝道："她是你们的妹妹，你们要关心她！"

谢乾说："她是个鬼，我们才没有这样的妹妹。限你3天，把她送走，要不我们就给你掐死！"

妈妈害怕了，担心双胞胎真会动手，把女儿送到姥姥家里藏起来。双胞胎找姥姥要钱，又发现了，愤怒地斥责姥姥："你们总说没钱给我们上网，却有钱养这个小东西，还说是爱我们，鬼才信！"

爸爸住院的时候，小妹的眼睛病得厉害，妈妈带她去北京看眼，双胞胎没人管，更自由了，天天泡在网吧里，玩累了，就把网友带回家，喝酒、抽烟，家里弄得像难民营。妈妈带着小妹回来，一进家门看到这个样子，死的心都有。小妹躲在妈妈身后，掏出从北京带来的果脯，讨好地笑着，递给两个哥哥，双胞胎一把抢过去，大口吃着，却恶毒地叫道："这个小丫头怎么还不死！"

双胞胎一直认为姥姥最疼他们俩，好吃的留给他们，从不打骂他们，他们有



一段时间在外面租房子上网，还是姥姥给付的房租。可是姥姥这么偏爱捡来的丫头，让他们受不了。又吵又闹，吓得小妹躲在门后边不敢出来，姥姥只好给他们钱，哄他们去上网。

杨永信一直在寻找机会，打开双胞胎的心结。住院3个月的时候，谢乾在一天的日记中，透露了一个信息，他说一连三个晚上都梦见姥姥。治疗的时候，还问过杨永信，能不能请几天假，回家去看看姥姥。杨永信开始为双胞胎酝酿一剂猛药。

一次点评课上，杨永信把双胞胎一家4口请到前台，谢父依然拄着双拐。每次他拄着双拐出现，都让人感到悲壮。杨永信让双胞胎谈谈3个月以来的收获，谢坤说他最大的收获是明白了父母养育他们的艰辛，学会了与父母沟通。谢乾没谈收获，却说他非常想念他的姥姥，三次梦见小时候坐在姥姥腿上玩的情景。而且，一提起姥姥，谢乾就哭了起来，谢坤也跟着哭起来。

杨永信抓住机会，强化他们戒网瘾的意识："你们怎么才能见到姥姥呢?"

谢乾流着泪说："好好改变，早日恢复，回到姥姥身边。"

谢坤说："用最好的表现向姥姥证明，戒除网瘾，健康上网!"

杨永信接着说："好，请你们记住你们的承诺！据我了解，自从你们来到这里，你们的姥姥在家里也非常想念你们，吃不好，睡不好，常常梦见你们，希望早日见到你们，特别想知道，你们在这里，究竟改变得怎么样了。还有，你们一直想杀死的小妹也慢慢懂事了，她很喜欢你们这两个哥哥，想知道这么长时间这两个哥哥干什么去了，是不是又上网去了，是不是又打架了。既然你们想念姥姥，要对姥姥做出承诺，我满足你们的愿望。现在，请出乾、坤的姥姥!"

这是杨永信特意安排的一次情景治疗，与治疗李波时用的是同一个药方，只是比李波的更复杂，更微妙，需要多个环节周密的配合。

杨永信提前一天就让家长委员会把乾、坤的姥姥和小妹接来，住在外面的旅馆里，不让乾、坤知道。杨永信在课堂上点评的时候，姥姥和小妹已等在门外，杨永信一发话，家长委员会便把她们送进课堂，突然出现在乾、坤面前。

天真烂漫的小妹还不完全明白这一幕的意义，高高兴兴地跳着进来，从盟友的夹道中往前走，姥姥跟在身后。

姥姥的出现引来课堂上一片掌声，接着就是一片哭声，双胞胎扑倒在姥姥面

前，姥姥泪流满面，搂住两个外孙。

小妹站在旁边，陌生地看着眼前的一幕。

这时，谢乾主动伸出一只胳膊，把她搂进怀里。接着，谢坤的胳膊也搂住她。这是小妹进入这个家庭后第一次享受到这样的待遇，她很惊讶，有些不敢相信。她感到幸福和温暖，眼泪浸湿了她的脸庞。她壮着胆子，给两个哥哥擦眼泪，他们却把她搂得更紧了。

谢乾说："对不起，小妹，以前哥哥错了，以后哥哥会好好地爱你，爱姥姥，爱所有的人!"

谢坤也说："哥哥再也不欺负你，哥哥会送你去上学!"

双胞胎的话让姥姥惊讶和感动，也出乎爸爸妈妈的意料，他们想不到双胞胎在对待小妹的态度上会发生这样大的转变。姥姥老泪纵横，把三个孩子搂在怀里，久久不愿松开。

双胞胎的父母终于明白了杨永信的苦心，一家五口向他致敬。妈妈觉得无以表达感谢的心情，带领双胞胎，给杨永信跪了下去。

现场的盟友和家长全都流下眼泪，也跟着跪了下去，一个妈妈说道："孩子们，父母给了你们生命，杨叔拯救了你们的灵魂，让我们一起感谢杨叔!"

孩子们喊出的话更让杨永信始料不及："杨叔，亲爱的爸爸，我们爱你!"

杨永信泪水长流，鞠躬答谢，把盟友们一个个拉起来，盟友们却紧紧地抱住他，围了个里三层外三层。

我和郭帅又被震慑了。一个星期内，两次拍到全体盟友给杨永信下跪的场面，我觉得匪夷所思。

我很不赞同下跪的礼节。现代文明的进化，已经摒弃了传统社会的行跪大礼。可是在杨永信这里，似乎只有下跪才能表达那种特殊的感情。

我在后期剪辑的时候，很有节制地使用下跪的画面，但还是遭到一些质疑。也许，只有到现场才能感到这种大礼的必要性。当然，我也希望杨永信能找到替代这种传统礼节的方式，既能满足表达情感的需要，又符合现代文明的特点。

那次点评课上，双胞胎哭得非常厉害，姥姥和小妹的出现，似乎让他们一下子明白了很多很多。那之后，他们表现得非常好，几乎所有的人都觉得他们痊愈了，再巩固几天就可以出院了，他们的父母总算熬到头了。我默默地祝福他们，

并向他们承诺，他们出院的时候，我一定再来，我要拍摄他们出院的场面。

半个月后，我和郭帅回北京做后期。双胞胎故事曲折，情感真实，一切都在好转，就缺双胞胎出院的镜头。我打电话给杨永信，问什么时候可以拍，杨永信却告诉我一个惊人的消息：

“双胞胎出逃了！”

第六章 新鲜出炉的80后丈夫和爸爸

"顾大军，恭喜你，这么年轻就要当爸爸了。给孩子起名字没有?"杨永信试着按正常的思维与顾大军沟通。

顾大军却瞪大眼睛，说道："别跟我提孩子，孩子是他们想要的，是我老婆为了阻止我上网才要生的。我跟我老婆说过几百遍了，叫她去打掉，她就是不听。生呗，生下来我也要掐死他(她)!"

瞧这两个"孕妇"

2007年12月19日上午，临沂第四人民医院的操场上传来阵阵笑声。

身高一米八八、体重270斤的顾大军，腹部系着一个40斤重的沙袋，扮成孕妇，在操场上走来走去。

肚子本来就大，再系上沙袋，简直变成了一个大肚子坦克。顾大军笨拙地挪着步子，上身往后仰着，腰艰难地挺着，的确像个步履蹒跚的孕妇。

在顾大军身边，走着一个真正的孕妇，那是他的妻子许丽。许丽怀孕8个月，离预产期不到两个月了，可是她走路还异常利索。

夫妻俩并排走着，两个大肚子鼓出去老远，实在滑稽。来回两趟，顾大军已经气喘吁吁。许丽有些浮肿的脸上微微泛红，看不出疲倦的样子，渐渐地把顾大军甩在身后。顾大军紧追不舍，大汗淋漓，想去拉许丽的手，许丽还在生他的气，不让他拉。旁观的盟友和家长们大笑不止。

一位家长打趣顾大军说："大军，你一下子体验了两个妈妈的角色呀!"

这不是游戏，而是杨永信大夫创造的一个叫做"变换角色体验戒网瘾"的环节。杨永信的治疗环节一直在发展，针对不同的网络"瘾君子"的特点，要采取

不同的方法治疗。创新，成为杨永信每天的任务。两年下来，他的治疗环节已经从最初的40个扩展到60个，每个都有极强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20个后加的环节分别是：

41. 信念培养戒网瘾
42. 感悟人生戒网瘾
43. 读书励志戒网瘾
44. 利弊认知戒网瘾
45. 游戏揭秘戒网瘾
46. 论坛互动戒网瘾
47. 再偏体验戒网瘾
48. 沟通训练戒网瘾
49. 相互感动戒网瘾
50. 治疗进阶戒网瘾
51. 贫困体验戒网瘾
52. 净化社会戒网瘾
53. 呼唤人性戒网瘾
54. 蜕变思悟戒网瘾
55. 改变心路戒网瘾
56. 亲子互动戒网瘾
57. 去伪存真戒网瘾
58. 打消侥幸戒网瘾
59. 中国文化戒网瘾
60. 安全着陆戒网瘾

让网络“瘾君子”扮成孕妇，本来是为了让他们体验母亲怀孕的艰难，重建与父母的亲情，可是没想到，为了治疗顾大军的“婚育恐慌症”，这招用上了。

场面很壮观，近百位身着迷彩服的盟友全都系上沙袋，列成两队，绕操场两周。五颜六色的沙袋向前突着，坠着他们的身体，很不舒服，有的盟友两手捧着

沙袋，真有点孕妇的样子。方磊、杨奎等男盟友觉得好奇，张少芬、武旭影这些女盟友则觉得有点不好意思。最搞笑的莫过于双胞胎谢乾和谢坤二人，他们双手捧腹，两腿向外撇着，表情很夸张，好像就要临产的样子。

顾大军当过两年兵，是戒网瘾同盟班会的体育委员。他腹部挂着沙袋，喊着口令，带着盟友做两周急走。这样的训练，与部队里完全不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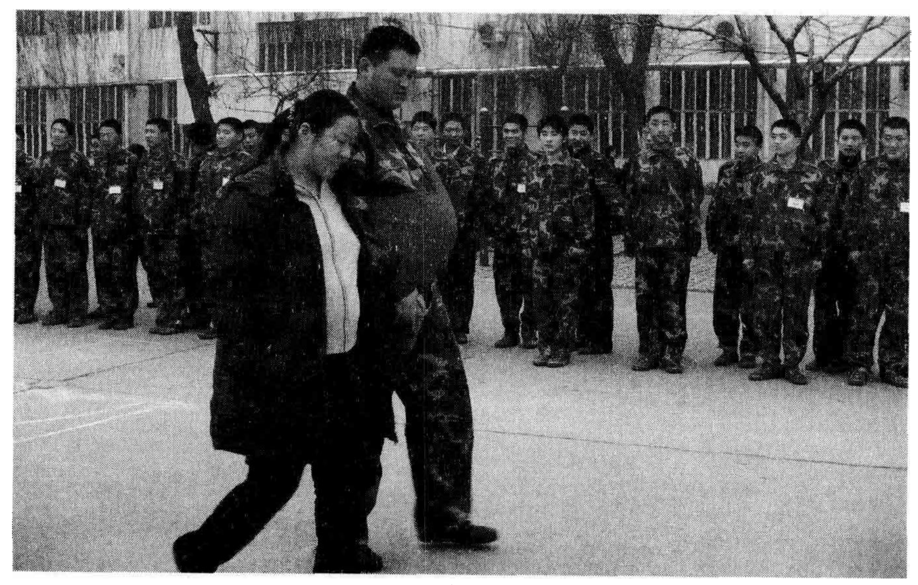
妈妈们站在旁边，看孩子们笨拙滑稽的表演，脸上挂着笑容，心里似乎又感到怀孕时的胎动和分娩时的阵痛。

郭帅扛着摄像机，变换着不同的角度拍摄这个庞大的“孕妇”队伍，兴奋异常。近百个红红绿绿的“大肚子”朝一个方向挺着，每个人脸上都表现出不同的情绪，这样的场景，对纪录片摄影师来说，求之不得。

拍摄顾大军，超出了我的拍摄计划，完全是因为谢乾的一句话。

拍完了双胞胎与姥姥、小妹见面的那次点评课，我和郭帅要再拍一点他们吃饭的镜头，来到他们的病房。双胞胎已经与我们很熟悉了，嘻嘻哈哈地跟郭帅打闹，轮番在镜头前做鬼脸，还自导自演了一幕给姥姥喂饭的戏。

很快完成了，这是我们计划中的最后一组镜头，两集片子，武旭影和双胞胎各一集，素材足够丰富了。郭帅放下摄像机，如释重负的感觉。我也轻松下来，



瞧这两个“孕妇”

与双胞胎开开玩笑。这时，顾大军走进来，对我和郭帅叫一声："刘叔好，帅哥好!"

其实我早就注意到这个像NBA著名中锋沙奎尔·奥尼尔一样引人注目的大块头了。他作为体育委员每天带盟友军训，两年的部队生活教会了他军姿，在这里派上了用场。巨大的双手给年龄小的盟友纠正头部动作时，几乎可以把盟友的小脑袋捂住，像捧着一个鸡蛋。

那时我对顾大军的情况一无所知，只是对他的大块头、大肚子好奇。我拍了拍他的肚子，打趣他说："小伙子，肚子太大，该减肥了!"

这时谢乾无意说出的一句话，却让我刚刚放松的神经又兴奋紧张起来："他老婆的肚子才叫大呢，8个月了!"

我头脑中马上闪现出两个大肚子在同一个镜头里的画面，机位放低，仰拍，背景是蓝天和白云!

"真的?"我问顾大军。

"真的。"顾大军很肯定地点头。

"你多大?"我看着顾大军幼稚得像幼儿园的男孩儿一样的表情，觉得不可思议。

"23，实际上只有22。我爸为了让我早结婚，托人给我改了年龄。"顾大军诚实得可爱，"我还没玩够呢，可再有一个多月我就要当爹了，老婆在家，我也不能陪，还得在这里戒网瘾!"

"你老婆来陪过你吗?"我又问。

"来过。今天晚上还要来，这会儿已经在路上了。杨叔明天要给我点评，需要我老婆现场配合。"

我有所心动，郭帅有点紧张地看着我。

"与别的盟友相比，你上网有什么特别的吗?"我又问顾大军。

"这么跟你说吧，刘叔，新婚之夜，我能扔下老婆不管去玩网络游戏……"

我没让顾大军再说下去，马上给郭帅递了个眼色，一同来到杨永信的办公室，询问了有关顾大军的治疗状况，马上达成一致：不用摄像机把这样的人物和故事表现出来，我们就是纪录片的罪人!

当顾大军的妻子许丽腆着大肚子出现在操场上的时候，我出镜提出过疑问：

“中国自古就流传着妻子送郎上战场的佳话，丈夫保家卫国，献身沙场，是妻子的自豪和骄傲。可是在戒治网瘾的这场战争中，妻子是丈夫侮辱和恫吓的对象，她们还能像过去那样对丈夫不离不弃、无怨无悔吗？”

后期剪辑中，这段话没有用上，但它表达了我和许多人的疑问。

许丽在现场的表现让我打消了这样的疑问，也让我对中国女性更加敬佩！

两周走完，有些盟友已经招架不住，身体被沙袋坠得向前倾着，有的干脆坐在地上赖着不动。杨永信发出命令，让他们系鞋带，还不能挤着腹中的胎儿。

顾大军弯下腰来，试了几次，够不着鞋子，只好单膝跪地，倾斜着身子，歪着脑袋，勉强系上鞋带。杨永信在旁边点评道：“顾大军，你的这种姿势怕是要把胎儿挤伤了！”

系完鞋带，杨永信又让大家躺在地上，体验孕妇翻身。顾大军270斤的体重，本来翻身就困难，再加上40斤沙袋，310斤，还得顾及腹中的胎儿，翻了几次，都失败了，最后是在许丽的指点下，在家长和盟友的帮助下，才得以翻了一个身。

杨永信抓住机会，开始给顾大军下猛药：“顾大军，你帮你妻子翻过身吗？”

顾大军摇头。

“你帮你妻子系过鞋带吗？”

顾大军又摇头。

“你知道一个丈夫、一个就要成为爸爸的男人应该承担怎样的责任吗？”

顾大军不再摇头，泪流满面，拉着许丽的手，泣不成声地说道：“老婆，我对不起你，我不是人！都是网络游戏害了我，我发誓决不再上网，出院后，我会好好照顾你，就像我们谈恋爱时那样，我给你洗脚，给你捏背……”

许丽泪流不止，当众捧着顾大军的脸，说道：“大军，只要你能改好，我等你，不管10年还是20年，我等你，我们的孩子也会等你！”

迷网丧志，婚育恐慌

像顾大军这样的“准爸爸”来戒网瘾的虽然不多，却代表了80后的一种现象。有人曾经总结出80后的110个特点，挂在网上，其中玩网络游戏、只恋爱不结婚、只结婚不要孩子等成为突出特点。

杨永信处的盟友，80后占到60%以上，多数人涉足过恋爱、婚前性行为、打胎、生孩子等问题，普遍表现得没有责任感、性格脆弱、自私、偏执，这些症状都说明自以为早熟的80后一代在爱情和婚姻方面遭遇巨大危机！顾大军是一个集中体现了所有这些症状和危机的例子。

顾大军出生于1985年，山东东营人，高中毕业，没有兴趣考大学，在家里养尊处优，无所事事，几乎成为"啃老族"。

父母靠勤俭持家，开了一家机械公司，生意繁忙，效益不错，积累了数千万的资产，需要顾大军继承事业，可是顾大军是扶不起的阿斗，只知道玩。为了改造儿子，顾大军的父亲托关系、走门子，把他送到部队，想让部队调理一下顾大军。

两年军旅生活，顾大军有所转变。复员后，爸爸让他进自家的公司，他却说想先到社会上锻炼一下。爸爸又托人在胜利油田给他找到了一份薪金丰厚的工作；上班不久，他认识了同样从部队转业回来的许丽。几次见面后，双方坠入爱河。

人在恋爱中往往会袒露性格中最优秀的一面，顾大军也是这样，在许丽面前表现得忠厚、诚实、勤奋，还常常念叨起父母的不容易，再加上当过兵，受过部队的教育，纪律严明，许丽觉得这样的男人应该可靠。当时的顾大军表现得很有爱心，经常接送许丽上下班，晚上给许丽洗脚，洗袜子。许丽很幸福，顾大军也很满足。

如果他们就这样继续下去，不受网络的干扰，说不定顾大军真的会成为一个优秀的丈夫、合格的爸爸和孝敬的儿子，可是时代偏偏给80后一代提供了网络，只要生活在这个地球上，只要接触现代信息，就不可能不受网络的影响。

顾大军的同事中有游戏玩家，常常在他面前炫耀玩游戏的感受。顾大军出于好奇，跟同事进了一次网吧，网络游戏中打斗、枪战、升级、色情等内容，很快让顾大军沉迷其中，不能自拔，连与许丽约会都失去了兴趣，开始对许丽撒谎，总说加班，其实是不分昼夜地泡在网吧里。

渐渐地，顾大军在上班时间请假去网吧，连续几天不回家，却对父母撒谎说在公司加班。父母很快发现了那是谎言，跟踪了顾大军几次，发现了顾大军的秘密后，非常担心。他们从媒体上和邻居家知道网瘾是电子海洛因，是电子魔鬼，一旦沾上，想戒就难了。父母苦劝多次，顾大军置之不理。父母无奈，想借许丽

的力量来管束顾大军，以为顾大军娶了媳妇，成了家，有妻子管着，就不会再去上网了，于是就张罗着让他们结婚。

许丽那时还不知道顾大军上网的事。她比顾大军大一岁，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又对顾大军比较满意，就同意结婚。

顾大军一听却炸锅了，说他还没有准备好，不想结婚。后来听说结婚可以享受一个月的婚假，他同意了，他可以利用这一个月去上网玩游戏。

婚礼是许丽和双方的父母操办的，顾大军一切没有过问，美美地玩了一个月的网络游戏。许丽这时才发现顾大军的这一爱好，但以为只是玩玩，再加上有一点太爱他了，认为应该满足他的这点爱好，没有制止他。可是没想到，新婚之夜却遭遇冷落。

亲朋好友都来了，为顾大军和许丽祝贺。顾大军却无心招待客人，一直坐在新房里打游戏。许丽说他，他勉强应付一下客人，接着玩。客人走了，本该属于新郎新娘的洞房花烛夜，顾大军却完全沉迷在游戏中，对新婚的妻子不闻不问。许丽洗漱完毕，躺在床上，叫了顾大军几次，顾大军两眼盯着电脑，看都不看许丽一眼。再叫，顾大军就说，你烦不烦？你困了就睡，缠着我干什么！许丽失望极了，悔恨极了，怀疑自己看错了人。顾大军一直玩到夜里四点才上床……

许丽每当说起这事，就非常气愤："我当时就想，以前对我那么好的大军，现在居然把我扔到床上不管我，而且是新婚的第一天晚上，是洞房花烛夜。我那时候特别特别地恨他，我说你不想要我，你可以不娶我回家，你干吗这样对我？"

我们拍摄的时候，我曾就此事专门问过顾大军："游戏里究竟有什么，能让你扔下新婚的妻子不管？"

顾大军说："游戏里什么都有，要权力有权力，要女人有女人，而且都是那种性感、放荡的女人，会做各种动作，发出各种声音，配着很好听的音乐，当时的感觉要比现实世界好得多，很有快感。"

"那种快感能超过你与妻子房事的快感吗？"

"能。什么都比不上那种感觉。"

"可那毕竟是虚拟的，你与妻子的房事才是真实的呀！"

"当时我就觉得那是世界上最美好的东西！"

我无言。



新婚三天，顾大军对许丽冷若冰霜。许丽向顾大军的父亲告了一状，父亲一顿暴打，拔掉了网线，摔坏了电脑。可顾大军满不在乎，网吧到处都有，这等于把他逼出家门，更得意了。

有一次，父亲把顾大军从网吧里找回来，抽了他100多皮带，累得父亲坐在沙发上喘个不停，顾大军却爬起来，挑衅地说一句："打完了？我可要去网吧了！"

父亲累得动不了了，眼看着顾大军从身后重重地关上门走出去。父亲不舍弃，挣扎着爬起来，追到楼下，顾大军却理也不理，开上车，接着去网吧上网！

父母和妻子的阻挠，让顾大军很烦，为了能够自由上网，他多次提出离婚。双方父母自然不同意，动员了两个家族的人来劝说顾大军，顾大军却说，只要让我上网，你们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大家一起劝，仍然劝不住人高马大的顾大军，他还要出去上网。许丽被逼上绝路，拿出菜刀，递给顾大军，说，顾大军，你想出去上网，就把我的脑袋砍下来吧！众人一起动手，才把刀夺下来。

有一次许丽劝顾大军说："大军，只要你不玩游戏，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顾大军却说："许丽，只要你让我玩游戏，我可以什么都不干！"

什么办法都想绝了，就是劝不住顾大军。许丽想，也许有一个孩子，让顾大军承担起对孩子的责任，他就会收心了。于是，许丽用多种诱惑的方式，让顾大军与自己同房，终于在2007年春天，怀上了孩子。

顾大军却极不耐烦地说："什么，你要生孩子？快去打掉！我还没玩够呢，弄个孩子叽哇乱叫，我还怎么上网？还不烦死我呀？快去医院，一定要打掉！"

许丽不敢相信这是那个曾经非常有爱心的顾大军说出的话，她也不顾一切了，说："顾大军，如果你能不上网，我宁可把孩子打掉！"

顾大军却说："打不打掉孩子是你的事，跟我上网没关系，不管你打不打掉孩子，我都会上网！反正有了孩子你自己养，别想拿孩子来要挟我！"

许丽怀孕6个月的时候，顾大军的网瘾愈加严重，彻夜不归。许丽不明白，网络里究竟有什么，能让顾大军这么痴迷。她提出要与顾大军一起上网。顾大军喜出望外，他也正想把许丽拖下水，只要许丽也上了瘾，他们俩就可以一起玩，许丽就不会管他了。

一天晚上，顾大军把许丽带进网吧，替她申请了网号，教她初级游戏。其实许丽痛恨游戏，一看见电脑就头痛，再加上网吧里充斥着烟味、臭脚丫子味，让

她恶心，肚子里的孩子也受不了，坐了几分钟，她就要吐。

顾大军却很快进入角色，双手飞快地敲击着键盘，眼光贼亮，两腿兴奋地抖着，满脸闪耀着油光。

许丽又忍了一会儿，实在受不了了，要回家。顾大军完全不理会她，还不耐烦地说："要走你走，我才开始玩呢！"

许丽气不过，又受不了那种味，只好先走。

许丽孤独地一个人走在路上，心里很悲凉，车辆往来，她一度想让车撞死。回到家里，睡不着觉，打电话催了顾大军几次，顾大军后来干脆不接了。

顾大军直到1点多才回来，看都不看许丽一眼，倒头便睡。

许丽愤怒了，把顾大军叫起来，吵闹了一夜。

天一亮，顾大军粗暴地把许丽拖上车，拉到医院，推到妇产科门口，说："打胎！离婚！从此我跟你没有任何关系了！"

幸亏顾大军的父亲带着一家人追来，再晚一会儿，不知道会闹出什么样的悲剧。

顾大军的父亲曾经到济南、青岛、北京等多个地方求医问药，都没能治好顾大军的网瘾，临沂网络成瘾戒治中心怎么样呢？他亲自考察了一趟，听了一堂杨永信的点评课，立即决定把顾大军送来。

如果明告诉顾大军治网瘾，他是一定不会来的。顾大军的父亲让顾大军的妈妈告诉他说父亲患了绝症，已经住进了临沂四院，让顾大军来看望。

顾大军半信半疑，一到网戒中心就明白了，扭头就想走，被盟友们挡住了。

顾大军高昂着头，看都不看杨永信一眼，还是他父亲讲明了原因："可气死我了，媳妇怀孕6个月了，他天天泡在网吧里，哪有个要当爹的样子！"

"顾大军，恭喜你，这么年轻就要当爸爸了。给孩子起名字没有？"杨永信试着按正常的思维与顾大军沟通。

顾大军却瞪大眼睛，说道："别跟我提孩子，孩子是他们想要的，是我老婆为了阻止我上网才要生的。我跟我老婆说过几百遍了，叫她去打掉，她就是不听。生呗，生下来我也要掐死他（她）！"

"你这个畜生！还敢这么说，我打死你！"顾大军的父亲说着就要打，被杨永信劝住。杨永信问顾大军："你不喜欢孩子吗？"

“喜欢倒也喜欢，肉嘟嘟的，挺好玩。可是我一看见我老婆挺着个大肚子，我就烦了，哪辈子才能把孩子生出来？就是生出来，费多大工夫才能长成个样？算了，玩玩别人的孩子还行，自己生，太麻烦了！”

“你不觉得当爸爸是一件很自豪、有责任感的事情？”杨永信挡住了又想发火的顾父，循循善诱地开导顾大军。

“有什么好自豪的？”顾大军愤愤地看杨永信一眼，指着他爸爸，说道：“他倒是我爸爸，他以我为自豪了吗？天天追着我的屁股，网吧的椅子还没坐热就被他打出来，当儿子没劲，当爸爸更没劲！我自己还没玩够呢！我就是我自己的孩子，上网就是逗我自己玩。只要让我上网，他们愿意生就生呗，生出来别找我就行！”

一家五口，二郎担山

针对顾大军的症状，杨永信制订了四步疗法。

第一步，培养独立生活能力。

杨永信尖锐地指出，造成顾大军婚育恐慌症的人不是别人，正是顾大军的父母。顾大军的婚育恐慌症只是一种表象，背后的真正病因是他没有责任感，缺乏独立生活能力。这是80后一代的通病。父母为他们提供了一切生活条件，他们不需要考虑自己的生活来源，甚至连吃饭、睡觉、洗衣服这样的事情都由父母包办。上网玩游戏，自我满足，是他们生活的一切。

顾大军的父母完全同意杨永信的观点，而且承认，当初把顾大军送到部队，就是想改掉他这些毛病，两年部队生活，只改了点皮毛。这次不同了，杨永信要让顾大军脱胎换骨。先从最基本的入手。

杨永信不光让顾大军自己料理自己的生活，还要求他给陪他的父亲打洗脚水。顾大军反抗，杨永信就用心理治疗仪强行矫正，同时进行心理引导。几天下来，顾大军见好。但一次吃饭时，又犯了毛病。

父亲给顾大军买了几样素菜，没有肉，他生气了，绝食。顾大军从小饭量就大，最爱吃肉，在家里吃饭顿顿有肉，一顿能吃两只烧鸡。来到这儿，生活受到限制，有时两天吃不上一顿肉，顾大军急了。

杨永信命令把饭菜全部撤掉，允许顾大军绝食，让已经基本治愈的盟友看着

他。

几个小时后，顾大军的爸爸找到杨永信，面色凝重地说："孩子不会饿出毛病来吧?"

杨永信抓住机会教育家长："顾大军走到这一步，就是你们这些家长的问题，他270斤的体重，这才几个小时，怎么就会饿出病来？不改掉他这些毛病，他就永远成不了一个爸爸！你也别想有一个省心的儿子!"

又过了几个小时，盟友报告说，顾大军说想吃饭。

杨永信让顾大军的父亲把素菜端给他，他吃得又香又甜。从此不再挑肥拣瘦，生活上独立了。

第二步，培养责任感和自信心。

顾大军喜欢逗别人家的孩子玩，自己却不想要孩子，说明他怕承担责任，对本来该他自己做的事情，没有自信心。杨永信让顾大军当体育委员，给盟友们上军训课。两年的军队生活让顾大军学到了一些军纪的知识，抬头、挺胸、踏正步，这些动作顾大军非常在行，一些没经过军训的中学生，在他的指导下，姿势正确了，站有站相，坐有坐相。顾大军感到了体育委员的责任，而且承担起了这一责任，自信心增强了。

但杨永信认为这还不够。

一次，许丽挺着个大肚子来看顾大军，上楼梯困难。顾大军站在旁边，却不知道扶许丽一把。

杨永信当场点破顾大军："你是丈夫，妻子在替你怀孩子，她行动困难，你有义务帮助她!"

顾大军这才扶着许丽上楼梯。

许丽的鞋带开了，自己系很困难，杨永信让顾大军帮着系，顾大军不好意思，杨永信说："你是不是怕你身体臃肿连鞋带都给你妻子系不好?"

顾大军马上给妻子系鞋带，并说："怎么会，我只是觉得不该我干!"

把鞋带系好，妻子看着顾大军，满眼都是爱。

杨永信当众表扬顾大军："大军，其实你能做一个知冷知热的好丈夫，就看你愿不愿做!"

顾大军却说："我父母和我老婆却都说我什么都不懂，光知道玩!"



孕妇角色体验

杨永信："那是因为你没表现出来!"

顾大军挠着脑袋，"嘿嘿"地笑着，若有所悟。

第三步，培养角色意识。

杨永信把男人既要做儿子又要做爸爸的义务告诉顾大军，顾大军听不进去。杨永信通过一个"过电网"的游戏，引导顾大军。游戏很简单，用绳子结了一个方形电网，钻过去的时候如果碰到绳子就算触电而死。顾大军腰围四尺多，钻了几次过不去，只好求父亲帮助。父亲一个人弄不动他，又请了另外三个父亲才把他抬过去。

杨永信现场点评："顾大军，你的角色是儿子，有你父亲的帮助你才能过去。可是你想过没有，再有几个月，你的孩子就要出生了，他要寻找帮助，该找谁呢?"

顾大军说："找我!"

杨永信说："对呀，一个男人，到了一定的年龄就该承担父亲的责任，怎么可以只想享受孩子的可爱，不承担责任呢?"

顾大军点点头，又疑惑地看着杨永信，问道："女人怀孕，男人能做什么呢?"

杨永信笑了，说道："顾大军，好小子，你快通了，很快你就会明白的！"

第四步，变换角色体验，全家出动。

扮演孕妇，对顾大军触动很大，对许丽的承诺表明了他对妻子和孩子有了一定的责任，也知道妻子怀孕的时候，他作为一个丈夫能做些什么。但这样的角色体验还不全面，他在家中还是儿子，他还有一个妹妹，他还有岳父、岳母，他还是一个女婿，甚至还有其他的家庭和社会角色，他都要承担责任。杨永信把顾大军的母亲、妹妹都叫来，一家五口，同时在心理大课堂亮相。

顾大军站在中间，妻子和妹妹紧靠着他，父母站在最外边，顾大军比他们都高出一头还多。这是中国民间流传的一个"二郎担山"的阵型，顾大军无疑就是担山的二郎，需要承担山头两边的重量。

顾大军终于彻底醒悟。一个彪形大汉，当着全家人和所有的盟友，表白心迹，痛下决心："我也不知道游戏到底有多大的魔力，能把我拖入网络的魔掌之中，我真的好恨我自己。如果不是我父母的永不放弃，也许站在这里的五口人已经家破人亡。在感谢我的父母的同时，我也要感谢我的岳父岳母，因为也是我岳父岳母的永不放弃，才让我有勇气站到了这里。是杨叔把我从一个网络瘾君子变成了一个真正的男人，从今天起，我要支撑起这个家庭，照顾好妻子、妹妹，照顾好我的父母，我的岳父、岳母，还要回报所有爱我、关心我的人！"

最激动的莫过于许丽，她一度对顾大军绝望，没想到经过三个多月的治疗，顾大军真的变了："我心里特别特别地感动，我想可能以前的顾大军又回来了。现在，我特别满足，特别幸福，我要感谢所有的盟友和家长，特别是杨叔，是你把我的顾大军又给我送回来了。谢谢你，杨叔！"

杨永信在答礼的同时，目光集中在另一个盟友身上，那个盟友泪流满面，一直在用手撕扯自己的胸膛，想必另有一个故事。

火山一样喷发的"隐私"

杨永信曾经告诉我说，点评课上有时会出现一些意想不到的情况，盟友不愿公开的隐私，受到氛围的影响时，可能会一吐为快。

我让郭帅把摄像机移向这个撕扯自己胸膛的盟友，杨永信把发言的机会送给

他。

“杨叔，顾大军的事情对我是个巨大的刺激，我来这里两个多月了，一直想对你说一件事，却张不开口，今天在这里我一定要说，我是个性无能，我天天骂我妻子是个木头，其实真正的木头是我。我今年26了，结婚半年，却没让我妻子做过一次真正的女人，我没脸告诉别人，就折磨我妻子，躲到网吧里，其实这才是我沉迷网络的根本原因！”

又一个80后丈夫，又是一个性格脆弱的网络瘾君子。他站起来诉说的时候，后面站起来三个人，一个是他的妻子，一个是他的父亲，一个是他的岳父。

这样的场面让我震惊，让我觉得是在无意间知道了人家的隐私，我在犹豫，是不是要关闭摄像机。郭帅也在看我，征求我的意见。

这时那位盟友却说：“我比顾大军大4岁，他就要做父亲了，我却不能与妻子过正常的夫妻生活，我觉得压抑，今天我要全都讲出来，我不要什么隐私，只要健康的生活！”

我释然，示意郭帅拍下去，避免因为我们关机，让这位盟友觉得我们歧视他。大不了拍下来作为资料，后期不剪辑，不能影响了盟友诉说的欲望。

他叫池力康，也是一个转业军人，但他没有顾大军那样好的运气。他回到菏泽市后，将近三年的时间，当地政府没有给他安排工作，他自己四处打工，挣的钱勉强能维持自己的生活，父亲也是个转业军人，早就下岗，母亲是一个普通的家庭妇女，比较唠叨，每次看见池力康，就问他工作怎么样，有没有找到女朋友。池力康非常反感母亲的询问，长年不回家。

漂泊打工，工作生活都不稳定，让池力康感到精神压力很大。2006年3月，菏泽一家个体老板，在没做任何解释的情况下，辞退了池力康。池力康找老板理论，被暴打一顿。池力康走投无路，站到6层高的楼上，想跳楼自杀，被一个朋友劝住，拖进了网吧。

池力康原来上过网，也玩过游戏，没有上瘾。这次却不同了，进去后一连三天三夜没出来，在网吧里吃住，参与了一个网友组织，而且玩开了视频和同声传播的多人游戏。父母找来的时候，池力康眼睛深陷，胡子拉碴，没个人样了。

池力康被强行拉出网吧，回到家里，垂头丧气，失魂落魄。父母想了很多办法劝他，找来他原来的战友陪他，可一不留神，他就会溜进网吧。他觉得只有网



络中的男男女女才能让他的精神安定下来，现实中的人一个比一个可恶，包括他的父母。

父母都50多岁了，池力康也已经26岁，在当地，早到了生儿育女的年龄，可池力康却连女朋友还没有。念初中的时候，他曾经给女生递过纸条，当兵时，家里有人给他介绍过女朋友，他不想要。这次，父亲觉得必须给池力康找对象结婚了。恰好，一个战友的女儿还未嫁人，比池力康大两岁，是个医生。两个父亲合计了一下，决定让他们见一面。

战友的女儿叫金玉春，是个性情高傲的女孩儿，有一定程度的洁癖。可她一看见池力康，却打心底喜欢，这让池力康的父母喜出望外。池力康却没有什么感觉，被动地接受金玉春的邀请去郊游、去购物等等。

交往了一段时间，金玉春发现了池力康已经上网成瘾，不但没有嫌弃，反而提出结婚。池力康没有态度，父母自然同意。

结婚后，池力康安稳了一段时间，又找了一份保险推销员的工作，干了一个月，业绩不错，拿了几千块钱的提成。这是他有史以来挣到的最多的钱。可是，他却拿着这些钱，再次钻进网吧，推销员的工作也不要了。

父母找他，问他什么原因，他不说，只说工作没劲，结婚也没劲。妻子找他，让他回家，他骂妻子，说她不要脸，是个贱货、破鞋！

妻子捂着脸回家，痛不欲生。

这时，只有他和妻子知道他发生这种变化的真正原因。他新婚的那天晚上就没能与妻子发生正常的两性关系。妻子是医生，对他进行了一些劝慰和开导。妻子又比他大两岁，甚至像姐姐一样哄着他，充当他在性生活方面的导师。他也认真地配合着妻子，可是一两个月之后，仍然没有起色。他放弃了，认为自己无可救药，转而到网络上寻找慰藉。网络本来就是虚幻的，不需要与真人交往，那方面不管能力大小，都不影响交往。已经染上网瘾的池力康更觉得网络太美妙了，愈发沉溺其中。

对于池力康的病，金玉春一直难以启齿。池力康的网瘾似乎盖过了性功能障碍，父母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只把池力康当作网络“瘾君子”送到临沂网络成瘾戒治中心。池力康消极配合，从没有与杨永信大夫进行过深层交流。

金玉春遮遮掩掩地向杨永信提起过，杨永信多次试图与池力康谈谈这件事，

又担心会挫伤池力康的自尊心，一直在寻找机会让他自己说出来。

顾大军的故事，终于让池力康心中的火山喷发了。

家长们都是过来人，他们知道这种事情是多么为难，多么难以启齿，他们怀着极大的同情心听完池力康的诉说，连一点响声都不敢弄。

盟友们也非常尊敬池力康，虽然有些年龄小的还理解不了池力康所说的事情，但都控制着情绪，压抑着自己，认真倾听。

池力康在泪水中讲完自己的痛苦经历和难言之隐，精神一下子轻松了许多，家长和盟友们对他报以热烈的掌声。

我终于相信，的确像杨永信说的那样，在心理大课堂上没有隐私，没有嘲笑，只有沟通和理解。

在池力康说完之后，妻子金玉春也当场表示说："我是一个医生，我知道池力康并没有什么大病，只是因为痴迷网络损害了身体健康，长时间保持一个姿势上网，肾功能受到损伤。只要他戒掉网瘾，身体就会好起来，我们也会过上幸福的生活。"

这本是一个十分尴尬的话题，可是在那样一种特殊的氛围中，没有人感到不好意思，没有人笑话池力康和金玉春。

在杨永信的引导下，池力康和妻子达成谅解，拥抱在一起。

池力康的父亲和岳父一直陪他们站着，流下了激动的泪水。池力康拉着妻子的手走向两位老人，含着眼泪发誓："两位爸爸，你们为我受苦了，我保证摆脱网瘾，与玉春过上正常的生活，不辜负二老的期望！"

新鲜出炉的80后丈夫和爸爸

隐私公开之后，杨永信给池力康和金玉春提供了两个便利条件：一是让池力康发挥兴趣特长，修一些坏了的小电器，而池力康总是当场就可以修好，每当此时盟友们就会对他报以热烈的掌声。二是为他们夫妻开小灶，增设一些性知识的课程，并破例允许他们到外面去住旅馆，给他们创造同房的机会。

几次同房之后，金玉春脸红红的，满脸洋溢着幸福和满足，羞涩地告诉杨永信，说池力康好了。

拍摄完顾大军和池力康，我与郭帅返回北京做后期。

顾大军出院的时候，我们专程返回临沂，全程拍摄了他回家的过程。顾大军回家第一件事就是抱住自己的妻子，急切地问道："离预产期还有几天?"

10天后，杨永信收到顾大军的短信："杨叔，我女儿出生了，我是一个真正的爸爸了，初为人父的感觉真好!"

许丽也发来短信："谢谢你，杨叔，你把顾大军塑造成了一个合格的爸爸!"

池力康比顾大军晚出院一个月。几个月后，杨永信收到金玉春发来的短信："杨叔，池力康开了一家电器维修公司，生意很好。还有，我怀孕了。池力康很体贴我，很会做男人。谢谢你，杨叔，你为我塑造了一个称职的丈夫！你是我们80后的婚姻教父!"

第七章　12岁男孩误入“艳照门”

杨永信惊讶地发现：20%左右的男盟友找过小姐，90%以上的男盟友看过黄色碟片，10%左右的男女盟友有过裸聊的经历，35%以上的男女盟友在15岁前，也就是念初中的时候尝试了第一次性行为。但是认为男女之事肮脏不堪的不多，认为自己的父母是男盗女娼的，只有米永津一人。

“男盗女娼”和“伪君子”

心理大课堂上的杨永信，俨然一个教父，盟友和家长对他的崇拜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从那些悬挂在四面墙壁上的锦旗就能感受到，“华佗”、“神医”、“医圣”等称呼已经用俗了，每次出院的盟友送锦旗，想词成了最大的困难。不少盟友管杨永信喊过“爸爸”，从内心深处把他当成再生父母，也把他当作偶像来崇拜。

家长们从一个字不识的农民到大学教授，从大老板到国家干部，都把他当成孩子的救星，从不喊杨医生或杨大夫，一律喊杨叔。这不是一个简单的称呼的问题，而是代表了一种心理，一种感情，一种需要，一种尊敬，一种无法抗拒的精神寄托。

然而，最初进入网戒中心的时候，尤其是吃过“饺子”的盟友，都恨过杨永信，而且送给他很多恶名，“刽子手”、“杀人犯”、“披着羊皮的狼”、“吸血鬼”等等都不足为奇。也有不少盟友曾经发誓要报复杨永信，有人要砍掉他的脑袋，有人要取他的心，有人要剁他的手，有人要挖他的眼睛。

往往越是当初狠毒的盟友，改变得越快。因为他们当时处在病态，说话不过脑子，意识不受大脑的支配，有些话说完很快就忘了，一旦他们走出游戏世界，

回到现实生活中，感受到杨永信的良苦用心，就会来一个急转弯、背转身，把杨永信当成精神领袖，当成无话不谈的知心朋友，当成比父母还重要的亲人。

盟友心理上的这种转变，有的很快，只需几天，有的慢一点，需要十几天，最多不过二十几天，能坚持一两个月不改变的，少之又少。

可是，曾经就有过两个盟友，长达3个月没改变，而且他们对杨永信和他的同事的评价，让杨永信觉得是一种奇耻大辱，一辈子也不会忘掉。

第一个盟友叫米永津，小名津津，来自天津，父亲是一家远洋海运公司的高层人员，母亲是一家国营企业的工会主席，家境够好。父母送他来的时候，他的嘴是歪的，眼睛一只高一只低，所谓嘴歪眼斜就是那种样子。杨永信以为他脸上有残疾，仔细一看，嘴不是真歪，眼也不是真斜，而是因为长时间保持一种动作造成的变形。津津妈说是上网上的，网络游戏比最心黑的美容师还可怕，能把一张清纯可爱的脸变成一张斜八字脸。津津没有表情，眼球转动得很慢，白多黑少，几乎是翻着眼睛看人。话更少。他妈像机关枪一样说个不停，他半天说不了一句话，偶尔一句，能把人噎个半死。

“津津，你看这儿的叔叔阿姨多好，医生、护士都像家人一样照顾病人，家长们都那么关心孩子，我们住下吧，让杨叔给你调调心理，就不难受了！”

妈妈像哄孩子一样劝这个一米八多的大男孩。据他妈说，他已经是大学一年级的学生，念体育专业，主攻篮球。

杨永信等着他说话，他一直沉默着，倒是不像别的孩子那样拒绝入院，也没有对妈妈出现暴力倾向，用不着“吃饺子”，只是不说话，拿白眼球看人。

一位护士等得受不了了，起身给他端了一杯水，说：“别着急，喝口水再决定住不住。”

“津津，咱们住下吧，你看叔叔阿姨多关心你！”津津妈替儿子向护士道谢，借护士的行动劝儿子。

这时津津终于说话了：“男盗女娼！”

年轻的女护士羞红了脸，躲开了。杨永信吃惊地看着津津，以为听错了，问他妈妈：“你儿子说什么？”

妈妈感到羞愧，说不出口。

津津对杨永信的反应似乎很高兴，提高了嗓门，翻着白眼看着杨永信，又说

了一遍："男盗女娼!"

杨永信本不想收津津，因为他看出津津网瘾不是很重，可是听了这话，内心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侮辱，不只是对他本人，还有对他的同事，这更让他觉得屈辱。一个心理医生摆脱屈辱的方式往往是对病人表现出自己的权威和对邪恶的矫正，他马上叫来护士长，以不可抗拒的口气说："给这个孩子安排床位!"

让杨永信想不到的是，在治疗了3个月之后，津津看着每天辛苦工作的医生、护士和陪盟友的家长们，仍然只有那4个字："男盗女娼!"

第二个盟友叫郑盼盼，来自郑州，他自从踏进网戒中心的大门就一直管他妈叫"天屎"，不断威胁他妈："天屎，你要是敢把我留在这里，我就会扒你的皮，抽你的筋。"

杨永信让他吃了"饺子"，他老实了。杨永信问他为什么管他妈妈叫"天屎"，他大笑着说："哈，杨叔，她跟你一样，也是医生，你们不都是"天屎"吗？治病救人，穿着白大褂，挣的是黑心钱，伪君子!"

"伪君子?"杨永信皱着眉头，这是他最不喜欢的字眼，他同样觉得是一种侮辱，"穿白大褂，挣黑心钱，你觉得医生都是这样的吗?"

"对，都是。"

"都是伪君子?"

"对，都是伪君子。"郑盼盼怕再"吃饺子"，还来了个激将法，"杨叔，你要因为我说你是伪君子，就再给我做治疗，说明你就是真正的伪君子!"

杨永信笑了，说道："好吧，我会用事实改变你的看法。"

3个月过去，杨永信有一次得了重感冒，嗓子完全哑了，可他仍然坚持上一次点评课。家长们哭着劝他不要上了，硬把他从讲台上拉下来，盟友们都心疼地流下眼泪，可郑盼盼一滴眼泪都没有。杨永信从他身边经过，他轻蔑地扫了杨永信一眼，还是像软刀子一样的那三个字："伪君子!"

当杨永信把这两个孩子的故事讲给我听时，我觉得不可思议。我关注了他们很久，但没有拍摄他们。后来的事实证明，不拍他们是对的，因为过于阴暗的心理很难通过电视表现，同时，严重扭曲的心灵只是极为罕见的个案，不具备普遍性，没必要去放大它，不让太多的孩子知道，能缩小它影响的范围。但我之所以要写出来，是想给所有的成年人提个醒，尤其是做了父母的人，我们的一举一动

都可能会对孩子造成影响，他们每时每刻都在盯着我们呢！

花完这10000块钱就自杀

杨永信判断，米永津和郑盼盼这样的情况，多半是有严重的心结，可是因为他们自己封闭起来，别人无法进入，只好先从他们的父母入手。

米永津的妈妈是一个很健谈的女人，操一口地道的天津话，给杨永信讲过儿子的很多不正常的行为："杨叔，那个嘛，你别见怪，这孩子不知什么时候中的邪，见谁都说男盗女娼。原来他挺喜欢的一个语文老师，又漂亮又有文化，经常表扬津津作文写得好，突然有一天，津津就说她是男盗女娼。人家一个年轻的女老师，受不了这个，找到我家里来，我赔了好多不是，人家生气了，再不愿理津津，津津对语文课就没兴趣了。他也这么骂我和他爸，来这里的前几天是他爷爷的生日，一家人聚在一起，给他爷爷照完了相，我和他爸拉住他，说要照一张全家相，他翻着白眼说道，你们别摆那副男盗女娼的样子，有什么好照！当时我们全家十几口人都在场，本来都高高兴兴的，叫他这一句话说得全都蒙了，我恨不能找个地缝钻进去。他爷爷批评我们，怎么教育的孩子……杨叔，这么多年了，我把心都掏给津津了，可他就是不正眼看我，我不知道哪里做错了。我带他看过心理医生，人家开导了他两个小时，他来了一句：你强奸过你妻子吗？国内的心理医生看不了，他爸爸到香港和美国咨询过，人家也说没办法。杨叔，你是我们最后的希望了，他来的时候就说，他再配合我们一次，回家就自杀，杨叔，你说他还能治好吗？"

"他受过什么刺激吗？"杨永信问。

"不知道呀，他什么也不跟我们说。这个孩子有个好处，不撒谎，从不撒谎，说什么就照实说。他去过那种地方，找过小姐，他一点也不隐瞒。他想自杀，连自杀的办法都告诉我和他爸。他自己说他心里难受，可找不到解决的办法。"

"他平时最喜欢干什么？"

"上网，最喜欢那种怪异、恐怖的游戏，他在他的屋里玩，夜里不关门，声音非常可怕，我都吓得睡不着觉。念高中的时候还喜欢过一段篮球，迷上网络后，篮球也不打了。我请了4个男孩陪他打篮球，陪他玩，让他高兴，可他说没劲。我

以为他是因为年龄小，没有自制力，等上了大学就好了。他从15岁的时候就不愿上学了，我找了很多关系，把他送进了体育大学，他只念了一个星期就回家了，说念大学无聊。回来就上网，上了几天，说上网也无聊，然后就说活着无聊，问我们要10000块钱，说花完了这10000块钱就自杀……杨叔，你说这孩子究竟是怎么了？我求过神，拜过佛，什么都不管用……”

杨永信多次与米永津单独交谈，可米永津只是听，听半天来一句：“男盗女娼!”

杨永信又给他吃过两次“饺子”，他说：“我正想死呢，你就直接把我电死得了!”

治疗一度陷入困境。

在顾大军和池力康的那次点评课上，杨永信偶然发现，米永津的表情有些变化，他原来听课从来都是眯着眼睛的，不管听到什么，根本不往心里去，可是那天，他的眼睛突然睁大了，表情很紧张，两只手还握成拳头。杨永信本想当场提问他，可是他好像发现了，马上又把眼睛眯起来，不过，在笔记本上写了一些东西。

课后，杨永信让班长把他的笔记本要来，发现他的笔记本简直就像大学里的“厕所文学”，粗鄙不堪，有男人和女人的身体、放大的生殖器，有卡通人物和怪兽，还有一些看不懂的符号，有一只大公鸡，一只小狗，一只兔子，也有文字，其中有池力康的名字，还有爱、阳痿等字眼。

杨永信似乎看到了破解米永津的密码，又一次把他叫到治疗室。

8年前的“艳照门”事件

“米永津，你喜欢我叫你米永津，还是像你妈妈那样，叫你津津?”

“都不喜欢。我最喜欢我的网名，大公鸡。”

“为什么?”

“因为我希望……我……希望我……”

津津从来没有这样迟疑过，杨永信耐心地等待着。

“希望我……”

“希望你的鸡鸡像公鸡那样雄壮，像鸡冠子那样硕大，是吗？”杨永信知道米永津说不出口，替他说了出来。

“你怎么知道？”米永津第一次正眼看着杨永信，目光从两眼的中间射出来，眼白少了许多。

“每次找完了小姐，你都很沮丧，是不是？”杨永信避开米永津的好奇心，把他的胃口吊起来，把谜底留得长远一点。

“是，太是了！杨叔，你真神了，你怎么知道？”米永津很激动，有些坐不住了。

“你找过多少个小姐？”

“数不清，至少二三十个吧。杨叔，其实我并不想找小姐，我知道这是很肮脏的事，可是我想发泄，我想作践自己。我作践自己是为了惩罚我的父母！”

“你为什么要惩罚你的父母？”

“因为他们是男盗女娼！”

“他们为什么是男盗女娼？”

杨永信步步紧逼，终于让这个大男孩吐出了积压在心头8年之久的块垒。

津津12岁的时候，非常喜欢看书，他妈妈爱带他逛书店，给他买书。一次，娘儿俩去逛天津古旧市场，里面许多卖书的，新书旧书都有。津津自己选了十几本书，他妈妈也在选。书店老板悄悄塞给妈妈一本画册，她翻了翻，笑着摇摇头。他们买了二十多本书，一大摞，最后结账的时候，老板把那本画册塞进去，小声对他妈妈说：“送的。”

妈妈笑着收下了，没太当回事。

津津注意到老板的神秘和妈妈的不经意，觉得有些好奇，回家后翻看那本画册，感觉眼花缭乱。其实那不是什么画册，而是一套男女房事的照片，完全赤裸，表情夸张，动作猥亵。津津既新奇，又害怕，把图片藏了起来，在被窝里看了又看，那些男男女女的表情和姿势让他感到恐惧。他发现其中一个女的，非常像他的语文老师，越看越像。他一下子感觉天塌了，世界毁灭了！

原来道貌岸然的男男女女，在背后竟干这种勾当！津津连续几夜睡不着觉，把那些图片看了又看，越看越矛盾，越困惑。

他们家的房子不大，隔音不好，他睡不着觉，耳朵就格外灵敏，听见有非常奇怪的声音，像打架的声音，又像是男女呼吸的声音。他打开自己的房门，要去

厕所，从父母的房间门口经过，发现声音是从那里传出来的，门没关严，有一条缝，还有微弱的光线。他好奇地往里一看，竟发现了与图片上一样的场面，只是人物变成了他的爸爸妈妈……

他心跳得厉害，莫名其妙地兴奋，又觉得极其丑陋。

从那以后，他感觉世界变了，每个人都变了，每个人都在伪装，脱去漂亮的外衣，都是一堆淫乱的肉体，都是男盗女娼。他一边是极度的厌恶，一边又是极度的好奇。

后来，他多次一个人跑到那家书店去找这方面的书。老板不仅卖书给他，还提供比书更直接的光盘，声音、色彩、音乐都有，让他更加无法舍弃，常常对着画面手淫。

再后来，他开始去找小姐。第一次时，只有15岁。小姐逗他，玩他，他厌恶，却又摆脱不掉，转向网络。虚拟世界比现实世界美好，可以任他摆布；时间一久，又觉得无聊，一切都变得无聊，萌生自杀的念头。

杨永信惊讶地发现：20%左右的男盟友找过小姐，90%以上的男盟友看过黄色碟片，10%左右的男女盟友有过裸聊的经历，35%以上的男女盟友在15岁前，也就是念初中的时候尝试了第一次性行为。但是认为男女之事肮脏不堪的不多，认为自己的父母是男盗女娼的，只有米永津一人。

“米永津，觉得池力康可怜吗？”

“可怜，非常可怜……杨叔，其实我比池力康还可怜，我连网上叫卖的阴茎增大器都用过，可是不管用。我挺不起来，小姐都嘲笑我！”

“你告诉过你父母吗？”

“没有。”

“他们给你讲过一些性知识吗？”

“没有，从来没有。”

“你的性知识从哪里获得的？”

“网上，主要是网上，还有午夜间的一些讲男欢女爱的电视节目，还有一些刊物。”

“有没有人告诉过你，性是危险的，也是美好的？”

“没有。我不明白这话什么意思，杨叔。”

“好，我告诉你。这话的意思是说，正当的、合法的男女关系，能让人体会到性的美感，男女的身体之美，感情之美，爱情之美。可是非法的、混乱的男女关系，就像在图片上看到的，就是肮脏的，违反道德的。你的生命是父母给的，是你的父母在一种激情状态下互相合作创造出来的，那是美的。父母之间的行为，有些是子女不该看到的，是他们的隐私，应该尊重他们，你却把他们与那些淫乱的人群混为一谈，这是你的错觉。男人和女人可以有性行为，但也可以成为朋友、同事、同学。并不是所有的男人和女人都是淫乱的。你在不恰当的年龄，接触到了错误的信息，这就好比，一个半岁的婴儿只能喝牛奶，如果给他烤鸭吃，即使咽下去，也消化不了。明白了吗?”

米永津点点头，似懂非懂。

杨永信长出一口气，总算找到症结了。

“杨叔，我还有一个问题，我一闭上眼睛，全是那种画面，我摆脱不掉，我看见男人女人的时候，有时候根本看不见他们的衣服，只看到衣服下面的肉体。”

杨永信叹一口气，想了想，说道：“米永津，你喜欢看别人大便吗?”

“那个谁喜欢看!”

“可你要看了怎么办?”

“赶紧忘掉。”

“对。那些图片，甚至那些画面，好比是你看见了他们大便的过程，散发着恶臭，弥漫着淫荡的气息，你所能做的只有一件事：快快逃离它们，忘掉它们!”

“我懂了，杨叔。”米永津使劲点点头。

“好了，认真想想今天我给你讲的话，如果在性的方面还有什么困惑，直接问我，也可以问你妈妈。”

“谢谢杨叔!”

米永津出去，他的妈妈已经在门外等着他。杨永信伸了个懒腰，听见米永津在走廊里大声问：“妈妈，你和我爸一起拉过大便吗?”

勇于捉奸的警长

郑盼盼的性格与米永津形成鲜明的对比，他非常愿意说话，常常给盟友讲笑



话，对自己的历史从不避讳。但是对于治疗，他公开挑战杨永信："我就是把胆摘给你，你也别想改变我！"

"杨叔，我给你讲个故事吧，一个捉奸的故事，保准比那些一流作家的小说精彩。说一个医生，就像你这样的医生，杨叔，整天穿着白大褂，满脸严肃，以为他能拯救全人类，可是一做手术就收病人家属的红包。他很爱他的妻子，也很爱他的儿子，他儿子异常机灵，常以捉弄父母取乐。10岁的时候，虽然独居一室，但常常偷袭父母，有时正碰上父母干那件事，把父母搞得非常狼狈，他就很开心。有一天早晨，男孩醒得很早，尿完尿又想恶作剧，推了推父母卧室的门，里面没插，他轻手轻脚地进去，突然一掀被子，暴露出两个裸体，同时传来一声妈妈的尖叫，妈妈还把脸藏在枕头底下，爸爸来夺被子。男孩很惊讶，原来妈妈不这样，爸爸也不会夺被子。男孩仔细一看，妈妈的身体也变了……男孩想起来了，妈妈不是昨天晚上出差了吗？难道夜里又回来了？男孩又一看那个女的，原来不是妈妈，而是爸爸同科的一个护士阿姨……男孩失望而又奇怪地看着他们，爸爸把被子夺过去，给护士阿姨盖上，把男孩推到男孩的屋里，又哄又抱，说，好儿子，你什么也没看到，千万不要告诉你妈妈！你不是想要点卡吗？爸爸给你买，买好多！男孩还探着脑袋往外看，听见防盗门'哐'的一声巨响，护士阿姨逃走了，爸爸的态度马上有些变化，口气也变了：小子，你就是什么也没看见，听见没有，只要跟爸爸配合好，爸爸一定给你买点卡。男孩正需要点卡，问爸爸妈妈要过多次，他们一直吝啬，从没给买过，既然爸爸许诺了，保密就是了，骗妈妈太容易了！从那以后，男孩与爸爸达成了默契，男孩保密，爸爸源源不断地提供点卡。有时爸爸觉得男孩玩得太疯狂，想减少点卡的数量，男孩就用告诉妈妈相威胁。爸爸只好乖乖地提供。爸爸的工资每月都要如数交给妈妈，买点卡的钱就从红包里出。天长日久，红包收多了，有病人举报了这位爸爸，爸爸退还红包，还丢了工作，到一家私立医院去打工，情绪不好，查出癌症。后来男孩明白，他那次行为叫捉奸。他爸爸是一个伪君子，是一个爱情和家庭的叛徒！男孩的'捉奸'无意中暴露了爸爸，难怪爸爸那么怕他。男孩倒是够义气，爸爸患癌症住院，不能再给他提供点卡，他也没有向妈妈揭发他，转而向妈妈要钱买点卡，妈妈不给，他就盗用妈妈的工资卡，一个月有4000多块钱，刚刚够他用。爸爸住院要花很多钱，妈妈发现工资卡上没钱了，找到单位财务去闹，才发现是被自己儿子支走了。

她想找儿子，可是凭她的本事，她哪能找到儿子。狡兔三窟，可她儿子至少有几十个‘窟’，几十家网吧他都是常客。爸爸很快不行了，临终前就想见儿子一面，可是儿子在网吧里，根本不想见他。一个伪君子嘛，死就死了，有什么好见的？爸爸咽气后6个小时，儿子去了医院，妈妈已经哭过了，爸爸的尸体送到了太平间，就好像什么事情都没发生一样。儿子去也不是为了看爸爸，而是为了向妈妈要钱。妈妈把工资卡藏起来了，儿子拿不出钱来，就向妈妈要。可是爸爸花光了家里所有的积蓄，妈妈的工资也全部用尽了，妈妈实在拿不出钱来了。儿子生气了，拔出刀子，架在妈妈的脖子上，让妈妈去给他借。妈妈怕死，真的去给他借了，他又进了网吧。男孩的确是一个很守信用的人，一直没把爸爸出轨的事告诉妈妈，可是他发现，妈妈也是一个伪君子，爸爸死后一年，妈妈就给他找了一个后爸，后爸在结婚典礼上厚颜无耻地说，他暗恋妈妈已经很多年了……男孩很绝望，觉得他出生在一个伪君子组成的家庭里，又来了一个伪君子，太扫兴了。自从妈妈再嫁，男孩就不叫她妈妈了，而是叫她‘天屎’。不是使者的‘使’，而是拉屎的‘屎’，‘天屎’，天上拉下来的一泡屎，要多脏有多脏。一个伪君子，一泡天屎，男孩自然不想与他们为伍，可又需要他们的钱，就想了一个办法，提出与他们分开住。妈妈很生气，竟然打了男孩一巴掌。男孩愤怒了，心想，看来后爸就是不行。自己爸爸在的时候，不管怎么样，妈妈从没对自己下过手，可是后爸一来，妈妈就变了，敢动手了。再过几天，说不定后爸也会动手。这还了得！男孩再次拔出刀子，插在桌子上，叫道，如果你们再敢动我一根毫毛，我就放你们的血！妈妈和后爸爸怕他，租了房子搬出去住，连电视也搬走了，还断了男孩的经济来源。男孩生气了，把房子的窗子、门板都拆掉卖了，把房产证抵押出去，可是换不回多少钱，很快就用光了。网吧里还有帮哥们儿等着他救济呢，怎么办？只好去学校、商店找点钱。别看男孩只有15岁，可他在哥们儿中间却是个人物，有警长之称。哥们儿一听说他10岁的时候就捉过奸，而且捉的还是自己的爸爸和爸爸的情人，更觉得他大义灭亲，能成大事，于是一大群哥们儿推举他当头领，准备干一番大事业……怎么样，杨叔，故事够不够精彩？”

“精彩，太精彩了，我可不可以送你一个‘捉奸警长’的称号？”杨永信知道，对这种孩子，需要循循善诱，决不能堵塞。

“太好了，杨叔，够朋友，我喜欢这个称号，不，不叫称号，应该叫绰号。杨



叔，我也送你一个绰号，叫杨跪乳怎么样？你总是叫盟友给家长下跪，还老讲羔羊跪乳那样的小儿科的故事，你自己就是一个‘羊跪乳’！”

“你不是叫我‘伪君子’吗？”杨永信不恼，反而笑了。

“最近我发现你不是。‘天屎’说给你送过一次红包，你批评了她；另外，我调查过，你好像也没有乱搞男女关系的习惯。所以我决定不管你叫伪君子了，还是叫‘羊跪乳’比较合适。”

“你征求一下盟友们的意见，如果大家都同意，你就叫。”杨永信说。

“叫归叫，我是不会下跪的，尤其不会给‘天屎’下跪！她打从一开始来，就盼着我能给她下跪，我告诉过她，别做梦了，我可没有别的盟友那么贱！”郑盼盼自信地说。

“好吧，‘捉奸警长’先生，希望你能管住你的膝盖！”

请大家管我叫“郑跪乳”

杨永信站在心理大课堂的讲台前，现场调查：“家长们，在孩子走偏时，你们给孩子下过跪的，请举手！”

50%以上的家长举手，其中包括米永津和郑盼盼的妈妈。

“津津妈，你说一说，你为什么要给津津下跪？”

津津妈眼泪夺眶而出，泣不成声：“我……我和他爸爸，想尽了办法，怎么也不能收住他的心，他天天挂在网上，饭也不吃，觉也不睡，身体眼看就垮了，我们看着心疼，要是行的话，我把心掏出来给他吃也愿意，可是他眼中什么都没有，没有父母，没有爷爷奶奶。我们给他找过女朋友，他把人家骂跑了；我们打算送他出国，给他请了一个美国教练，他把人家给打了，我们赔了好几万块钱……实在没有办法了，我给他跪下，求他好好生活，不想上学就不去，不想见人就不见，只要他好好吃饭，好好生活，可他的心里只有游戏。记不得有多少次，我跪在地上，抱着他的腿，对他说，儿子，别上网了……”

家长们都在擦眼泪，3个多月不见效果的米永津也开始流泪。自从那次心结打开之后，米永津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爱说话了，眼睛不斜了，嘴也不歪了，在点评课上，多次流泪，生活中开始给母亲打洗脚水，给母亲捶背。

“米永津，你现在想对母亲说点什么吗?”

米永津的眼泪止不住，断断续续地说：“妈妈……对……不起，原来你给我下跪，我觉得你贱，从没想过你的感受……8年了，你和爸爸因为我受尽了折磨……妈妈，你给了我生命，应该跪的是我……”

米永津穿过一排排的盟友，跑向他的妈妈，重重地跪了下去。妈妈抱住他的脑袋，也跪了下去。课堂上一片哭声。

郑盼盼看着米永津，眼睛有点湿，但嘴里咕哝道：“没出息，说好了永不下跪的，这点风雨就经受不住了。”

哭得最痛的是郑盼盼的妈妈，她晕厥过去，护士当场抢救才苏醒过来。郑盼盼仍然不为所动。

杨永信继续调查：“家长们，曾经接受过孩子的跪礼的有没有？请举手。”

寥寥几个，其中竟然有郑盼盼的妈妈。

“郑盼盼的妈妈，你说一说，儿子什么时候给你下过跪?”

“那是很早以前了，他还不到10岁，我前夫还健在，我们一家三口非常幸福。可是盼儿非常调皮，每天都搞很多恶作剧，曾经把大粪汤浇在老师的菜碗里，把尿掺在爷爷的茶杯里。我气得不行，但舍不得打，就罚他跪。那时候还能管得了他，叫他跪他就真的跪，还把裤子褪下来让我打，不过我一次也不舍得打。”

“他跪你的时候，你心里什么感受?”

“心里不好受，掉眼泪。他跪着给我擦眼泪，我也跪下去。那时候，我们娘儿俩能交心，能互相感知。可是后来，他走偏的时候，我给他跪，他却转着圈不正眼看我，我跟着他转圈，他就用脚踢我，我抱着他的腿，他就像马尥蹶子那样想甩开我。有好多次，我跪在地上，他把我甩开，扬长而去，我在地上哭得死去活来……”

郑盼盼开始擦眼泪。

“郑盼盼，你还记得给你妈妈下跪的情景吗?”杨永信对这件事感到新鲜。

“那时候年龄小，不懂事。”郑盼盼明显地有抗拒情绪，似乎有被揭短的感觉。

“噢，不懂事的时候知道给妈妈下跪，大了，懂事了，反而让妈妈给自己下跪，这叫懂事了吗？盟友们说，郑盼盼这是懂事了吗?”

“不是!”盟友们齐声高喊，有愤怒声讨之势。

“郑盼盼，你对你妈妈最大的意见是什么？”

“她又找了个丈夫！”郑盼盼脱口而出。

“好，也就是说，你的继父？”

杨永信点到继父的时候，后面站起一个男子，那就是郑盼盼的继父。自从郑盼盼来住院，他一直陪着。

“郑盼盼，我问你，你知道不知道你来这里住院的费用谁出的？你的生活费谁出的？你妈妈身体不好，她的药费谁出的？”

郑盼盼沉默。

“都是你的继父！他丢下工作，请了长假来陪你，提干的机会都放弃了，他为的是谁？你抱怨你妈妈，既然你的生父已经去世，她难道没有追求爱情的权力吗？她就不需要幸福和家庭吗？”

郑盼盼仍然沉默着。

“来，郑盼盼的继父，你谈谈对郑盼盼的感受。”

“盼盼是个孩子，是网络害了他。他虽然一直对我有抵触情绪，但我从没在意过。我既然与他妈妈结合，就要无条件地爱他，要永远像一个父亲那样爱他，完成他父亲没能在他身上尽到的责任！”

全场鼓掌。郑盼盼抬头看了看继父，又把头低下了。

“好，郑盼盼，你对你妈妈还有什么意见？”

“她打过我。”

杨永信转身面向盟友，说道：“挨过父母打的请举手！”

全体举手。

郑盼盼看了一眼，问杨永信：“杨叔，你挨过父母打吗？”

“我当然挨过。”

“父母打你对不对？”

“当然不对。可是父母也是人，没有谁教过他们怎样当父母，他们有时难免犯错误。”杨永信转向家长，“家长们，你们犯了错误怎么办？”

“改正！”家长齐声喊道。

“你们仅仅这么说是无力的，你们要有实际行动。”杨永信走到家长和盟友中间，让双方全体起立，相向而站，然后说：“家长们，你们不要以为孩子是你们

的，你们就可以高高在上。你们在人格上是平等的，你们应该怎样向孩子认错？”

家长们齐齐地90度弯腰，大声呼喊：“孩子们，我们错了，请你们原谅！”

就在家长们直起腰来的时候，郑盼盼突然跳过椅子，狂奔到母亲和继父面前，双膝跪地，声嘶力竭地喊道：“妈妈，爸爸，我错了，我错了！”

一边喊着，一边用脑袋猛烈地撞击地面。

继父连忙拉住郑盼盼。郑盼盼的妈妈又高兴又激动，再次昏厥过去。护士立刻抢救，醒来后一声长哭，抱住了郑盼盼，再不愿松开。

十几分钟后，等大家情绪都稳定下来，郑盼盼走向杨永信，拥抱了他，然后深情地对大家说：“盟友们，我昨天给杨叔起了个绰号，叫‘羊跪乳’，并且发誓决不下跪；今天，我收回我的誓言，而且，收回杨叔的绰号。不过，这样好的名字不能浪费，请大家管我叫‘郑跪乳’！”

第八章 双胞胎的爱与痛（下）

“呵，杨永信……杨叔，你是杨叔，杨叔呵，你见到乾、坤了吗？你不说乾、坤好了吗，你不说乾、坤不上网了吗？……噢，是我说的，是我向你保证的……可他们怎么又跑了？抢了我的钱，4000块救命钱，杨叔，救救我，救救我的儿子，他们跑了，又跑了！”

“五A级”的电视片《战网瘾》

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的《第一线》栏目时长20分钟，除去广告，每期节目实长18分钟。以这样的长度，我原来计划拍两集，即通过两个盟友的故事来表现杨永信和他的网戒中心，但前期拍摄失控，拍了武旭影、双胞胎和顾大军4个主要人物，其他涉及到的盟友达30人之多。做后期的时候我原想剪3集，可实际一剪才发现，至少可以剪6集。

制片人肖同庆博士强忍着泪水审完武旭影那一集的粗编，授意我剪5集，每天播一集，从某个星期一播到星期五，正好凑一个不含周末的播出单元。我忍痛割爱，剪了5集，取名《战网瘾》。

我加班加点，用两个星期做完全部的合成，交由法制专题部副主任时间先生终审。

时间先生是中央电视台金牌栏目《东方时空》、《实话实说》的创始人之一，拍摄过《周恩来》、《抗战》等大型文献纪录片，审片非常挑剔，眼睛特“贼”。他对用这么大的篇幅报道一个“网瘾”的内容提出异议，但由于已安排播出，没做修改，送上播出线。

《战网瘾》从2008年2月25日晚上8点20开始播出，每晚一集，第二天上午和

下午各重播一次，连播5天，反响超出了时间先生和肖同庆博士的预计，栏目收到许多个咨询电话，都是询问网戒中心的电话和地址的。不少观众要求重播，一些同事也追着索要光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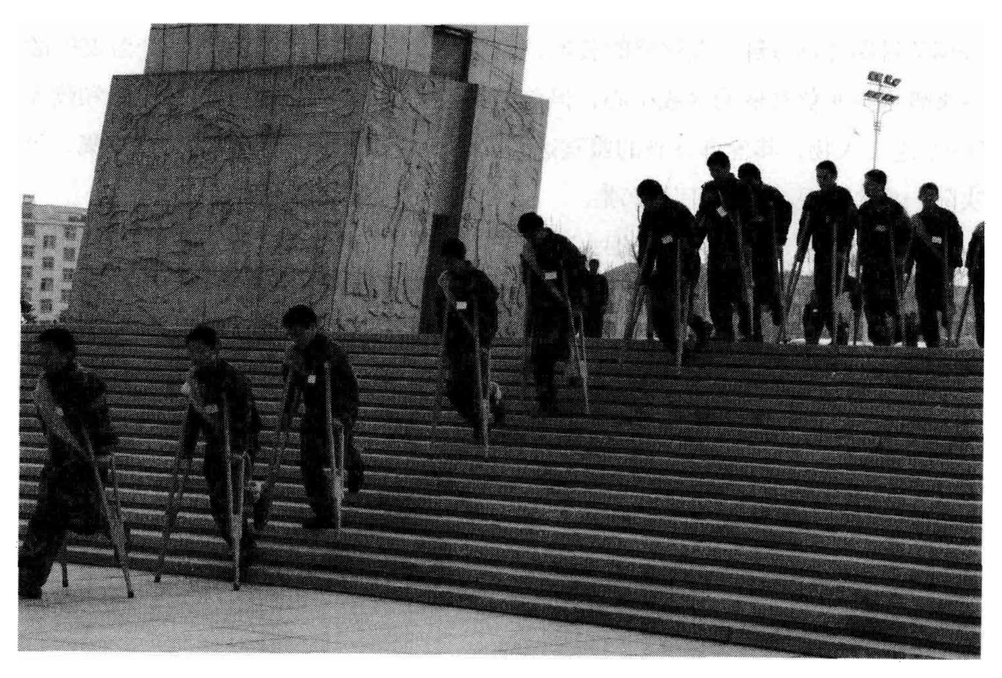
我曾经接过几个家长的电话，他们像在沙漠里长途跋涉的人看见了一片绿洲。

一个云南的家长哭着说："记者同志，你们有什么办法帮帮我，我的孩子上网、吸毒，已经离家一个星期了……"

一个山西的家长说："我的孩子把自己锁在家里，天天上网，我一管他，他就要杀我，还说让他自生自灭。他已经自杀过好几次了……"

我把这些信息转告杨永信，杨永信说，他们也接到了无数的电话，情况危急的孩子很多，只有送到网戒中心他才能救他们。网戒中心的床位有限，已经排到一个月以后了。

杨永信还告诉我一个让我非常气愤的消息，说一个河南的家长，到处寻找网戒机构，问到一个律师，那个律师刚刚看了我们的节目，记下了杨永信的地址，不告诉家长收看节目，只是把地址提供给那个家长，就问那个家长要了5000块钱



拐杖，也是心理医生的处方



的信息费。家长带着孩子赶到临沂网戒中心，看到杨永信的治疗模式，却说这5000块钱花得值！

《战网瘾》的收视率统计出来，每集都在0.8以上，按照栏目制订的“A、B、C”的评定级别，都是A，同事们戏称这是“五A级”的节目。

我很有自知之明，这并不是说片子本身做得多么好，完全是因为社会的需要。

按照2008年初共青团中央青少年网络协会发布的最新调查数据，截止到2007年底，全国有2.1亿网民，青少年占到85%以上，网瘾的发病率接近10%，也就是说，全国的网瘾患者已经超过2000万人。

这样庞大的社会群体患病，该有多少家长度日如年？中国网民的人数还在逐年增加，这就意味着网瘾患者的数量呈上升趋势，又该需要多少网瘾戒治机构？

杨永信的网戒中心开办两年，收治患者过千人，除西藏、台湾和港澳外，全国各省、市、区的病人都有。有关治疗网瘾的节目受到关注是自然而然的事，高收视率一点也不奇怪。这只能说明，反映民生热点的节目永远受到观众的欢迎。

我把《战网瘾》的收视情况提供给肖同庆博士和时间先生，申报续集，他们大力支持。3个月后，在2008年阳光明媚的春天，我与郭帅再次来到临沂网瘾戒治中心，还带来了时间先生帮助中国传媒大学指导的硕士研究生赵鹏飞，她与盟友们差不多是同龄人，更容易理解他们。用杨永信的话说是战网瘾的队伍在扩大，加入了一个漂亮的女战士。这个女战士很快与盟友们混熟，被亲切地称为“飞姐”，而她的确是一个合格的战士，在后面“保卫黄河”的战斗中，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阴谋与撒娇

我们的第一目标是双胞胎。他们已经回到网戒中心，成为“资深”的老盟友，因为上过电视，也成为盟友中的明星。有些看了《战网瘾》的家长来网戒中心考察，看见他们俩就像看到了老熟人，不几天就把自己的孩子送来。

我无法理解他们俩的逃跑，反复追问杨永信：“他们当时表现得那么好了，为什么还会逃跑，他们的眼泪都是假的吗？”

杨永信尖锐地指出：“眼泪是真的，要改变的决心也是真的。当环境和氛围

感动了他们的时候，网瘾被逼退了，他们热血沸腾，一定要改变。可他们毕竟只有14岁，意志薄弱，自控能力较差，激情过后，还会回到过去，网瘾还会发作。这时候如果失去了监管和引导，就容易反复。这两个孩子的确是表演的天才，他们的这些波动掩藏得很深，蒙骗了很多人，包括他们的父母。以我当时的判断，他们只是完成了内部抗争期，刚刚进入被动改变期，也就是说，他们的改变还是被医生、护士和家长推着进行的，他们自己还没有主动地要求改变，这时候如果外界的条件稍微有些变化，网瘾就会复发，控制他们的精神。不幸的是，事情真的发生了……"

杨永信当时曾把这些话告诉乾、坤的父母，乾、坤爸接受，可是乾、坤妈却认为杨永信有些危言耸听，甚至提出要出院："你看孩子这么好了，比走偏前阳光多了，我觉得出院肯定没问题了。"

杨永信不同意，乾、坤妈不高兴，认为杨永信扣着孩子是想多收住院费。乾、坤爸坚持听杨永信的，让孩子继续住一段时间，真要出院，他也得回去安排一下，给他们找一个学校，另外，他是向单位告了假的，日期早超了，需要回单位解释一下。就这样，乾、坤爸回安徽阜阳，留下乾、坤妈陪孩子。

前面说过，乾、坤妈患抑郁症、脑萎缩，性格比较固执。她一直觉得双胞胎是天才，戒治网瘾时也是天才，不用待到杨永信要求的那么长时间。她想试一试双胞胎究竟好了没有，就向家委会请假说要带双胞胎去看一个教表演的老师，为他们出院后做些准备。

家委会主任没法不同意，签了字，乾、坤妈拿着假条找杨永信，杨永信说："你能不能自己去见，不带孩子？"

"哎呀，杨叔，人家老师说就要见孩子，不见孩子怎么知道他们会不会表演呢？放心吧杨叔，你看这俩孩子现在多阳光，早把网吧忘了，我们就两天，住一夜就回来。"

杨永信再不批准，就等于断了孩子的教育前程，只好签字。

其实根本没有什么表演老师，乾、坤妈把双胞胎带进了临沂的一家宾馆，看着他们补写蜕变日记。

双胞胎挺乖，写了一个小时，看见妈妈打盹，谢乾说："妈妈，你睡一会儿吧，在网戒中心总睡不好。"

乾、坤妈很感动，儿子总算懂事了，知道心疼妈妈了。可妈妈也很警惕，怕自己睡着了双胞胎出事，没睡，去了一趟洗手间。

趁这机会，谢乾小声对谢坤说："机会来了，想跟我逃吗？"

谢坤有些害怕："行吗？"

谢乾："看我的，得先拿到钱！"

妈妈回来，困得不行，但坚持不睡。谢乾打个哈欠，说道："妈，我们睡一会儿吧，我都写完两篇了，困死了。"

谢坤也跟着说困，妈妈说："好吧，睡两个小时，起来接着写。"

她把外衣脱下来，压在枕头下面。那里面有4000块钱，是全部的家当。为了给双胞胎治病，他们把房子押出去了。几天前，她刚从朋友处借了10000块钱，交到医院6000，身上一直留着这4000，如果可以出院，这些钱就可以省下来，作为他们的学费。

谢乾眯着眼睛，瞅一眼妈妈，妈妈虽然打呼了，睡得很实，可外衣在枕头下压得牢牢的，没法下手。

谢乾挤到妈妈怀里，撒起娇来："妈，我冷，你搂搂我吧！"

"这小子，半大男人了，还想吃奶呀！"妈妈虽然这么说，还是把谢乾搂到怀里。儿子不管多大，在妈妈面前都是个孩子，母子之间的肌肤之亲是什么都无法替代的。很多年没有这种体验了，妈妈很陶醉，幸福地进入梦乡。

谢乾把头埋在妈妈的怀里，听着妈妈的鼾声，手却伸到了枕头底下，轻轻地摸索着，探到了一卷纸样的东西，悄悄地取了出来，塞进了自己的怀里。

谢坤睁眼看着哥哥的一切行动，对他伸出了大拇指。

小哥俩没有马上逃，怕开门惊醒了妈妈，反倒逃不了。再说，他们也困了，得好好睡一觉才能行动，于是他们俩呼呼地睡去。

两个小时过去，妈妈先醒了，把双胞胎叫起来，接着写日记。

谢乾写了一会儿，说要上厕所。

"懒驴上磨屎尿多，去吧！"妈妈批准。

几分钟后，谢坤说："妈妈，哥哥怎么还不回来，他不会逃跑吧？我去看看。"

妈妈觉得谢坤是开玩笑，说："跑，他知道这是在哪儿吗？去吧，他是不是

忘了带卫生纸，你去给他送点。”

就这样，两个孩子完全脱离了妈妈的视线，妈妈一个人在房间里等着。一等不来，二等不来，十几分钟，还不见回来。她隐隐地感到事情不好，摸了摸外衣口袋，4000块钱不见了。她冲出房间，跑进男厕所，声嘶力竭地喊道：“谢乾！谢坤！”

双胞胎早已不见人影。

鲁皖大追踪

杨永信正在和家长委员会谈话，手机动了，是乾、坤妈打来的，一听却莫名其妙：“……你是站长吗？喂，你是汽车站的站长吗？快拦住我的儿子，双胞胎，长得一模一样……”

杨永信立刻明白了：“乾、坤妈，我是杨永信，出什么事了？”

“呵，杨永信……杨叔，你是杨叔，杨叔呵，你见到乾、坤了吗？你不说乾、坤好了吗，你不说乾、坤不上网了吗？……噢，是我说的，是我向你保证的……可他们怎么又跑了？抢了我的钱，4000块救命钱，杨叔，救救我，救救我的儿子，他们跑了，又跑了！”

杨永信关掉手机，面色凝重，叹口气，对家委会成员们说：“组织所有能出动的家长，分头去汽车站、火车站，尽量把乾、坤拦在临沂！”

“天哪！这两个小子，原来全是装的！”家长们既气愤又绝望。

新上任的家委会主任是盟友李佳皓的爸爸，他是临沂本地人，经营着两家企业，为了陪儿子，把企业交给手下，自己全职陪同；可当上家委会主任，天天要为家长和盟友服务，顾不上管自己的孩子，就又把女儿调来，让女儿陪儿子，自己当起全职主任。网戒中心没有车，他刚刚买了一辆新奥迪，几乎成了网戒中心的专用车。

佳皓爸马上安排了近30个家长，只要乾、坤可能去的地方就派人过去，他开上自己的新奥迪，直奔火车站。

那时已经是晚上6点多钟，天就要黑了，火车站人口密集，刚好有一趟从山东日照开往兖州的火车将要经过这里。如果双胞胎回阜阳的话，极有可能乘坐这趟



借助拐杖，杨叔要告诉盟友什么？

火车先到兖州，再转车。佳皓爸的奥迪车挤了8个家长，兵分6路把守着临沂火车站的各个入口，还通报了火车站，如果看到两个14岁左右的双胞胎，一定别叫上车，并且第一时间通知家长们。

火车正点进站，正点离开，没看见乾、坤的踪影。

这时，去汽车站的家长们也打来电话，说没看见他们。去网吧的家长纷纷通报，一概没有乾、坤的消息。

杨永信派人把乾、坤妈接回医院，她几乎崩溃，嘴里不住地念叨着："我的儿子，儿子跑了，儿子跑了……"

家长和盟友们的情绪发生了很大的波动，有些家长甚至又开始怀疑治疗方法，治到这种程度还会反复，是不是这种方法就除不了根？

杨永信决定马上召集盟友和家长开会。

网戒中心创办之初，盟友逃跑的情况时有发生。那时二楼厕所的窗子没装护栏，一个泰安的盟友半夜从厕所窗口跳下去，正好落在一辆医院职工的车上，把前挡风玻璃给砸碎了，他成功地逃出去，在网上挂了许多帖子，攻击网戒中心和

杨永信。

还有一个河南的女孩，跳窗崴伤了脚踝，没能逃走，腿上打着石膏，两个月才敢走路，这时，却不想再跑了，网瘾也差不多治好了。

盟友自己逃跑情有可原，可是像乾、坤妈这样心存侥幸，主动带孩子出去，被孩子利用的，还是第一例。

杨永信毫不客气地批评了乾、坤妈，可是乾、坤妈却不承认自己的错误："虽然我撒了谎，但我是想看一看我孩子的治疗效果，他们逃跑，说明没治好，我也没办法……"

对于这样固执的家长，杨永信也没有办法让她马上改变，但不能因为她影响整个网戒中心的氛围，他对家长和盟友们说："要想孩子改变，首先家长要改变；即使家长不改变，孩子也要改变，改变是为了自己。"

盟友和家长的情绪稍为安定下来，共同期待着双胞胎的消息，可是一点线索也没有。

佳皓爸和家长们四处撒网，临沂全城数百家网吧都找遍了，还通过QQ号发现，他们好像在临沂西南30多公里处的罗庄的一个网吧里，赶过去一看，根本不是。

乾、坤的爸爸也获知了消息，与杨永信和佳皓爸反复通话，研究他们可能去的地方，提供了许多电话和地址，同样没有他们的下落。

他们究竟去了哪里呢？

双胞胎有着丰富的逃避追踪的经验，他们既没去汽车站和火车站，也没去网吧，而是选择了出租车。一从宾馆出来，他们就花500块钱叫了一辆出租车，直奔兖州。他们的妈妈把消息报告给杨永信的时候，他们已经出了临沂，行驶在通往兖州的高速公路上。

第二天，他们返回阜阳，知道爸爸在家，他们没有回家，而是直接进了网吧，而且很快与过去的损友联系上了，又开始抽烟、喝酒、上网，用从妈妈那里偷来的钱大大方方地请客，还给损友讲在网戒中心的事情。损友们很"仗义"，拍着胸脯说："要是离得近，我们肯定帮你把杨永信给砍了！"

谢乾说："嘻，砍不砍的，现在不去管他了，反正他也够不着我们了，不理他了。你们把《魔兽世界》玩到什么水平了？能跟我PK了吗？"

一群损友，忘我地沉入网络游戏中，饿了，网吧提供方便面、火腿肠和啤酒，比外面的贵好几倍他们也不在乎；馋了，叫上损友下饭店。4000块钱，没几天花得差不多了。

又没钱了，怎么办？谢乾往家里打电话，没人接，挂了。过了几分钟又拨，还没人接。放心了，确信爸爸不在家，他悄悄潜回家中，翻箱倒柜，从爸爸的钱包里翻出300多块钱，揣到自己的身上，溜之大吉，再回网吧。

谢乾的行动暴露了行踪，至少让他爸爸知道，他在阜阳，而且又缺钱了。

乾、坤爸爸委托阜阳网络警察，利用QQ号寻找他们。一个星期后，终于发现谢坤正在一个网吧里上网。谢父带着警察迅速扑过去，当场抓获。问他谢乾在哪里，谢坤说去外面买东西了。其实，当时谢乾就在一个包间里上网。双胞胎早就订立了攻守同盟，不管谁被抓住，一定要替对方保密。他们等了一会儿，看不见谢乾回来，认为谢乾发现了他们，自己开溜了，没再等，带着谢坤，连夜赶赴临沂网戒中心。

谢乾侥幸逃脱了爸爸的追踪，却被另一伙人盯上了，他们把谢乾从网吧里拖出来，带到一个破房子里，问道："上次的货你放哪儿了？"

谢乾这才明白，他们是找他要白粉来了。谢乾和谢坤在去临沂网戒中心以前，吸过几次毒，并被人利用，给上线和下线之间送过货。有一次从上线手中接了货，带回家中，还没来得及交给下线，就被送去戒网瘾了。上线发现他回来，找后账来了。

"什么货？没货！"谢乾想抵赖。

"咚！"一拳捣在腮上，嘴里咸咸的，流出血来。

"在哪儿？"

"没有！"

"哐！"一脚踢在腰上，疼得钻心。谢乾想是不是骨头断了？寡不敌众，招了吧。

"在一个朋友家里。"

"给你一天的时间，明晚在这里交货，拿不来要你的命！"

谢乾擦擦嘴上的血，又钻进了网吧，玩了一天一夜，眼看到了该交货的时候，正不知道该怎么办，爸爸突然出现，身后带了一大群人。谢乾无话可说，老老实

实地跟着爸爸回到网戒中心。

佳皓爸爸逗他："哟，谢乾，出去十多天，脸吃胖了呀！"

谢乾摸摸被人打肿的脸，羞愧地撇撇嘴，欲笑又止。

父亲的耳光不打儿子

我是在网戒中心门口又一次遇见乾、坤爸，他似乎苍老了许多，但精神还好，他似乎知道我想问他什么，不等我开口，握着我的手说："没别的，血战到底！"

我很激动，很敬佩，使劲握着他的手，说："多保重，别放弃！"

"不会的，只要他们还在地球上，跑到哪里都能找回来；只要他们还玩网络游戏，我就一天不会停止战斗。没办法，誓与网瘾血战到底！"

这时双胞胎已经又住了3个多月院，两次加起来，已经超过半年，在杨永信接治的盟友中，算是比较长的。

我见到谢乾的时候，他脑门上有一块硬币大小的伤疤，我问他怎么了，他说："在地上磕的。杨叔发明了一种纠偏信念操，让我们伸展四肢，全身仆地，连做300个以后，让父母也都陪着做。我和谢坤做倒也罢了，一看见我爸爸做，我们就受不了了。他的腿已经受伤了，做这种动作太吃力，可我爸爸硬要做，说是为了我们，他宁肯把腿跪断。我劝不住，就使劲把脑袋往地上磕，磕得发红发紫，跪在我爸面前，向他发誓，一定戒掉网瘾，他才停下来……"

"你的话还能让你爸爸相信吗？"我调侃他。

"唉，刘叔，惭愧呀，"谢乾很会说话，我第一次见他的时候，他就自来熟，口若悬河，说话一个磕巴都不打，完全不像个只有14岁的男孩，"刘叔你大概不玩游戏，你是不知道网瘾这个东西有多馋人！一想起游戏来，我就全身滚烫，四肢发抖，比毒瘾发作还难受。可是这回我真得改了，再不改，谁都对不起了。不管说什么，大家都不相信我和谢坤了，我们只能靠行动了。"

对于他说的纠偏信念操，我觉得好奇，问杨永信是什么一种形式，杨永信说："你要有机会拍一拍就全明白了。双胞胎很怕做这个，因为他们的爸爸实在是一个了不起的爸爸，常常感动得全体盟友流泪。不光做这个，前几天发生了一件事，家长们一个个都被感动了，都对他竖大拇指。事情是这样的，乾、坤爸是正科级

干部，本来有很强的组织观念，可是在儿子的问题上，他显得非常无奈。由于长时间在这里陪同，需要写个情况说明交给单位。谢乾发现了这事，以为他爸在写检查，就嘲笑说，爸爸，你总要求我们不犯错误，你自己怎么也写检查呢？一句话问到了痛处，他爸爸觉得无颜面对孩子，可是他又不能拿孩子出气，于是抡开手掌，对准自己的脸，来回抽了好几个耳光，边抽边说：‘我无能，我没用，我教育不好孩子，干不好工作，我是个废物！’”

我听得心惊肉跳。

“你们来得正好，我正要就这件事做一次点评，你们要不要拍？”

“拍！”我说。

点评课上，站着双胞胎和他们的爸爸。妈妈在两个多月前就离开了，到西北一个遥远的城市打工，给双胞胎挣医疗费。

杨永信从一个现场调查展开点评：“盟友们，你们当中打过父母的请举手！”

60%左右的盟友举起手，其中包括一些女盟友，谢乾谢坤两个都把手举了起来。

“家长们，你们当中打过孩子的请举手！”

几乎所有的家长都举起手，但乾、坤的爸爸没举手。

杨永信大概为了突出乾、坤的爸爸，又说：“从没打过孩子的父母请举手！”

乾、坤爸是唯一一个举手的家长。

“为了劝阻孩子玩网络游戏，自己打过自己的父母请举手！”

乾、坤爸又是唯一一个举手的家长。

爸爸连续举手，让谢乾谢坤已经感到非常羞愧了，他们低着头，不敢看大家，也不敢看他们的爸爸。

“乾、坤爸，你究竟做错了什么，非得要打自己的耳光？难道双胞胎没有错吗，你为什么不打他们的耳光呢？”杨永信又问。

我看得揪心，郭帅和赵鹏飞都给我递眼神，觉得杨永信有些过分。我知道，有时心理医生必须残酷，一定要把人逼到绝路上去，才能达到治疗效果。

“孩子有错，但主要的责任在家长，在我这个做父亲的。”乾、坤爸已经开始流泪，“前几年忙于工作，欠孩子的太多，在孩子最需要我的时候，我不在家，我没能尽到一个父亲的责任，我已经向儿子道过歉，今天还要道歉。我是一个国

家干部，工作干不好，心里有愧，对不起国家。我的腿受伤，有些事情已经力不从心，杨叔，我没有告诉你，我不光给单位写了情况说明，还写了提前退休的申请……”

杨永信惊异，家长和盟友们都感到惊异，我心里既惊讶又感到悲壮。

双胞胎一边一个，给他们的爸爸擦眼泪。

“……我马上就要50岁了，不能挡年轻人的道，退下来，用余下的生命，偿还过去对儿子欠下的债。儿子是好儿子，可是网络游戏害了他们。我一想起两个这么聪明的孩子就是走不到正道上来，我就觉得对不起列祖列宗，对不起他们的妈妈，他们的妈妈身体不好，多次对我说想离开我们，又觉得把两个问题孩子交给我一个人承担不了，咬牙坚持着。她性格中有毛病，太固执，可她为两个儿子付出了一切，她是一个伟大的妈妈。现在，我腿不行，干不了多少事情，要靠她一个病态的女人去打工给孩子挣医疗费，我心里难过，恨自己不能给她幸福，不能教育好孩子……”

突然，乾、坤的爸爸甩开两个儿子的手，对着自己的脸，使劲扇了两耳光，



泪与悔



再要扇第三下的时候，被两个儿子死死地抱住，爷仨哭作一团。

盟友和家长们都在擦眼泪，我几乎不忍心看下去。

这还没完，乾、坤的爸爸哭着说："孩子，爸爸只有这一条生命，来日无多，爸爸求求你们，真心配合杨叔的治疗，别再上网了，爸爸给你们跪下了！"

说着，果真双腿弯曲，两个膝盖就要落到地上。

双胞胎毕竟进步了，不等爸爸跪下，他们先双膝跪地，牢牢地架着爸爸的胳膊，没让爸爸的双腿落下。

那堂点评课一开始就沐浴在泪水中，直到结束。

杨永信也泪水不断，他教导盟友们要理解父母的苦心，别让父母再伤心，同时也号召家长们学习乾、坤爸这种敢于自责、永不放弃的精神。

最后，乾、坤爷仨带领全体盟友宣誓："我承诺，誓与网瘾血战到底！"

连喊十遍，振聋发聩！

80副拐杖

为了让双胞胎体验他们的爸爸被车撞断腿的感觉，杨永信给他们出了一个特殊的"药方"，让骨外科的大夫把他们的双腿用夹板固定住，给他们每人一副双拐，跟着爸爸走路！而且要打着绑腿生活3天！

刚开始走，不觉怎么累，像个游戏。走了几分钟之后，腿僵硬起来，双拐顶得胳肢窝酸疼。乾、坤爸爸拄了一年半的拐杖了，动作已经相当熟练，上楼梯如履平地。双胞胎虽然身高超过了爸爸，但使用双拐却没有任何经验，渐渐地跟不上爸爸的步子，脑门上渗出细汗。

"走，上楼梯，去厕所，弯腰捡东西，还练习上床，打水洗脸，吃饭。凡是生活中你们爸爸能干的，你们就必须会干！"

杨叔在旁边督促，郭帅跟着拍摄，远景、近景、特写，拍得很仔细。怕孩子们摔跟头，有两个家长在他们身边保护。上楼梯的时候，腿不能打弯，谢乾几次要摔倒，都被家长揪住，拐杖也扶不住，掉到地上。谢坤还好，似乎比谢乾有体会，身体和双拐的平衡性把握得比较好，但走上楼梯后，也累得喘粗气。

"我要上厕所，帅哥，你拍不拍？"谢坤耍坏。

"去你的吧!"郭帅早就累坏了，关了摄像机歇会儿。

"我拍!"

我故意逗谢坤，提着摄像机，跟着谢坤进了厕所，把摄像机对着谢坤的鸡鸡，其实我没开机，我要看看谢坤的承受能力如何。他笑着站了半天，求饶道："刘叔，饶了我吧，摄像机对着我我尿不出来!"

我收起摄像机，在厕所门外等着谢坤，他一出来我就开机。

谢坤从厕所出来，对着镜头做个鬼脸，说道："刘叔，你看我们爷仨都拄着拐杖，像不像小说里写的三剑客?"

我说："像三个铁拐李!"

练了一个下午，我很担心双胞胎吃不消，或者出现意外，正想建议杨永信给他们松松绑，这时盟友高立志的妈妈走进杨永信的办公室，说道："杨叔，我有一个要求，让我儿子也绑起双腿，体验一下断腿的感觉。三年前，我出了车祸，严重骨折，到现在走路还疼，可我儿子一点不体谅我，说我是装的。杨叔，一定得让他体验一下拄双拐的滋味。"

我愕然。

女盟友车静茹的妈妈进来，也要求女儿体验双拐。这位妈妈患有小儿麻痹后遗症，左腿本来就是瘸的。女儿迷恋网吧时曾多次离家出走，她拄着双拐找遍了全市的网吧，找到女儿时，女儿却狠狠地咒她："再找，你两条腿都得瘸，下肢残废，高位截瘫!"

我咽下就要出口的建议，跟着杨永信主动征求家长的意见，结果，大大出乎我的意料，所有的家长都想让孩子做双拐体验。

三天后，佳皓爸带领家长委员会，用3块钱一副的价格，把临沂市各商场所有的双拐全部租来，总共80副。

80个盟友拄着双拐，来到沂河边上的迎宾门，在乾、坤爷仨的带领下，练了3个小时的"双拐队列"。

80个盟友，80副拐杖，背对着夕阳，蹒跚而行，从河边到迎宾门的石级，来回三趟。我带着帅哥和飞姐，不断变换着机位，扛着三脚架，像拍电影一样忙碌，引得许多游客驻足围观。

盟友的表情不一，从最初的好奇，很快变得疲倦，然后是伤感。

双胞胎已经拄了三天拐，充分体验了父亲的艰难，最后在杨永信的点评启发下，说出了让围观者也落泪的话："爸爸，拄了三天的双拐，我们才体验到你是多么不容易。你被车撞断腿的时候我们还在网吧里，你做手术的时候，我们连等都没等，又钻进了网吧。我们完全没有了人性。你拄着双拐去网吧找我们的时候，我们嫌你啰嗦，咒你早死。现在才体会到，你那时候有多么不方便……爸爸，你的腿虽然受伤了，但你的两个儿子获得了新生，从今天起，谢乾谢坤就是你的左右腿!"

我惊讶于双胞胎的语言天赋。那两天我一直在想，他们哥俩能有什么样的感悟，会说出什么话来，以我的想象力，想不出还有什么比"左右腿"更贴切、更形象的话。

杨永信借势感化盟友，他让所有的家长打上绑腿，拄着双拐，盟友跟在旁边，让盟友们寻找这样的感觉："假如有一天，你们的父母真的受了伤，或者老了，走不了路了，拄着双拐，你们能不能守在他们的身边?"

许多盟友一边陪着父母体验双拐，一边抹眼泪。高立志的妈妈悲伤得走不下去，摔倒在石级上，高立志背起妈妈，继续往前走。

高立志的方法启发了盟友，他们不忍心让父母再拄着双拐走，抱起或者背起父母，走上台阶，迎着夕阳，穿过迎宾门，仍然不停地奔跑着。

父母不知道多少年没有这样与孩子亲密过了，激动得泪流满面。

我和郭帅紧紧盯着取景框，拍到了一大群盟友背着父母穿过迎宾门奔向夕阳的画面，比好莱坞大片里的镜头一点不差。

解开绑腿、放下双拐后，谢乾还在哭，回医院的路上也在哭，一直哭到晚上，盟友们和家长都劝，越劝哭得越厉害。

他爸爸说："杨叔这一针，把小子扎透了!"

一封少女的来信

双胞胎的妈妈回到网戒中心。虽然家里负债累累，她还是专门去做了头发，穿了一身漂亮的套裙。她要把最光彩的一面呈献给双胞胎，因为双胞胎获得了新生，很快就可以出院了。她就是专门来接他们出院的。

想走出网戒中心，必须达到6条标准：对网络的使用有正确的认知能力，也就是对网络的工具性和玩具性有深刻的认识；对是非对错有明确的判断能力；善于表达亲情，与父母有很好的沟通；有一定的责任心；有一定的爱心；具备一定的自我控制能力。

经过近8个月的治疗之后，杨永信认为双胞胎基本达到了这6条标准，可以进入“院外固化期”。杨永信有一句名言：只要你在这里挂上号、我就会管你一辈子！即使出了院，即使度过了“院外固化期”，他也会用长效机制随时监控盟友的表现。至于谢乾谢坤，他认为是他遇到的最聪明也最顽固的一对，对于前5条标准他是有把握的，在自控能力方面，需要在“院外固化期”中检验。如果过不了关，双胞胎仍有可能再回到网戒中心。

双胞胎出院的前一天，乾、坤爸诚惶诚恐地走进杨永信的办公室，手里拿着一封信，说道：“杨叔，有件事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乾、坤原来的一个女同学，给他们写了一封信……”

“什么内容？”

“我还没打开看，恐怕不是什么好事……”

“你是双胞胎的监护人，你有权力检查别人给孩子的信是否健康。先拆开看看是什么内容再做决定。”

乾、坤爸拆开信，我和杨永信都看了，杨永信说：“好事，可以作为一个好教材，让我们的飞姐念给所有的盟友听一听。”

在双胞胎的告别仪式上，飞姐用饱含深情的声音给盟友们念了一封少女的来信：

谢乾谢坤：

你们好。

我是×××，是你们原来的小组长，你们还记得我吗？圆圆的脸，有点胖，扎着一个马尾巴……算了，不管你们记不记得我，我对你们俩的印象可是很深的。

我在中央电视台的《第一线》栏目里看见你们俩了，这么长时间不见你们，我还以为你们干什么去了呢，原来你们去治网瘾了，真是难

以想象。

你们的父母太不容易了，他们是天下最伟大的父母。他们为你们吃了那么多的苦，你们真不该伤害他们。游戏这东西很怪，我也喜欢玩，可是不能玩上瘾，只能当作一种娱乐，学习累了的时候调剂一下大脑。你们俩就是太没有节制了。不过我相信，凭你们的聪明劲儿，一定能戒掉网瘾，回到学校，回到我们中间来。

我还记得，你们俩喜欢表演，爱唱歌。同学们都喜欢听你们唱歌。我们都希望能再听到你们的歌声，加油啊！

算了，也不知道你们能不能收到我的信，如果收到，一定不要让我失望呀！

你们的同学×××

这封女同学的来信仿佛一针兴奋剂，让盟友和家长们都格外开心。对于谢乾和谢坤来说，更是一个惊喜。处在青春期的他们，在这样的情况下收到女同学的信，既满足了他们的虚荣心，又是一个莫大的鞭策，胜过千言万语的说教。

按照惯例，乾、坤在出院前要带领每一位盟友宣誓，还要唱戒网瘾之歌《网梦醒来》。他们高举着拳头，声音格外洪亮，表情异常严肃。

他们的父母拥抱了每一位前来告别的盟友，并鼓励他们说："加油，加油！"

乾、坤一家送给杨永信一面锦旗，内容十分有趣：

谢乾谢坤谢杨叔
敬天敬地敬神医

杨永信带领大家把乾、坤一家送到网戒中心门口，乾、坤的妈妈走出去很远，又跑回来，拥抱着杨永信说："杨叔，你不光改变了我的两个儿子，也改变了我！"

乾、坤兄弟俩含泪承诺："永不走偏！"

那时，大街上春光烂漫，树木花草都展现出蓬勃生机，和煦的春风送来太阳的香味和双胞胎远去的脚步声。

第九章　谁把天才变成了魔鬼?

"我亲眼看见一个网友，他在一家网吧里与另一家网吧的玩家比拼，玩的就是《魔兽世界》。玩到一定程度，混淆了虚拟世界和现实世界，就说，你在哪里，我过来咱们面对面地比拼！对方告诉他网吧的地址，他直接来到那家网吧，背后拿着一把大砍刀，找到那个对手，一刀把脑袋砍掉，对方的眼睛还眨着，鼻孔还出气，嘴巴还吧唧着，脑袋和身体就分开了，只有一块皮挂在肩膀上。这跟游戏中的杀人方法一模一样。"

孩子的天堂，父母的地狱

在杨永信的网戒中心，我采访过许多家长，他们对孩子沉迷网络后的一个共同评价是：魔鬼！

"头发一米多长，不洗，不梳，半年不洗澡，不刷牙，全身都是臭的，就好像刚从沼泽地里奔出来的一头狮子，浑身散发着骚味、臭气，长头发一甩一股臭味泄出来，睁着浑浊的大眼，熬了一两个月了，人瘦得皮包着骨头，眼眶显得很空，活像饿了几十天的野鬼……就这副样子，半夜回家，问我要钱。他妈吓得躲到我身后，不敢看他，我也得壮着胆才敢看他的脸。这哪还是我们的儿子？问他出去了这一个星期干什么去了，他说你别问，说了你们也不懂，快拿钱来！我说你总得告诉我你要干什么我才能给你钱吧！他拔出刀子，刀尖贴在我的下巴上，说道，快点，不拿出来我就掏你的心去卖！他妈害怕了，找出几百块钱扔给他，他拿了钱就走！这不是魔鬼吗？"

说话的是一个父亲，他是某家律师事务所的主任，事业很成功，对儿子的教育却很失败。他给儿子准备了140万留学的费用，可是儿子却想把这140万都花在



游戏上。一旦儿子要钱他不给，儿子就会跑到爷爷家里，问爷爷要，爷爷不给，儿子就说："你要不给，我就烧了你的房子，把你绑架了，让你儿子拿钱来赎你！"

"魔鬼呀，他爷爷有心脏病，硬是被这个孽障给折腾死了！"

一个妈妈站起来说："我儿子今年16岁，两年前，他爸抛弃了我们娘儿俩，连儿子的抚养费都不给，我一个人带他，可我一个月只有1000块钱的工资。他问我要钱上网，我说没有，他就拽着我的头发，在地上拖了好远，我的腿都在地上搓破了。可我实在没有钱给他，家里的东西都让他卖光了，连饭锅都让他拿去当废铁卖了。他还用那种非常流氓、非常恶毒的话来骂我，羞辱我，那些话脏得我都说不出口……最疼他的是他的姥姥，他去找姥姥要钱，姥姥一个月只有几百块钱的生活费，早被他勒索光了，他把姥姥推倒在床上，骂道，老不死的，不拿钱来，我就强奸了你！姥姥觉得没脸见人，找了根绳子想吊死，幸亏被一个邻居发现了……恶魔呀，比恶魔还没有人性！我怎么生了这么个东西，早知道这样，他吃奶的时候我就掐死他！"



改嫁的妈妈如何面对沉迷网吧的儿子？

如此惨无人道的行为，我以为只会发生在日本和德国法西斯身上。一个十几岁的孩子，竟然会用如此恶毒的方式来对待自己的祖母，太令人气愤，太不可思议！

一个农村老汉站起来，抹了抹花白的头发，声音哆嗦说着："要说是魔鬼，那是便宜了他们，这些上网的孩子，六亲不认，打爹骂娘，简直是阎王殿里的小死鬼……我那个孙子，15岁不到的一个小玩意儿，胎毛还没干呢，不知道什么时候就学会上网了，他爹入了黑社会，被抓进了监狱，他娘跟着别的男人跑了，小孙子没人管，只能跟着我，我就靠二亩地，一年累死累活挣不了几个钱，为了供这个小杂种上学，我62岁的人了，还得去再打一份工，没有文化，只能出苦力，到建筑工地上去给人家搬砖、抬水泥，一天累得腰直不起来，才能挣20块钱，不够这个小杂种一个晚上玩游戏的。我打过他，骂过他，他个儿长高了，劲大了，不怕我了，跟我对打，跑到工地上去问我要钱，我不给，他去偷工头的钱，被抓住了，他跑，人家追，我没脸，生气，我也追，眼看就追上了，他回头给我一拳，打在我的鼻子上，血咕嘟咕嘟地冒，我眼前一花，一头栽倒在地上，要不是工头是个好人，把我送到医院，我这条命早就完了……"

家长一个个地诉说，心理课堂变成了诉苦会。一位戴着眼镜的妈妈站起来，眼泪几乎把她的眼镜都泡透了，她不敢看大家，闭着眼睛哭诉："我儿子本来非常有爱心，就像电视里演的那样，小时候就知道给我端洗脚水，可是自从玩上游戏，他就变成了魔鬼，一个完全没有人性、伤透了我的心的魔鬼……有一年冬天，河里快要结冰了，他非得要去划船，孩子早就被惯坏了，他要什么就得给什么。我没办法，陪他去。正划着，他又要吃冰棍，自己跳上岸去买，买回来往船上一跳，船晃起来，我没站稳，掉进河里。我儿子水性很好，我以为他会救我，没想到，他自己跳上岸，把租船用的5块钱押金取出来，直接跑进网吧。我在水里挣扎了十几分钟，才被公园的管理人员捞上来，冻得浑身麻木，心里更寒，大病一场，死的心都有，我养这么个魔鬼干什么呀！"

太多"魔鬼"的故事，太多伤心的眼泪，每个家长都有几天几夜倾倒不完的苦水。有一位家长总结过一句非常经典的话："网吧，网络游戏，是孩子的天堂，父母的地狱。可是那种天堂是虚幻的，骗人的，孩子如果不被及时拉出来，早晚也会进地狱。"

从人性到兽性

杨永信和我，甚至所有的家长，都有一个共同的困惑：网络游戏里究竟有什么东西，能把一个好好的孩子变成魔鬼？

不懂就要研究。杨永信从游戏网站下载了长时间排名前十位的游戏名单，让已经改变得相当好的盟友当着所有家长的面重新操作，他想看一看游戏的魅力究竟在哪里！

游戏排名时常变化，但前十款大概如下：

《魔兽世界》

《传奇》

《魔兽争霸》

《征途》

《梦幻西游》

《劲舞团》

《反恐精英》

《街头篮球》

《卡丁车》

《诛仙》

盟友们都曾经是玩家中的高手，甚至都是父母心中的天才。的确，他们中有些孩子，既懂玩乐、又会安装和维修，还参加过游戏软件的研究和开发。

张正就是其中之一。那个把妈妈扔到水里不管、自顾去上网的孩子，就是他！

张正刚到网戒中心的时候，全院的电脑系统出现了故障，请来专业的维修人员找不出毛病。杨永信让张正试试，张正只用半个小时，让电脑系统恢复。他因此向杨永信邀功："杨叔，就这一项，市场价格2000块。我不要钱，你能不能把我住院的日期缩短几天？"

"那得看你的心脏答应不答应。"杨永信很喜欢这个心比天高的盟友，对他也

非常严厉。张正的最高纪录是连续7天7夜不吃饭不喝水不睡觉，一直上网，这是人类身体的极限。他能活着来到网戒中心，已经是个奇迹，但他的心脏已经出现了严重的问题，曾经长时间心跳超过110次！张正之所以敢这么干，是因为他认为自己是个魔兽超人！与《魔兽世界》里的战士一样，自身有足够的能量，可以复活，不需要休息，不需要补充能量。

杨永信对游戏的现场研究正是从《魔兽世界》开始。

张正负责操作，技法娴熟，运指如飞。盟友们已经有几个月看不见这款游戏了，一看到熟悉的画面，亲切的声音，如同见到了老朋友一样亲切，两眼放射出异样的光芒，脸上的肌肉似乎都要跳起来，可一想到杨叔就在旁边，父母就在后面，又收敛了一些。

杨永信看到他们的表情变化，笑着说："大家不要控制自己，可以完全自然表露你们的情绪。杨叔就是要看看，在你们与《魔兽世界》告别这么长时间后，它对你们究竟还有多大的吸引力；你们当时玩这款游戏的时候，究竟喜欢它什么！"

《魔兽世界》是美国暴雪公司推出的，在美国本土有一些玩家，最大的市场在亚洲，尤其是在中国。网戒中心的盟友几乎人人都玩过它，而且一致认为，它是目前世界上最好的游戏：画面精美，色彩绚丽，制作大气，可以同时容纳数以千计的玩家在广袤天边、千奇百怪的世界中探险。游戏中的阵营分为两个群体，人类联盟和兽人部落，每个群体各有4个种族。人类联盟包括：人类、矮人、暗夜精灵、侏儒；兽人部落包括：兽人、牛头人、巨魔、亡灵。玩家可以从9个职业中任意挑选一个作为自己的化身进行游戏战：战士、法师、圣骑士、猎人、盗贼等，其中"英雄"是人人向往的角色，是高阶职业的总称，力量强大，手起刀落，杀人如麻，可以同时与多个凶猛的怪兽作战。

以我一个电视人的标准来看，《魔兽世界》的确制作精良。许多家长和我一样，只是从盟友们的口中听到过《魔兽世界》的名字，但从没看过具体内容。

张正熟练地操作着键盘，牛头人、暗夜精灵、亡灵之类的游戏角色在屏幕上活跃起来，战斗开始了，刀斧的碰撞声，兽人的怪叫声，既新鲜又恐怖。以我一个40多岁男人的好奇心，我很快被吸引了。不少妈妈却捂着耳朵和眼睛，既不敢听，也不敢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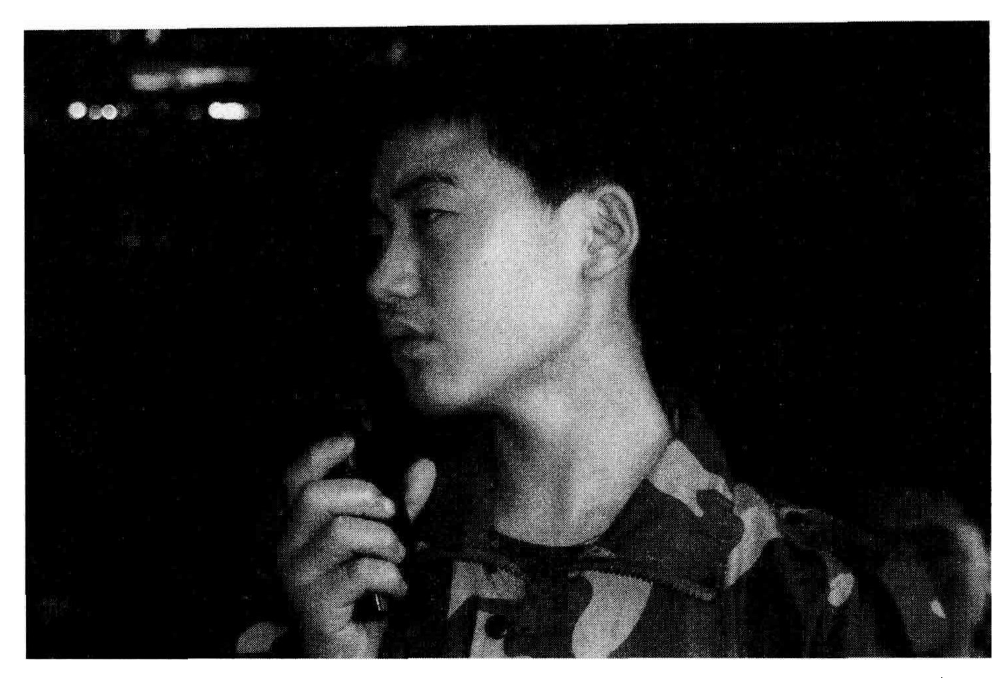
放了一段，杨永信让张正停下，让家长们谈感受。

米永津的妈妈率先发言："我知道我儿子玩这款游戏，但不了解它的真正内容，今天这一看，才想起来，难怪我儿子会变成一个怪兽。有一段时间，我儿子整夜整夜地玩游戏，在他自己屋里，他不关门，我一听到那种恐怖的怪叫声，就吓得魂都没了。有时忍不住，披着衣服在儿子身后看，儿子发觉了，回头瞪我，那种眼神和表情，与牛头人一模一样，我的心脏病就是这样吓出来的。"

杨永信看见一个妈妈当场服药，把话筒交给她，她捂着胸口，声音颤抖着说："我第一次看这个玩意儿……天哪，太可怕了……原来我孩子在网吧就是玩这个东西……天哪……这个音乐……这个画面……就好像我们进了那个魔鬼迷宫一样，让我感觉特别的难受，我刚才看到这儿的时候，心里就一个劲地在打颤……画面上那种感觉让人眼花缭乱，如果眼睛在这种氛围下时间看长了的话，我觉得会眼花、头晕、恶心……如果在网吧里，那么多电脑都放这样的声音，这样的画面，网吧就会变成一个魔鬼的世界……确确实实是魔鬼的世界，太恐怖了！我现在才明白，我的孩子之所以表情那么怪，就是受了这种游戏的影响……我儿子的眼神原来那么温柔，后来变得仇恨、凶恶，像刀剑一样，我搞不懂。原来答案在这里。谢谢你，杨叔，让我看到了真凶的面目。我永远不要再看到这个东西，这是叫我痛恨一生的画面和音乐！"

《魔兽世界》的玩家纷纷现身说法。张正在里面常常玩"英雄"，他说体验了做"英雄"甚至君王的快感。

"这款游戏可以说是最好的游戏，在这里面你可以得到你想要的任何一切一切，内心中的很多东西都会被暴露出来。那种画面，那种震撼的场景，相信只要是个男人都会沉迷进去，因为每个人都做过英雄梦，而在这个世界中你就是英雄，你可以做一个让所有人敬仰的英雄。当然走到这一步非常非常的难，你会在那种拼搏中得到快乐，在过程中获取快感。当你站在顶峰俯视众生的时候，那是一种君王般的感觉，非常的舒服，让我的虚荣心获得极大的满足。在那个世界中，没有秩序，没有规则，只有杀戮，把人类内心中最阴暗的那一面一点儿不剩地全部表露出来，你不去杀别人，别人就会来杀你，你不发泄，别人就会发泄到你头上，大家全在那儿大开杀戒。在《魔兽世界》中，一个人不可能绝对无敌，你无敌的时候，总有人想方设法打败你，而你被打败之后，又会东山再起，去打败别人，



“我也渴望得到母爱”

就这样恶性循环，永远没有止境。”

盟友班会的班长滕越也是《魔兽世界》的高级玩家，他曾经多次出现过幻觉：“《魔兽世界》的内容非常丰富，而且系统非常庞大，你进去以后就什么都不想了。我当时在念大学，因为出国的事没有办好，心情很烦，找不到解决的办法，就想逃避。一进《魔兽世界》，一听到那种节奏感很强的音乐，看到那种刺激的画面，什么都不想了，现实的苦恼全忘了，觉得非常舒服。刚开始，我只是单纯地玩儿，不会杀人，但是到后来发现你不杀人，也有人杀你，所以我就开始杀别人，到后来就是恶性循环，越杀越红眼。在游戏当中，其实当时的感觉就是那个人物就是你自己，你在里面的一举一动不自觉地就会带到现实生活中来，骂人、抢东西、杀人，什么都干得出来。一开始我只是喜欢人类部落里面的种族，比如精灵、矮人什么的，后来我就特别喜欢死人、亡灵、巨魔等，感觉整个审美观和价值观改变了，就感觉那样是非常漂亮的，非常酷的，觉得他们的声音非常好听，行动非常特别，慢慢地，自己的生活中也模仿他们的动作和声音，人性消失了，只剩下兽性……有一段时间，我一天只睡三四个小时，一天吃不了一顿饭，

也不觉得饿；我本来就有便秘，常常五六天不上厕所，玩起《魔兽世界》来，就感觉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可实际上，我的体力全部被魔兽挖走了。我最重的时候150斤，但是最轻的时候不到100斤，几个月不见，我妈根本就认不出我来了。我也出现过幻觉，大脑完全被《魔兽世界》占领了。有一次，在连续玩了几个通宵之后，我躺在沙发上睡着了，后来被网管叫醒，睁眼一看，网吧的人都在看我，网管告诉我说，我在沙发上哈哈大笑，笑了有将近10分钟，我仔细一想，当时我在做梦，梦见自己在网络游戏里，在杀人……”

滕越正说着，突然一个盟友“哇哇”叫起来，不顾一切地捂着嘴跑出课堂，几个家长和护士跟着跑出去。

我亲眼看到的《魔兽世界》引发的最剧烈的反应发生了。

断指盟友的控诉

这个盟友叫杨红印，他在看《魔兽世界》的时候就表现得极为不安，心中难受，口干舌燥，但他控制着。家长和盟友们讲话的时候，他觉得恶心得不行，胸口有东西要往外涌，实在控制不住了，一边吐着，一边跑向心理课堂外面的卫生间，胸口好像要炸开，五脏六腑都要吐出来，全身的血液都涌向脑袋，脑袋也像要爆裂的样子……

十几分钟过去，护士帮他清理完，他又回来，主动要求发言。

“……我已经来了3个月了，杨叔说我这3个月改变得很好，我已经完全忘记了这款游戏，可是刚才一听到它的声音，看到它的画面，我心里非常难受，憋得慌……我恨这款游戏，它像恶魔一样控制了我3年的时间，为了摆脱它，我付出了一个手指头的代价，可是无济于事……我在念大学的时候，就玩这款游戏，一直玩到大学毕业，工作了，还从里面出不来。我们家在山东的北莱园寿光，我父母都是农民，靠种菜、种粮供我念完大学，指望我毕业后能有点出息，可是没想到，我大学毕业后找了一份工作，却因为迷恋《魔兽世界》干不下去。2008年初，换了一家公司，到单位报到后，领导分配了任务，我没做，溜进了网吧，天天沉迷在兽人、亡灵这些东西的战斗中。领导不见我，问家里。我父母明白，到网吧找到我，打了我一顿。我也向父母保证不再玩了，可是只好了几天，又偷了家里

300块钱去上网。等把钱全部玩完，连吃饭的钱都没有了，还得回家再问父母要。回家的路上就想，父母种的菜和粮食卖不了多少钱，心里非常后悔，觉得没脸见父母。回家后父母正好没在家，我一气之下，就用菜刀把左手的小手指剁了下来……”

杨永信让他伸出左手给大家看，果然，左手的小手指只剩下光秃秃的半截。

我和郭帅一直在拍摄。我们不想暴露别人的丑事，可还是忍不住把镜头推了上去，给那个断指拍了一个巨大的特写镜头。我们绝无故意夸大、猎奇、嘲弄之意，只是想通过杨红印的断指，让更多的人明白游戏的害处。

“盟友们，千万别学我，我以一根断指的代价提醒你们，一定不要再沉迷游戏……我本以为砍掉一根手指就可以戒掉网瘾，可我错了。我带着断指，回去上班，脑袋里还是天天想着游戏画面，领到第一个月的工资以后，马上钻进了网吧，1000多块钱，不几天就玩没了，那份工作也丢掉了……我恨我自己，我想戒掉网瘾，可我做不到。我砍掉过自己的手指，甚至想砍掉自己的脑袋。要不是我父母把我送到网戒中心，我不知道现在还能不能活在世上。现在，我少了一根手指，还能生活，要是哪天真砍掉了脑袋，我父母可怎么活？现在，我不会了，杨叔改变了我。我为刚才我的表现感到自豪，《魔兽世界》让我觉得恶心了，我从内心深处、从生理上，开始讨厌它了，我不会再受它的诱惑，我能够抵制住它了，我可以自豪地对我的母亲说，我已经戒掉网瘾了，我胜利了！”

杨红印的妈妈一直站着听儿子讲话。儿子讲完，杨永信把话筒递给她。她是一个地道的农民，说一口浓重的潍坊方言，但句句话发自内心。

“十指连心，儿子是娘的心头肉。儿子剁掉手指，疼在我心上……可是没了手指头，儿子还上网，我才知道这个网络有多毒，网络是不是把他的灵魂给夺走了！我是个农村人，不怕家长们笑话，为了儿子，我求过神，拜过佛。没想到，最后一次求神还真管用了，我烧了纸，捐了钱，那个神仙就告诉我说，贵人在南面。咱们临沂可不就在寿光的南面嘛……那天求完神回家，我打开电视，电视里正在放杨叔戒网瘾的事，我叫他爸来看，我说你快来看这个电视，儿子是不是就是这个病啊……后来我们就找来了，找对了，杨叔啊，你不就是神仙说的贵人吗？要不是找到你，我儿的命就没了！”

杨红印的妈妈哭着要给杨永信下跪，被杨永信架住。我感叹这位妈妈的无知，



同时也觉得母爱的伟大。

杨红印的故事让很多家长感慨万千，他们的孩子虽然没有断指，但一样被《魔兽世界》吸走了灵魂。

一位来自江苏的妈妈哭着说："我和儿子来网戒中心20多天了，这20多天，我陪着儿子做治疗，听杨叔点评，没受网络的干扰，没听到《魔兽世界》可怕的音乐，耳根清静，觉得好幸福。可是刚才又听到那种音乐，我就一个感觉，心惊肉跳！我又回忆起我儿子在家里玩这款游戏的时候，我们家真是暗无天日……他在家里蓬头垢面，全身散发着臭气，不洗澡，不洗头，在这个魔兽世界里，他非常兴奋，他还叫我，妈妈，你快来看看，我已经当了团长，我正在跟20多个人比拼。就是这款游戏，把我儿子变成了一个魔兽，我们家就变成了一个魔兽世界!"

张正接着说："这位阿姨说得对，《魔兽世界》的确能把正常人变成魔兽，没有了人性，只有兽性。我把我妈妈扔到水里不管，自己去上网，就完全没有了人性。我当时就觉得没有什么比上网更重要，想都没想我妈会不会冷，就好像在虚拟世界里一样，反正水也没有温度。像我们这种长时间挂在网上的人，常常就会把现实世界和虚拟世界颠倒。我亲眼看见一个网友，他在一家网吧里与另一家网吧的玩家比拼，玩的就是《魔兽世界》。玩到一定程度，混淆了虚拟世界和现实世界，就说，你在哪里，我过来咱们面对面地比拼！对方告诉他网吧的地址，他直接来到那家网吧，背后拿着一把大砍刀，找到那个对手，一刀把脑袋砍掉，对方的眼睛还眨着，鼻孔还出气，嘴巴还吧唧着，脑袋和身体就分开了，只有一块皮挂在肩膀上。这跟游戏中的杀人方法一模一样。"

张正说得轻松，我们听得毛骨悚然。

一些家长顺着张正的话，讲述了自己亲眼看到或者在寻找孩子的过程中了解到的一些死亡事件，殊为震惊：一对恋爱中的网友，面对面死在网吧里；一个十几岁的男孩，因为长时间上网，心脏停止跳动，在网吧中猝死；一个女孩，因为父母不让出去上网，给父母下毒后，自己服毒自杀……

此后，杨永信又针对其他游戏进行了调查，发现《魔兽争霸》、《传奇》、《梦幻西游》、《诛仙》等一样让青少年沉迷，与《魔兽世界》的性质完全一样。都是虚拟世界里的东西，都具有让人上瘾的特性，别说未成年人，就是成年人，

也一样会着迷。

杨永信总结出网络游戏的六大特性：高度的悬念感，强烈的对抗性，无尽的神秘性，攻击的满足感，沟通的互动性，极端的真实感。具备这六大特性，本来自控能力就很差的孩子，无法不上瘾。

一位来自浙江的家长说："我觉得这个《魔兽世界》真是杀人不眨眼，这些游戏都是刽子手，祸国殃民，毒害青少年。我觉得所有的游戏产品都要经过严格的审查才能上市，所有的网吧都应该关掉，就像80年代关录像厅一样，就像民国的时候关闭大烟馆一样。再不采取措施，我们的下一代就完了，我们真要断子绝孙!"

杨永信频频点头，又不断摇头，表现出极大的理解和极度的无奈。

家长的心声唤醒了沉迷的孩子，一个盟友对杨永信说："杨叔，我能来到这里，能接受你的治疗，得到救助，我很幸运。可是原来我身边的网友就有几百人，每天晚上网吧里都坐得满满的，去晚了就没有空位，全国沉迷网吧的孩子何止千千万万？他们还在受网瘾的折磨，他们的父母还在痛苦中煎熬。杨叔毕竟也是人，他怎么能救治这么多的孩子？可是，杨叔，我们实在太需要你了，在此，我代表社会上所有走偏的少年说一声：杨叔，救救我们吧!"

游戏背后的罪恶财富

在人类历史上，没有哪一次技术革命能超过信息技术的影响。而在信息技术中，没有什么能比互联网对人类的影响更大。二十世纪中期，由于苏美之间的冷战，美国国防部发明了互联网。当时，谁也没想到它会很快地被应用到商业和其他领域中。如今，人类失去网络，后果将不堪设想。

1994年，中国开通了因特网的全功能服务，在北京的中关村，教育与科研示范网络工程并入世界互联网，中国才被国际上正式承认真正拥有了互联网。此后，新浪、搜狐、网易等一大批门户网站迅速在国内崛起并走向世界，中国的互联网像手机技术一样，虽然不是世界上最早的，但却是排在最优秀行列里的。

都说网络是一把双刃剑，没错，它既给人们带来了极大的便利，也给社会带来了意想不到的灾难。在人类的文化创造中，有很多种类似双刃剑的产品，但似



平没有哪种产品的两刃，能像网络这样产生巨大的悖反效应。

网络游戏产生的原动力，应该是人们想利用网络创造一种新的娱乐方式，这也是目前所有的网络研发机构标榜的宗旨，而实际上，它已经成为一种披着娱乐外衣的“电子毒品”，随着技术的进步，不断演化成“电子鸦片”、“电子海洛因”和“电子冰毒”。

网络游戏在中国和世界的发展是一部大书，我无力全面书写它，但网络在当下对青少年的影响是有目共睹的，我不能保持沉默。

大凡商品，社会需要和安全性能同等重要。可是网络游戏的社会需要被无限地夸大了，而它的安全性几乎被忽视到没有。国外的不说，国内的网络游戏研发公司至少数以千计，而这些公司的产品，有几家真正设置了防沉迷系统？即使有的设置了，但未成年玩家略施小计就能解开，形同虚设。再者，网络游戏的内容应该严格把关，应该比电影、电视剧的审查标准更严，因为它具有丰富的可变性。可实际上，很多游戏的内容，连主管的文化、工商等部门都不知道，这样的产品，怎么能保证它的安全性？第三，网游产品容易让青少年成瘾，这本身就是一个产



走偏的孙子曾经骂爷爷是头老驴

业性的问题，就像烟、酒等容易让人成瘾的商品一样，对青少年要有一些政策性的限制。现在，虽然对网吧有“未成年人不得入内”的规定，可让谁执行呢？让网吧老板吗？他恨不能像妓女拉客一样往里拉未成年人！第四，对于网络游戏产品，应该建立召回制度，就像对待汽车那样，运行有问题，必须召回。一旦发现哪款游戏容易让青少年成瘾，应当立即召回，要么销毁，要么改进。可是，一些网游公司，一款游戏上市之后，连蒙带骗，掏空了玩家的腰包，赚足了钞票，服务器一注销，游戏完结，公司倒闭，就像从地球上蒸发了一样，再也找不到人。

网络游戏究竟有多大的利润空间？这是一个简单的经济问题，又是一个复杂的社会问题。据网络游戏业内人士透露，几年前漏洞百出的游戏A3，只运营了半年时间，研发公司就挣了十几个亿。当今在网络游戏界炙手可热的网易公司，曾经创下一天同时在线170万人的奇迹，这一天，公司的收入，保守的估计是两个亿。巨人公司进军网络游戏不到两年时间，公司的市值就在美国股市上飙升到50亿美元，是它从事保健产品和房地产时十几年的总和。据经济人士分析，网络游戏的利润空间，超过了军火，超过了毒品，有的公司可以把利润做到成本的几十倍甚至几百倍，网络游戏成为当今世界最赚钱的行业。有了这样的利益驱动，明知网络游戏害人，研发机构还趋之若鹜，就不难理解了。

网游公司的利润从哪里来？从玩家的腰包里来！玩家的钱从哪里来？那是父母的血汗钱！

网戒中心的盟友们自己说，一旦在一款游戏上长期挂线，每天花几块钱是很正常的，点卡、装备、衣服、升级，等等一切，都需要钱，有的是需要游戏币，有的就直接用现金。越是做广告说免费的游戏公司，花钱越多。玩家可以免费进入游戏，一旦进去玩起来，很快就上瘾，这时候玩家自己就会主动花钱购买各种装备，钱花得越多，装备越先进，升级越快，就越容易成为主宰这款游戏的高级玩家，虚荣心就可以得到极大的满足。有些公司推出奖励政策，玩到一定的级别，每个月奖励3000到5000块钱，可是真要玩到那样的级别，可能需要投入8万到10万，而奖励的钱也不会给现金，而是游戏币，与饭店里发送的餐券一样，无非是吸引你下次再去花钱就餐。

张正曾经在多款游戏中玩到很高的级别，有些是靠他的技巧，更多的是靠投资：“我在分级分段的比拼中，获得过多次胜利。每升一级，就开始追求更高级



的层次。有69级比武，89级比武，109级别比武，129级比武，然后还有129级以上的比武，到最高，现在是155级的比武。155级以下的比武，战术单一，因为它是面对着与自己同一个服务器的人进行比武。当时和这些人进行比武的时候，常常进行战术策略交流，就感觉自己很有统领的能力，很有战略意识，因为在一场比赛中，就可能因为你的一个决策而决定整盘比赛的胜负。为了让自己的决策能够实施，为了最后升级，就要不断地投资，曾经有两个多月的时间，我每隔两三天就要给一家公司打200块钱过去，购买这家公司的装备，总共花了六七万。有时不只是升了级就满足了，升级后还要买装备。自己也是155级，对方也是155级，为什么我会被别人一刀砍飞，却不能一刀把别人砍飞？就是因为装备不如别人。在虚荣心的驱使下，马上就想买更好的装备。为什么玩网络的人都有偷钱、偷东西卖的经历？都是这样逼出来的。这跟毒瘾发作的时候需要钱来买毒品完全一样。”

杨永信和我都没玩过游戏，对一些游戏术语听不懂，许多家长也一样。张正为了更形象地讲解，打开一款游戏，现场说法。

“像这个逍遥生这一身蓝衣服吧，大概要花150块钱人民币，买了之后，就是在游戏里穿一穿，就是单纯为了好看。然后还要染色，就在配色司这里。染色当然也要花钱的。染完之后，可以放在衣柜里。衣柜也要买，每次需要两个彩果。进入衣柜，对着镜子，看一下效果。如果不满意，还可以换。同时还可以看别的效果，比如头发，像这个头发，可以换成金色的，也可以换成蓝色的。这一套行头下来，得几百块钱，比现实生活中不便宜，可在游戏中，全是虚拟的，你花了钱，除了玩，什么也拿不到，却能让玩家满足虚荣心，攀比着买，花钱如流水。”

一个女盟友调出《劲舞团》，一边操作着结婚的游戏，一边说：“《劲舞团》主要是挣我们女孩子的钱，买件漂亮衣服、添件首饰都得花钱，跟去逛商场一样，花钱越多，买的越好。玩结婚也得花钱，比如我选中了老公，要想马上积累到5个红心，花钱多就能很快办到。入洞房也是，如果多花钱，就能早结婚。”

张正又说：“最近一些网络公司推出了一种非常先进的喇叭，在比拼的时候，如果你想攻击一个人，想骂一个人，你可以花巨资在全部服务器上传播你的声音，一下就能同时让几十万人听到你的声音。如果对方不服气，也只好以牙还牙，也在全部的服务器上来骂你。这样的喇叭，用一次就得一万多块钱。所以，现在不少玩家，一个晚上花一两万块钱是很轻易的事，这些钱都进了游戏公司的腰包。”

从兽性到人性

这样的分析和解剖，在网戒中心是第一次，不仅让家长们认识到网络游戏的真面目，也让盟友们自己教育自己。

张正一边给家长们展示，一边批判自己："每天给别人送钱，只买了一个虚无，简直就是傻了，现在想一想，纯粹一个糊涂蛋！原来我只想到玩游戏是一个人的事，与民族和国家无关，今天听了许多家长的话，我觉得事情远不是这样简单。看起来只是点一点鼠标，动一动键盘，可是这样长此以往，一个国家和民族就可能毁在这个鼠标和键盘上。法国有一个著名的故事：从一个马蹄铁上坏的一枚钉子说起，说掉了一枚钉子，坏了一只铁掌；坏了一只铁掌，折了一匹战马；折了一匹战马，死了一个骑士；死了一个骑士，输了一场战争；输了一场战争，亡了一个帝国！鼠标就如同马蹄铁上的这枚钉子，如果方向点错了，个人的前途，民族的命运可能就会受到严重影响。"

我第一次听到法国的这个故事，张正的引用虽显得牵强，但表达了他的忧患和觉醒。

滕越原来该在学校里念大二，或者出国，可是网络游戏却让他来到网戒中心，不来的话他可能连命都没了，他对游戏和网络公司的愤恨溢于言表："研发游戏，和制毒、贩毒是一样的，他们披着高科技的外衣，用这种'电子海洛因'来毒害我们，比毒贩子还可恶！它开发游戏一个基本原则就是让你玩进去，让你入迷，上网的时间越长越好，你玩得越深越好，能玩的人越多越好，玩进去的人花的钱越多越好，在网吧待的时间越长越好…… 一些所谓的富商，都是靠网络游戏攫取巨额利益，骗我们这些青少年的钱，实际是掏空了我们父母的口袋，抢走了我们父母的血汗钱。我现在终于认识到，网瘾甚于毒瘾，网络游戏完全是一个暴利行业，它和制毒、贩毒是一点区别没有。毒瘾作用于人的肉体，网瘾作用于人的精神，夺走人的灵魂。"

听着滕越的发言，我仿佛看到，许许多多坐在电脑前的孩子，肉体虽然还存在，但精神被带进了游戏世界，灵魂和肉体分离了，这与吸食鸦片和服用冰毒的人产生的感觉是一样的，他们的灵魂进入了一个飘飘欲仙的世界，肉体却还在凡

俗中挣扎，等到有一天，肉体的能量耗尽，生命自然结束，可是游戏世界里的灵魂却可以寻找另一具肉体附着在上面，继续生存。一些迷恋自杀的网友，就是受到这种影响，以为自己死后还可以复活。

网戒中心的一个盟友曾经研究过30多种自杀方案，最后自己选择了刎颈自杀，幸亏刀口不是很深，没有割到大动脉，再深一点，命就难保了。

这位盟友的父亲一直沉默着，听了滕越的发言后，深有所感，哭着声讨《魔兽世界》："我非常痛恨这个《魔兽世界》。我只知道我儿子玩这个东西，但不知道它的危害，后来我真正了解了，我儿子已经上瘾了。我在路上看到有'魔兽世界'四个字的网吧，我的脑袋马上就大。我特别特别地烦这四个字，特别特别地恨这四个字。我儿子来这儿戒网瘾，他自己清楚地说，就是由于《魔兽世界》造成的。他在日记中也多次写到，因为看了《魔兽世界》许多可以复活的场景，他就开始模仿……刚才演示《魔兽世界》的时候，我就不想看，我一辈子都不想看，也不想听到。我很伤心，我恨死它了，它害了我们家，差点让我失去儿子！"

又一个妈妈站起来，她像刚刚受到惊吓一样，缩着肩膀，双手交叉着抱在胸前，说起话来小声小气："我的儿子自从接触游戏就像失去人性的怪兽一样。他夜里去网吧，白天睡觉，睡到下午4点，醒来网瘾就犯了，脸色黑中带黄，非常吓人，眼睛死死地盯着人看，疯狂地追着我要钱。如果我不给钱的话，他就威胁我说，你不给试试看。我害怕，真的害怕，虽然他是我的儿子，从我肚子里来到这个世界上，我一把屎一把尿地把他拉扯大，可他上网后，我觉得我生了一个怪胎，一个魔鬼。他倒很有规律，每天下午4点准醒，醒来就问我要钱。家里的钱都让他勒索光了，我没钱，他一下掐住我的脖子，狠狠地掐，我喘不上气来，求他放开，他要再不放开的话我就会死掉。后来他总算放开了，我倒在地上，吃惊地看着他，我好害怕，我躲到里屋，看他疯狂地翻着家里的每一个角落，哪怕有一分钱他都给翻出来，实在没有钱，他就站在门口骂我，用最恶毒的脏话骂我，我一辈子听到的最污秽的话，就是从我儿子的嘴里骂出来的，每一字都像一把利剑刺在我的心上。我哭啊，泪水都把我的衣服泡透了，那时候如果不是我丈夫出国执行任务，我真想一死了之。我是一个大学法律系的教授，我的著作是许多大学的教材，我的学生现在有的做到了市长，我多次被评为省里的先进教师，可是我的儿子让我教成了什么样子呢？我理解不了我自己，理解不了我的儿子。我也不是完全没有

钱，可我不能无休止地满足他的网瘾。我不给他钱，他像疯狗一样乱叫，砸东西，摔家具。我害怕极了，不敢出来，我想报警，可我又怕警察把他带走，我躲在里屋，透过门缝看他，他完全不像一个人，就像一个怪兽。”

杨永信接过这位妈妈的话，说道：“大家可能都看过《白毛女》，白毛女的改变印证了中国社会制度的改变，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我想把网络游戏和网戒中心也比作两个制度，网络游戏如同旧社会，网戒中心如同新社会，网络游戏把天才变成魔鬼，网戒中心把魔鬼还原成天才。盟友们，有没有信心?”

“有!”

“那么好，大家跟着滕越一起喊两句话，这两句话是刘叔叔刚才写给我的，我认为非常能表达我们的决心。”

的确，我在拍摄的时候就一直在想，该用一种什么样的方式来表达盟友们所经历的“人性——兽性——人性”的轮回。最后这位妈妈讲话的时候，我想了两句话，交给杨永信，得到他的认同。

“走出魔兽世界，找回美好人性!”

滕越和张正喊这两句话时，脖子上的筋都要鼓出来了。

第十章　当黑客王子遭遇早恋的猴皮筋儿

“……张正代表着90后的一个共同问题，智力高度发达，可是情商、理性和责任心却低得可怜，甚至不知道简单的生活常识。连续七天七夜不吃不喝不睡，就是张正干的，没有任何人逼他，没有任何外在的压力，仅仅是因为着迷。这样的孩子，怎么可以走进婚姻的殿堂？我对张正的治疗，与别的盟友没有什么本质的不同，主要是提高他的情商、理性和责任心，恢复正常人的生活和感情。”

早恋就像是一根抻长了的猴皮筋儿

我决定拍摄张正，是因为在他的“蜕变日记”中看到了一段话：“早恋是一根抻长的猴皮筋儿，一方松手，双方都会受伤。”

这话出自一个18岁的男孩，让我对90后的一代刮目相看。

当时杨永信正在与盟友们讨论早恋的问题，有过早恋历史的盟友达到90%以上，在初中就发生过性行为的占到盟友中的35%左右，自己打过胎的女盟友或陪女朋友打过胎的男盟友占到5%左右。

每一期盟友都会因为早恋的问题向杨永信发难，而杨永信也清楚地知道，这一类的问题处理起来是既棘手又敏感，必须小心翼翼，否则后患无穷！盟友的年龄相差较大，对于性、爱情和婚姻的探讨，分寸不容易把握。讲得太多，会让年龄小的盟友产生不适当的好奇心；讲得太少，年龄大的盟友不满足。最好的方式是按年龄分开讲，但盟友们又觉得同龄人在一起，形不成交流的氛围。

对于前面说过的顾大军和池力康等80后的盟友，杨永信要教他们如何做丈夫，如何做爸爸；对于像张正这样90后的一代，杨永信要教他们如何与异性接触，如何认识友情和爱情的区别，有时还要教他们一些避孕的基本知识。

90后一代在自我认知方面很超前，很有挑战精神，有几个盟友强烈要求："在婚姻方面，高中生应该和大学生享有同样的权利，他们能结婚，我们为什么不能结婚！"

对于大学生结婚杨永信尚持保留意见，如今又冒出高中生可以结婚的观点，那么初中生会不会也提出这样的要求呢？

初中生没提，一个女盟友站起来，提出了一个她在小学时就在思考的问题："10岁的时候，我就对一个男同学很有好感，一天看不到他就伤心，看见他又心跳加快。我给他写过信，但没有发出去……杨叔，这算不算早恋？"

"这不算，最多只是好感，是一种感情的萌动。"从内心深处讲，杨永信也觉得认识模糊，可是他必须这么回答，如果他说是，连女盟友的父母都不能答应。

"杨叔，为什么法律规定18岁成人，可是成人又不能结婚？为什么男子的结婚年龄要控制到22岁，等到22岁，我非得憋出病来不行！我18岁了，我特别想跟女朋友结婚，我觉得我能一边念高中，一边做丈夫。"一个满脸青春痘的男盟友站起来，他从初中时就与女朋友同居，而且是与父母同住在一套房子里。他是又一个



"好好的孩子变成了魔兽"



方磊。

“不行!”否定这个想法的不是杨永信，而是张正，“我也18岁，我也与女朋友同居，该发生的都发生了，不该发生的也发生了，我也能找人帮我办结婚手续，可是后来我放弃了，因为我发现我的确现在还做不了丈夫。你还念高中呢，我已经不上学了，我有自己的一个小公司，我都不行，你更不行。做丈夫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早恋更是一桩错误。在错误的时间，遇到一个正确的人，这是一桩悲剧；在错误的时间，遇到一个错误的人，这是悲剧中的喜剧；在正确的时间，遇到一个错误的人，这是一个喜剧中的悲剧；在正确的时间，遇到一个正确的人，这才是一个喜剧中的喜剧。早恋，一般都是在错误的时间遇到了正确的人，所以早恋一般都是悲剧。早恋是一坛下了毒的蜂蜜……”

张正的话让很多家长笑起来，可他本人说着说着哭了：“我品尝了这坛蜂蜜，我也中了毒，我有很强的排毒功能，可是我还是常常觉得心里难受……我多次想跟女朋友分手，也多次分过手，可是分不开，时间长了，爱情变成了亲情，变成生活的一部分，变成了生命的一部分，我想不清楚该怎么办，我心里难受……”

张正讲话的时候，他的妈妈一直很认真地听着，她很理解儿子的心情。儿子哭，她也跟着抹眼泪。

张正的情绪激动起来，用拳头捶打着自己的胸脯，声泪俱下：“杨叔，我心里难受……我爱她，可我不能马上与她结婚，我痛苦……”

家长们收住了笑容，不再觉得这是个小孩子的荒唐事，可是他们也找不到答案。

“妈妈，我向你保证，我4年之内不与她交往，4年之后，等我到了法定的年龄，如果我们还有缘分，我一定让她做你的儿媳妇!”

当众宣布这样的事情，说明张正是一个很开朗的孩子，可是仓促之间做这样的决定，说明他对爱情真的很困惑。

杨永信从不对类似的问题明确地表态，而是旁敲侧击，循循善诱，借古喻今，虚实并举，现身说法，盟友互动，引领盟友自醒自悟，以四两拨千斤的手法让他们走出早恋或婚姻的误区。

我一直冷静地观察着张正。从他的日记和他现场的发言看，他对爱情有很深刻的体验和认识，似乎真正懂得爱情；可是从他的行动看，他的确是个孩子。

杨永信告诉过我，来网戒中心的盟友，多数都是天才，智商都高得出奇，玩电脑，玩游戏，都是无师自通。而张正，是天才中的天才。然而，张正也是属于智商和情商严重失衡的孩子，他的困惑，代表着90后一代人的困惑。

张正把这样的困惑传给了杨永信，也传给了我。我决定对以张正为代表的90后的智力和爱情世界进行一次探险。

从四驱车斗士到“江洋大盗”

张正出生于1990年，天资过人，当年曾是济宁市有名的神童。上过两次学前班，一年级常考双百，二年级的课程已经不能满足他的求知欲，开始在课堂上看课外书，玩电子游戏，顶撞老师。

也就是在小学二年级的时候，张正迷上了四驱车。第一辆四驱车是妈妈给买的，几块钱，跑了几次就坏掉了。张正很失望，找妈妈再要，妈妈却拒绝了。

看到别的孩子玩四驱车，张正心里实在痒痒，就偷偷地从爸爸口袋里拿了二十元钱，买了他的第二辆四驱车，也一般。玩了一个星期，又坏了。

那大概是张正第一次涉足偷盗，虽然偷的是他爸爸的钱，但那种行为开始了。当时他们家很怪，爸爸妈妈的钱是分开的，家里的花费是AA制。张正曾经嘲讽他的爸爸妈妈，说他们是世界第一对最成功的AA制夫妻。

第二辆四驱车坏掉后，张正认识到是车太便宜了，质量不好。别人的车都是一百多块钱一辆的，跑得又快又稳，他看着眼馋。如果一定要找到张正虚荣心的根源，恐怕四驱车时代就已经种下了。

张正想要一辆更贵更好的四驱车，做梦都想要。他知道直接要爸爸妈妈都不会同意，上次“偷钱”的成功让他尝到了甜头，故伎重演。他趁半夜爸爸妈妈睡觉的时候，偷偷地爬起来，打开衣柜，从爸爸西装内兜里抽出两张一百元的钞票，不知道放在哪里安全。想了一会儿，心惊胆战地把钱放到自己的枕头底下，第二天一早，放到袜子里，穿在脚上，高高兴兴地去上学了。整整一个上午，张正都没有安心地听课，一直在想：这二百块钱怎么花？买什么样子的四驱车？给四驱车买什么样的配件？总算熬到了放学，张正直接冲进模型店，选了一辆八十多块钱的四驱车，又买了四节当时最好的充电电池，还有一个工具箱和一部分配件。

新的四驱车让张正在玩伴中获得了巨大的满足感，他的车跑得最快，配件最全，偶尔出现一点小问题，自己完全可以维修。别的孩子羡慕他，把他当作四驱车斗士和英雄来崇拜，跟在他屁股后面玩，还主动把新买的车交给张正验证。张正第一次尝到了英雄般的感觉，这为他后来成为网络中的英雄和领袖铺就了心理基础。

那次成功的窃取，一直没被爸爸发现。张正得意了很长时间，从此也养成了盗取父母钱财的习惯，为了不断更新四驱车的装备，张正不惜拦截妈妈给他提供的教育储蓄的钱。学校每次需要交200块钱，妈妈给张正后，张正只存100。存折拿回家后，妈妈发现了，追问张正那100块干什么去了，张正只好招供，被妈妈结结实实地揍了一顿。

挨打对张正来说是家常便饭，那次妈妈气得厉害，下手很重，张正老实了一段时间，四驱车也不玩了，心思集中在功课上。

三年级期末的时候，张正很轻松考进了全年级的前十名，妈妈为奖励他，带他去北京玩了一趟，参观了北大、清华，本想让他开开眼界，将来也能考个名牌大学，可是没想到，张正在北京最大的收获是平生第一次接触到计算机游戏，并买了一款带回家，从此，张正的生活走上了让他父母完全陌生的轨道。

张正买的那款游戏叫《虚拟人生》，里面设计了人生中的许多关卡，包括小学、中学、高中、大学、工作，一步步走向人生的不同阶段，其中有很多挫折和挑战，每个阶段都会有进阶考试，试题涉及文学、数学等，一关不过，就会成为无业游民，然后再用十倍的时间去追赶。当时觉得新鲜，与现实生活中很多事情都非常相似，极富挑战性，张正很着迷，玩了一个暑假，秋季开学后还在玩，花费了大量的时间。

这款《虚拟人生》成为张正游戏生涯的起点，此后不到一年的时间，也就是在张正刚刚10岁的时候，韩国出品的网络游戏《传奇》进入张正的视野，从此，他一头栽进了网络游戏的泥潭，度过了8年噩梦一样的游戏人生，而且，为了搞到上网的钱，一度成为小有名气的"江洋大盗"!

张正究竟偷了父母多少钱去上网，无法计算。张正因此挨了多少次打，妈妈流了多少次泪，也没法统计。爸爸妈妈因为张正上网吵过多少次架，同样没法数清。但可以数清的是，妈妈脸上的皱纹一道道地深起来，头发一根根地白起来。

家里常常丢钱，爸爸妈妈把张正看得越来越紧，偷钱很难得手。张正看中了实物。刚过完12周岁的生日，张正偷出妈妈的手链，因为年龄小，不敢一个人去典当行，请了一个损友帮忙，损友也不懂行情，漫天要价，被典当行轰出来。最后在一位年龄更大的损友的帮助下，卖给了一家金店，拿到几百块钱，钻进了黑网吧。

那时，张正的爸爸妈妈已经在全济宁市拉开了战场，不管多么隐蔽的网吧，他们都能找到张正。果然，当天晚上，张正就被妈妈从网吧里揪了出来，妈妈哭着说："那副手链价值上万，是妈妈的传家宝，你几百块钱就给我卖了？"

妈妈找到张正的时候，卖手链的钱还没花完，妈妈强行没收。

张正觉得这是应该的，可是没想到回家后，爸爸却为此与妈妈吵起来，爸爸的观点是：既然张正已经把手链卖了，所得的钱就应该是他的劳动所得，怎么可以收回呢？

张正似乎觉得爸爸的话有道理，虽然没敢再问妈妈要，但爸爸的观点却让张正觉得，获取钱财的方式多种多样，甚至要为自己的合法收入去争取。张正之所以会长期偷盗家中的钱物而执迷不悟，与爸爸的这种误导不无关系。

"手链事件"之后，张正不但没有收敛，反而变本加厉。一次从妈妈锁钱的专用抽屉里偷了600块钱，躲进一个居民楼的黑网吧里，连续玩了十几天的《传奇》。等妈妈找到的时候，钱也差不多花完了，身体也垮下来了，被妈妈拖回家，交出《传奇》的游戏账号，给爸爸妈妈和老师写了保证书，发誓不再上网。

此后几个月，张正的妈妈天天谨小慎微，把家里的钱物看得紧紧的，心想只要张正没钱，就上不了网。

突然有一天，一家农业银行打来电话，说让她去领儿子。她吓坏了，莫非张正去抢银行了？到了那里一看才知道，张正没钱上网，偷农行的自行车时被保安当场抓住。

那次张正受了点惊吓，妈妈没舍得打他，还对他说，你真正需要钱，妈妈不会不给你的，但你不能干这种偷鸡摸狗的事！

那时张正早已忘掉了自己的誓言，经常逃学，背着妈妈上网。他也知道妈妈不会给他钱上网，实在没有别的办法找钱，又一次瞄上了自行车。

为了成功，张正徘徊了两个小时，把周围的环境都看好了，连逃跑的路线都

确定了，发现一辆自行车没锁，骑上就走。也许是张正点背，也许是张正压根就不该干这种事，他再一次失败了。他刚刚骑上自行车，车主出来了，一看自行车被人偷走了，偷车人竟然是个毛孩子，一阵穷追猛打，把张正堵到一个死胡同，暴揍一顿，扭送到派出所。

张正在派出所里面睡了一天一夜，他的妈妈在外面等了一天一夜。张正被领出来的时候，发现妈妈满脸憔悴。妈妈没有打骂他，却很绝望。妈妈一个人推着自行车在前面走，孤寂的身影被夕阳拖得老长老长，张正跟在后面，心里感到一阵阵的酸楚。

那是张正最后一次体验“江洋大盗”的滋味，很不爽，连个自行车都没搞定，很丢人，配不上“江洋大盗”的称号。张正认定自己不是那块料，再说了，就是得手了，一辆破自行车能卖多少钱？真想搞钱，得靠技术。从那以后，张正走向技术之路。连他自己都没想到，他在技术方面会取得那样惊人的成绩！

从黑客王子到工会领袖

张正初中、高中都没正儿八经地上，一方面他觉得老师讲的那些东西他随便翻翻书就会，另一方面，他认为那些东西没有什么用处。他认为真正的学校在网吧里，在游戏中，就像高尔基说“我的大学”是社会一样。

张正对于网络和一些电脑技术无师自通。开始一门心思地玩，后来需要钱，爸爸妈妈不能提供，他就开始自己想门路。15岁那年，他的游戏账号被人偷了。他很气愤，既然别人能偷他的，他为什么不能偷别人的？张正很能钻，不久就通过在一些网站上的观摩和学习，掌握了最基本、最简单的盗号手段，就是在网吧中安装一些简单的程序，来盗取别人的数据。

张正当时还不明白，他的这种行为叫做网络盗窃，他的身份也因此进入了“黑客”的名单中。

这时，张正已经正式离家出走，甚至对父母提出来要经济独立，再也不花他们的钱，16岁之后，等他自己能办身份证的时候，就会与他们断绝父子和母子关系！

张正因为自学的这点电脑技术，在一家网吧找到了一个网管的工作，一个月



一家三口：不放弃，不抛弃

几百块钱，管吃住，其实就是24小时给网吧看门，电脑出了问题帮着修一修。摆脱了父母，自食其力，张正很满足。他不知道，父母有多担心，因为这时他只有15岁。

张正自以为一身本领，可在一次电脑故障中，他发现自己太嫩。那一次整个网吧的机器全坏了，张正鼓捣了一天，一台也没修好。老板很不高兴，就从外面请了一个网络公司的技术员来帮忙。结果，人家没用半个小时，全弄好了。张正很惊讶，问怎么回事，对方说，系统里的一个代码被病毒改掉了。

张正是一个能伸能屈、可大可小的人，立刻称人家为高天师，软缠硬磨，要拜师傅。高天师没有马上答应。张正天天去磨，高天师上厕所都跟着。死磨硬泡了一个多月，高天师说："我见过不要脸的，但没见过像你这样不要脸的。好吧，我收你这个徒弟，但也只是挂名师傅，想学东西，得靠自己悟！"

通过高天师的引荐，张正加入了中国黑客联盟，知道了黑客的真正含义，明白了黑客的精神。黑客如同古代侠客一样行侠仗义，劫富济贫，但也会制造病毒，攻击别人的网站。他们手段高强，神出鬼没，高深莫测。

张正在黑客联盟中如鱼得水，与联盟内的高手频频过招，在一次次的实战中迅速成长，经常活跃在联盟的高级论坛上，像海绵吸水一样疯狂地吸收知识。不久，张正编写了黑客生涯中的第一个病毒，发表在了代码交流区，让多家网站中毒。

张正很为自己的"进步"沾沾自喜，却受到高天师的严厉批评。高天师警告张正，这种行为是不道德的，是违法的，这样的黑客是不会长久的。张正表面上答应师傅改邪归正，从善如流，好好学习网络安全防护技术，可是实际上他还在琢磨如何编写更有攻击力的病毒，他已经在那种刺激而又火暴的对抗中无法自拔。

张正热衷于制造病毒，传播病毒，热衷于攻击网站，很快又创作出几个危害更大的病毒源代码，被业界冠以"黑客王子"，还被黑客论坛破格晋升为核心成员，钱也挣了一些。张正觉得自己成功了，经济上独立了。

高天师却愤怒了，痛斥张正的堕落，并宣布与张正断绝师徒关系。张正这才收手。幸亏张正收手，否则，他极有可能被政府作为网络黑客犯罪嫌疑人抓起来，关进高墙大院，甚至走上断头台！

济宁市不大，张正在网络界很快小有名气。这时一群小哥们儿找到他，拉他入伙。这伙人是张正原来武术学校的同学。初二的暑假，张正的爸爸妈妈怕张正一个人在家不学好，把他送进了当地的一家武术学校。张正的运动天赋很高，跳远达到6米多，曾是国家二级运动员，胆子也大，上三年级的时候就从二楼上跳下来过。可是那家武术学校风气不正，张正不但没有学到真正的武术，反而跟一些坏孩子混上了，抽烟、喝酒、赌博全都会了。做黑客的时候，一个月能挣一两万块钱，但不够他花的，除了上网外，喝酒、赌博耗费掉他的高额收入。那些小哥们儿找到他，主要是想利用他的影响，扩大队伍。

张正觉得有时寂寞无聊，正需要一些朋友，马上答应了，与他们正式结拜。领头的是一个四十多岁的大哥；张正虽然年龄最小，但脑袋聪明，成为二号人物：军师！

这些结拜兄弟没什么正事，无非是上网，去KTV唱歌，手头紧的时候去找点钱，帮人平个事什么的。

有一次张正一群人在一个KTV里面唱歌，一个男孩不小心撞了自己一下，张

正心生怨恨，在那个男孩上厕所的时候，叫来几个兄弟，狠狠地揍了他一顿，揍得那个男孩都吐血了。张正觉得很惬意，很有面子。

作为回报，张正也常利用自己的技术特长来为兄弟们捞取好处。大家都玩同一个游戏同一个私人服务器的时候，张正能想出办法去操纵那个服务器，把哥们儿几个人的属性和装备之类都调到最高，然后再去卖这个服务器里面的一些装备，这样就可以拿到可观的收入。

与现实世界里的这些哥们儿混在一起，张正有时会觉得单调，他真正喜欢的还是网络游戏中的虚拟世界，他更想做虚拟世界里的主宰，想体验当皇帝的感觉。

张正的性格是冲动型的，想到就做，而且，他真的做到了。

在玩《梦幻西游》的过程中，张正创立了一个名为"幻天剑影"的工会，最早加入的只有十几个人，但是经过半年的发展，达到了2000多人，张正到网戒中心的前一段时候达到最顶峰，已经有4000多人。张正是这个工会的领袖，他领导着这些工会成员在网络世界里呼风唤雨，兴风作浪。工会会员跟着张正一起玩游戏，像崇拜英雄一样崇拜张正，让张正的虚荣心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满足，他也努力去承担一个领袖的责任。

当工会里的一个成员被别人PK并且杀掉的时候，张正就会向整个网络世界发出通缉令，一直杀到那个杀他成员的人不能上线玩游戏为止。曾经有一款刚刚上市的游戏，玩家在游戏中每死亡一次，就会被扣掉当前5‰的经验，当经验掉到一定程度的时候，玩家的级别就会降低。一个在济宁市排名游戏前三名的玩家，曾经把"幻天剑影"的一个年轻会员杀死过一次，无意中招惹了"幻天剑影"，张正马上组织全体会员反击，把那个玩家从170级一直杀成了0级。这个玩家落荒而逃，走的时候虽然放下了一句狠话，说要回来复仇，要把"幻天剑影"全部灭掉，可是一去不回头，网络中再也没见过他的影子！

在每一款游戏开始公测的时候，张正就会带领着他的工会去征服这个游戏，然后控制这个游戏中的虚拟经济来赚取现实中的金钱，给工会的核心成员发工资。在任何游戏里张正那种绝对无敌的状态，让工会的会员们感到一种强大的依靠，张正成为"幻天剑影"的精神领袖！在每个游戏中，只要一提到张正的游戏名字，就会引起一片欢呼！

张正甚至希望有一天，把这些"幻天剑影"的工会会员带到现实世界中来，

建立一个他自己的王国，必要的时候，就揭竿而起，就像在离济宁不远处的水泊梁山曾经发生的《水浒传》的故事一样，张正甚至想成为二十一世纪的宋江！

很难想象，这样一个在虚拟世界里常常制造腥风血雨的人物，只是一个不到18岁的未成年人，当他像君王一样带领“幻天剑影”的会员们四处出击、南征北战的时候，他的身体已经行将死亡，心脏几乎停止跳动，眼球就要爆裂！

当张正的父母把他骗到网戒中心的时候，他最大的担心是他的会员们失去领袖之后会怎样的绝望，他甚至威胁杨永信说，我的4000个天兵天将很快就会将这个院子包围，这里的每一个人都会身首异处，死无葬身之地！如果你现在放我出去还来得及，只要我发出一个命令，他们就会立即收兵，你的网戒中心也会暂时免于灾祸。可你既然触犯了我的尊严，早晚有一天，你和你的网戒中心要付出惨重的代价！

杨永信没有放张正走，而是带他进了治疗室，让他饱饱地吃了一顿“饺子”，张正的“饭量”很大，比谁吃的都多，最后投降得也彻底，一切都交代了，连初吻的事都主动说了出来，让喂他“饺子”的盟友们心里直乐：原来这个呼风唤雨的英雄和帝王，在11岁的时候就是个“情种”！

浪漫三级跳，跳不过猴皮筋儿

11岁的时候，张正开始了初恋。

“是初恋，真正的初恋，不是友谊，也不是姐姐弟弟的那种。虽然她大我两岁，我念初一，她念初三，她来找我的时候，我的同学都当她是我的漂亮姐姐，有的同学不解内情，还让我给他们做红娘，可是我们真的是情人关系，要不，我们在公园里的时候，她怎么能坐在我的腿上？还有，我怎么可以和她接吻？不是那种蜻蜓点水式的碰一碰，而是要舌尖对舌尖，还要交换唾液……”

张正很受不了人们不相信他在11岁的时候就开始初恋，他坚定地告诉每一个听他讲述的人，他的初吻给了露露！

那个时候张正感觉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有露露陪着，他就可以不去上网，他们随便躲在一个什么地方，就可以聊几个小时，有时是冰天雪地，有时是狂风暴雨，他们拥抱在一起，有说不完的话，谈理想，谈未来，比成年人之间的

感情游戏要真诚得多。

热恋两年，他们保持着纯真的爱情，虽然动作很亲密，但没有冲破最后的防线。

“真的，我不骗你们，我们很相爱，很单纯，我只给了她我的初吻，没给她我的第一次。幸亏没给她第一次，否则，她跟我分手的时候不会那么痛快，也因此，我的痛苦和负疚也少一点，把她忘得快一点……”

露露要随父母去湖南，两年初恋面临巨大考验。生离死别，无非就是那样，两个相爱的少年，在泪水中分手，又在网络的世界里相聚。

他们试图利用QQ弥补空间带来的障碍，他们可以一天24小时挂在网上，可是还是因为时空的跨度让他们渐行渐远。

张正坚持认为是有人飞刀夺爱，抢走了他的露露，他初恋的感情受到伤害：“环境在变，人也在变，当时自己确实太傻了。我也不知道当时自己是怎么挺过去的。分手啊！自己对这份感情是多么的看重，她居然说了分手这么绝情的两个字！我痛苦得要死，白天上课睡觉，晚上放学就去网吧，常常玩通宵，在游戏的世界里，才能忘记她，忘记与她在一起的那些缠绵、甜蜜的时刻……”

游戏帮助张正忘记失恋的痛苦，又让张正找到新的爱情。在对《梦幻西游》的痴迷中，张正遇到了昱昱，一个游戏中的纤弱女孩，一个现实中的多情女孩。为了要保护昱昱，张正苦练《梦幻西游》，很快成为高手，可以环绕昱昱左右，让任何一个玩家都不敢对她有侵犯之意。美人爱英雄，昱昱迷恋张正的英雄气概，也抚慰张正受伤的心灵，两心相悦，难舍难分。

张正那时13岁，昱昱大他一岁。张正又爱上个姐姐。

张正比昱昱低一级。为了能与昱昱念同一所大学，张正在初中跳了一级，提前中考，放弃了第二年可以以体育特长生资格低分上省重点一中的机会。张正认为很值得，能和昱昱在同一个班，比什么都重要。那时张正就想过，如果高中能结婚多好！他就可以和昱昱在自己的家里温习功课，免得在上课的时候乱抛媚眼、暗送秋波了。

爱情并不能阻止张正沉迷《梦幻西游》。昱昱也玩，但并未成瘾。昱昱劝张正，身临其境地劝，不惜拿出一切时间来陪他，甚至陪他去网吧。张正出来了，昱昱却又进去了。

昱昱的父母把昱昱从网吧中拉出来，让她摆脱张正。昱昱放不下张正，但也要为自己的前途负责。她学的是美术，目标是中央美术学院。她很优秀，可是要想实现目标，不能受爱情的干扰。

而这时的张正又回到了网吧，正在成为一名黑客。

"在相爱两年多之后才发现，我和她不是一路人，我根本没有能力和她在一起，和她在一起就是害了她。我在大年初二的时候找到她，提出分手。当时自己绝情地转身离去，自己的心也在痛。但是自己不得不这样做，如果不这样做的话，不光我完蛋，她也会跟着我一起完蛋……后来听说她在家里哭了好几个礼拜，情绪低迷了大半年，现在想起来确实很愧疚，不过既然做了，长痛不如短痛！就这样吧。去年她考上了中央美术学院，我着实为她高兴。不光她，去年露露也考上了大学，我也为她高兴。"

两任女友都在念大学，张正却早就离开学校闯天下，他对念大学的人似乎没有任何羡慕的感觉，他也没觉得不上大学让他损失了什么。这就是张正。

张正的第三个女朋友也在念大学，比他大4岁，名叫卫卫，是他在网吧里认识



走出魔兽世界，找回美好人性！

的。不过，当时卫卫并不是在网吧里上网，而是在网吧里打扫卫生，勤工助学。

张正玩游戏玩累的时候，就和卫卫打趣，开始只想和她玩玩，慢慢地发现她很善解人意，很会关心人，长得小巧玲珑，惹人怜爱。张正动心了，可卫卫却说："你和我不是一类人，我们走不到一起。"

这时的张正已经离开学校一年多了，他对学校教育失去了兴趣，所有教过他的老师都认为他是一个天才，这世界上，没有谁能教得了他。

父母为了拴住他，开了一家话吧，让他经营。他心不在焉地干着，一个月能有几千块钱的收入，网瘾一发作，或者损友一出现，他就关门走人，不管有没有顾客。

张正偶尔带卫卫来话吧。一次又想出去上网，卫卫说："你去吧，店我给你看着。"

张正却没去。他有些感动，他有点离不开卫卫了，而卫卫也离不开他了。那天他们在一起工作到很晚，然后拥抱在一起。

张正把卫卫带回家，父母很喜欢卫卫，给他们出钱，让他们外出旅游了一次。此后不久，他们开始同居。

张正很忠于卫卫的感情，可是更忠于网络游戏。不管卫卫多么含情脉脉，柔情似水，百依百顺，都阻止不了他进网吧的脚步。

每次从网吧回来，张正看见卫卫独自一个人流泪，就觉得心烦，我好好的，你流什么泪嘛！没有安慰，没有沟通，下次，回来得更晚，再下次，隔几天才回来，或者，干脆不回来。有一次他好几天不回家，在网吧里抬头一看，卫卫来到跟前，带着好吃的，好喝的，脸上挂着泪，眼睛里含着期待……

张正感动了，抱住卫卫，说道："卫卫，我们结婚吧！"

卫卫摇摇头："我还在念大学，你在上网，我虽然22岁了，过了法定的结婚年龄，可你多大？"

这时的张正刚过18岁，三次恋爱让他成为情场老手，可他却看不到婚姻的彼岸。他的身体和精神都处在崩溃的边缘，他最需要的是告别网络游戏，恢复正常生活。

父母把张正骗上车，卫卫送他："去吧，我等你回来！"

爱是唯一的理由

我们要去拍张正的家和他的话吧，他和妈妈要陪同，这等于给他和卫卫创造了一次见面的机会。那时他们已经分别了两个多月。

同居意味着事实上的婚姻，如同一对夫妻的生活。老话说，小别胜新婚，更何况是分别了两个月呢？想象不出，他们相见会是什么样的场面。

为了给卫卫一个惊喜，也为了拍到重逢的真实场面，我没让张正提前告诉卫卫。卫卫在学校，中午放学后来店里帮忙。我们先到店里，等待卫卫。

本来是为张正准备的话吧，他去戒网瘾，只能让年过七十的爷爷奶奶上阵。张正改好了许多，爷爷奶奶高兴得流泪。

最感人的场面，还是卫卫出现的那一刻，她看见了张正，接着看见了我们的摄像机，她像一只惊恐的兔子一样，钻进了张正的怀里，脑袋埋得很深，完全把脸挡住，不让我们看到一丝表情。我想，如果有可能，她真的会钻进张正的身体里去！

从那一刻起，到我们返回临沂，他们俩没分开过。摄像机一直跟着他们，卫卫几分钟后就完全忘记了摄像机的存在，也不管围观的人，与张正如胶似漆。

然而，重逢只有几个小时，为拍摄而来，不可能给他们单独的时间。在张正的家里，郭帅拍完最后一个镜头之后，很慷慨地对张正说："接下来的时间属于你们俩了！"

大家退出，张正做的第一件事是摘掉眼镜……

分别的时候，卫卫趴在张正的怀里旁若无人，号啕大哭。飞姐看得泪眼潸潸，说："还不如不让他们相见呢！"

当天晚上，张正在日记中写道：

在上车回网戒中心的那一刻，看着她转过头去那凄凉的背影，自己的心好痛好痛！听着阿木的《有一种爱叫做放手》，泪水夺眶而出。路上慢慢明白了，离别是为了将来更好地在一起，她会成为我改变并且不断前进的动力！如果自己不好好地改变，那么自己和她一丁点的未来可能

都没有！全力以赴地改变吧！把爱藏到心底，成为自己前进的动力！加油！

卫卫体贴，温柔，没有脾气，她和我见面，头一句话就是让我别去上网了！她可以一天一夜不睡觉在网吧里苦求我让我跟她回家。在我离家出走的时候，她一个女孩子可以骑着自行车走遍济宁市区大大小小的几百家网吧寻找我！她每次找到我的时候，我都不会跟她回家，一拖再拖，一拖就是几个小时，有时候她一等就是一夜，可是她一点怨言都没有。而她对我的真情换回的只是我对她一次又一次的伤害！唉……现实就是如此残酷，谁叫我只有18岁呢。如果有缘，几年之后我的新娘一定会是她!!! 如果缘分已尽，那么我只能默默地祝福她，祝福她一生快乐，幸福!

也许是我太同情张正这样的“情种”，也许是我觉得像张正这样的天才应该给予一些“政策”上的照顾，我向杨永信提出了这样的假设：“等张正好了，就让张正和卫卫结婚，会怎么样?”

“很难说会怎么样。张正在看过《战网瘾》中顾大军那一集时最有感慨，他说自己极有可能会成为第二个顾大军，甚至还不如顾大军。这可能有一定的道理。因为张正代表着90后的一个共同问题，智力高度发达，可是情商、理性和责任心低得可怜，甚至不知道简单的生活常识。连续七天七夜不吃不喝不睡，就是张正干的，没有任何人逼他，没有任何外在的压力，仅仅是因为着迷。这样的孩子，怎么可以走进婚姻的殿堂？我对张正的治疗，与对别的盟友没有什么本质的不同，主要是提高他的情商、理性和责任心，恢复正常人的生活和感情。他在他的日记中真实地记录了两次大动感情的过程，真正让他感动的还不是爱情，而是亲情，你看看吧。”

“我来自偶然，像一颗尘土，有谁看出我的脆弱。我来自何方，我情归何处，谁在下一刻呼唤我……”当《感恩的心》这首歌响起的时候，在杨叔的引导下，我走向父亲，跪倒在父亲的怀里，泪水如同涌泉一般地流了出来。不，这不是泪水！这是开启自己心门的钥匙，这是自

己开始改变的催化剂，这是洗涤我污浊灵魂的圣水！八年啊，走偏了八年，无数个日日夜夜，父亲的责备我置之不理，母亲给我下跪也不能使我回头！浪费了八年的青春，八年的时光，透支了八年的生命！这八年我得到了什么？金钱？权力？没有！只有空虚，花费了无数的金钱换回了无法言表的痛苦，无尽的空虚！爸，您对我的爱不流于形式，您对我的爱让我明白了，父爱无声，父爱是深沉的啊！“爸……爸……爸……”在爸爸的怀抱中，我不住地呼喊着。虽然只有一个字，但其中包含了一切！爸爸只有一句话：“儿子，明白就好，明白就好！”点评课总结的时候，我对着所有人，扇了自己两巴掌，虽然比起我父母的伤痛来这不过九牛一毛，但是这代表着我的一个承诺，代表着我改变的开始！

《战网瘾》系列片的播出，让我的心灵受到一次次的冲击，一次次的洗礼和震撼。特别是看到乾、坤兄弟二人和他们的姥姥相拥而泣的时候，自己心中的某些东西被触动了。我想到了自己小时候，姥姥满村追着喊我吃饭的场景，想起姥姥拉着我的手，哭着劝我改好的时候，想起姥姥在生命弥留之际还在呼喊着我的名字，姥姥最最挂念的就是我……我心底的防线彻底崩溃了！我对着天空大喊：“姥姥，对不起！”我知道姥姥一定在看着自己，一定听到了自己的呼喊！我知道自己不能如此自私，改变不能只为自己，也要为所有爱我、关心我的人。我不能让他们失望，我要彻底战胜心底那个阴暗的自己，还一个健康、阳光、优秀的儿子给父母！这天，我彻底重生了！

第十一章 九只羊和少女的呐喊

两三年了，孙女得了一种怪病，一种王爷爷一辈子都没听说过的病，叫什么网瘾，跟神经病差不多，一发作，又打又闹，又哭又叫，还想死。

王爷爷没有文化，搞不明白网络是个什么东西，听村里的时髦青年说，就是……上面可以看到很多很多的新鲜玩艺儿，说书的，唱戏的，跳舞的，都有；有好人，也有坏人，有那种光屁股、不要脸的女人，还有耍流氓、说瞎话的男人。

还听说，这种网也会传染病毒，一种看不见摸不着的病毒，时间长了，就会直接进入人的大脑，要么把人的脑髓给吸走，要么把脑子给搅个稀巴烂，搅成一团糨糊状，脑子就不会像正常人那样想事了，人就会疯。

爷爷的九只羊和孙女的网瘾

咩，咩，咩……

一群白白的山羊，沿着沟沟坎坎，舐着刚刚冒出的青草的嫩芽，边走边吃。旁边就是大片大片的麦地，柔和的东风吹拂着绿色的麦苗，掀起一股股的波浪，由近及远，传到天边，传到看不见尽头的地方。

羊羔嘴馋，看见麦苗就不想吃青草了，偷偷地溜进麦地，贪婪地咀嚼起甜甜的麦苗，眼睛四处打量着，空旷的原野，悠悠的白云，还有不知谁家的调皮小子放的一把火，淡淡的烟雾让远处的村庄显得朦胧神秘……麦苗真甜，那是农民经过一个冬天培育起来的希望，趁没被发现，赶紧再吃一口，不留神屁股上挨了一下，才知道犯了错误，又回到沟坡上去，靠自己的小嘴，从枯死的草梗中，寻找青青的嫩草，尝到与麦苗不一样的香甜。

那一下来自主人王爷爷。王爷爷不舍得真打，只是用一根细细的竹竿，轻轻

地敲一下羊羔胖胖的屁股。

王爷爷70多岁了，祖祖辈辈都生活在这个叫小锅的村子里，面朝黄土背朝天，种粮，种菜，放牛，养羊。

一只，两只，三只……

王爷爷默默地数着，总共还有18只。这些小宝贝儿是王爷爷的最爱。当然，王爷爷还有一样最爱，那是他的孙女。可是孙女不在身边，去了一个神秘的地方，去治病了。

两三年了，孙女得了一种怪病，一种王爷爷一辈子都没听说过的病，叫什么网瘾，跟神经病差不多，一发作，又打又闹，又哭又叫，还想死。

王爷爷没有文化，搞不明白网络是个什么东西，听村里的时髦青年说，就是一根电话线，连着个跟电视机一样的一个小窗口，叫个什么电脑，上面可以看到很多很多的新鲜玩艺儿，说书的，唱戏的，跳舞的，都有；有好人，也有坏人，有那种光屁股、不要脸的女人，还有耍流氓、说瞎话的男人。

还听说，这种网也会传染病毒，一种看不见摸不着的病毒，时间长了，就会



“奶奶，我错了！”

直接进入人的大脑，要么把人的脑髓给吸走，要么把脑子给搅个稀巴烂，搅成一团糨糊状，脑子就不会像正常人那样想事了，人就会疯。

这是种什么病？王爷爷理解不了，可是他心疼孙女。有好多次，看见孙女被这种病折磨得疯疯傻傻，寻死觅活，王爷爷就受不了，让儿子送孙女去治病。

治病得花钱，这种怪病又难治，得花不老少的钱，光住院费就得交6000多。王爷爷说不怕花钱，能把孙女治好，多少钱都得花。儿子在1000多公里外的扬州做点小生意，卖菜，一年挣个几千块钱，有时还拿不到，手里只有1000多块钱；老伴卖掉30袋粮食，换了3000块钱。全部加上，还差2000块钱。

王爷爷把浑浊的目光投向那群可爱的山羊，对儿子说："数吧，一只羊能卖200多块，8只羊就能卖2000块。你牵9只走，多卖的那只羊的钱，给将将买点营养品，18岁的闺女，还长身体的时候呢，治病不能缺着身体！"

将将就是王爷爷的宝贝孙女。

儿子想哭，被王爷爷骂了："别流你的马尿，老子不爱看！把我的孙女给教成这个样子，还有脸哭！不就是几只羊吗，那几只母羊快生了，肚子这么大，准能生个五六只……快走吧，别耽误了给孙女治病！"

两个多月过去了，儿子打电话回来过，说将将的病不轻，至少得住4个月，还说将将已经改变了许多，又开始叫爸爸了，也非常想念爷爷和奶奶。

想有什么用？想为什么不回来？王爷爷也想孙女，可是他腿脚不灵便了，耳朵又聋，出不了远门，每天只能守着他的羊群，到麦地里拔拔草，看着一天天长高的麦苗，想着远方的孙女，日子像田边的河水，慢慢地流淌着。

咩！咩！咩！

羊们发出惊恐的叫声，王爷爷从麦地里抬起头来，弓着腰，从麦苗的尖梢上看看远处，一群打着旗帜标语的战士正沿着村边的大路行走，心说，这是什么队伍来拉练啦？

神秘的网络生意

的确，那是一支特殊的队伍，是杨永信带领的戒网瘾的队伍。杨永信从盟友中选了20个人，一大早从临沂出发，驱车两个多小时，来到盟友王将将的家：苍



山县兴明乡的小锅村。

这是杨永信治疗模式中的一环，苦难体验——盟友们要参加劳动、参观农民的生活环境、吃农民家里的饭，还要现场点评：王将将作为一个农村姑娘，是如何染上网瘾的，她的爷爷、奶奶、爸爸、妈妈又是如何拯救她的。

在120个盟友中，来自农村的大约有20个，但是像王将将这样足迹遍及大江南北的，尚属少数。

王将将的家乡苍山县有山东南菜园之称，与盟友杨红印的家乡山东北菜园寿光遥相呼应。这里80%以上的青壮劳力常年在上海、江苏、浙江等南部省市卖菜，形成一支庞大的南下大军。年轻父母的孩子，成为留守儿童，多数交给爷爷奶奶看管。这些一年到头见不到爸爸妈妈的孩子，从小就感情缺失，稍为大一点的时候，开始迷恋网吧。

王将将念到初二的时候就对学习失去了兴趣，学校周围有许多网吧，一玩几个小时，英雄们刀光剑影，美女们轻歌曼舞，比什么物理化学有意思多了。

爸爸、妈妈年头年尾回一趟家，嘱咐王将将要好好学习，可是他们自己满嘴说的都是在江南卖菜的事，这让王将将产生了一种错觉，反正自己早晚也要像他们那样去南方卖菜，就是学会那些元素符号、方程式也没用，不如在网吧里多玩玩，在游戏中学点经商的本事呢。的确，游戏中是有些生意经，但王将将一点没学到，却被《劲舞团》中眼花缭乱的舞蹈迷住了，学也不上了，从早到晚，全泡在网吧里。

虽然王将将是爷爷奶奶带大的，从小最听他们的话，可是网络游戏让她变了，谁的话也听不进去。爷爷奶奶没有办法，只好请回王将将的父母。父母原指望她学好文化，考上大学，为家族争点光，可一看完全不着调，干脆，南下卖菜吧。

王将将早对南国水乡充满了向往之情，网友中有些南方人，常常告诉她说“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她早就想看看苏州和杭州什么样。

王将将从此告别学校，踏上南国水乡之路。那时候，她刚刚15岁。

然而，王将将所看到的江南水乡，却让她大失所望。忙忙碌碌的生意人，骑着摩托车横冲直撞，嘴里讲着吴侬软语，她一句也听不懂。男人也长得像没有骨头的泥鳅，贼眉鼠眼，又奸又滑，看着就不如山东大汉舒服。这哪是什么天堂，连老家的水塘也不如！





少女的呐喊

王将将看到的地方是她的父母卖菜的城乡接合部，在扬州的一个郊区县。为了省钱，父母不舍得租赁好房子，只要能遮风挡雨就行了。这自然称不上天堂，只能算是一个临时的工棚。外出谋生，有个窝就行了，哪还那么多讲究。

王将将做生意似乎有天赋，爸爸妈妈扶秤杆的那点手艺，她几天就学会了，还学会了开三轮车，能独当一面帮爸爸运菜。

然而，每天起早贪黑地进菜、卖菜，王将将很快烦了，想起了久不光顾的网吧，美轮美奂的网络游戏，她的手痒痒起来，心里像揣着个活蹦乱跳的兔子，怎么按都按不住了。

痴迷网络游戏的人，对网吧有一种本能的敏感，就像吸毒的人对毒品有一种独特的嗅觉一样。王将将在开车运菜的路上，就发现了让她心驰神荡的网吧，卸下菜，笑眯眯地从父母手中抽了几张10块的钱，对父母说去买点化妆品和洗衣粉，却一头钻进网吧，回到了让她神魂颠倒的游戏世界。

一连几天，父母在摊位上忙得团团转，急需人手帮忙，却找不到王将将的人影。王将将每天到收了摊才回来，吃过晚饭还想走。父母琢磨，这个丫头是不是

谈恋爱呢？问王将将，只笑不说。父母怕一个女孩子家吃亏，人生地不熟的，别上了别人的当。悄悄跟踪了几次，发现是进网吧。父母文化不高，不懂网络，也不知道上网会成瘾，就直接问王将将，总去那儿干什么？王将将说，学做生意。父母一听，哟，不错，女儿有出息，还用高科技做生意，支持！女儿上网要钱，父亲很大方，30块，50块，都不在乎。

又是几天，王将将回来得越来越晚，有时要到半夜，头发乱蓬蓬的，眼睛直勾勾的，父母觉得不对头，就问她："丫头你学的什么生意，有没有赚头？"

王将将困得眼睛睁不开，饭也不吃，脚也不洗，倒头睡下，没好气地说："网上的生意，说了你们也不懂，凭你们卖菜的脑袋，哼，天生就是吃苦的命！"

没文化的父母，最怕孩子瞧不起自己，不敢再问。可总觉得心里不踏实，父亲又跟踪了一次，怕女儿发现，用一顶草帽挡住脸，悄悄溜进网吧，站在女儿身后，看了半天，发现女儿玩的就是个跳舞的游戏，后来才知道，那叫《劲舞团》。父亲愤怒了，大吼一声："王将将，这就是你做的网络生意呀！"

王将将戴着耳机，正玩得投入，父亲吼了半天她才听到，转脸一看是土里土气的老爹，满屋的玩家都在用奇怪的眼光看着他们爷俩，王将将觉得丢尽了面子，扭身跑出网吧。父亲追出去的时候，她已不见踪影。

我要跳到长江里喂鱼

王将将讨厌父母的管束，卷走父母卖菜的钱，第一次出走。

她念念不忘"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先跑到苏州，看了看苏州的景色，什么呀，无非是江南园林，小桥流水，有什么好，还天堂呢，真正的天堂在网络中。

王将将无心欣赏苏州丰富的自然和历史景观，沿街寻找网吧。网吧真是繁荣，神州大地，哪儿都有。江南的网吧带有自己的特点，占地不多，空间不大，精巧别致，服务周全。柔软的沙发，舒适的拖鞋，温凉不热的茶水，彬彬有礼的服务生，享受的是贵宾级的待遇。可是花钱也多，随身带来的1000多块钱，没几天，光了。

王将将的父母每天还守着卖菜的摊位，他们想去找闺女，可是走不开，他们盼着女儿能自己回来。终于，女儿的电话来了，打给了房东，但不是告诉他们她

在哪里，而是要钱。

“把钱给我打到卡上，不打，你们就别想再见到我了！”

房东是个好人，知道上网的害处，带着王将将的父亲，狂奔100多公里，来到苏州。可是不知道在哪家网吧，一家家地问，一处处地找，从早晨找到傍晚，就是没见人。

下雨了，瓢泼一样的大雨浇在头上，冷到心底。天就要黑了，大街小巷中，只要能看到门面的网吧，几乎都找遍了，为什么就是没有王将将呢？

前面一个豪华宾馆，门口站着一个门卫，说一口山东话，是个老乡。王将将的爸爸拧着上衣里的水，凑上去，讨好地问道：“兄弟，这近处有没有网吧？”

“有，就在宾馆后面，从左边拐过去就是。你是山东什么地方的？”

王将将的爸爸顾不上叙乡情，走进网吧，原本没抱什么希望，不想还真在这里找到了。连拉带拽，拳打脚踢，连夜弄回扬州。

王将将不服气，但被父母软禁起来，逼着她做卖菜的小生意，她觉得委屈。多次想逃，没有机会。

父母看着闺女整天闷闷不乐的样子，心里也难受，托了一个朋友，在南京找了家工厂，管得很严的地方，想把闺女托付给工厂管一管。王将将答应去，目的只是想摆脱父母。只上了一个月的班，第一次拿到工资就钻进了南京机场附近的一家网吧，直到把工资全部用完，网吧不让走人，打电话给工厂，工厂的一个主任叫来王将将的父亲，这才把王将将从网吧中解救出来。工厂自然不会再接收，失业回扬州。

这次上网，王将将在《劲舞团》的舞台上结识了一个“老公”。回扬州后，王将将无法忘记，多次去网吧通过QQ联络。那是一个多情的“老公”，王将将情窦初开，决定以身相许，选定在南京见第一面。

去见面得有钱呀，父母把卖菜的钱把得紧紧的，天天像防贼一样防着她，她下不了手。她认真研究了一下父母全部的家当，最值钱的就是父亲刚买的一个炒瓜子用的大锅，据父亲说，花了2800块钱。

父母又去卖菜了，房东也出门了，家里只剩下王将将一个人。她把早已约好的一个收破烂人叫来，指了指崭新的炒货锅，说道：“刚买来的，2800，原价卖你！”



“笑话。200块钱。”

“400，拉走！”

王将将就凭这400块钱，再次来到南京，早早地进入与“老公”的约定地点。她想好了，只要顺眼，二话不说就跟“老公”走。

可那是一个什么样的“老公”呀，满身臭气，胡子邋遢，从年龄看，与王将将的爷爷相仿，见到王将将后就动手动脚，吓得她撒腿就跑。

王将将没有回扬州，随便坐上一趟车，拉她到哪就去哪。睡了一觉，睁眼一看，到南通了。南通就南通，只要不回扬州就好，只要有网吧，就可以找到安身之所。

在南通混了两个多月，白天打点零工挣点钱，晚上去网吧，天一亮连吃早饭的钱都没有。坚持了两个月，实在坚持不下去了，再一次拨通了父亲的电话要钱。父亲学乖了，说：“我得天天出摊，你妈妈也忙，谁都走不开，没有时间给你送钱，要钱你自己回来拿！”

王将将叫了一辆出租车回扬州，车费500，因为是她父亲叫她回来的，就得她



少女泪

父亲替她付。500块钱，得卖一个星期的菜才能挣到，可是父亲愿意。只要闺女回来，只要女儿是安全的，只要闺女能听父母的劝告，花多少钱父亲都愿意。

可是王将将睡了两天觉之后又要走，父亲愤怒了，一脚踢在她的腿上，吼道：“你要是迈出这个家一步，我就会打断你的腿！”

王将将害怕了，从来没见父亲发过这么大的脾气，发过这么大的狠。她以为父亲真会打断她的腿，她怕疼，她不敢惹父亲。可是她觉得痛苦无聊，南京约会的一幕让她对一切都失去了信心，觉得这个世界都是丑恶的，每个人都在欺骗，她也开始在网上骗别人。骗成了也无聊，活着本身就很无聊，她想死。

想到就行动。她在房东家找到一瓶农药，叫敌杀死，咕咚咕咚喝了两口，没有什么味道，再要喝时，母亲回来了，大喊一声：“快来救人呀，闺女喝药了！”

没有人，大家都忙去了，没有人在家。母亲一人想把王将将弄到医院，王将将死坠着不走，母亲就给她灌脏水，一直灌到她吐，把农药全吐出来！

晚上回来，父亲就要疯了，当着好多人的面，痛打了王将将一顿，边打边骂：“你个死丫头，你是想把我跟你娘气死呀！你想死，没那么容易，你想死了，把我跟你娘扔下受罪，没那么便宜！就是死，我也不能再让你去上网。我宁愿把你打残，我养着你，也不能再让你去会什么网友，干那种丢人现眼的事！”

如果不是被逼得实在没有办法，王将将的爸爸不会这么干。他真打，打得王将将四处跑。房东劝，邻居也劝，好不容易劝住了，女儿却跑远了，甩回一句话说：“我要去跳江，跳到长江里去喂鱼！”

父母追来，追到江边上，离江水只有几米远了，王将将就要一头冲进滔滔的江水中，父亲像一个超强的跳远运动员，飞起来抱住了她，先按在地上，然后又搂在怀里，泪水像长江一样冲洗着王将将的脸。

王将将似乎觉醒了，答应活下去，但要求回苍山老家。

父母也正有这个想法，说不定回到爷爷奶奶身边，让爷爷奶奶劝劝能变好。

一两年不见孙女，爷爷奶奶高兴，买了好酒好烟招待他们一家三口，还请来一些邻居和亲戚。可是说了没几句话，他们觉得孙女完全变了，说话上不着天，下不着地，对邻居和亲戚也不称呼，爷爷、奶奶都不叫，人们看不下去，走了好多，她却更放肆了，先喝了杯白酒，接着又点上一根烟，跷着二郎腿抽起来。

爷爷问王将将的父亲：“将将怎么变了个人？”

“不变还不回来呢，你们在家里给调教调教吧！”

父母走了，王将将自由了。她在村子里转了一圈，竟然发现村里也有网吧了，不大，十几台电脑，但都不闲着。村里有人上网，但技术一般，王将将随意露几手，就把他们镇住了，接着自己就玩上了。

村里的电脑配置太低，游戏来得太慢，王将将来到乡驻地，网吧比她离开的时候又多了好几家，电脑都是新的，配置很高，玩起那叫一个爽！

父母走时给她留下几百块钱，不到一个星期，一个子不剩。张嘴问奶奶要过几次，奶奶太小气，一次给几块，半天都不够玩。

村主任到奶奶家，给奶奶送来500块钱的小麦补助款。王将将看见了，当天晚上就全额偷走，到乡驻地的网吧玩了4天4夜，回家时，奶奶快要哭死了，她却倒头就睡。

爷爷看不下去，把她叫起来，训了一顿，她抄起一根爷爷拴羊的绳子，递给爷爷，冲着爷爷不灵便的耳朵，大叫一声：“你把我吊死吧！”

爷爷愣愣地看着孙女，不知是没听清楚，还是被吓坏了，老大半天没有反应。王将将不耐烦了，把绳子吊在树上，说道：“你不吊，我自己吊！”

王将将真要上吊，奶奶抱住了她的腿，又来了几个邻居，这才劝住。

爷爷奶奶没有办法，给王将将的父母打电话说：“孙女病得重，得去住院呀！”

野草中的呐喊

杨永信带着盟友的队伍越走越近，爷爷和奶奶停下手里的活，好奇地看着。

我们摄制组三个人一直在跟拍，赶在队伍前面，走到爷爷和奶奶跟前。王将将的父亲出现在爷爷奶奶面前，对他们说：“网戒中心的，带着孩子来看你们，来向你们认错的，你们干你们的。这三个人是记者，要拍你们干活，让他们拍。”

爷爷对我们笑笑，满脸的皱纹，像田野里的沟沟坎坎一样，深一道，浅一道。

奶奶也对我们笑笑，腰弯成了一张弓，风吹得花白的头发裹在嘴角，用手去理，总也理不出来，手指上裂开长长的口子，口子里含着黑黑的泥土。

郭帅手中的镜头顺着老两口的目光拍过去，盟友的队伍进入了田野，站在了

地头，杨永信在对他们训话，风很大，听不见杨永信讲什么，很快，盟友分散开，走进地里，准备拔草。

这时，王将将出现在爷爷和奶奶的视线中。

“我孙女来了，我孙女来了！”

奶奶去网戒中心陪过王将将，她曾经是家长中年龄最大、腰弯得最厉害的一个。她没想到孙女来，更想不到有这么多的盟友来。

“我孙女来了，我孙女来了！”

奶奶连续说了好几遍，手里攥着一大把草，草在抖，奶奶的手在抖，奶奶花白的头发在抖，奶奶的心也在抖。

王将将跟在盟友后面，不敢抬头看爷爷和奶奶。两个月的治疗，让王将将明白了网络的危害，也明白爷爷奶奶在她沉迷网吧时多么伤心。虽然她也知道，她的住院费主要是爷爷奶奶卖粮食和羊的钱，可她似乎忘记了爷爷和奶奶在田地里劳动的样子，更没想到，这么多的盟友和家长，还有杨叔，会来到她的家、她的村子，以这样的方式看到她爷爷和奶奶劳动的场景。

这正是杨永信为王将将准备的药方，他要让王将将在这种气氛中，感受爷爷和奶奶为她倾注的感情和关爱，他要看一看王将将对亲情的感悟能力恢复到什么程度了。

刚进村口，王将将就看见了爷爷和奶奶的身影，奶奶每弯一次腰，她的心都颤抖一次。她想流泪，可她控制着，她觉得盟友们不一定能认出奶奶，奶奶也不一定看见她，等走近了再说。

杨叔在地头上安排任务的时候，王将将距离爷爷和奶奶不到100米，她偷偷地瞄过他们几眼，他们苍老的面孔，破旧的衣服，让她觉得在盟友面前抬不起头来，可她更心疼他们不堪重负的身体。眼泪悄悄地流下来，不敢让盟友们看见，偷偷地咽进嘴里。

盟友们进到地里，要帮爷爷和奶奶拔草。王将将的脚步离爷爷和奶奶越来越近，她似乎闻到了爷爷身上熟悉的烟味，感觉到了奶奶重重的呼吸，她再也无法控制自己的感情，冲到盟友前面，呼喊着跑向爷爷和奶奶。

“爷爷，奶奶，我错了，你们受苦了，受累了！”

青青的麦苗，绿绿的野草，把王将将的膝盖深深地埋下去，她抱住奶奶的双

腿，头拱在奶奶的怀里，放开喉咙，打开了感情的闸门，哭声震动着白白的荠菜花，吓住了地头吃草的羊羔，它们抬头看看一群陌生的来客，咩咩叫两声，又去吃草了。

“爷爷，我错了，我再不上网了，你打我吧，骂我吧！”

王将将是个感情充沛的姑娘，她不断高喊着，拉着爷爷的双手，让爷爷打自己的脸。爷爷听不见孙女喊的是什么，但看见孙女跪下了，哭了，他知道，孙女认错了。

爷爷和奶奶都哭了，抹着眼泪，然后又笑了，拉着王将将的手，说：“好孙女，改了就好，快起来，地里凉，你看这衣服多漂亮，别沾上土。”

爷爷和奶奶很少见过迷彩服，他们给王将将拍着身上的土，使劲拉王将将起来，王将将却觉得没有脸站起来，仍然跪在地上，一个劲地喊：“爷爷，奶奶，你们为我卖了粮食、卖了羊，我一定会报答你们，不让你们再受累！我一定要斩断网瘾的魔爪，彻底摆脱网络的诱惑！”

王将将一直在呐喊，在深深的野草丛中呐喊，在空旷的山野中呐喊，在盟友的抚慰下呐喊，在山羊的注视下呐喊。

我躲开一点，怕管不住自己的眼泪，可我眼泪还是流下来。

这样的场面，在杨永信的心理课堂上见得不少，眼泪也流得够多，可是今天，站在这样的原野中，面对这样一对老人，我心里更加凄凉，更加愤怒。

网络和电脑本是二十世纪以来先进技术的代表，可是在这里，它让我们感到的似乎只有罪恶。联想到那些正源源不断地制造网络游戏的开发商，联想到无数个正在受网络游戏诱惑的青少年，看到杨永信像一个“荷戟独彷徨”的战士一样向网瘾发出挑战，我突然感到极大的悲哀。

我想起鲁迅，想到他笔下的《野草》和《呐喊》。

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这是野草的写照。如果，孩子们能用野草的精神抗击网瘾，网瘾不会这样肆虐！

鲁迅的呐喊，唤醒了一代人。王将将在呐喊，盟友们在呐喊，杨永信也在呐喊，甚至连麦苗都在呐喊！可他们的呐喊声，能让那些不惜牺牲民族未来去攫取利润的游戏开发商良心发现，不再生产这些电子“鸦片”吗？

我歌颂野草，歌颂呐喊。我希望网瘾在野草的烈火中化为灰烬，在麦苗的呐



在泪水中庄严承诺

喊中化作一缕黑烟……

杨永信带着盟友们参观了王将将的家，除了几十袋子粮食、18只山羊、一条狗和十几只鸡外，几乎家徒四壁。

杨永信就在王将将家那个破旧的小院里，进行了一次特殊的点评，他让王将将的爷爷讲了卖掉那9只羊的过程，让王将将的奶奶讲了卖掉30袋粮食的过程，盟友们流泪了，家长们流泪了。一个网瘾，逼得这样一对老夫妻卖掉家当，单这一项罪恶，就要把所有的网络游戏公司送上道德的审判台。

一个盟友第一次认真地为父母算了一笔账："看到王将将的家，我想到了我的家。实际上我的家和她的家差不多。上网时，常常向家里要钱，没有钱，我爸我妈把家里存的玉米全卖了。我们可以粗略地估算一下，一袋玉米就按100斤算，8毛钱一斤，一袋80块钱，我们家总共只有20袋玉米，20袋就是1600块钱。我一天上网至少要花50块钱，一个月就要花1500多块钱。我爸我妈一季的收成，只够我一个月上网的……爸爸妈妈用他们的血汗钱来养育我们，我们却被网瘾带上了邪路，成了网络的奴隶，盟友们，让我们向天发誓，让我们向爷爷、奶奶发誓，斩断网瘾的魔爪，摆脱网瘾的诱惑！"

再次走进家门，王将将对自己的过去有了更深的认识："好好的一个家，被



我搞得支离破碎。我感觉我是罪人。我现在很后悔，才感觉到对爷爷、奶奶、爸爸、妈妈造成了太大的伤害了，永远也弥补不了。我只有努力改变自己，用一个全新的我回报他们，让那9只因为我而离开爷爷的羊，也能有一点安慰……盟友们，请你们监督我，我永远也不要再做网络的奴隶，我要用全部的爱，回报家庭，回报社会，回报杨叔!”

所有的盟友都讲了自己的感受，都向自己的父母和杨永信做出承诺要戒除网瘾，最后，盟友们一同跪倒在王将将的爷爷和奶奶面前，在泪水中庄严宣誓，齐声高唱了那首百听不厌的《网梦醒来》。

嘹亮的歌声中，狗叫着，鸡叫着，村里的孩子追打着，几位老爷爷抽着旱烟袋，口中吐出长长的烟缕，王将将抱起一只白白的小羊羔，把自己的脸轻轻地贴在羊羔的头上。

第十二章　“蒙面大侠”和金童玉女

杨永信说：“苏云云的确网瘾不重，但却是严重的自闭症。这印证了我的一个观点：网瘾只是一个表象，真正的病根是孩子的性格缺陷，所以我从一开始治疗网瘾就提出，治疗网瘾只是一方面，最重要的是塑造孩子健康的性格……”

“像苏云云这么严重的自闭性格，什么时候能有所改变？”

“解铃还得系铃人。她的父母太强势，只有她的父母改变，她才能改变。”

一块红布、一张娃娃脸和一个木偶

在我们拍摄的前几天中，一直有一个盟友用红布蒙着眼睛，在军训的操场摸索着前进，有时旁边有人扶他一下，有时他自己摸着墙边走。

我问杨永信为什么要对他这样，杨永信说：“谁呀，你说‘蒙面大侠’呀，因为他不愿看到父母打架，扬言要戳瞎自己的双眼！这是让他体验盲人的世界，仍然属于体验治疗，没有什么稀奇的。他本名叫王宁宁，蒙上眼睛后，盟友们都叫他‘蒙面大侠’。”

“他多大？”

我无法理解这样的孩子，我想知道他的年龄，因为我觉得只有年龄很小的孩子才会这样做这样想，可这个盟友的身高至少一米七，红布蒙着眼睛，无法从他的面部来判断年龄。

“13岁多一点。”

我惊讶。不管是年龄和身高的反差，还是戳瞎眼睛的想法本身，都让我感到惊讶。

“你这里年龄最小的孩子多大？”

"12岁。去年走了一个，昨天又来了一个，男孩，上网将近5年了，从8岁开始上网。年龄之小，上网之早，他好像是盟友之最。"

我让杨永信马上带我去看。果然，一个看起来好像还在吃奶的孩子，黄黄瘦瘦的小脸，小鼻子，小眼睛，小嘴巴，见人很羞涩，看一眼就立刻把目光藏起来。

"叫什么，小朋友?"我很好奇。

"曲文刚，我可不是小朋友，我已经13岁了。"声音很小，却很有主见。我儿子5岁，体重50多斤，有些超重，可我觉得他还没有我儿子大。

"不到13，刚刚12岁多一点。"旁边一个盟友说。

"那是周岁，虚岁就是13。"曲文刚很坚持，似乎很在意自己的年龄。

我很喜欢这个小家伙，尤其喜欢他那张娃娃脸和坚持的表情。我在想，这样一张娃娃脸，却有着5年的网龄，观众会不会感兴趣?

"你身高有没有一米四，是不是盟友中最矮的?"

"当然有一米四，一米四二了。我可不是最矮的，她是!"

曲文刚指了指旁边的一个女盟友。她叫苏云云，我已经多次注意到她。她从来只有一种表情，或者说根本没有表情，不笑，不哭，哪怕别的盟友哭天抢地，她也熟视无睹，眼睛也不动，头发盖住了耳朵，用水湿了湿，一缕缕的，有点像上个世纪夏衍先生写的《包身工》中的芦柴棒。我心里叫她木偶女孩，可从来没敢叫出来过。

"苏云云的年龄也是最小的吗?"我问杨永信。

"不，她年龄不小了，快15岁了，至少是14岁半了。"

"怎么会个子这么矮?"

"说来话长。这个女孩可不是一般的女孩，你该好好拍一拍她。"

一块红布，一张娃娃脸，一个小木偶，这本身就是看点，足以吸引观众的眼球，但不能真这么叫他们。有了，"蒙面大侠"和金童、玉女——中国网民低龄化的三个代表。

"蒙面大侠"的武林外史

郭帅跟着王宁宁到病房，拍一些他扮做盲人时的生活镜头。盟友们把他推来

推去，逗他玩。曲文刚说："大侠，要不要我给你倒点水喝？"

"太感谢了，刚子，你是世界最好的人，做我的小兄弟吧，等我摘掉红布，我把我的眼睛借给你。"

曲文刚倒上一杯水，又倒了一勺辣椒油，递给大侠："喝吧，大侠。"

大侠渴了半天了，接过来就喝，一下呛出来，呛得半天没喘过气来，大家笑得不行。大侠气死了，吼道："刚子，你给我倒了什么？你想害死我呀！"

大侠想摘掉红布看一看，大家齐声叫道："快叫杨叔，大侠想'吃饺子'了！"

"没有，没有，我不想'吃饺子'，我不看了行不行？"

大侠擦着嘴，气愤地说："你们这些家伙，要是头两年，我随便叫几个弟兄，全把你们收拾了，可惜呀！"

"大侠，听说你在江湖上真当过大侠，给我们讲讲你怎么当大侠的吧！"曲文刚还在逗他，但也真有些好奇。

"好，满足一下你们的好奇心。那是一段辉煌的历史，我可是当过好几种大侠的。先是当电脑大侠。我10岁开始玩电脑……对了，刚子，听说你8岁就玩了，你比我强，我的纪录被你破了。不到半年工夫，我周围的玩家都不是我的对手，电脑呵，游戏机呵，出点故障，全都找我，我也没跟谁学过，可我的脑袋不亚于比尔·盖茨的，看看就会，几分钟就能给搞定。大家全服我，连我爸爸单位的电脑坏了，都得请我去。我老爸很得意，奖励我一台电脑，还在家里给我装上宽带，可在家里玩没劲，还得去网吧。去网吧这段等会儿再说，还说修电脑。开始我免费，后来找的太多，都哄着我，夸着我，叫我电脑大侠，可修完了抱着电脑就走。我一看不行，得学会经营，上网老没钱，干吗给他们白修？我开始收费，一台电脑收它几十块钱，多的一二百块钱。真要钱了，这些家伙都不来了，气得我直想骂娘。不修电脑了，我开始认真研究网络，很快我发现，我有办法进入别人的后台，把别人的电脑给格式化，而且，我还能破解别人的账号和密码。我得手过多次，想报复谁了，就在网上折腾他。不少朋友都为我这手叫绝，叫我帮忙，为他平事。我很乐意做，哥们儿嘛，行侠仗义，除暴安良，大丈夫就该做这样的事。于是我又得了个黑客大侠的称号。当了一段时间的黑客，被网络警察发现了，他们找到我，我一看认识他们，他们都是我爸爸的同事，我去公安局给他们修电脑的时候

见过他们。他们把这事告诉我爸爸，我爸爸痛打我一顿，威吓说，再玩就得进去了！我怕，我见过监狱，那可不是好地方。你们去过吗？没有，那好，等我们离开网戒中心，我带你们去，不多收你们的钱，20块钱一次，属于短线旅游……不当黑客了，被爸爸送进了一所寄宿学校，20多天才能回一次家，但是我提出要一个手机作为条件，老爸老妈竟然答应了。我用手机可不是打电话，而是玩手机游戏。说了你们可能不相信，没用两个月，我又被同学们称为手机大侠，因为所有的手机游戏，数我玩得最好。一些笨得猪一样的同学买了手机不会玩游戏，要我教他们，把爹娘给他们做的肉酱呵、花生米咸菜呵，全拿来孝敬我，那还得看我高兴不高兴教他们。玩游戏的时候，我的手太快了，那些笨猪看见我的手动，简直拍案叫绝。你们看，现在我蒙着眼睛手上功夫一点都不差，对不对？手这么快，电就消耗得多，我买了4块电池，但还不够用的，我每次都玩到手机自动关机。我在课堂上玩，老师在上面讲，我在下面玩。有些拍马屁的学生写作文夸老师说，老师在黑板上写字的时候，手像充了电一样，写得飞快，可他们看了我玩游戏的手以后，换了一个比喻，说老师写字的手，就好像手机大侠的手一样快。老师气疯了，罚我站，没收了我的手机，把我爸爸妈妈找来，要开除我。我不等开除，自己先开除我自己，开始逃课。我钻进了网吧，除了玩游戏，还倒卖游戏账号，得挣点钱维持生活呀。这时我遇上了一个对手，他比我差一点，但岁数比我大，年级比我高，他初三，我初一。这个人太小心眼，嫉贤妒能，我不想跟他比了，他却找了几个人教训我。我想认输，换个门道，可我女朋友不干了，她说，你就那么败下阵来？太让我伤自尊了。我被激怒了，把当年的许多哥们儿纠集起来，一共30多人，在一个豪华的宾馆请他们吃了一顿，他们真够朋友，当天晚上就把那小子给揙得爬不起来，跪在我面前叫我爷爷。为了答谢那些哥们儿，我每人送他们一个游戏账号，他们叫我账号大侠……怎么样，够不够辉煌？”

“够辉煌，我们还听说你在情场上也当过大侠？”一个盟友继续逗他。

“当然啰，你要不提我还忘了！不行，这事不能说，别让杨叔听见了。还有刘叔和帅哥，还有飞姐，这种事让他们听见不好。他们要是不拍的话，我还可以说说。”

一个盟友说：“不拍了，帅哥早不拍了，这是你的个人感情生活，拍了会侵犯你的隐私权，人家都懂。快说吧，别卖关子了。”

盟友们对郭帅挤眉弄眼，想让郭帅继续拍。郭帅关机了，却不走开，想听听这位不到14岁的少年有怎样的感情隐私。

“那好，既然你们想听，我就说。兄弟我在12岁的时候就做过一件让我们全县人民欢呼雀跃的事，当然，这事也让我老爸老妈差点愁掉脑袋。什么事呢，一个省城的女网友，突然出现在我们家，听明白了吗？省城到我们县600多公里，不通火车，可是为了见我，她不以千里为远，突然来了，而且大大方方地告诉我说，她爱我，也告诉我老爸老妈说她爱我，想跟我结婚，当然不是马上结婚，而是说以后。我们全县人民纷纷以我为自豪，朋友们都说我太争气了。你想呵，就我们那么个穷县，一百多万人，吃不饱饭的家庭有的是，我竟然能让一个省城的美女找上门来，这不是大长志气的壮举吗？壮举归壮举，大家都高兴，都想看热闹，可没人替我出钱招待这位美女，那时候我还得上学，身上又没钱，她却总缠着我出去玩，嘴还特馋，总想吃海参、鱿鱼之类的。我陪了她几天，问父母要了上千块钱，父母也曾劝她先回去上学，上成学再来找我。她不同意，说就想跟我在一起。我被她逼得没办法了，把她委托给一个社会上的哥们儿，那个哥们儿喜欢跟我一起玩游戏，大我十岁，还没谈过恋爱，家里特别有钱，据说他爸是倒卖猪皮的……他把美女接管了几天，对我非常感激，说我连女朋友都能借给他，简直就是个大侠。我笑得快喷了……那个美女嫌他笨，玩了几天，赚了点嚼头，厌了，骂我没有道德，不懂感情，伤心地走了……后来，我多次把女朋友借给哥们儿，他们都说我是侠义心肠。来网戒中心的前一个月，我又认识了一个北京的女孩，大我四岁，她让我叫她姐姐，我觉得肉麻，叫不出口。她说要来看我，还说要给我带北京烤鸭来，可惜呀，我没吃到她的烤鸭，就被我老爸押到这里……”

“说不定烤鸭已经在路上了，还有你那个北京姐姐！”

正说着，大侠的妈妈从门外进来，大家笑着散了。

金童的生命历险

杨永信说金童曲文刚原来虽然顽皮，但在网戒中心，他是最乖的一个，也是为数不多的主动要求戒网瘾的几个孩子之一。他乖到完全配合医生和护士的任何治疗，以至于在入院的时候根本不需要让他知道有“吃饺子”这样的治疗措施。

何以如此？因为他最大的痛处不在心理上，而在生理上，他因为长时间上网，得了脑炎，眼睛疼痛，还造成了身高几年不长。

盟友们都很喜欢这个小家伙，管他叫刚子，其实他的小名叫文文。蒙面大侠想管他叫曲曲，取“蛐蛐”的谐音，他坚决反对，要跟蒙面大侠拼命，大侠只好作罢，跟着盟友管他叫刚子。

刚子的父母都是地质勘探队的，长年不在家，刚子从小就经常被送到大姨家借居。8岁那年，大姨家的表哥给他看了一样东西，一个掌中宝一样的电子游戏机，他玩了几次，很快着迷。他想买一个，表哥说，你父母是不会同意的，但我有一个办法能让你玩上，走，我带你去。

表哥带刚子去了网吧。那是他第一次去网吧。当他第一次敲下键盘，电脑屏幕上跳出一群生龙活虎的哥哥姐姐时，他认为自己找到了最好玩的去处，远比去表哥家好玩，远比一个人待在家里看电视、看书好玩。他成了网吧里的常客，有两年多的时间，他在网吧中没见过年龄比他更小的孩子。

为了能进入网吧，他常常瞒报年龄，说自己18岁了。网吧老板自然不信，取笑他说：“你是从小人国来的吧?”

他不怕被取笑，只怕不让进网吧。好在网吧老板只是跟他开开玩笑，只要有钱，他总能成功地混进网吧。

等到父母发现他第一次因为去网吧而逃学的时候，他已经有两年的网龄，而且会玩多款游戏，与他一起讨论游戏的，常常是高中生或大学生。

父母一方面觉得儿子是天才，很高兴，一方面又担心网吧的环境太恶劣，孩子会学坏，于是在家里装上宽带，买来电脑，一天允许他玩一到两个小时。

刚子真的是一个好孩子，没有别的不良习惯，就是喜欢玩网络游戏。平时上学，一天玩两个小时只能解解渴，到了周末或假期，他几乎天天就挂在电脑上，一上十几个小时，忘了吃饭和睡觉，与父母也无话可说。

2007年暑假，爸爸妈妈把他一个人留在家里，怕他上网失控，把电脑锁了起来。他吃过早饭就给妈妈打电话，催妈妈回来给他开电脑，妈妈答应着，但是走不开，迟迟没有回来。他每隔几分钟打一次电话，一个上午打了将近30次，把妈妈单位的同事都打烦了。一边打电话，一边砸装电脑的箱子。他年龄小，没有劲，抡不动锤子，可他妈妈回到家里的时候，他还是把箱子砸开了一个大口子，正在

往外掏电脑，手背被划破了好几道口子。

刚子玩游戏玩得脾气坏起来，经常与父母吵架，生活习惯也非常不好，每天赖在家里上网，从不参加体育锻炼，父母要带他去旅游他也拒绝。吃饭越来越少，个子不长，又矮又瘦，父母很是犯愁。

2008年初的一天，爸爸随队去野外，妈妈去省城出差，他一个人在家，完全自由了，连续玩了两天两夜的游戏，忘记了吃饭、喝水，连上厕所都顾不上，也忘了日月星辰，白天黑夜都分不清。玩着玩着，突然觉得一阵头晕，眼前一黑，趴在键盘上，昏了过去。

妈妈往家里打电话，响了多次，没人接。她知道刚子一般不会出门的，刚子也保证说不出去，等她回来，可为什么不接电话？急匆匆地赶回家，推开家门，刚子迷迷糊糊地从键盘上抬起头来，痛苦地叫着："头疼，我头疼！"

妈妈立刻把他送进医院，医生检查后说："七八岁的孩子，怎么会得这么重的脑炎？再晚来几个小时就没命了！"

医生的话伤了刚子的自尊，明明快13了，怎么说我才七八岁，我有那么小吗？脑炎是个什么东西，是不是说我脑子坏了，以后不能玩游戏了？

头还是疼，疼得受不了。

妈妈说："你是上网成瘾了，网瘾，知道吗？就像一只虫子一样，钻进了你的脑袋，咬你的脑髓，咱们得去戒网瘾了，儿子！"

两次自杀和一瓶生长素

与金童相比，玉女苏云云则没有这么乖巧。她来自广东，跟妈妈坐飞机来的，一进网戒中心，眼睛里就放射出仇恨的目光，吃了两顿"饺子"才安下心来，然后又对杨永信说："我又没有网瘾，为什么要把我留下？"

"有没有网瘾，不是你自己说了算的，你解释一下，你为什么半年多不与妈妈爸爸说一句话？"杨永信刚刚从她妈妈那里知道一点她的情况。

沉默。

"不想说是吗？"

还是沉默，扭过脸去，谁也不看，背对着杨永信和妈妈。

“这个死货!”妈妈想打她，被杨永信劝住，杨永信小声说：“急不得，慢慢来吧。”

云云妈在家长中显得很特别，讲一口广东普通话，很会打扮，能说会道，表情很丰富，动作很夸张，眼睛也像会说话，时而还与别的男家长打情骂俏地开开玩笑，与女儿木偶一样的表情形成强烈的对比，很难相信她们是一对母女。

我们在网戒中心见到苏云云和她妈妈的时候，她已经治疗了一个多月了，苏云云变化很小，还是一副木偶形象。我多次试图与她聊一聊，她躲着，不理我。我让赵鹏飞跟她接近过，她仍然三缄其口，我只好先从她妈妈那里了解她的情况。

“我实在是没有办法啰，我也不知道该怎么教育这样的孩子，邪，太邪了！她上网，不玩游戏，但是喜欢布兰妮，就是那个歌星，想学布兰妮的样子把脑袋剃光，她的房间里全是布兰妮的照片。不理我们，我们家加上保姆七口人，她谁都不理，半年了。她爸爸要想跟她讲话，得用手机发短信。她很少回，偶尔回一次，一两个字，行，或者，屁话！几个月前跟我说过一句话，指着我的鼻子，恶狠狠地说，你打自己五个嘴巴，给我磕三个响头，我才会考虑是不是原谅你！……你



“木偶女孩”流出了罕见的眼泪

问我和她爸对她做过什么？爸妈该做的，我们都对她做过，而且，比一般的父母做得要多得多！亲爸亲妈，我的亲生女儿，又不是捡来的，偷来的，可我不明白，她为什么这样恨我们。她爸有自己的公司，好几个工厂，我也要帮着管理。几千个工人，每天累得要死，回家连话都不想说。她看见我们黑着脸回家，理也不理我们，就钻进自己的房间。有一次她说害怕我们，不愿看我们的脸色。后来又说，我们心里只有工厂，不关心她，还说我们不是她的亲生父母，我们想害她。来网戒中心后，她还说我们要害她。她好像天生就心事重，8岁的时候就自杀过一次，她要跳楼，被我抱住了。问她为什么，她不说。问她的老师和同学，人家说她嫌自己长得矮，同龄的孩子都比她高好多，也比她会打扮。可她自己又不愿意打扮，我给她买的漂亮衣服，她从来不穿。我和她爸也觉得她个子不高，她爸托人从德国买了一种生长素，给她打上了，那一年长了15厘米，后来又不长了。我们做父母的还要怎么样？别的父母能做到吗？她又说我们是想害她，故意打针不让她长的。我们不跟她计较，尽量在各方面满足她。她说她想见布兰妮，我们带她去美国和英国待了一个多月，虽然没见到，但她看了不少英美的地方，学了不少英语。我们算尽了做父母的义务了吧？没想到，她回国后还是那样，不理我们，把自己关在小屋里，一个人听布兰妮的歌，还跟布兰妮说话。我很担心她这样时间长了会出问题，就强行把她拉出来，催她去上学，她说，我不要上什么学，我自学。我快气疯了，逼着她去学校，她又要自杀，拿出刀子来，真要割自己，两个保姆和我一起才劝住她……我真是搞不明白，我和她爸那么艰难地经营着企业，给她提供了这么好的条件，她一点都不领情，反而还骂我们是杀人犯，想害死她。好几年了，从来没对我喊过妈妈，就是要钱的时候，宁愿对保姆讲，也不跟我说话。她就好像一个冷血动物，从来没有感情，也不流泪。来这里一个多月了，看着别人的孩子跟父母拥抱，我好羡慕，我也好想拥抱她，让她给我喊个妈妈，可是她从来没有过。她在日记里写过，说看见别人哭，她觉得可笑，看见别的盟友跪下向自己的父母忏悔，她说那是贱，没有骨气，既然做了就要坚持，做错了也不能承认错误。她还恨杨叔，说杨叔是一匹披着羊皮的狼，平时看着很慈祥，很和善，竟然会用心理治疗仪那么残酷的东西来对付盟友，比狼还毒！一个多月了，她完全把自己封闭起来，不跟杨叔交谈，也不跟盟友来往，我快崩溃了！”

我又悄悄地观察过苏云云几次，的确，她很少说话，也不跟人交往。郑盼盼

向妈妈认错的那一次，现场所有的人都哭了，盟友们和自己的父母拥抱在一起，她妈妈穿过拥挤的盟友找到她，把她搂在怀里，泪水把她的脸都给弄湿了，她冷冷地看妈妈一眼，没有任何表情。别的盟友都给自己的父母擦眼泪，她的眼睛盯着地面，哪怕妈妈哭得上气不接下气，也似乎与她没有任何关系。

我很不理解，向杨永信讨教，杨永信说："苏云云的确网瘾不重，但却是严重的自闭症。这印证了我的一个观点：网瘾只是一个表象，真正的病根是孩子的性格缺陷。所以我从一开始治疗网瘾就提出，治疗网瘾只是一方面，最重要的是塑造孩子健康的性格……"

"像苏云云这么严重的自闭性格，什么时候能有所改变？"

"解铃还得系铃人。她的父母太强势，只有她的父母改变，她才能改变。"

"蒙面大侠"睁开眼睛

王宁宁被蒙上眼睛三天了。当他的妈妈给他揭掉红布，他缓缓地睁开眼睛时，他看见一个陌生的地方，旁边坐着许多陌生人。他揉了揉眼睛，仔细看了看，看见一个盲人，两只眼睛完全陷进眼眶里的盲人！

"妈呀，这是我吗？我的眼睛呢？"

王宁宁失声哭叫起来，一点大侠的风度也没有。

"王宁宁，你镇静下来，好好看一看，看看你的妈妈！"杨永信站在旁边，面色凝重地引导着王宁宁。

王宁宁照做了，看着妈妈的脸，拥抱着妈妈，哭得更厉害了："妈妈，对不起，我让你伤心了！"

王宁宁的妈妈早已泪如泉涌："儿子，是爸爸妈妈对不起你，爸爸妈妈再不吵架了，再不让你纯洁的眼睛看到黑暗的东西。好儿子，你也要从过去走出来，用你的眼睛寻找光明，告别黑暗！"

在场的人都哭了。尤其是一些盲人。

为了让王宁宁更深切地了解盲人的生活，杨永信把他和一些盟友带到了临沂盲聋哑学校，盲人与盟友交叉而坐，每个盟友身边都坐着一个盲人。

杨永信把王宁宁要戳瞎自己眼睛的事情告诉盲人同学，盲人同学接二连三地

站起来，批评王宁宁：“这位要戳瞎自己眼睛的同学，如果你真想这么干的话，我跟你交换，你把你的两只好眼睛给我，我把我的两只瞎眼睛给你！”

同学中爆发出一阵笑声。

王宁宁没笑，他的妈妈也没笑。他们笑不出来。

苏云云也没笑，她不时侧身看着她身边的一个盲人女孩，女孩戴着一副墨镜，墨镜向下垂着，从上沿露出两只深陷的眼窝。苏云云的脸上露出惊讶和同情之色。

王宁宁和苏云云的表现，杨永信都看在眼里。

到盲聋哑学校体验生活，杨永信搞过数次，当盟友们看到那些盲人同学在别人的引导下去买饭、洗衣服、“听”电视节目的时候，他们都会产生很多感悟，引发对生命的珍爱，对父母的感激，也会萌生同情心和爱心。

用这样的方式来治疗王宁宁的病，可谓对症下药。

王宁宁从妈妈怀里抬起头来，看着周围的盲人同学，悔恨不已。

这时一个高高的盲人女同学站起来，扶着桌子往前走，边走边说：“这位同学，你可能没有我大，我今年17了，我叫你小弟弟吧，我特别想看见你，可是我双目失明，一点视力都没有，你能不能让我摸摸你的脸？”

王宁宁感到突然，可是他无法拒绝一个姐姐的要求，主动走上前，拉住盲人女同学的手，贴在自己脸上。

盲人女同学身材很漂亮，长长的头发，瘦瘦的肩膀，鹅蛋形的脸……如果她有一双明亮的眼睛，那该多好！

“小弟弟，你比我还高，”盲人女同学轻轻地抚摸着王宁宁的脸，摸到了鼻子、眼睛，还有从眼睛里流出的泪水，“你的鼻子长得尖尖的，应该很好看，你的眉毛挺长，你应该是个浓眉大眼的小伙子。可是如果你失去了眼睛，就像我这样，需要用手抚摸别人，才能知道别人的模样，那可太惨了！”

王宁宁一直在哭，哭得很痛，他有这样的体会，蒙了三天眼睛，他已经尝够了失明的滋味，他再也不想失去眼睛，他为自己愚蠢的想法后悔不已。

盲人女同学的手从王宁宁的脸上移开，杨永信牵着她的手，把她领到讲台上，她说：“同学们，盟友们，我参加过多次杨永信叔叔组织的活动，我也多次给大家讲过我的故事，其实很简单，我原来有一双漂亮的眼睛，可是一次车祸让我失去了双眼，从此我的世界失去了光明……我不想重复我的故事，我喜欢唱一首叫

《天亮了》的歌，我唱给大家听，会唱的就跟我一起唱。”

> 那是一个秋天，风儿那么缠绵
> 让我想起他们那双无助的眼
> 就在那美丽风景相伴的地方
> 我听到一声巨响，震彻山谷
> 就是那个秋天，再看不到爸爸的脸
> 他用他的双肩，托起我重生的起点
> 黑暗中，泪水沾满了双眼
> 不要离开，不要伤害
> 我看到爸爸妈妈就这么走远
> 留下我在这陌生的人世间
> 不知道未来还会有什么风险
> 我想要紧紧抓住他的手
> 妈妈告诉我，希望还会有
> 看到太阳出来，妈妈笑了，天亮了

凄美的歌声中，杨永信安排盟友和家长们给盲聋哑学校捐款，身上没有钱的盟友现场向父母要。

苏云云对这种活动从来不感兴趣，可是今天，她挤到妈妈身边，伸手向妈妈要钱。虽然还没有叫妈妈，只说了三个字：“给我钱!”但妈妈从她的表情中，看出了变化，迅速从包中掏出钱交给她。

回网戒中心的路上，王宁宁还在哭，妈妈不停地给他擦眼泪，安慰他。

苏云云母女与王宁宁母子坐在同一辆车上，母女俩肩并肩靠着。

随着车身的一次摇晃，苏云云突然抓住妈妈的手，脸转向妈妈怀里，轻轻叫了一声：“妈妈!”

就这一声，苏云云妈妈的眼泪像决堤的江水一样滚涌而出；就这一声，让她觉得为女儿付出多少辛苦都值得!

下车后，她激动地对一个又一个家长说：“女儿叫我妈妈了！女儿叫我妈妈

了!”还特意跑到杨永信的办公室，像报告一个特大喜讯一样，说道：“杨叔，女儿叫我妈妈了!”

杨永信对这并不奇怪，从苏云云在盲人学校的表现，他已经预计到苏云云的变化，这也是他期待的，他正在为苏云云下一步的治疗调配“药物”。

“光叫你妈妈还不行，她爸爸呢?”

“明白了，杨叔，我马上给他打电话!”

让快乐成为一种习惯

Everytime I try to fly
I fall without my wings.
I feel so small.
I guess I need you baby.
And everytime I see you in my dreams.
I see your face.
It's haunting me.
I guess I need you baby.

这是心理课堂里传出的一阵歌声，演唱者是苏云云，唱的是布兰妮那首著名的《每一次》，歌词的大意是说：每次我要飞翔，没有翅膀就会跌落在地，我觉得我这么渺小，我觉得我需要你，我的宝贝，每次我在梦里见到你，我看见你的脸，它让我无法忘怀，我觉得我需要，我的宝贝!

盟友和家长们都报以热烈的掌声和亲切的微笑，用微笑鼓励这个羞怯的玉女。

与苏云云母女俩一起站在前台的一个男子也在鼓掌，可是他满脸严肃，没有一点笑模样，好像他站在这里，世界人民都欠他的账。

不用说，那是苏云云的爸爸。他刚刚从广州坐飞机赶到临沂，杨永信要求他作为一剂药物，加入到对苏云云的治疗中。

“苏云云爸爸，别的家长都在对苏云云微笑，你为什么拉着一张脸？女儿的英语这么好，女儿的歌唱得这么好，难道你不高兴吗?”杨永信从点评他的笑容开

始。

“高兴，不过我不善于表达，常年在工厂里，对工人严肃惯了。”

“一个好的企业家，就需要对工人天天黑着脸吗？”

“那倒不是，只是习惯了，回家也这样。”

“你不会笑吗？”

“当然会，只是回家不想笑。”

“你现在能不能给大家笑一个看看？”

“这……不用了吧？”

“那我们就认为你不会笑。”

“怎么可能……你看……”

苏云云的爸爸笑了，笑得很勉强，但总算是笑了。苏云云看着爸爸的别扭劲，也偷偷地笑了。

“你多长时间没看到女儿了？”杨永信继续在苏云云爸爸身上找缺口。

“有几个月了吧。”

“你每次见到女儿有什么样的见面礼？”

“那还有什么见面礼，她理都不理我，不叫爸爸，她说我想害她。”

“你真的想害她吗？”

“当然不是。”

“那你为什么见面时不对女儿亲切一点呢？比如现在，从广州大老远地飞过来，听见女儿唱这么好听的歌，你不想拥抱女儿一下吗？”

“这，没有必要吧？”

“那好，苏云云，你爸爸来看你，你能不能拥抱一下爸爸？或者给爸爸撒一个娇？女儿嘛，撒娇是最应该的。”

苏云云看着爸爸的脸，身体涌起一阵冲动，可是犹豫着。

“来吧，盟友们鼓掌，让我们看一看苏云云会不会撒娇！”

掌声响起来，苏云云的爸爸越发不好意思，可是苏云云伸出双手，抱住了爸爸的一只胳膊，抬起小嘴，亲了亲爸爸的脸。

掌声，更热烈的掌声。

苏云云的爸爸好久没有这样与女儿亲近了，他激动起来，双手捧住女儿的脸，

连续亲了两口。

苏云云的妈妈一直在旁边站着，她流泪了。

“苏云云妈妈，你为什么流泪?”杨永信眼观六路，决不能让机会溜走。

“我很激动，我以为我再也看不到这样的场面了，我以为我的女儿只会仇视我们。现在想一想，我有很多地方做得对不起女儿，给女儿注射生长素这件事，我一辈子都不会原谅我自己。不管女儿长得高矮，都是我的女儿，我都会永远爱我的女儿……”

苏云云的妈妈真的很激动，很悲伤，身体摇晃起来。护士赶紧来扶住她，问她要不要回去休息，她摇头，女儿刚刚把心门敞开一点缝，她不能失去这样的机会。

杨永信转向苏云云：“苏云云，妈妈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了，你呢，你对妈妈做过什么错事吗?”

沉默，熬人的沉默。

“我听说你放过狠话，说你妈妈打自己五个嘴巴，给你磕三个响头，你也不会原谅她，你妈妈到底做错了什么?”

沉默，漫长的沉默。

突然，苏云云看了看妈妈的脸，抱住了妈妈的腰，泪水止不住流下来：“妈妈，我错了……”

苏云云的妈妈抱住了女儿，也像爸爸那样使劲亲了亲女儿的脸：“女儿，千错万错都是爸爸和妈妈的错，只要你不对我们打冷战，只要你开心地笑一笑，爸爸妈妈就高兴。”

苏云云的爸爸流泪了，走上前来，张开双臂，搂住了妻子和女儿。

家长们也都流泪了。曲文刚和他的妈妈本来也是点评的对象，站在前台，曲文刚的妈妈心脏不好，看见苏云云一家抱在一起，心情一激动，心慌起来，站立不稳，被护士扶着坐下来。她也不愿离开，不愿放弃教育儿子的好机会。

曲文刚虽然年龄小，但知道心疼妈妈了，一直盯着妈妈的脸，等妈妈的情绪稍为稳定一点，他抱住妈妈的脖子，哭着说：“妈妈，对不起，我决不会再让你伤心，更不会再让你给我下跪了!”

原来，曲文刚的妈妈为了阻止他上网，给他下过跪。

按照杨永信的做法，这种情况下一定会让曲文刚和苏云云给他们的父母跪下去。果然，金童玉女分别跪下去，向父母忏悔。

面对这么小的两个盟友，杨永信换了一种点评的方式。

“好了，你们两个家庭其实没有什么大的问题，只是因为孩子太小，过早地接触了网络，沾染了不良习惯，把两个家庭的气氛搞坏了。其实，生活应该充满快乐的。你看刚才苏云云的爸爸一笑出来，什么事不都没有了吗？快乐对我们很重要，对每一个家庭都很重要，生活中不能没有快乐，应该让快乐成为一种习惯，所以，我建议你们两家都收起眼泪，让曲文刚和苏云云，我们的金童玉女，给大家做个鬼脸，或者讲个笑话，一定要把大家逗笑啰！”

“真搞笑！”曲文刚想了半天，说道。

大家笑了。

“真可乐！”苏云云也没想出别的好办法，但大家同样笑了。

杨永信也笑得很轻松，一向被眼泪浸泡着的心理大课堂，换一换气氛，同样能起到治疗的效果。

“来，王宁宁，‘蒙面大侠’，本来今天还要点评你的，你和金童玉女作为盟友中低龄化的代表，应该谈谈你的心得。为了让大家开心一点，只要你能把大家逗笑了，就算过关。”

王宁宁站到前台，憋了半天，也是三个字：“真好笑！”

盟友们对王宁宁鼓掌，讽刺他拾人牙慧，但既然大家也都笑了，就让他过关吧。

笑得最开心的是苏云云的爸爸，他用带有浓重的广东口音的普通话说：“我今天很开心，40多年了，没意识到我的毛病在哪里，今天杨叔让我开了窍。我要向这两个小孩子学习，在这里从头学习微笑，我也要当一当盟友。”

第二天一早，苏云云一家三口都穿着迷彩服，跑在盟友队伍的最前列。

第十三章　“三进宫”的网瘾爸爸

不知什么时候，大雾封锁了高速公路，能见度只有几米。我们的车开得很慢很慢。

“你觉得黄元伟还有希望吗？”我问杨永信。

“希望很小了。他的父亲似乎想放弃！”杨永信看着前方的浓雾，语气中带着许多无奈。

雾更大了。

我很怕走这样的路，我怕令人辨别不清方向的雾。

我突然觉得有点伤感，怎么也没想到戒网瘾的战场会拉得这么开，这么大。我默默地祈祷，但愿我们不会在浓雾中迷失方向。

总统套房走出的“老大”

“……我把一张银行卡往服务台上一拍，很气愤地对大堂副理说，这里面有50万，为什么不能住总统套房？有谁规定年龄小就不能住总统套房吗？大堂副理很鬼，还不相信，嘴里嘟囔着说，你才15岁嘛，还是未成年人……说着，就去验卡里有没有钱，能不能用。我说，15岁怎么了？你这儿又不是网吧，网吧我也照进不误。他验完了卡，说道，好吧，先生，请跟我来。他乖乖地把我们送到总统套房里，马上有两个漂亮的服务小姐跟进来，送上湿毛巾和水果。等她们一退出，我的那几个弟兄马上把我抬起来，扔到总统套房的床上，欢呼老大你真牛！我心里特美，特有成就感。大家把总统套房里的洋酒、牛肉干……还有……法国产的避孕套等等那些玩艺儿造了一通，给我搞了一套黑色的西装换上，戴上墨镜，我对着镜子一看，够神气，比老大还老大。这时我让我的大秘给对方打电话，对方

就是前一天晚上在网吧里打我的那伙，他们说是黄岛的，我们约好今天晚上谈判，我指示大秘就约他们来这个五星级酒店……对方也不含糊，十几个人来到五星级酒店。他们是一群土老帽进城，连大厅在哪都找不到，还得打电话问我的大秘。约定的时间到了，我全副武装，黑西服墨镜，身后一群喽啰，有替我拿公文包的，有替我提保险箱的，其实里面全是空的……对方一看傻了，马上投降，领头的对我说，大哥，昨天晚上完全是误会，今天我请客，给您压惊……我摸了摸昨天晚上被他们打痛的肩膀，还不解气，装作不想理他们的样子，看了看大秘，大秘马上心领神会，向对方说，我大哥说了，他不与你们一般见识，不过，他要求你们退出青岛的江湖，在网吧和网络游戏的世界里，不许你们再出头露面……对方说，一定一定，那我们撤了，改天请大哥带着弟兄们到黄岛一带视察，海参、鲍鱼管够。看着对方屁滚尿流地跑了，我觉得有一种大获全胜的感觉，带着兄弟们要了一个豪华包房，让他们随便点，专点没吃过的东西。正吃得痛快，大堂副理进来，后面跟着我爸，我一看，别提多扫兴了。我爸也真不给面子，当着那么多弟兄的面，对我怒喝一声，银行卡呢？我把银行卡从西装的口袋里掏出来给他，他拿到前台，连总统套房带豪华包房，几项一算，将近4万，心疼得我老爸嘴都快咧到耳朵根了，可是没办法，他得给我埋单呀。算完账，弟兄们早就作鸟兽散了，老爸揪着我的耳朵上了车……”

这是在青岛市胶南县的一个会场里，一个已经从临沂网戒中心出院的盟友在讲述自己走偏的历史。

这里是杨永信2008年所要进行的“网戒和谐行”的第一站，选择这里，是因为仅这一个地区，已经有20多个盟友从网戒中心走出来。究竟他们恢复得怎么样？杨永信要跟踪测评。这在他的60个环节中，属于长效机制和安全着陆。

杨永信带着10多个在院的盟友和他们的家长，驱车3个小时来到胶南，已出院的盟友和家长们用最尊贵的礼节接待了他们，并且已经布置好了一个能够容纳100多人的会场，出院的盟友一个个上台讲述自己出院后的表现，当场接受杨永信的测评。

刚才的这位盟友出院时改变得相当不错，出院后有一些反复，不过没有再上网，还有学习成绩还没有提上来。他的爸爸是一位优秀的建筑设计师，参与奥运会帆船赛的场馆设计，收入不低，社会地位也很高，就是孩子沉迷网吧让他犯了



总统套房走出来的“老大”

愁。为了给孩子治网瘾，北京、上海都去了，连香港和美国的心理医生都请教过，花了30多万，没治好。在杨永信手中，孩子终于摆脱了网瘾，正在慢慢回到健康的成长道路上。杨永信能到院外跟踪治疗，认真落实长效机制，甚至上门服务，这位父亲由衷地感激。

绝大多数盟友都没再进过网吧，偶尔在家里上上网，也能自我控制，没再玩游戏。只有两个盟友又跟父母吵过架，与过去的损友又联系过，其中就包括刚才那位从总统套房走出的黑老大。他讲的虽然是过去的事情，但在他从网戒中心回到青岛后，原来的那些狐朋狗友又去找他，他没有守住底线，与他们出去喝过酒。这件事被他的父母揭发出来，他自己也不否认，自愿接受杨永信的处置。

杨永信带来了心理治疗仪，给那两个盟友进行了治疗。那两个盟友在忏悔中接受了杨永信的治疗和点评，并主动向杨永信承诺，如果再不彻底改变，就返回网戒中心继续接受治疗。

改变好的盟友占到90%以上，他们多数是一家三口来向杨永信汇报戒网瘾的成效，以及工作和学习的成绩，对杨永信千恩万谢，杨永信对他们出院后的表现

也感到满意。

然而，杨永信最担心的、也是网瘾最严重的一个盟友没有来，杨永信告别胶南，带领大队人马，直奔这个盟友的家。

网瘾之战，三代人齐上阵

路上，杨永信多次与这个盟友的爸爸老黄联系，老黄说儿子昨天晚上离开家，直到现在还没有回家，不知道去了哪里。杨永信摇摇头，认真向我们摄制组三人介绍了这个盟友的情况。

“他叫黄元伟，山东即墨人，即墨属于青岛市。在盟友中，他是为数不多的爸爸。像顾大军、池力康都是结了婚还没有孩子，而他是女儿刚满周岁的时候被送到网戒中心的。我记得他是1976年出生的，70后的一代，30出头了。像他这个年龄还疯狂上网的不多，当了爸爸仍然不能控制网瘾的更少见。

“黄元伟上网的原因是性格软弱，逃避现实。造成他性格软弱的原因很多，其中最重要的是他的父亲。他父亲军人出身，给他设计了一条军人化的成长道路，从他几岁的时候就带着他跑步，军训，练正步走。他喊累，不想练，他父亲倒是不打他，但采取体罚的办法，罚站，一站几个小时，不让吃饭，不让睡觉，他只好屈服。他本来喜欢书法，小学的时候就得过市里的少年书法比赛二等奖，他父亲说要笔杆子的没出息，他得不到鼓励，干脆不练了，一项非常好的特长荒废了。他父亲想让他参军，可他想上大学。他母亲支持他，考上了大学。为了摆脱他父亲，他故意报考了一个远一点的大学，湖北中医学院。他不想学医，想学美术，搞设计，可他母亲让他学医，不学医他母亲就不支持他上大学。他自己后来说，这是离开虎穴入了狼窝。这话有点夸张，却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他在念大学以前，完全是按父母的意志生活，没有自己选择的空间。现在独生子女家庭的问题很多，有些孩子是不想长大，不愿承担任何责任，可是黄元伟的情况却是父母不允许他长大，一切事情都得服从父母。不只是念大学、选专业，找工作、结婚、生孩子、全是这样。

“黄元伟在性格上也有先天性的弱点，意志不坚定，自卑，放纵。按说念到大学后，离开父母，应该有独立精神了，可他却迷上了游戏。他是中国网络游戏的

第一代玩家，从1995、1996年开始，像最早的《电警》、《三国志》、《红色警戒》、《星际争霸》这些游戏他都玩过，而且是在大学里玩的。因为玩游戏，4年的大学，他念了6年才勉强拿到毕业证，其中有两三年都是他母亲去陪读的。他说，他可能是中国第一个由母亲陪同完成学业的大学生。母亲因此对他也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力，他母亲是个医生，后来他协助母亲开药店，完全是服从母亲的意志。

“黄元伟不是没尝试过独立，但不行。刚毕业的时候，他父母托人给他在青岛找了一份工作，他却想去北京闯天下。父母给了他几百块钱带在身上，在北京晃了两个多月，只顾着看名胜古迹，找了几家公司，人家都不要他。钱花完了，连吃饭的钱都没有了，还想下馆子，点了昂贵的酒和菜，付不起钱，想溜，被老板扇了几个耳光，扭送到派出所……北京混不下去，像个流浪汉一样回家，却染了个黄黄的头发，他妈差点没认出来，他爸只有一个态度，让他滚出去！

“北京之行，让他更加自卑，在父母面前更加抬不起头来，更没有理由要求独立。青岛的工作机会错过了，应届毕业生的优势没有了，只好参加社会招聘，找了几家公司，面试过几次，人家一看他垂头丧气的样子，没有一家愿意要他。最后还是他母亲托人，在一家药店给他找了一份工作。而他母亲这样的安排，也是为了以后能控制他铺路。他母亲即将退休，打算退休后开一家药店，如果儿子能把这行练好，她就有了帮手，也能看住儿子。那段时间，他父亲还在当地统计局长的位置上，本来有很多社会关系可以提供给他，可是由于对他的失望，很少过问他的事，这让他觉得父亲心里没有他，这也是日后父子之间矛盾升级的重要原因。

“黄元伟在药店干了一段时间，工作稳定了，可他觉得没意思，又开始进网吧。他母亲发现了，劝不住，托人给介绍了一个女朋友。黄元伟念大学的时候就交过女朋友，是网友，瞎混过一段，后来吹了。工作后，自己也觉得该找个女朋友，成个家，过安分日子了，于是与那个女孩开始交往。女孩在一家医药公司干导购，人长得漂亮，账算得麻利，为人处事都很精明，家在淄博，一人在外闯天下。黄元伟与女孩交往了一段时间，感觉不错，网吧都很少去了，每天下了班就等着女孩，陪女孩逛商店，看电影，很幸福。有一天，女孩说想爸爸妈妈了，要回家看看。黄元伟觉得突然，心说正谈得好好的，为什么会突然离开？是不是他什么地方做得不好，得罪了女孩？女孩走的那天，他一个人坐在家里发闷，越想

越难受，一气之下，赶到火车站，买上票，冲进了就要开的火车。一节一节车厢找，终于看见了她，她正看着车窗外发呆呢。他悄悄地走过去，拍了拍女孩的肩膀，女孩回头看见他，惊喜地问：‘你怎么在这里?’他说：‘我是孙大圣，会七十二变，变出来的，哈哈！’就这样，他们一起去了女孩的家，见到了女孩的父母。也正是因为他的这次果敢行为感动了女孩，女孩决定把终生托付给他。黄元伟自己后来说，他活了30多年，只有这次行动像个男人，做了一回自己。刚结婚的时候，黄元伟很珍惜他们的婚姻，可是很快发现，婚姻给家庭带来了新的矛盾，这些矛盾，又把他逼进网吧。

“黄元伟结婚的时候，他们家的药房已经办起来了，家里新盖了房子，两层楼，一层的外跨院就是药房，里跨院是他父母的家，二楼是为他准备的新房。其实他们家在即墨市的另一头还有一处楼房，黄元伟结婚的时候，特别想去那里，跟妻子一起单住，但是父母不同意。据黄元伟说，他二楼的新房完全处在父母的监视之下，有好多面玻璃窗子，隔音很不好，他和新婚的妻子晚上连大气都不敢喘。他和妻子都觉得别扭，多次提出要到外面住，可是父母说，药房是以你们的名义办下来的，早晚都会交给你们管理，你们离远了，光靠我们俩，那怎么行！其实，父母就是不想让黄元伟离开他们。黄元伟和妻子成了药店的两个伙计，加上老两口，看起来也不错，可是不到一个月，黄元伟与妻子就受不了了，黄元伟又开始上网，妻子总回娘家。就这样，他们竟然还有了个女儿，真是了不起！

“说来也怪，按常理，有了女儿，他们应该与父母住在一起才对，让父母给他们照顾一下女儿，可是相反，生了女儿，父母反倒同意他们搬出去住了，也不要求他们两人到药店来上班，也不给他们两个人开工资，每个月只给孙女500块钱的生活费，其他的，一概让黄元伟自己挣。这等于让黄元伟和妻子同时失业，一家三口就靠女儿的500块钱活着！

“即使这样，黄元伟和妻子也高高兴兴地搬到另一套房子里住，一家三口，能过上独立的日子，比什么都舒服。黄元伟从父母手里抠出来几百块钱，妻子还有些私房钱，够维持两个月的。黄元伟加紧找工作，让妻子在家里照顾女儿。想得挺美，可是工作没那么好找，找不到，黄元伟心烦，又钻进了网吧。上网需要钱，生活需要钱，他手中的钱很快就花光了。回家问父母要，父母说，你们搬家自己过了，自己挣吧。看看父母不留神，他把卖药的钱抓了一把就走。一回这样，两

回这样，自觉没脸，可是网瘾一上来，什么也顾不上。

“3个月过去了，女儿一天天长大，张着小嘴嗷嗷待哺，黄元伟拿不回钱来，还天天上网，妻子跟黄元伟吵、闹，骂黄元伟无用，黄元伟却破罐子破摔，臭狗屎一堆，你爱怎么骂怎么骂。趁妻子不注意，把冰箱搬出去卖了，还不错，卖80块钱，知道给她们娘儿俩留下40，自己拿走40去上网。接着书也卖了，自行车也卖了，只剩了一台电视机，那是妻子拼上命才护住的，因为护电视机，妻子吃了黄元伟两拳。

“自家的东西卖得差不多了，黄元伟又来到父母家。父母去进药了，新招了一个门徒，什么事都不懂。黄元伟翻了翻抽屉，还没卖出钱来，看见了电脑，搬起来就走，门徒不让，他说，旧了，我去换台新的。门徒拦不住，黄元伟直接把电脑抱到收购站，5000多块钱的东西，只卖了400，拿着钱就钻进了网吧，直到第二天早晨才回家。

“玩了一天一夜的游戏，困得眼睛都睁不开，妻子和孩子还睡着，黄元伟刚脱了衣服要睡觉，就听见咚咚两声巨响，不等他去开门，他父亲已经冲进来，也不管儿媳妇穿没穿衣服，大呼小叫地吼起来：‘电脑呢，你个败家子，那不是你的财产，你凭什么拿走?’黄元伟像个红眼的赌徒，从床上跳下来就往外推他父亲。他父亲不走，说这是他的房子，黄元伟就说，这是自己的家，你来我往地一推，孩子醒了，妻子又半裸着身体，黄元伟气得对准父亲的脑袋就是一拳，他父亲一蒙，差点晕倒在儿媳妇的床前，黄元伟就势把他推了出去……

“一家人的日子没法过了，一切的矛盾集中到黄元伟的网瘾上。她妻子还是深明大义的，主动向公公和婆婆道歉，并且哀求公公带黄元伟去治病。要说还是父母宽宏大量，他们没有计较黄元伟的恶劣态度，出钱出人出力，把黄元伟送到网戒中心。

“第一次全家人都来了，黄元伟的妻子和女儿也来了。家长们争着抱他们的女儿，女儿叫咪咪，一个很可爱的小女孩，家长们轮流教她一句话：爸爸，别上网了！孩子刚过一周岁，还不会说，家长们就反复教，教得孩子直翻白眼。黄元伟这个人哪，在他父母面前，在强者面前，一点性格也没有，叫他怎样就怎样。他入院后，表现得非常老实，改变得非常积极，向他父母承认错误，向妻子表决心，抱着孩子哭，似乎很懂感情了，很有责任心了。一个月的时间过去，他爸爸一看

就认为是好了，急着要走。其实我看得很清楚，黄元伟连被动改变期都没过，全在伪装。我不让走，他爸爸就说我想留着他们多收医疗费。没办法，走就走吧，我有话在先，如果网瘾再发作，一定及时送回来。

“回去后，老两口让黄元伟替他们看药店，黄元伟又钻进了网吧。没钱，拿药顶，一盒感冒胶囊上半天网，一瓶丹参滴丸上两个小时。没出一个月，回来了。

“这次黄元伟还是那样子，一点脾气也没有，叫干什么干什么。妻子不来了，老爹老娘轮流陪。治了两个多月，比上次有进步了，黄元伟自己也叫着好了，要回家。其实我看得清楚，他是想妻子了。你想呀，他是一个有家室的人，妻子和孩子不来，他很难待得住。我打电话劝过他妻子几次，让她来陪几天，他妻子很伤心，不愿来。黄元伟坚持要回去，只好放行。回去后没几天，跟妻子打起来了，说他不在家的时候，妻子背叛了他，与原来的男朋友勾勾搭搭。他把妻子暴打一顿，妻子抱着孩子回了娘家，他又进了网吧。孩子造孽，爹娘受罪，他父母叫上本家的老少爷们，才把黄元伟又弄回网戒中心。

“三进宫，网戒中心的术语叫‘三偏’。最后一次住院，他爸爸下了狠心，说



杨叔追到家中点评“三进宫”的网瘾爸爸

疗程不足坚决不走。其实他前两次如果坚持下去，现在肯定不是这个样子。4个月的疗程不是随便定的，是根据患者的心理表现制定的。可一些家长，只看表面，见好就收，最后吃亏的还是他们自己。黄元伟最后一次好歹住了3个月，刚刚进入固化期，他们就又急火火地回家了。这次不来见我，不是个好兆头。”

铁棍，那根可怕的铁棍!

我们赶到即墨的时候已经是傍晚，黄元伟的父亲已经等在他家的巷口。他见到杨永信，像见了救星一样，满眼热泪，拥抱住杨永信说："杨叔，不是我不想带他去，我带不动他，他本来好好的，就是去了一趟丈母娘家，回来就变了，又去上网了，谁劝都不听，恶狠狠的，枕头底下准备了一根铁棍，谁劝他就要砸谁!”

“他现在人呢?”杨永信直奔主题。

“我刚才找了几个网吧，他常去的都在我们家附近，还有一家没去，我带你们去看看，说不定会在。”

果然，黄元伟正在那家网吧，全神贯注，根本没注意到我们一大群人出现在网吧里。当杨永信叫他的时候，他看看从天而降的杨永信，眼睛在一瞬间闪现出凶暴之光，抵抗、逃跑、攻击，都有可能，可一看见杨永信后面跟着那么多人，马上老实了。

几个家长与杨永信一起架着黄元伟的胳膊，像押解犯人一样，把他从网吧带回家。他母亲在家，妻子和孩子离开快半年了。

我和郭帅一起专门去拍了拍黄元伟在二楼的新房，的确像他说的那样，都是大玻璃窗，虽然有窗帘，但有一种完全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的感觉。把儿子的新房弄成这样，真不知道做父母的是怎么想的。黄元伟和妻子的结婚照还在，女儿的玩具也还在，只是妻子和女儿却在遥远的异地。

一次特殊的点评在黄元伟的家中举行，随行的盟友和家长站成两排，前面站着黄元伟和他的父母。由于他母亲患冠心病，父亲已年过60，杨永信让夫妻俩坐着接受点评。

这次点评进行了3个多小时，重点围绕黄元伟上网的原因，黄元伟吞吞吐吐，

最后还是在杨永信的引导下说出了实情。

"……杨叔，这次回来，其实我表现相当好，在保险公司找了份工作，干得很起劲。可是去了一趟淄博回来，我又觉得生活没有意思，一切都没有意义，只好去网吧玩游戏消磨时间。"

"你见到你妻子了？"

"没有，她不见我。我等了半天，她说要到晚上九点半才下班，让我等到九点半，我没等，看了看女儿就回来了。"

"你为什么不等？"

"我觉得她在捉弄我，不想见我，要是想见的话，我一去她就该请假回家见我。让我等她，分开快半年了，让我等她，等到那么晚，说不定她会一块带个男人回来呢！"

"就为这你又上网了？"

"杨叔你说我不上网还能干什么？"

"我听说你还准备了一根铁棍，能拿出来我们看看吗？"

黄元伟果真从枕头下面翻出一根铁棍，但他解释说不是用来威胁谁的，而是为了防身用的，他夜里总是做噩梦，觉得害怕。

杨永信很严肃地让黄元伟吃了一顿"饺子"，黄元伟一边吃着，杨永信一边对他说："黄元伟，你是一个30多岁的男人了，如果你还想把这个家维持下去，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我创造条件让你和你妻子见一面，解开你们之间的误会，你愿不愿意？"

"愿意，我当然愿意，我不想让我的女儿没有家！杨叔，我听你的，完全听你的。"

其实，在来即墨以前，杨永信已经给他妻子打过电话，了解了他们之间的事情，黄元伟纯粹是多疑。杨永信打算带着黄元伟去一趟淄博，当面调解他们之间的矛盾。杨永信把这个计划告诉了我们摄制组，我们想全程跟拍下来。说实话，我特别想拍到他们夫妻和好、拥抱的场面，更想让他的正在学话的女儿能对着镜头说出"爸爸，别再上网了"。用一个孩子的嘴来劝诫那些网络瘾君子，可能会起到普通的治疗达不到的效果。

杨永信点评黄元伟的时候，我几次都忍不住想劝劝黄元伟，甚至想以一个父

亲的身份教训他一顿。我也有孩子，我深知一位父亲应该承担什么样的责任。他的女儿慢慢就要长大了，他这样下去可怎么得了？

杨永信做完治疗，我终于忍不住了，把杨永信的计划全部告诉了黄元伟，我以为黄元伟在接受了治疗之后会认真配合杨永信，可是，第二天早晨我才知道，我犯了一个多么大的错误！

夜雾中探路前进

当天夜里我们大队人马住在了即墨。第二天一早，我和郭帅、赵鹏飞拍市景，黄元伟的爸爸正好迎着镜头走来，一大早就垂头丧气的样子。

"黄元伟昨天晚上出走了，一夜未归！"

从黄元伟父亲口中吐出的消息让我感到吃惊，不可思议，同时意识到自己所犯的错误。黄元伟与妻子和好、拥抱的镜头怕是拍不到了，我马上去找杨永信商量还有什么补救的措施。

"按原计划行动，不带黄元伟了。他这样躲避，说明与他妻子之间的心结很重，这样去了效果也不一定好。不过，我一定要见到他妻子，看看他们之间究竟还有没有和好的可能。唉，我现在就像个媒婆一样，媒婆的原则是劝和不劝离，我也得恪守媒婆的原则。"杨永信掩饰不住失望。我内心更加自责。

经过几个小时的颠簸，一行人浩浩荡荡来到淄博，在一位当地盟友家长的帮助下，我们一直等到晚上九点半才等到黄元伟的妻子。她的确是晚上九点半才下班。为了养活孩子，她找了这家药店，孩子交给父母带，她要住在药店附近，一个星期才能回家看一次孩子。找一份工作不容易，她不想因为家事闹得沸沸扬扬丢了工作。杨永信提出想早一点与她见面，她坚决不同意，我们只好等。

杨永信又一次扮演了侦探的角色，像与情报人员接头一样，一直等在那家药店旁边，直到九点半，才看见黄元伟的妻子出来，杨永信把她叫到车上。

她对黄元伟很生气，很失望，尤其是最近一次黄元伟来了不等她就回去，让她伤透了心。她似乎要把最后的门关上了。

"女儿呢？你想让女儿成为一个没有父亲的孩子吗？"杨永信不放弃最后的希望。

她不回答，躲避着我们的镜头，不断擦眼泪。

我们去了她的娘家，看到了她的女儿，她的父母帮着带的，早已睡着了。她晃了晃女儿，女儿咧开小嘴哭了，蹬着腿，很烦有人打扰她睡觉。

我设计的镜头再一次落空。

盟友和家长们一直在一个饭店里等我们，我们把黄元伟的妻子带去的时候，已经是晚上11点了。

盟友和家长们七嘴八舌地劝了她一个小时，杨永信也向她保证黄元伟会改好的，希望她再给黄元伟一次机会。

12点的时候，她点头同意了。

我们大约在夜间12点半启程返回临沂。路上，杨永信拨通了黄元伟爸爸的电话："如果黄元伟还想挽救这个家，你转告他，让他近期再来见他妻子一面。无论如何，他要见到他妻子。如果他觉得自己做不到，你带他回网戒中心一趟，我已经说服了他的妻子，她愿意再给黄元伟一次机会。这可是最后的机会了。"

那时，黄元伟还没有回家。

不知什么时候，大雾封锁了高速公路，能见度只有几米。我们的车开得很慢很慢。

"你觉得黄元伟还有希望吗？"我问杨永信。

"希望很小了。他的父亲似乎想放弃！"杨永信看着前方的浓雾，语气中带着许多无奈。

雾更大了。

我很怕走这样的路，我怕令人辨别不清方向的雾。

我突然觉得有点伤感，怎么也没想到戒网瘾的战场会拉得这么开，这么大。我默默地祈祷，但愿我们不会在浓雾中迷失方向。

那天夜里，我们凌晨5点才到临沂。刚进临沂的市区，杨永信接到护士长的电话：一个安徽的男孩，又有癫痫，又有网瘾，父母没预约就要住院，已经进了山东地界了，收不收？

"收！"杨永信毫不犹豫地说。

第十四章 “黄河”保卫战

“黄河这小子脑袋是好用，玩游戏也一样，他在网吧里是个头儿，好多孩子都跟着他玩，他要不玩了，那些孩子也走，网吧老板就没有钱赚了。为了哄住黄河，网吧老板冒充黄河的爸爸替黄河请假，说黄河生病了，不能上学了，其实是把黄河按在网吧里，不让走，带着别的孩子玩，老板可以多收钱。有一次黄河的爸爸找着黄河了，要把黄河带走，网吧老板不让黄河走，找了几个人把黄河的爸爸摁在地上打了一顿，打得头破血流。我也遇上过这样的事，明明黄河在里面，老板不让我进去，也不让黄河出来，我气得跟老板拼命，我说你要是不让黄河走，我就撞死在网吧门前！老板看见我真要拿头撞网吧的门，害怕了，这才让黄河跟我走了。”

性格特异的“困兽”

一辆挂着安徽牌照的桑塔纳轿车驶进网戒中心的小院，驾驶员下来，累得坐在台阶上，后座上冲出一个男孩，想往院外冲，看了看周围有很多人，知道冲不出去，坐到驾驶座上，狂摁喇叭，整个小院充斥着刺耳的喇叭声。

杨永信从住院楼走出来，我和郭帅跟在他后面，与拍摄武旭影时一样的套路，但是因为一阵紧似一阵的喇叭声，气氛却比拍摄武旭影时更紧张。

一对农民夫妻和一个农村姑娘迎上来，杨永信顾不上与他们说话，直接走向驾驶室，拉开车门。男孩看他一眼，并不理他，又按了几下喇叭。

“来，小伙子，下来吧。”杨永信以他惯有的态度接待初来乍到的病人，口气温和，面带微笑。

男孩仍不理他，还在按喇叭。

杨永信身后的家长和护士想冲过去教训男孩，被杨永信制止了。

“小伙子，这里是医院，是不能按喇叭的。”杨永信说。

“你们把我搞来，又不接待我，什么意思？”男孩说话了。

“我这不是接待你了吗？”

“你？就你？你是干什么的？”男孩睁大了眼睛，像牛眼一样大，直视着杨永信，目光中充满了挑衅。

“我是这里的心理医生，你父母委托我来给你治病。来，下来吧，让我看看你有没有病。”

杨永信没再给男孩分辩的机会，把他从驾驶座上拽下来。男孩出来，人们这才看清他的模样，背驼着，腰弓着，头发长长地竖着，脑袋像个狮子头，脸上脏兮兮的，有好几块伤疤，眼睛上挂着分泌物，好久没刷牙了，嘴里散发着臭气，上衣的领子敞着，脖子露在外面，一股股馊味从上衣里往外冒。

“太可笑了，就你也能当心理医生？”男孩故意放大了声音，继续挑衅杨永信。

“对，我能当心理医生。你呢，小伙子，告诉我你叫什么名字。”杨永信不急不恼，也不嫌小伙子身上散发出的臭气，抚着他的肩膀往护士站走。

“我的名字能让你吓一跳，我叫黄河，就是把日本鬼子都能冲跑的黄河，每年冲出几十万吨泥沙的黄河！”

“好，好厉害的黄河！”

进入护士站，黄河左右观望，突然像狮子一样对着靠近他的父亲怒吼一声：“你带我来干吗？我又没有网瘾！”

他父亲不理他，杨永信说：“好了，小伙子，别叫，我给你检查一下，没有网瘾你就走，好不好？”

“放开我，让我走！”

黄河甩开杨永信的手，往护士站外面走。几位盟友想拦住他，杨永信示意闪开，他想看一看这位能把日本鬼子冲跑的黄河有多大的能量。

“铁栅栏都挡不住我，别说你们这么个破医院！”黄河四处打量，想找个出口，盟友和家长们跟在后面，和他保持两米的距离，让他发威，同时又能随时控制他，避免他有自裁行为。

转了三圈，连厕所都看了，没有能冲出去的地方。黄河像困兽一样冲进一个



“弟弟的网瘾治不好，我就不嫁人！”

病房，两个女家长吓得赶紧躲出来。黄河透过玻璃窗看了看街上，车来车往，可是出不去，他发狂了，大喊一声：

“让我出去！”

对着窗玻璃“咣咣”捣了两拳。窗子安然无恙，才换的钢化玻璃，就是为了防止盟友的过激行为。黄河的手竟也安然无恙。后来他自己说，他小时候就练过武术，捣过沙袋，耍过双节棍，捣两拳玻璃，小意思！

什么招都用了，没冲出去，该收场了。

杨永信让8个盟友把黄河抬到治疗室，让他吃了一个半小时的“饺子”，他才勉强同意留下来。这是杨永信治疗过的最顽强的“战士”。

从治疗室出来，按常规要先跟父母见一面，他刚走到父母面前，突然摔倒了，但马上又爬起来，人们吓了一跳，他母亲说：“两天没吃饭了，饿的。”

有人送上一瓶牛奶，那个农村姑娘给他打开，送到他面前，说道：“在这里听杨叔的，把你的坏毛病都治好！我回去打工挣钱，医疗费的事你不用管。”

她是黄河的姐姐，一个淳朴而又善良的农村姑娘。

黄河好像没听见姐姐的话，喝着牛奶，眼仍然四处打量，他还想找出口。

从那时起，他又有两次试图逃跑，都被及时按住。直到夜里三点，体力完全消耗没了，才老老实实地睡下。

“这小子得过癫痫，是一种癫痫性格，治好了，是个忠实顽强的孩子，治不好，可能会出大事，杀人放火都干得出来！”

杨永信的话，让我和郭帅瞪大了眼睛。

劫难过后的微笑

第一次点评，一家四口站在前台，黄河仍然一副桀骜不驯的样子，背还驼着，腰弓得像芒果，腿抖动着，身体倾斜成至少15度的锐角。

“……他上学的时候问我要钱，我从来没打过折扣，可是自从他上网，我们家的钱都让他偷光了，他还问我要，我不给，他就提起一桶凉水，浇到我头上，我从头湿到脚……”黄河的姐姐能说会道，有口有心，声泪俱下，“我想打他，可我打不过他，想骂他，他不听。我谈过一个男朋友，因为他上网，把家里搅得鸡犬不宁，男朋友跟我分手了。后来我就下决心，不把他的网瘾治好，我不找男朋友，不嫁人！”

盟友们把热烈的掌声送给这样一个令人尊敬的姐姐，黄河把脑袋歪向别处，看都不看姐姐一眼。

黄河的妈妈给女儿擦眼泪，她自己却不哭，拉着女儿的手说：“要不是我有这样一个好女儿，我肯定活不到今天……”

黄河的妈妈一天学没上过，她的最大愿望就是把儿子送进大学的校门。黄河原本是一个品学兼优的学生，只因为初中升高中的时候没能考进省重点一中，进了二中，觉得失落，被同学拉进网吧，成为网络游戏的奴隶。

黄河的妈妈因为找黄河吃尽了苦头，就差把命搭上了：“黄河这小子脑袋是好用，玩游戏也一样，他在网吧里是个头儿，好多孩子都跟着他玩，他要不玩了，那些孩子也走，网吧老板就没有钱赚了。为了哄住黄河，网吧老板冒充黄河的爸爸替黄河请假，说黄河生病了，不能上学了，其实是把黄河按在网吧里，不让走，带着别的孩子玩，老板可以多收钱。有一次黄河的爸爸找着黄河了，要把黄河带

走，网吧老板不让黄河走，找了几个人把黄河的爸爸摁在地上打了一顿，打得头破血流。我也遇上过这样的事，明明黄河在里面，老板不让我进去，也不让黄河出来，我气得跟老板拼命，我说你要是不让黄河走，我就撞死在网吧门前！老板看见我真要拿头撞网吧的门，害怕了，这才让黄河跟我走了。”

黄河看了看妈妈，想制止，杨永信却让妈妈继续说下去。

“他姐姐不上学了，他是我们家唯一的希望。为了供他上学，我和他爸爸常年在外打工。我们那里是全国有名的贫困县，一人两亩地，一年收成不了几千块钱，到现在连水泥路都没有，全是泥路，一走两脚土。我在外打工，一个月只能挣400块钱，连黄河的手机费都不够。他原来只知道学习，迷上网吧后，什么坏毛病都学会了，抽烟，喝酒，跟人家打架。有一天早晨，他从网吧回来，捂着嘴，满脸都是血。我问他怎么了，他不说，自己拿水去漱口，我追过去一看，掉了三颗门牙！心疼得我呀……我花了好几千块钱，给他装最好的门牙。装上没过几个月，他又打了一次架，又把门牙打掉了。我还给他装，已经约好了牙科医生，要不是天天找不见他，早就该装上了。我也奇怪，他打架怎么总是被人家打掉门牙。”

盟友们笑了，杨永信也笑了，问黄河：“黄河，你自己说一说门牙的事。”

“就是有一天早晨从网吧里出来，脑袋晕晕沉沉的，低着头走路，碰上一群小流氓，想找我的麻烦，我不是学过武术嘛，他们一群人也打不了我，可是他们拿着棍子，我一下没注意，被一棍子打在嘴上，牙就被打掉了。”

“打掉了牙你还去上网吗？”

“去，又不用牙上网……”

又是一个哄堂大笑。

“第二次怎么又打着牙了？”

“在网吧里，我不是老大吗？有些人不服气，玩游戏玩不过我，就找人来报复我，一群人打我一个，这个一拳，那个一脚，我的拳法施展不开，被他们推来推去，磕在电脑上，就又把牙磕掉了。”

“电脑可真不够朋友，你那么喜欢它，它还把你的牙磕掉了，这回还去上网吗？”

“更得去了，他们就想不让我去，他们好抢占我的地盘，我不能认输，一定得守住我的阵地。我把两节棍带在身上，也结识了几个朋友，他们不敢再欺负我了。”

“你觉得你胜利了？”

“对。”

“可是这样的胜利能给你带来什么呢？能让你吃饱饭吗？能让你的牙齿再长好吗？”

“不能。”

黄河的头低下了，好像有一点愧疚了。

杨永信看见黄河的爸爸在哭，把话筒递给他，他双手推开，不接。这是一个老实得像木头疙瘩一样的爸爸，就像一头只知道埋头拉车的老牛，虽然不到50岁，却被患了网瘾的儿子折磨得像个老头儿。他不想说话，很少在公开场合说话，他的女儿替他接过话筒，塞到他手里，说道：“爸爸，你讲讲那3000块钱的事，你不讲，黄河不知道你的辛苦，还会跟你打架，永远改不了。”

女儿很会心理攻势，这么一说，爸爸双手哆嗦着接过话筒，说道：“黄河天天追着我要钱，我都快被他逼疯了。我外出打工，他在家里闹，我就得请假回家，这几年，我换了七八个工作。来这里之前，我刚刚又换了一家饭店，给人家当保安，干了不到一个月，一次工钱还没开，可是为了给他治网瘾，家里需要钱，我就找老板借钱，还请假，老板是个好人，听说我儿子出毛病，借给我3000块钱。我一分都没舍得花，跟手机装在一起，没想到在回家的路上，被小偷割了包，连手机带3000块钱，被偷得干干净净的，一分都没给我留……”

黄河爸爸把上衣的里子翻出来，露出被小偷割破的口袋，伤心的眼泪落在衣服上，盟友和家长都流下了同情的眼泪。

黄河是第一次听到这件事，惊讶地看着爸爸，神情呆滞。

黄河的姐姐去给爸爸擦眼泪，黄河的妈妈抢过话筒说：“我不爱哭，我的眼泪都流干了。我来到网戒中心这个地方，看到这么多孩子都改好了，我看到希望了。钱是人挣的，只要我儿子黄河能改好，我什么都不怕！”

这的确是一个坚强的母亲，她始终没有流泪，相反，当杨永信问到她为什么要给儿子起黄河这么个名字时，她笑了，说道：“不就觉得黄河大方吗，又简单，又好记，也想让他成为对国家有用的人才，哪知道，一个网络就把他毁成这样！”

黄河听着妈妈的话，皱了皱眉头，似乎在想什么。

杨永信转向黄河：“黄河，你喜欢你的名字吗？”

"喜欢。"

"你觉得你对得起你的名字吗?"

"对不起……"

黄河的头埋得很低，但没有眼泪，像他的妈妈一样，他不愿意流泪。

"黄河，你能站直吗?"杨永信开始从最简单的地方调理黄河。

黄河双手并在腿边，想做一个挺胸抬头的样子，可是做不好，盟友们发出笑声。

"我让盟友给你做个样子!"

杨永信叫上一个盟友，盟友军姿站好，黄河学着盟友的样子，终于做出了一个比较像样的军姿，盟友们对他报以鼓励的掌声。

"黄河，你回头看看我们墙上的字，你念出来。"

"告别网瘾，重塑自我，打造完美!"

黄河连念三遍，前两遍好像是被逼着念的，念第三遍时，他觉得好像从内心深处喷发出一股力量，声音高亢，语调铿锵。

银杏园中的"苦肉计"

"我是最棒的!"

"我要找回我的信念!"

"妈妈，我错了!"

"爸爸，我一定不再让你伤心!"

在临沂郊区的一片银杏园里，盟友们在做杨永信和家长们一起创造的"纠偏信念操"。做到300个以后，有些盟友开始自动地喊起口号，开始流泪。

我在许多盟友的"蜕变日记"中看到他们做纠偏信念操的感受，都说这是一个治疗效果非常好的环节，很多盟友的心结，都是在做这种体操的时候打开的。盟友们一致认为，在杨永信所有的治疗环节中，最狠的有两个，一是"吃饺子"，就是用心理治疗仪对盟友进行醒脑治疗，再一个就是做纠偏信念操。

家长们最欢迎这个治疗环节，在所有促进盟友与家长沟通的方法中，他们认为这个效果最好，要求杨永信经常组织盟友做这种体操。



我每每怀疑。一种体操，无非是躯体和四肢的运动，能起到什么样的治疗效果呢？向杨永信探究过，杨永信讳莫如深。我更觉得神秘。如果真是效果好，为什么不经常做呢？还搞得这么神秘？

杨永信并不接受家长们要求多做的建议，而是按照自己的判断，认为真有必要的时候才会组织盟友去做，一两个月不一定能做一次。

“那是一种很大的心智和体力的消耗，普通的症状，犯不上使用那么狠的药方。像黄河这样的盟友，顽固不化，自以为是到极点，效果才好。其他的盟友跟着做，主要是感受一下气氛。”

越说越玄，只有眼见为实。

银杏园静谧、庄严，刚刚长出的嫩叶绿得让人心醉。银杏树非常高大，而且多数是丛生的，一棵巨大的树干周围长出一丛丛银杏树苗，像一个家族，又像是一群孩子围着一个爸爸或者妈妈。

100多个盟友，排成三行，在银杏树的笼罩下，成为一道非常特殊的景观。

一些盟友我已经非常熟悉，像班长滕越，农村女孩王将将，“蒙面大侠”王



黄河的浮桥托举着戒治网瘾的信念

宁宁，金童曲文刚，玉女苏云云，“黑客王子”张正，他们都在做。

黄河不愧是习武出身，体质好，爆发力强，随着家长喊“一、二、三、四”的号令，身体不断地在一片竹垫上起伏，前额还要贴在地面上。前300次，他似乎没有什么感觉，只是跟着大家有板有眼地做。

我也觉得这个体操不像杨永信说的那么莫测高深，无非是想通过消耗盟友的体力让他们强化信念。

可是做到350个的时候，有些盟友已经感到疲惫不堪，正想偷懒，杨永信说了这样几句话：

“我知道你们已经做得很累，也很辛苦，但想一想你们走偏时的所作所为，想一想你们给父母带来的苦难和伤痛，你们还会觉得累吗？再想一想你们曾经有过的理想，曾经树立的目标，曾经许下的誓言，今天这样一点小小的付出，难道还不能坚持下来吗？有感受就喊出来，有眼泪就流出来！”

从表面上看，杨永信说得似乎很不经意，可这都是十分精到、十分专业的心理引导的语言，对盟友的情绪是一种强烈的催化剂，气氛立即发生了变化，盟友们不再偷懒，不再东张西望，动作的力度增强了，疲惫感消失，眼泪随之而来，每个人都张开了嘴巴，大声呼喊，喊什么的都有，在网戒中心喊过的口号，自己曾经向父母许下的诺言。喊声此伏彼起，喊声震天。银杏园里，一片震耳欲聋的声音。

黄河闭着眼睛大喊不止，可是没有一滴眼泪。

我仍然不理解，这样的呼喊就能起到心理治疗的作用吗？

做到400个的时候，杨永信把家长集合在一起，做了一次动员：“家长们，现在该你们出场了，你们一定要用心地去做，孩子越是劝你们停下，你们越要做，即使孩子跪地求饶，你们也不要停下！孩子走偏让你们付出了无数沉痛的代价，而今天只需要做出一些动作，付出一些身体的劳累，即可找回孩子的亲情和人性，即可实现自己几年甚至十几年的愿望，您觉得不值吗？还有比这更珍贵的药方吗？”

每个家长找到自己的孩子，贴着孩子的垫子，自己再铺下一块，与孩子一样做纠偏信念操。他们不会像孩子那样模仿足球明星的动作，往往是双手合十，先跪下，然后再让全身扑倒在垫子上，做一次非常吃力，腿有毛病的父母，更是艰难。但是他们极为虔诚，如同在祈求神灵挽救自己的孩子，嘴中还不停地念叨着：

浪子回头，迷途知返，一切灾难都由我们承担，但求孩子早日摆脱网瘾，回到阳光下……

我渐渐地看出来一点名堂，这才是杨永信的真正用意。

我让郭帅扛起摄像机，对准父母的动作和盟友的表情，抓住盟友表情的变化。其实，郭帅一直在拍，他也才明白杨永信的真正目的。

大约做了30个，一些家长支撑不住了，挥汗如雨，泪流满面，可是他们仍然坚持着，虽然很慢，可是不停地做着。

杨永信像个考官一样巡视着，密切地注视着每一个盟友和家长的变化。

黄河的妈妈仍在做，她眼睛闭着，做得很执著，很投入。开始只有汗水，慢慢地，泪水流下来。

黄河观察着妈妈的表情，看着妈妈逐渐慢下来的动作，眼睛红起来。

张正的妈妈在陪着张正做，她双目紧闭，泪水把地打湿了一片，她的腿几乎弯不下去，可是还在咬着牙做。

杨永信仍在巡视，边走边说："盟友们，现在认真看一看你们身边的父母，他们在流汗，在流泪，可是当初你们走偏的时候，他们去网吧寻找你们的时候，你们用恶毒的语言斥骂他们的时候，他们比现在的样子还惨，那时，他们的心在流血……"

张正突然抱住妈妈，大叫一声："妈妈，你别做了，我再也不让你伤心了，我一定改正，再不上网，妈妈，求求你，别再做了……"

妈妈不理张正，继续做。

王将将抱住她的爸爸，又像在爷爷的麦地里一样大声呐喊："爸爸，一切都是我的错，求你不要再惩罚自己，不要再做了！"

爸爸甩开她，照做不误。

金童玉女也分别抱住了自己的父母，他们实在太小了，做这样的体操消耗了太多的体力，他们几乎是吊在父母的脖子上，父母抱住他们，哭成了泪人儿。

盟友们都在哀求自己的父母不要做了，银杏园里一片哭声。

黄河的妈妈还在做，每做一次，就把脑袋重重地磕在地上，脑门上沾着土，花白的头发上挂着草屑。

黄河看着妈妈，眼睛里有光泽在闪动，想对妈妈做点什么，还没想好怎么做，突然，妈妈的头重重地摔了一下，身体跟着倒下去。

“妈妈！”黄河大叫一声，泪水喷涌而出，抱起妈妈，然后对杨永信大叫道，“杨叔，我妈晕倒了，我妈晕倒了！”

杨永信并不慌张，他早就注意到黄河和他妈妈的表情。前几次做时，也有父母晕倒，不晕倒不足以撬动这些孩子铁石样坚硬的心。

杨永信让护士过来，对黄河的妈妈进行紧急抢救。黄河一直紧紧地抱着妈妈。多少年了，哪怕妈妈累得腰站不直的时候，黄河也没抱过妈妈。此刻，他抱着妈妈日渐衰老的身体，全身涌起一股从未有过的温暖和责任。

危险过去了，黄河的妈妈缓缓地睁开眼睛，发现自己躺在儿子的怀里，儿子正在深情地看着她。她好激动，好心酸，这是自己的儿子吗？这是那个曾经像魔兽一样对自己发疯的儿子吗？

黄河满脸都是泪痕，妈妈伸手去给他擦，他抓住妈妈的手，用力搂住妈妈瘦弱的肩膀，深情地对妈妈说：“妈妈，你老多了，以后我一定不让你再受苦！”

黄河的妈妈闭上眼睛，泪水再次夺眶而出，她脑袋一片空白，只想享受与儿子独处的这瞬间的快乐。

当所有的盟友都与父母拥抱在一起的时候，杨永信也流下了泪水，站在离人群几米远的地方，一个人悄悄地擦眼泪。

我彻底明白了杨永信的治疗方法和目的，说得粗俗一点，这是一种“苦肉计”，让盟友亲眼看到父母身体所承受的苦痛，从而唤起对父母的爱意和孝心。

这应该属于群体治疗的一种，但以这样“残忍”的方式进行，我第一次见。

“这是一个狠毒的心理医生！”我在心里责骂杨永信。看见他擦眼泪，我又萌生一股敬意。

我也想学一点杨永信的“残忍”，现场采访了几个盟友和家长，其中一个一米九零的大学生的表现，让我永远无法忘记。

“你妈妈跪过人吗？”

“跪过，给逝去的先辈或乞求神灵的时候。”

“除此以外，跪过其他人吗？”

“没有，从来没有。”

“一般而言，人在什么情况下才会给他人下跪？”

“做错了事情求饶，或者被人欺负。”



“你妈妈做错了什么事情吗?”

“没有。”

“那你妈妈是被人欺负了?”

“对。”

“被谁?”

“我。”

“要是别人欺负你妈妈，你会怎么样?”

“我会打他!”

“你自己欺负了妈妈呢?”

“啪啪”，大学生扇了自己两个耳光，接着被妈妈抱住了。

我半天没说出话来，眼睛噙不住泪水，听任它在腮际流淌。

我也无法再采访下去，拍了拍大学生的肩膀，向他道一声对不起，让他安慰一下自己的妈妈，转身离开。

此时，盟友们都拥抱着自己的父母，哭声一片。

这样的哭声，银杏树没听过。这样的泪水，融入银杏树下的土地，银杏树也会汲取营养，根深叶茂。

保卫黄河，保卫全中国

长长的车队行驶在临沂通往东营的高速公路上，直奔东营的黄河入海口而去。沿途春光烂漫，盟友们向车窗外眺望着，谈笑风生。

黄河紧挨着他的妈妈，兴奋中带着几分严肃。

他就要看到真正的黄河了，他从没有像现在这样在意自己的名字，他感谢父母给了他一个这样响亮的名字。

这是杨永信精心策划的一次集体治疗。

既然有一个叫黄河的盟友，既然网瘾已经成为整个民族的灾难，我们就要掀起一次保卫黄河的战争。保卫黄河，不只是保卫一个叫黄河的盟友，而且是要用黄河的精神来保护我们民族的下一代!

黄河最初的一句话激发了杨永信的灵感，他说他是能够把日本鬼子冲走的黄



保卫黄河，保卫全中国

河。太精彩的一句话了，中国八年抗战，靠的不就是黄河的精神吗？如今我们要打赢戒治网瘾的这场战争，不一样需要黄河的精神吗？

到黄河去，让这些从没见过黄河的盟友们看一看中华民族的母亲河，感受一下中华民族不屈的精神。让黄河这个特殊的盟友，真正理解黄河的意义，不要辜负了黄河这个伟大的名字！

戒治网瘾，从最初的那一刻起就不单是一种医疗行为，中国文化也是一剂强大的药，把它融入治疗中，可以固化信念、强化意志。而黄河，是中国文化最具代表性的物象，是民族精神最直接的载体。

感受黄河，保卫黄河，是用中国文化治疗网瘾的最佳方案。

不光要去黄河，还要在黄河的入海口演唱中国民族音乐的最杰出代表作《黄河大合唱》，要让盟友们唱着《黄河大合唱》戒网瘾，就像当年中国的仁人志士唱着《黄河大合唱》奔向抗日战场一样。

当杨永信把这个治疗方案告诉我们摄制组时，赵鹏飞自告奋勇地举手："我自愿做指挥和领唱，我从小学的时候就非常喜欢这首歌，在大学时我多次指挥演

唱这首歌!”

连续五天，每天下午赵鹏飞带领盟友和家长一起习唱《黄河大合唱》，一些年龄大的家长，好多年不唱歌了，一听到那豪迈、激越的旋律，变得像盟友一样年轻，放开了歌喉。

黄河每天都很激动，每当黄河两个字从盟友和家长们口中喊出的时候，他全身都充满了力量。他不止一次梦见黄河，可是黄河的样子怎么也不清晰。

因为不识字，黄河的妈妈平日很少唱歌，可是这次，她唱得非常认真，让儿子一句句地教她歌词，她甚至开始用手指头学习黄河两个字怎么写。

家长委员会表现出超强的组织能力，只用两天时间，租来五辆大巴，家长们还自愿贡献出五辆家用轿车，一支将近300人的队伍，浩浩荡荡向黄河入海口进发。

6个小时的路程，有些漫长。当黄河终于出现在面前的时候，盟友们爆发出火一样的热情，奔向河边。

这里是黄河的入海口，是黄河奔向海洋的地方，也是中华民族并入世界的地方。黄河以其开阔和雄浑，让盟友们觉得惊讶和感慨。

一个北京的女盟友，站在黄河边上，让爸爸给她拍了一段录像：“爷爷、奶奶，我身后就是黄河，我做梦也没想到会来到这个地方。杨叔让我们来，不是让我们看风景来了，而是让我们明白，我们是黄河的子孙，我们要像黄河一样坚强，决不让网瘾腐蚀我们的身体。爷爷、奶奶，我已经改好了很多，不久就可以回北京了，我会带一把黄河的土在身边，它将永远激励我前进!”

黄河跟妈妈在一起，撩起黄河的水，挖着黄河边上的泥，面色凝重。

妈妈说：“叫了你十几年了，黄河，原来你就是这个样子。黄河，我的儿，你要对得起你的名字呀!”

集合了，盟友们和家长按照排好的方阵站在黄河边，他们想离水越近越好。波浪不断冲到岸上，黄河水打湿了他们的鞋子。

杨永信做了简单的点评：“盟友们，这就是我们的母亲河，它沧桑、古老，却历久弥新。黄河是我们民族精神的象征，是中国文化的发源地，有黄河作为我们的精神脊梁，在戒治网瘾的这场战争中，我们一定能够取得胜利!”

黄河当着全体盟友谈了自己的感受：“今天，我真正理解了黄河母亲这句话。

想想我走偏的日子，我不配这个名字，而我的妈妈，不抛弃，不放弃，她才是真正的黄河！既然我走到了这里，既然我还叫这个名字，我一定要给这个名字增色，我要让我的父母、杨叔和所有的盟友为这个名字感到骄傲！我这几天用心地去唱《黄河大合唱》，我还认真翻看了中国抗日战争的历史，终于懂得，网瘾让我们的国家和民族再次面临异族入侵的战争。美国、日本、韩国的那些网络游戏公司，标榜着技术进步，却研制出各种各样的游戏，迷住了我们这些意志脆弱的人。只凭自己的身体，我们抗拒不了网瘾的诱惑，可是我们有黄河的精神，我们有中国文化的传统，我们能够战胜网瘾，我们能够击败任何异族的入侵。今天我们来到黄河边，我们保卫黄河，就是保卫我们自己，保卫全中国！”

盟友和家长都感到悲壮，从骨子里发出的悲壮，他们聆听着黄河的涛声，迎着夕阳，在赵鹏飞的指挥下，高唱《黄河大合唱》：

风在吼，
马在叫，
黄河在咆哮，
黄河在咆哮，
河西山冈万丈高，
河东河北高粱熟了，
万山丛中，
抗日英雄真不少！
青纱帐里，
游击健儿逞英豪！
端起了土枪洋枪，
挥动着大刀长矛，
保卫家乡！
保卫黄河！
保卫华北！
保卫全中国！

尾章　血案中的惋惜和震惊

关大彪打得性起，连续不断地砸了几次，保安的后脑勺被砸开了花，血流如注，滴在地上，已经没有任何反抗的能力。

关大彪从保安身上搜出钱包，里面只有五十多块钱。

“穷鬼！我告诉你，今天我是来找杨永信的，你是个替死鬼。你是不是想去叫人？没门！走，跟我走！”

就在黄河之行的前一天夜里，临沂网戒中心门前发生了一桩血案。

凌晨1点左右，两个醉醺醺的小伙子走近网戒中心，左看右看，嘴里不干不净地骂着：“他娘的，就在这个小破院，老子被关了3个多月。”

“唏，无用，就这还能关住你？要是我，一个鹞子翻身就冲出来了！”

“你他娘的别吹牛×了，你真有种，把杨永信老家伙给我砍了，别管是一条腿，还是一只胳膊，只要办下一件来，我再请你喝二斤！”

“乖乖，才二斤，你关大彪什么时候这么小气过？二斤酒，屁，兄弟我替你平事不是为了酒，这个杨永信不就是个鸟医生吗，他敢关你，大彪，今天咱俩先探探路，明天我带那帮兄弟来，把什么鸟网戒中心给平了，把杨永信的脑袋砍下来给你当尿壶……”

关大彪一个多月前刚刚从网戒中心出来，他是和弟弟关二彪一同被妈妈送进来的。兄弟两个网瘾都很重，曾经连续几个月住在网吧里，偷盗、抢劫的事干过几次，而且与黑社会有染。关大彪治了两个多月，当时初见成效，但远远不到治愈出院的程度，他想出去，就鼓动他妈妈带他去找杨永信，说他回家几天，找他爸爸要了住院费就回来。

杨永信不同意，让他打电话给他爸爸，把住院费送来。杨永信知道，他爸爸

的问题也很严重，也得接受心理治疗。

关大彪缠着杨永信说："杨叔，我爸爸天天泡在赌场里，不去找他是不会来的。另外，杨叔，你看我全都好了，你还不相信我吗？我要医疗费主要是为了我弟弟戒网瘾。"

关大彪的妈妈也觉得他的网瘾治得差不多了，想让他出去检验一下，也替他求情。

杨永信无奈，只好同意，但提醒关大彪的妈妈，一定要注意他的行动，别让他与过去的损友再见面。

果然，关大彪一出去就又进了网吧，根本就没打算去找他爸爸，也没想再回到网戒中心，很快与过去的损友接上头了。那些损友问他怎么治的网瘾，他说是用一种心理治疗仪，还吃药，打针，上点评课。

"什么治疗仪？我们都听说了，不就是过电吗？大彪，就这你也能忍？你也不给我们递个话出来，他敢电你，我们帮你废了他！"

损友你一言，我一语，把关大彪激火了。他本来只是对杨永信有点敬畏，做治疗的时候曾经想过要报复杨永信，但经过一段时间的心理引导，已经把这事忘了，经损友一鼓动，敬畏变成了仇恨，他决定找杨永信报仇。

这不，借着酒劲，来了。

夜深人静，在网戒中心忙碌了一天，盟友和家长们已经睡下。一个年轻的保安在巡逻，看了看关大彪二人，有点害怕，绕开往前走。

"小保安，你站住！"关大彪本来看见保安，心里有点紧张，没想到保安不但没管他们，反而绕着走，胆子就大起来。

保安是才来的，胆小怕事，乖乖地站住了。

"我问你，认识杨永信吗？"

"认识，他是网戒中心主任！"保安无意间把手里的对讲机晃了晃。关大彪以为他要叫人，一下把对讲机抢过来，一脚踢在保安的小腿上。

"跪下！"

保安实在是太懦弱了，竟然一点反抗的勇气也没有，乖乖地跪下了。

"双手抱着脑袋，别往后看！"

关大彪和他的同伴常干这种事，很有经验，他们把保安的脑袋压在地上。保

安的嘴几乎啃着地皮了，实在难受，回头看了一眼。关大彪以为他想反抗，手里早就准备好了一块砖，对着他的后脑勺就是一砖。

保安还不反抗，连叫人都不敢，只是“哎哟哎哟”地叫疼。关大彪打得性起，连续不断地砸了几次，保安的后脑勺被砸开了花，血流如注，滴在地上，已经没有任何反抗的能力。

关大彪从保安身上搜出钱包，里面只有五十多块钱。

“穷鬼！我告诉你，今天我是来找杨永信的，你是个替死鬼。你是不是想去叫人？没门！走，跟我走！”

关大彪二人叫住了一辆出租车，把保安拖上去，跑出去大约五六公里，把他一脚踢下来，说：“你回去告诉杨永信，过几天我还来找他，要他的命！”

说完，出租车屁股上冒出一股烟，扬长而去。

保安抱着血淋淋的脑袋，好不容易又打了一辆车，才回到医院。



亲子活动中的孝心培养

一个多小时后，保安队长拨通了杨永信家的电话。杨永信立刻赶到急救室，护士和医生正在给保安包扎，保安的后脑勺被砸出了6厘米长的一道口子，两根手指被砸断！

杨永信向保安深深地道歉，同时对自己允许关大彪离开医院极端后悔。

其实，关大彪二人出现的时候，杨永信刚刚离开网戒中心回家，流血事件发生的时候，他还没有睡觉。如果保安用手中的对讲机叫一下，或者，主动地反抗一下，也许事情完全不是这样。

杨永信一夜未眠，早晨5点就起来带领盟友们去600公里以外的黄河入海口。从黄河入海口回来后，又认真去看了看出事的地方，血迹犹在。

我与郭帅拍到了血迹，并陪同杨永信去派出所报案。

“警察同志，我希望你们能尽快把关大彪找到，送回网戒中心，我有信心让他戒掉网瘾，不再危害社会！”

警察拍拍杨永信的肩膀，笑笑说：“杨主任，关大彪21岁了，已经是成年人，前天晚上的事，他抢劫，打人，已经触犯了刑法，要判刑的，恐怕他很难再回到网戒中心了。”

杨永信异常失望，回到医院后，还不住地说：“怎么会是这样？怎么会是这样？”

杨永信又去看望了保安，我和郭帅跟去拍摄。保安戴着个头罩，后脑勺和手上还有血迹，不敢抬眼看人，说话也闷声闷气，一件简单的事也说不清楚。

“小伙子，对不起，血本该我流的！”

杨永信不想让别人替他挨打，他宁可与盟友一对一。自从创办网戒中心，杨永信多次面临危险，他从来没怕过，也从来没让别人替他受过伤。

2006年5月3日，网戒中心成立不久，费县的一对父母给杨永信打电话，说孩子上网成瘾，在家里与父母打斗，希望杨永信能亲自去一趟，把孩子带走。杨永信带着几个身强力壮的盟友赶到，那个男孩正闹着要去网吧，谁劝他跟谁急，扬言要杀光所有阻挡他的人。男孩一米八以上的个子，膀大腰圆，目露凶光。杨永信虽然没有学过擒拿，但知道这些孩子的弱点，对付他们，很有自信。他没有与男孩发生正面冲突，而是一个人借故绕到孩子的背后，趁他不备，迅速抱住了孩子。孩子手里拿着一支尖尖的圆珠笔，朝着向杨永信的心脏部位直刺过来。杨永



信机敏地躲开，搅住孩子的脖子。孩子人高马大，一翻身，把杨永信摔倒在地上，两人摔起了跟头。这时其他盟友一齐冲上来，才控制住孩子。

2007年3月的一天，一个出走几个月的网瘾孩子突然打电话问他父母要钱，他知道父母极想把他送到网戒中心住院，所以不回家，约了地点与父母见面。父母打电话给杨永信，全权委托杨永信救助孩子，包括使用武力。杨永信做了周密的安排，带着几个盟友提前埋伏在约定地点，当孩子一出现，杨永信带头冲上去。孩子估计到父母会强制他戒网瘾，随身携带着一把刀，看见杨永信等人冲过来，拔出刀来挥舞着，还大骂父母不守信用。父母看着这阵势，完全傻了，既怕孩子伤着杨永信，又怕盟友手上没轻没重，伤着自己的孩子。杨永信很冷静，他用眼神暗示两个盟友绕到孩子的侧面去佯攻，他本人却正面冲上去，一把握住了孩子拿刀的手，盟友们随即扑过来，把孩子按在地上。孩子伤别人不成，反手把刀子划向自己的脖子，好在杨永信紧紧地握着他持刀的手，只是划破了脖子的一点皮，接着盟友就把刀子从他手中夺了下来。收缴了刀子，又让几个盟友架着，本以为那个孩子该老实了，不想，他竟然采取了更为极端的方式——咬舌自尽！孩子很狡猾，他冷静地看着大家，蔑视着他的父母，突然张开大口，使劲把舌头伸得长长的，狠狠地咬了下去。他母亲当场就晕倒了，父亲吓得完全不知所措。好在疼痛让孩子的牙齿停下了，没有接着咬，而且杨永信马上用双手捏住了他的下巴，让他的嘴、牙、舌头都动弹不得，只是被他咬破的舌头的前半部分长时间伸在口腔外面，鲜血淋漓，孩子又一直哇哇地叫着，在场的人无不害怕。幸亏那次杨永信叫去了外科医生做配合，马上处理，才没有造成严重后果。

杨永信最早发现网瘾的危害，是自己的儿子上网成瘾，他采取了果断措施，把儿子从网吧里拉出来，才让儿子顺利地念完高中，上了大学。可是网瘾能把孩子变成一个禽兽甚至魔鬼，是他在创办了网戒中心之后才感受到的。

2005年，杨永信是临沂市第四人民医院心理康复科的主任，接治病人的过程中，有些家长不断地问，有没有什么地方可以治孩子上网的病。杨永信摇头，心有所动，但没有把握。

一次，院长任广来找他，问他在业务上有什么新的想法。任广来是著名的中医，国务院特殊津贴享有者。那时，他刚从临沂中医院调任四院的院长，他鼓励中青年大夫大胆创新。



赶走网魔，让笑容花一样绽放

“我想办一个戒网瘾的机构，但是难度很大。”

这事杨永信想了很久，也正想跟院长谈这件事，院长既然找上门来，为什么不说？不过，因为这是一项全新的业务，国内当时还没有一家，杨永信觉得院长未必会同意。

出乎意料的是，任广来院长不仅同意，而且马上授意杨永信组建队伍，设计方案。几个月后，也就是在2006年1月，临沂市第四人民医院网络成瘾戒治中心挂牌，随即开始接收网瘾患者。

“任院长是我的伯乐！”杨永信多次说。

可是这位伯乐给杨永信施加了很大的压力，单就病人的安全这一块，任广来院长就多次强调，病人多少没有关系，但在治疗过程中不能出现意外事故，要注重疗效。

的确，在网戒中心的初创阶段，安全成为杨永信丝毫不敢马虎的问题。但网



瘾孩子多数是问题孩子，有些已经带有严重的暴力倾向，想做到万无一失，太难了。

2006年2月，一个已经结婚的网瘾丈夫被妻子送到网戒中心，接受了心理治疗后，抄起一件带有20多斤铁底座的输液架向杨永信砸来，杨永信侧身躲过，迎上去抱住了他的腰，与他扭在一起，直至把他制服并保护起来。这一幕发生的时候，患者的妻子不在现场，等妻子回来之后，丈夫硬说杨永信对他采取暴力措施，要求回家。没有辨别能力的妻子听信了丈夫的话，带丈夫出了院。出院后，这个丈夫的网瘾更加严重，天天沉迷在网吧里，回家打妻子，还三天两头带着一些小痞子来网戒中心无理取闹，给医院造成一定的安全隐患。杨永信没有退让，反复做那个妻子的工作，半年多之后，妻子又把丈夫送来，经过4个多月的治疗，丈夫不仅摆脱了网瘾，而且成为杨永信和网戒中心的铁血卫士，坚决维护网戒中心的威信和杨永信的个人安全。

2006年8月份的一天，一位21岁的网瘾青年被他的妹妹和姑姑骗到了网戒中心，他从妹妹手中抢过手机，给损友一一打了电话，很快，十几个地痞流氓持刀来到网戒中心，都文着身，奇装异服，围着网戒中心骂个不停，让杨永信放人，扬言不放人就要杨永信的命。杨永信当即报警，赶走了地痞流氓。可是网瘾青年并不死心，在护士站抓起一件铁器，把姑姑当成人质挟持起来，扬言如果不把他放出去，他就要把他的亲姑姑砸死。越是这样，杨永信越不能放他出去，否则，他不光危害社会，还会对网戒中心造成极坏的影响，连在院的盟友和家长都会感到不安全。杨永信用语言和他慢慢周旋，同时调集盟友和家长们助阵。看到对方注意力稍微一分散，他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冲上去，推开姑姑，抢下铁器，盟友们一拥而上，制服了对方。

既要控制盟友，又要保护自己，常常让杨永信别出心裁。曾经有一个当过保安的小伙子被家人送来戒网瘾，在护士站抢了一把铁椅子，高高地举着，逼着值班的家长给他开门。家长不开，椅子就要砸下来。杨永信急中生智，把家长拉到一边，对小伙子说，我去拿钥匙给你开门，你等着。小伙子不明就里，仍然举着椅子，凶神恶煞地等着，不想，杨永信头上顶着一床被子出来，直冲向小伙子的身体，椅子落下来，砸在被子上，杨永信没伤着，他猛扑上去，把小伙子按倒在地，直接拖进治疗室。后来，这个小伙子完全康复，又回到保安的工作岗位上，

对杨永信和网戒中心充满感激。

经历了这么多的危险，杨永信对安全问题丝毫不敢懈怠，可是防不胜防，流血事件还是发生了。

杨永信后悔那天晚上错过了关大彪。自从关大彪离开后，他就一直在催促关大彪的妈妈把他找回来，与关二彪一起继续治疗。可是一方面妈妈要陪关二彪治疗，另一方面，她也找不到关大彪，致使关大彪重蹈覆辙，在网瘾和犯罪的泥潭中越陷越深。

杨永信坚信，如果那天晚上关大彪在网戒中心看到的是他，他有办法说服关大彪回到网戒中心，从而可以避免一起流血事件，也可以让关大彪免于刑事追究。

就在杨永信为关大彪感到惋惜的时候，又传来一个让他感到更为震惊的事件：一年前发生在临沂的灭门凶杀案件告破，凶手是一个莱州市的网瘾少年，他来临沂会网友，没有会成，钱花光了，就想随便在临沂“找”点钱，夜间钻进了一个三口之家，没翻出钱来，惊动了主人，动了杀机，一对夫妻，一个孩子，一个没留……

杨永信在惋惜和震惊中深深地感到：网瘾胜过毒瘾，戒除网瘾的战争的确称得上是第三次鸦片战争。在这场战争中，他只是一个普通的战士，战幕刚刚拉开。

《战网魔》用生动的案例和强烈的民族精神令人信服地表达了一个并非危言耸听的主题：戒治网瘾的战争是第三次鸦片战争！

——刘延宁　信息产业部、中国信息化推进联盟专家委员

《战网魔》让人们看到了"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的文学景观。拯救孩子是全民族的大事，为救孩子的人树碑立传是文学的大事。

——张颐武　北京大学教授、著名文学评论家

《战网魔》揭示了人们对网络游戏的各种怀疑和争论，同时也为家长和孩子提供了戒治和预防网瘾的种种方法。中国的青少年有能力用好网络这把双刃剑！

——郝向宏　团中央中国青少年网络协会秘书长


ISBN 978-7-5063-4349-7
9 787506 343497 >

定价：23.00元